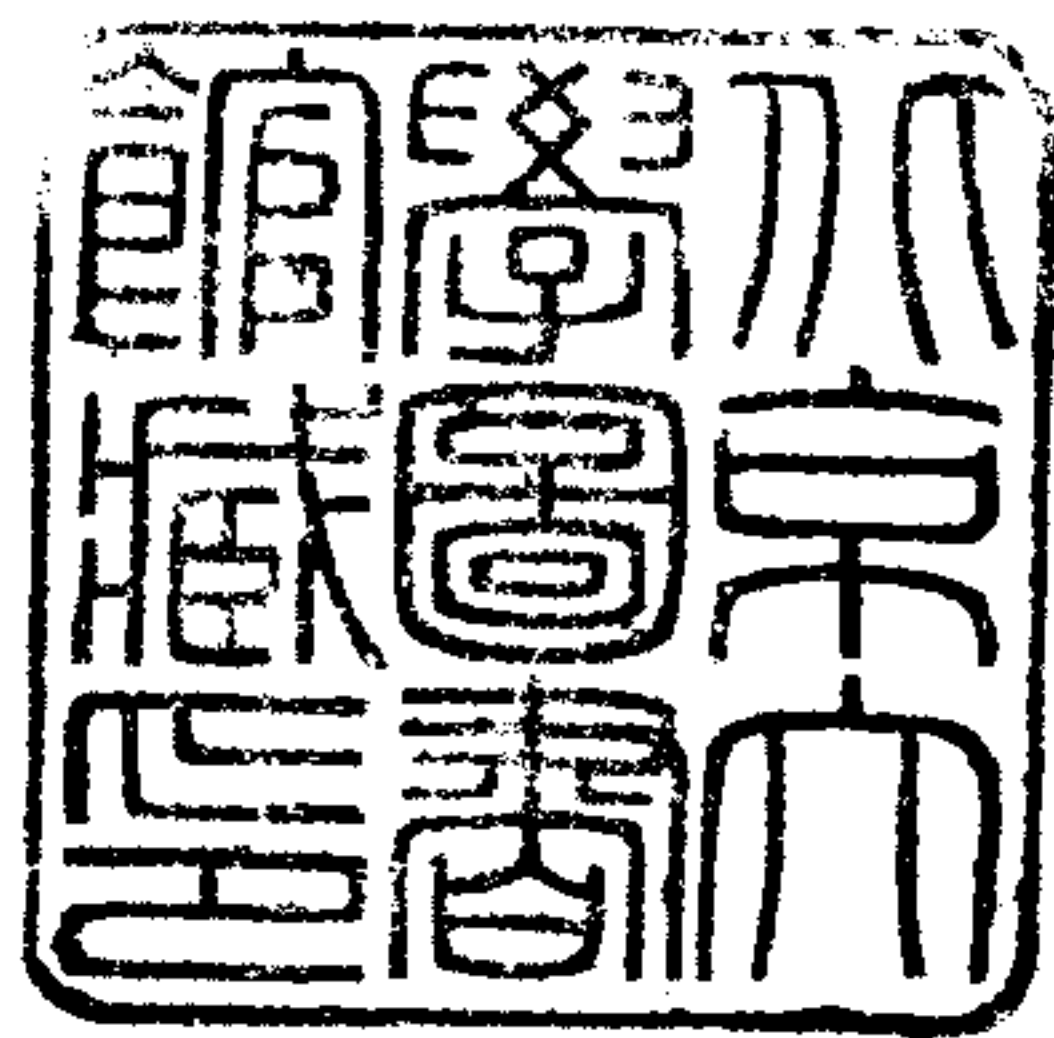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一・子部・宗教類

六祖壇經一卷〔唐〕釋惠能撰……………一

楞伽師資記(殘)〔唐〕釋淨覺撰……………四七

禪林寶訓二卷〔宋〕釋淨善輯……………六九

敕修百丈清規二卷〔元〕釋德輝撰……………一三九

高僧傳十三卷序錄一卷〔南朝梁〕釋慧皎撰……………二二一

續高僧傳三十一卷(卷一至卷十三)〔唐〕釋道宣撰……………四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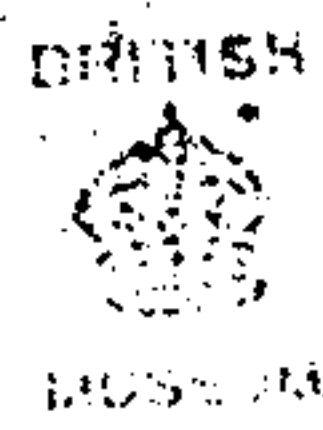
24487/01

南泉類教取上天系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卷

兼受皇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二萬餘人

州刺史等據及諸官寮三千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

依本而存道者承此泉旨迥相傳授有所於約以為泉

承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讚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大師不語自心淨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聰惠能意
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早亡
老母孤遺移來海艱奉養之於市買柴忽有一客買柴
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持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
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聞心名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
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新州昔梅懸東馮墓山禮
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令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
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便
棄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尚人間惠能曰汝何方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身邊復
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
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

是領南人云是獠獠若為堪作佛惠能若日人即有南
北佛姓即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姓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教遣惠
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至惠能於碓坊踏碓八
个餘月五祖忽於白喚門人書寫來門人集記五祖日書
白馬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然日供養只求福田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物
且尋房自者有知惠者自學本姓觀若知之各作一偈
呈呈吾者者汝偈若吾大意者付汝依法果為六代公
急了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白房迺相謂言我等不須呈
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二座是教授師秀上二座
得法後自可於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散口呈偈時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寫并
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珍者壁
了明日下手上三座神秀乃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
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梁綏我
將心榻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不負祖不善却同凡
心棄其聖位若不呈心將不得法良久思惟甚

甚難難之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榻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
若訪負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謝我
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書燭題
作偈人畫不和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昇輝房卧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模
 盧供奉來南廊下書楞伽經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
 供奉曰弘忍為供奉錢三千兩勞遠來不書三變相
 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流此偈令迷人誦
 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蓋大師遂嘆門
 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人見此自生教心汝等盡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於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此自生
 教心嘆言善哉五祖遂嘆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
 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
 秀作不敢求祖鄭和尚慈悲者弟子有小智惠識
 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豈未得
 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无上

善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白本姓汝且去一兩日來思
推更作一偈來呈吾着入得門見白本姓當付汝衣法秀
上三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邊唱誦此
偈惠能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
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欲傳於法全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悟大意即
付衣法果為云代禡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
書无相偈一首五想全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白
姓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日
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
能誦即結來生緣能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
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問已即識

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
提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是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從衆見能作此偈盡垢惠能却入碓坊五祖
忽見惠能但即善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
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知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
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
及衣汝為六代祖衣將為信果代代相傳法以心
傳心當今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

然若住此間有人言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
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船便悟祖處弘汝去努
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
得心開汝悟無別辯達已了便效向南兩月中間至
大庾山嶺不知而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察於
法來至半路盡惣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願
先是三品將軍性行嚴惠直至嶺上來趁犯着惠
能即還法衣又不肯中教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
能於嶺上便傳法惠惠願得聞言下八開能使惠
願即却向北化余來惠能來衣此地與諸官寮
道俗亦有果劫之因教是先性所傳不是惠能自
知教開先性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餘迷於先

代悟凝惠能大師嘆言善知識善根般若之知世人本
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善知識過悟障灰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
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終一不二即定是惠身即惠
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念之時惠在定善知識
此義即是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後
惠先惠後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
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氣種定惠即等自悟
後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人不斷賺負却生法
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真
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真心行
諛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

行真心於一切法无上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
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
是此法同無清却是障道曰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
心住在即直流任即彼縛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合
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者心
者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切迷人不悟便執成
顛即有數百盤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善知識定
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
光知慧光是燈之用即有二弊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
如是善知識法无類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悟人類
從識自本具見本性悟即无无差別不悟即長劫
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類漸皆无念

无象无相无躰无住无為本何明為相无相於相而離
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住者為人本住念念不住前念
念念後念念念相讀每有新他若一念斷他法身即是離
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擊縛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
雜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躰清淨是是以无相
為躰於一切鏡上不染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雜鏡不不於
法上念生莫有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无別處受
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息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
不自見迷又誘然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名人於鏡
上有念念上便去耶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
門立无念為宗世人雜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无念亦

不立无者无何事人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然力真
如是念之解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見之不染
万鑽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弟
一義而不動善諸識此法門中二座禪无不着心亦不着
淨亦不言動若言者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著
也若言者淨人姓本淨為妄念故益益復真如離妄
念本姓淨不見自姓本淨心起者淨却生淨妄无處所故
知者者者却是妄也淨无相却立淨相言是切夫作此見
者章自本姓却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
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而道遠皆者心
者淨却是障道四緣今記汝是此法門中何名座禪
此法門中一切无尋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座見本姓

不乱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由不乱曰定外若有
相內姓不乱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
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乱即定外禪內定故名
禪定維摩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
性清淨善知識見自姓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善知識惣須自幹与受无
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全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
歸衣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衣十有億化身佛於自色
身歸衣當來圓滿報身佛已上三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
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為名不見外質三如來不見自色身中
三性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全善知識衣自色身見自
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
世人性本自淨一法在自姓思量一切事即行衣惠思量

一切善事便終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姓自姓常清
淨日月常名只為雲霞覆蓋上名不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
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乃像衆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
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名於外者教妄念浮雲蓋覆
自姓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名妄內外名徹於
自姓中乃法皆見一切法自在姓名為清淨法身自歸衣者
除不善行是名歸衣何名為不有體化身佛不思量性
即不思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惠法化為地獄思量
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惡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
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姓變化甚名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
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
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惠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心
无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提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
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改內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
身即識大境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而善知識發四弘大誓善

知識一時還惠能道衆生無邊誓能度煩惱無邊誓能斷
法門無邊誓能奉無上佛道誓能成三善知識衆生無邊誓
能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姓自度何名
自姓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名妄自有本覺性將
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
邪見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善菩薩度
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能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無邊誓能奉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能成常下
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
道成行誓能勤力今既發四弘誓能託而善知識無相憒
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不被愚
迷染從前惡行一時自姓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
今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前煩惱心永斷名為自性懺
前念後念及念念不被癩疾染除却從前癩垢心自性若

除即是悔正善知識何名悔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
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无益秋此法門中永
斷不作名為悔悔已而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
戒大師言善智識歸衣覺而足尊歸衣正離欲歸衣淨
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衣餘邪名外道邪
自三寶慈悲登名善知識惠能勸善善知識歸衣三寶
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名
不主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而足尊自心歸正念念无
邪故即无愛著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
妄念雖在自心姓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空日受
三歸衣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无所歸既
无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
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他佛自姓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
衣三寶惣各各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敏而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
者西國梵語摩言大智慧彼岸到山法頂行不在口念不行如
如化修行者法身而佛等也何名摩訶訶者是大心量摩
大猶如虛空莫定心塵即落元既空能舍日月星辰大地山
何一切草木一忍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
空亦復如是性舍万法是大刀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
惡知而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
之為大山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名人空心不思名之
為大山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若字
何名般若般若若具智慧一時中念了不思常行智慧即般若
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純一念智即般若若生心中常思我修般若
无亦相智慧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解
義離生滅著竟生滅去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无生
滅如水及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送入口念智者心行
當念時有妄念即非真有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

般若法修般若行不辨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
善提程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仁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諸佛從中出持大知惠到
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讚最上上業法修行
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住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
中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
故為世有八万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自離自
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憶无著莫去誰妄即自是真如姓
用知惠遍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仙道善知識若
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從般若波羅蜜行但持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
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又名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
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火龍
若下大雨雨衣閣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衣放大海

不增不減若大系者開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
 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顯照不假文字辭如其由水
 不從無有無是離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皆像潤諸水聚流却入大海
 海納衆水合為一歸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
 根之人開說此類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
 一沃悉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般若
 之智之為大智之人亦无差別何開法即不悟緣邪見障
 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
 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修不真仙來悟自性即是
 小根人間其類教不信執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
 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為一歸
 即是見性內外不任來去自由離除執心直達无碍心從此行即
 而般若流羅密經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大小乘十二部經
 皆同量同智慧性教也然此教者無智人一切方法本无

不有故知乃法人與一切經書曰人說有慧在人中有有愚有智
愚為少故智為大人間迷人於智者智人而愚人說法令使愚者
悟解深開迷人若接心開而大智人先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衆
生一念若悟即衆生不是佛故知一切佛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
於自心頓現真如本姓菩薩戒云經我本來自姓清淨識心見
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
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今奉道
者頓悟善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懷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
大善知識亦道見姓何名大善知識最上乘法直是正路是大
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性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
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姓
悟須得善知識亦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
求善知識望得解說无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
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
當起般若觀照剝卻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

一悟即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名微識自本心若
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
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不着一切處
不着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
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有物
不思當念他即是法傳即名邊見悟无念法者一法
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无念類法者至佛位地善
知識後伐得悟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
類教法門同見同行茲能受持如是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
者欲入聖位然須縛受持從上已來黑然而付於法茲大
誓能不退善提即須交付若不同見解无有志能在此
處了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過人不解謬此

法門百劫一劫千生斬佛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悟謔无相
謔令汝名者罪滅亦名滅罪頌白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 布施供養福无边 心中三業无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无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若自世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正^行無罪 孝道之人能自觀 即向悟人同一塲

大師令傳此類教 兼孝之人同一躰 若欲當來真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憊，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類教法度誠令掌志心求

大師託法了羣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不盡昔所未聞使君礼

并自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自少數欲聞和尚望意和

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議即開何洵無三使君問法可

不_レ是西國弟_レ祖達磨祖師宗言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

大師伐梁武帝問達磨照一生未來豈_レ有而施供養有

有切德否達磨答言並無切德武帝相悵遂遣達磨出
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無切德使君朕勿疑達磨
大師言武帝着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切德和尚言
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切德在法身非
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切德平直是德仁性外行恭敬者
輕一切人悟我不斷即自無切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切
德念念德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
身即切自修身心即德切德自心作福而切德別哉
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禮拜又問弟子
見僧道俗常念尚孫大佛尊佳生西方請和尚說
德生祇否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聰惠能為說世尊
在舍衛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迷只為下根

說其說遠只緣上智人自爾重法无不名悟有殊見

有遲疾迷人念佛主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言佛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有

德迷人影生東方西着所在處並皆一種心但无不淨

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

行十万人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猶使

君但行十善何須更念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

迎請若悟无生類法見西方只在剎部不悟類教大乘

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而使君移

西方剎部問日前便見使君念見否使君禮拜若此

得見何須往生念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

言唐見西方无疑即散大眾等莫知何是大師日

大之衆之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欲眼耳鼻舌身即是欲
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
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
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
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真是弥勒人我是須
彌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鱗
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
天堂我無人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无波浪滅毒
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明照耀
六門清淨照波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
此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問說諸聲
徹天應是迷人然便見使君禮拜諸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

由在寺已不修如西乃心息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
勤自家修清淨即是息乃使君問知在家如何修勤為相授
大師言善智識惠能與道俗作无相頌書讀取亦此修行常

與惠能說

一處更別頌曰

說道及心道

知日在處空

推傳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類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愚人不可迷

說即海方般

合離還歸

須世暗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頓世

正來頓世除

邪正疾不自

清淨至无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規在已過

与道即相違

也類自有道

離道別真道

不見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悞

若欲貪自息

行正即是道

自若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是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有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破

若欲化是人

是須有方便

勿令做彼戲

即是菩提見

法元在世間

行世出世間

乃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出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迷打却

此但是類教

亦名為大業

未來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大師言善智識改善

盡讀取此偈

依偈修行去惠能年星常在能邊此不能勤而年

聖者：自佛法不相持，衆人且觀惠能歸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爲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度官，棄道俗，禮拜如告，无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向俗，三五百人，說不盡。若論宗相傳授，增經以此爲本，約若不得增經，即元稹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屬，元增經，亦非南宗定于也。未得稹承者，難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隊員之心，向道遠，皆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荆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時，修行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二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无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盲路，秀師遂換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爲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

來所取德意百記取却來而吾說者惠能見解與吾
誰疾遲汝弟早來勿令吾垢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
間即至漣溪山見惠能和當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
聞法下言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禮拜自言和尚弟子徒王
泉寺來秀師處不德契悟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尚和慈悲
鄭當散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
未說時即是說乃了即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禪師教人狂傳戒定惠向和尚教
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曰秀尚和言戒定惠諸惡
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
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
和尚卷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

專能卷日見有遲疾志城請和名談所見戒定惠大師言
如汝聰悟談者悟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無亂
是自性定心地無疑自性是惠能大師言汝戒定惠勸小
根諸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吾自亦不立戒定惠志城言請
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无非无亂无礙念以般若
觀照當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菩提之有漸此契以不
立志說禮拜便不離滄溪山即為門人不離大師左右又
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卷心迷不知正法之處忽上有
疑大師智惠廣大尊為時疑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
不達經上无礙汝心自耶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
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勤
吾讀一遍吾問即之法達取經到勤大師讀一

處六祖問已即識仁意便汝法達說法華經六
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內緣
如來廣說三集只為世人根鈍經間公朋无有餘業
徃一佛業大師法達汝聽一佛業莫求二佛業迷却
汝聖經中何處是一佛業汝而說經云諸仁世尊

惟汝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其法是法如何解此法

如何徃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
即一大是曰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者相內迷
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空迷吾此法一念
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仁知見仁猶知覺也公為四
門開覺知見亦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未

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
法達悟常第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仁知見莫開衆生
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慧
觀照自開佛智見莫開衆生智見開仁知見即出世大
師言法達此是法達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名人故汝但
於一仙乘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
正轉法華心耶法華轉開仁知見轉法華開衆生
智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言和尚實未僧轉
法華七中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之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入元不悟者時有一僧
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聞四乘法義智常

開和尙曰他說三業又言軍上業弟子不解望為
敬亦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无
四業法人心不置四等法有四業見聞讀誦是小業悟
解義是中業依法修行是大業万法盡通万幸
俱備一切无離但離法相作无所德是軍上業之是
軍上行義不在口誦汝須自發莫問悟也又有一僧名
神會南陽人也至清溪山礼拜問言和尙禪座
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
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
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
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
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

會者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幻即起
於根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生滅
汝自性且不見敵來弄人礼拜礼拜更不言大師
言汝心不見問善知識覓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
行汝自名不見自心却來問索能見否吾不自知
伐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伐得吾迷何不自從問吾
是吾神會作礼便為用人不離清溪山中常在左
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談法達智常志通志徹
志道法稱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
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牙頭吾教汝說法不失
本宗舉科法門動三十六齋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
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比日取法對來去相

因究竟見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八蔭
是五蔭界十八界是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相蔭行
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
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
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一法名為含
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六十八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
即仁用油何等油自性薪外境无情薪有五天与地薪
日与月薪暗与明薪陰与陽薪水与火薪語与言薪
法与相薪有十二薪有為无為有是有是无色一薪有相无
相薪有漏无漏薪色与空薪動与淨薪清与濁薪

凡句性葑僧與俗葑老與少葑大與少葑長與短葑高與下葑自性居起用葑有十九葑耶與正葑癡與惠葑愚與智葑亂與定葑戒與非葑直與曲葑實與虛葑嶮與平葑煩與寂葑進與退葑生與滅葑常與無常葑法身與色身葑化身與報身葑躰與用葑性與相葑有清無親葑言語與法相葑有十二葑內外境有無葑五葑三身有三葑都合成三十六葑法也此三十六葑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葑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空離定著空即推長無名著相推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是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也語人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

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名故暗。不自暗。以名。故暗。不自暗。以名。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勤亦復。如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迦祖。教授。一卷。檀經。不失。本宗。不棄。授。檀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迦。流行。得。遍。檀經者。如見。吾親。授。於。僧。得。教授。已。寫。為。檀經。迦。流行。得者。必。皆。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天。无。事。於。檀。州。國。興。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五。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外。破。疑。當。會。迷。者。盡。使。與。安。樂。吾。若。去。後。无。入。教。而。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狂。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云。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除。者。不。得。毀。辱。等。山。

中更後何道汝今悲泣更有何誰憂吾不知去處在
 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等悲泣即不知吾處若知去
 處即不悲泣性體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汝等盡座吾
 与如一偈真假動淨偈与等盡誦取見此偈意汝等
 同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得教心受
 特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衣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无性即不動	若終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佛衆
能善分別相	若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空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業門	却教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仁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全勸善
此教本无諍	无諍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辭諄依法修行一腊禮拜師之大
師不求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_師去後衣法當
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病後十餘年
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弟仁教
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轉汝不信吾而誦
^先伐五祖傳衣付法誦若據弟祖達摩頌意即不

合傳衣聽五_而汝頌之曰

弟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傳椽救名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

弟二祖_{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從地種花生 當本窺无地花從何處生

弟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鮮田地地上種化生 花種无性生 於地亦无生

弟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田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一切盡无生

弟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種下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種心地亦无生

弟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法雨即花生 自吾花情種菩提菓息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等

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弟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无明業 見被業風吹

弟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教衆生叢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

不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
位座五今共而等別法海聞言此期教法傳受從上
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祖釋迦牟尼佛第七
大葉迦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尚和和從弟十一
優婆塞多弟十二提多迦弟十三佗隨難提弟十四佗
隨空多弟十五賜比丘弟十六百那奢弟十七馬鳴弟
十八毗羅長者弟十九龍樹弟二十迦那提婆弟廿一
羅睺羅弟廿二僧迦那提弟廿三僧迦那舍弟廿四鳩
摩羅駝弟廿五闍耶多弟廿六婆伽盤多弟廿七摩
拏羅弟廿八鷲勒那弟廿九師子比丘弟卅舍那婆
斯弟卅一優婆塞多弟卅二僧迦羅弟卅三須婆塞多
弟卅四南天竺國王弟卅五提達摩弟卅六五度

國僧惠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弟
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弟古大師言今自己後仰
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
法今後代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願後代迷人但識衆
生即能見仙若不識衆生覓仙乃却不得見也五人
教汝識衆生見仙更留見真仙解脫頓迷即不見

佛悟者即見法海 教開代之流傳世之不絕六祖言汝
願吾汝與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仙但識佛心衆生即能識
仙即像有衆離衆生無仙心

迷即仙衆生 悟即衆生仙 愚癡仙衆生 智慧衆生仙
心劬仙衆生 平等衆生仙 一生心若劬 仙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即衆生自仙 我心自有仙 自仙是真佛

自若无仁心 向何處求仁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修者

留一頌名自性真仁解脫頌後校迷門山頌意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而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仁 邪見三毒是真摩 邪見之人摩在舍 正見知人仁則過

性衆邪見三毒生 即是摩生未住舍 正見忽則三毒生 摩生變成仁真无概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佛菩提因

本從花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花身中 性使花身行正道 畜業負漏無天

矯性本身得清淨 除即矯无淨性身性中 但自離吾欲

見性剝邪即是真 今主若吾類教門 性即眼前見性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仁因 自不末真外覓佛 去覓想是大癡人

賴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文字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々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
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門錢帛著
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暗端
文字道多濛々无常付門人悟之真之在山巔南溪
溈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涇德座上
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衣承於今
不絕和尚本是龍州曲江懸人也如乘八涅槃
法教流東土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有真誓

薩訖真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是百衣丸
度誓終修行之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
深原方授此法知根性不堪林量不得須求此法
遠立不德者不得交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今請

密意

南宗類教第上火業壇經法一卷

坐但无動无淨无生无滅无去无来无是无非
无住但然無淨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示法
後行共吾在日一鍾吾若在世汝達教法吾住
无盖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
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滅度諸由寺內異香

氤氲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
无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疾疫度至十月迎和尙
神座於清溪山葬在龍龕之內自光出現
直上衝天自始散韶州刺史韋處立碑至今
供養此壇經法海上三座集上三座无常付同

大乘志三十大聖志四十大通志五十大寶志六
大法志七十大德志八十清之藏志三十一清特藏志
清寧藏志五十一清建藏志六十一清海藏志七十
大法藏志八十
此是菩薩法号

年並致覽非管見之所知淨生地惟非小人之所解生處亦非過
 二道文世之中尊顯事之是下夫大是元年在其東都遊大通
 上講考蒙授禪法開示悟入以得少小每生心地皆云努力宜其隨
 著志孝先誠和尚隨順世間從化往所以有疑惑元表其心有
 安州壽山大和上辯曠俗姓王太原郡人也因高祖作牧生居安
 步之澤是朔州東山忽大野傳燈弟子也大和尚居壽山之曰於
 文室中入淨息然而日中亦出一五色舍利持知大野成道已久
 矣大德中宗奉和皇帝帝能二年有勅召入西京便於東都開
 禪法淨覺當即辭依一心承事兩京未往來觀向經十有餘年
 生心地亦已決了但思大野段記之安州有一箇界表大和上其也
 如上可於願凡僧證明佛地帝野開寶字內縣依淨覺宿世有慧
 親家相受始知方寸之內其是真如首所未聞今乃知有真如來相
 知亦无知无知之知豈離知也无想之相豈離相也人法皆如記亦
 如也如自无記記則非如如本无知知非如此矣起信論云真如者
 即是一法界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法唯因妄念
 不有差別若離心念則无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便本已來離
 說相離名号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若有變異不可改壞
 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又真如自體相者凡夫聲聞緣覺菩薩
 諸佛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後本性自滿之
 一切功德自體有智慧光明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諸佛性自心現
 竟果隨類皆現於法法之何是五法名相善慧心智如如是法界生
 无名由心作名諸相无相由心作相但自无心則无名由故自心智如
 法句經云云亦羅及万像一法之所示余乃潜稱其嘿養性也藏信

守淨心抱一冲空野寄一序託培在中同我道流願知心月有妙
 體不離生死之中聖道玄微還在己身之山色身泊淨寄注煩
 惱之閒生死性真候在涅槃之裏故知衆生身佛性亦共同以
 水况冰體何有異亦由負礙喻衆生之繫縛水性安通等此
 性之圓淨无法可付无相可求善法尚遠捨之生死故應走衆難
 無去致得淨慶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身難為之奔
 見還有淺深深見者是登却清淨董慎是因一發道心乃至以解
 不退也清誠者是現今新學初難故者為猶生己未有淨
 見之因无心修習道之力根則不交後逐退散也覆淨生心以

楞伽師資記一卷

東都沙門釋淨德居士行

山靈泉會 某宋朝和部跋陀羅三藏南天竺國人大乘學時号摩訶訶嘉元年隨松三藏刑太祖經於丹陽郡譯出楞伽經王公定俗請開禪說跋陀羅三藏宋言有堪為少夢人一劉易首於是託用禪以

三藏云此去地看東遠滿道元法元法故或勞小乘二乘法

事聖九十五種外道法或謂神鬼觀一切物和他人家好惡

事聖教大福大福自隨隨他我教此長劫落神鬼道久受生

死不得許脫或隨禁術法使鬼神看他人家好惡或

或我聖釋觀見凡夫盲迷不解許謂聖道宜惡淨修

知是鬼神邪魅法也我中國之法秘不傳儲有緣者

踏空良寶金中投與若不逢良賢父子不傳楞伽經

佛心第一我佛法時不起是也世法起三度三乘然地地究

竟佛果者心自知心覺神元念安身則正淨淨中

本攝真教法秘默不為凡愚法識不傳要是有緣者

人乃能受行若不詳處六有七八若解意公六七微作佛者

先學安心未安時善尚非善何况其惡心得安善時善惡

俱元作善嚴經去法法不現見法之不知知受此國東向覓

續道人何况安心者時時有一作業人契於空或在名聞或

為利養人我此行候始心造云何候候見他人情運連理

連行多有人堪依供養而生嫉妬心生憎怨心自持取明不

用勝已是在嫉妬心此惡解若善善差夜惡續續行難斷

煩出除其穢礙道都交梵不得安靜但名滿道不若其

心若可般行六波羅蜜雖經空三禪三禪精進苦行但名若

善若法行不以愛承流灌業田復不於中種謝種子如是以上

楞伽師資記

坐

止

五為法行今言去心者略有四種一者背理心向凡夫心也二者向理心謂取思生死表淺禁熱向清淨名聲聞心三者入理心謂離世斷執理能所去之是苦薩道四者理理理理非心外理即是心能平等名之為理也然能明名之為理平等名之為佛心會實性者不見生死涅槃有別凡聖為異境智元二理事俱融真俗齊融淨一如佛與眾生本平等一際楞伽經云一切死無礙無有礙佛元有佛涅槃是離覺所覺若有若見是二意俱離本道本來廣通因平等有不從因得如似淨雲之必日老雲齊融盡日老自覺何謂

多廣學知見涉歷文字語言復得生死道用口說之為道者此人貪名利自壞壞他亦如磨鏡銅鏡面上塵落盡鏡自明諸法元行經云佛亦不作佛亦不修度我王眾生強分別作佛度眾生而此心不認是而元空證則有也緣起大用圓通元号名大補道自他無二一切行一時行亦不後亦元中間名為大乘由外元者大捨里元者為從汝空者善善惡平等俱不可得即是入波羅蜜心元元在空者即是如是忍波羅蜜大空不動而力行自故即是精進波羅蜜與妙安者是禪波羅蜜妙辯闡明是般若波羅蜜安樂此之人眼上廣大圓攝元号得用紫與是看大乘有

乘者若不先安安心定和誤矣大品經云諸佛心眼觀眾生心及一切法畢竟不見華嚴經云元日乃能見思益經云非眼所見非耳所聞非鼻所嗅非舌所識非知但應隨知相見眼如乃之

四九

但此亦如是見者見之

行迷日轉趨自轉者不見物之見於有目
空想熱則此也亦有何如

說明為問以自為學云爾

但此熱則故以業障故不見其法若

心滿如是解者不為難何如入如來常

大法師云釋伽經云說何法何法

佛者言言連連不斷無元不空

常解然則佛說云何增長也云云

未嘗說法動事而後指其是向物

說法不又去汝身入心入又云云

亦不承中有執不乃至天下諸水

業能說法執能說法法法法法

不能說法去木凡石亦能說法

甚從連序承承都坎陸羅三義

乘更泛海吳越遊塔至新沙門

証四行謂可日有楞伽經四卷

如鏡高僧傳所明略釋大乘入道

星林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

闍維晚時在摩訶衍道故捨素

虛麻通鑿世事內外俱明德起

遊能遠涉山海經化漢魏之心
見之味乃至生識誘于時惟有
後生傳志高遠奉法師而之數
師意法師感其誠誨以真道如
是方便此是大乘真心之法今
是修行者四行如是慎物者防
其不着此略而由意在後文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

籍教悟宗深信念生凡取用一

不能壞了若也皆安直一歸法

住不移更下隨於言教此即與

名之理入行者所謂四行其行

行一者報惡行二者隨緣行三

下在末流遺諸有少起惡情連

惡業果報非天非人所難見與

第一隨緣行者教生凡取法華

報業雖言善事是亦過去宿因

有得失法建心元隨風不實其

第一元所以行者世人其迷迷

理皆俗及安心元為而隨運轉

隨逐三界公君猶如定宅有身

隨逐三界公君猶如定宅有身

隨逐三界公君猶如定宅有身

東方入受西方三昧起而方入受東方三昧起於眼根中
 受色法中三昧起示現色法不思攝一切天之莫能知於
 心受於眼起定念不亂觀眼元生元自性說空禪成元
 乃至身身古身身意亦復如是童子身入受於身
 身三昧起壯年身入受於老年身三昧起
 受於善女人三昧起善女人入受於善男子三昧起善
 男子入受於比丘居士身三昧起比丘居士身入受於
 三昧起此身入受於樂元樂元樂元樂元樂元樂元樂元
 覺身三昧起緣覺身入受於如來身三昧起
 入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受一切毛孔三昧起
 地頭入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受一切毛孔三昧起
 微塵中入受一切微塵三昧起大海水入受於咸大三昧起
 身能作无量身以无量身作一身斷斷舉一千從万物皆
 然也 第四隨朝舒州漢山紫雲禪師承可禪師後其業禪師
 由知姓位不測所坐按續高僧傳身汝紫雲禪師後其業禪師
 淨不出土記不傳法唯傳道信奉事於十二年寫器位地
 一成就榮印道信了了見佛性忠諸信日法華經六卷一

實元二亦元三故知聖道通言於之而不遺法身受
 所不及而之字語古後皆施設也
 大師去餘人皆貴其終數為奇異余今之化生自止言於
 攀樹枝奄然氣盡於境公守古中見有願對詳言日惟
 之測曠曠方相之繁雜真俗異而歸同凡聖亦而
 登手無際妙手元窮源於元始撥於元終而
 俱融該空有而圓融括字虛以通同若錢金不隔於堪堪牙積不

五

禪於東漸法之明理元同無故地遠際之談性非物造教息然
 論所以明法於不二之門善惡斷於相色道斯而元動而不
 不同若水之元波瀾金之有器體金為器形元器而金波為水
 亦元波而器水也觀元可於緣起信義思於物性積實然之
 隨量之無鏡彼世異而相入紅紫而支殊物深其自他事其
 其所以辨虛實大千之法則舒卷之際之時惟思言之少信
 除疑蓋善眼之能照照更或識以知之陸云此明教靈緣起
 界一切亦亦同所以然者相元自實起必依其真理而相亦元
 身故細難懸鏡鏡像之相入故世古異若珠色之更亦一而一切
 而一緣起元等理理數也故知大千殊廣亦緣虛而不空三世人
 入從界以無客自可洞視於金爐之升了元所獲入身於石磨之中未嘗
 有隔是一聖人得理成用若理不可則聖元此力解則理通身由情
 善眼之善如寶珠能照者緣而佛緣起入簡而改而涉海以表
 於晚重處以惠燭迷云復者有戒制心地入簡而改而涉海以表
 論云地行信由入簡則直三昧制心亦復如是金光明藏經王
 云云佛雖有三名而先三寶也
 第五唐朝舒州紫雲山道信禪師承可禪師後其業禪師
 門守而法亦有善陸云法本及制入道其心要方便法門焉有
 然者故我佛法要依釋伽經古諸仙心第一又供之味說教若經一
 三昧而念佛心是佛之念是元天文殊說教若經古文殊師利言
 世身去何在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法界行三昧者
 男子善女人於一行三昧當先觀觀若法寶寶如說法華教後能
 一行三昧如法界緣不思不壞不思不壞元觀元相善男子若
 三昧應虛空閉諸法執意不取相拍擊心心佛專緣名定隨佛立
 中三向新於一佛念念相續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時四方諸流九山派師德志注續師月合計生不暇而善心
 古昔時荆州神秀律師伏願高僧親親受付囑云續成
 亨元年王雙奉山恭承教誨奉教親親受付囑云續成
 俗齊會仍身供養亦猶如義志此經唯心授了和非文照
 解感亨五年二月命主續著起塔與門人運天然方員集碑嚴
 臘月十四日同塔成未奉養了便云不可同佛涅槃之日乃將宅
 寺名如書一生教人無數好者並之後傳吾道者只可十百利
 秀論楞伽經云理通世必多利益資州智說自松山利主
 有文性華州惠藏隨州主約憶不見之嵩山老矣亦有道舒洛州
 法如觀州惠能揚州高僧德智德此並堪為人師但方人物越州
 義方仍便講說又據玄續曰汝之兼行善自保愛吾涅槃後
 汝身神秀當以佛日拜師心燈重照其月十六日問曰汝今知我心
 玄談奉慈不知大師乃將手揚于方二迷所證心已十六中而南
 問曰便終春秋古四禮葬於河漢山塔中至今宛如平昔竟為
 盧子處於安州寺壁畫像前兵部尚書龐西李迥秀為讚曰
 行狀上人冥冥道真攝心絕智高悟通神先生證果現滅同
 塵今益愛易何歲有隣大師云有一屋滿中物是畫極草
 去是何物云云樣除却畫極草土併當畫一物亦無是何物
 你豈時平而端身云云竟說身心盡空際遠者一字自有
 次第若初心人學緣多且向心中有一字證後更持狀若曠
 野澤中迴索獨一高山上露地坐四顧索看元有邊野坐時
 滿世界宛放身心住佛境界清淨法身元有邊野其狀若
 又云你心證大法身時所見境又云有佛世相也亦有世一相
 不徒亦有世二相不乃至土木凡石亦有世二相不又將大善一長
 延並者問若箇長若箇短並也又見人然燈及造作万物皆云

按

此作夢作術也或云不造不作物物皆是大盤涅槃也又云生
 月身生元法非離生法有元王到法云法下自生亦不造此
 生不若不死因是故知元生若法性緣生是則元自性若元自性
 者古何有法云虛空元中邊諸佛身亦然我即可汝了知佛注
 慮是也云汝心在寺中坐禪時山林樹下亦有汝身坐禪不
 木瓦石亦能坐禪不亦見正法正法正法正法正法正法正法
 楞伽經云境界法身是也
 第七屆朝荆州王東寺大師講有安州壽山寺大師講續治
 州嵩山會善寺大師講安州壽山寺大師講續治州嵩山會善寺
 龍皇帝太上皇前後為三王國師也上思大師續記云後傳吾
 道只可十身俱承忍禪師後安州壽山和上楞伽佛人法去
 云其秀禪師俗姓李汴州尉武遠涉江上尋師慕道行至鄭
 州雙峯山忍禪師可度得禪法禪燈照言語道新
 心行處滅不出文記後居荆州玉泉寺至大元年召入東都
 隨佛往來二京後授躬身房師則天大聖皇帝問神秀
 禪師曰所傳之法誰家宗旨答曰東都州東山法門問依
 何典誌答曰依文殊說教若經一行三昧則天曰若論禪道
 更不過東山法門以秀是思門人便成口實也
 應天神龍皇帝神元年三月十三日 勅禪師迹遠俗塵
 神遊物外契元相之妙理化有結之迷途定內承澄戒珠外
 徹弟子心釋教勤修津梁美法門思途首禪師
 昨欲歸本州者不流幸請翹仰之懷勿滯松楸之慮宜書
 示意指不多云禪師二帝欽承兩京開化朝野慕道益庶
 元數勅於本生大村李為置報恩寺以神龍二年正月八

是安心者履觀如是教行者四行如是慎物者防護識源以
是方便者道其不者此路一由言在法文
未入道多途要而言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
藉教 惟宗深信合生几致曰一真性但為各處妄實不能
顯了是捨妄歸真道位存觀自他凡修等一堅住不轉更不應於
言教此品與真理實狀三青不別辨為三若之理入行入者所
謂四行其原謂行志入此行中何等為四行一者厭念二者隨緣
行三者無所求行四種法行之何非行無道行人若愛苦時
當自念言亦從法昔三教劫中亦非道亦流浪法有多非
忘得邊者多限令難言我我信然思業果熟非天非
人所能見与甘心忍受取其所惡許信云道苦不愛煩以
致滅道故此心時与理相應將為進道是故說言報怨
行亦二隨緣行者眾生三我並依業非傳者上無緣受道
後緣生差得緣亦茶卷著多是亦過去宿回所感今方
得之緣盡是二何善之有得失後依心三增減善惡不劫
實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第三三所求行者世之求
進道已貪著名之為求智名情真理悟悟及安心等名
形道運轉可有斷空善之所獲樂功德黑烟常相隨進三界
久若猶如大宅者身皆苦誰得而安多進此處故於諸有
思想並求信之者亦皆苦求乃樂辨如求求真為道行

第四種法行者清淨之理因之為法理此界相斯空茶茶
者至此三級後去法三果眾生離眾生垢法法三有戒樂
垢故智若能信能此理應當攝法而行法法三理於身命則
行極指說心三陰階建解三空不仿者但為去垢攝眾生而
取如此花自漢地亦能忘嚴善想之道種度既尔修五善且
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三所行是為攝法行此四行是建身
禪師親說佛則淨子思此記此言行集或一卷名曰建身論也
善提師又為空釋集釋想如要或一卷有十三紙亦名建身論
也此而空論之理備滿天下派道自外更有人為善建身論三卷
又兼理最不堪行用大帥又指多問義但指一物竟化何物眾物皆
問之迦提物名實易問之又之此身有不身是行身又云空中更
需終不能染時虛空然能善虛空不得明淨淨無染云云而
六入三外六塵内外合故名身道 第三齊朝郭中沙門忠
可承建身論後其可禪師始姓姬武字人年十四遇建身
論遊化當治身事六載精究一乘附於善理既說滿道明心要
以真查真果標如法云身及空靜觀是則建身生起是名
身不取今世後世淨十方諸仙若有一人不因坐禪得成仁者若
亦是中十地信之眾生身中有舍利如猶如日輪於明圓滿度
建身論以為五度重雲霞障眾生不見善是建身智風飄滿之區
空而法盡也性圓照煥然明淨華嚴經云廣大如法界究竟

心直心平如瓶內燈亮不能照外之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
 暗心直得明淨曰无不壞口為雲霧障一切眾生清淨性亦順
 此是只為奉教妄念沾見煩惱重實覆障罪道不能明
 意忘念不生與世空坐大涅槃曰自然明淨俗書云水生於水
 而水還承承傳而水通安起於真而妄違真妄盡而真現
 心海澄清法身空淨是故學人欲文字語言為道者如屋中
 燈不能從微焰之甜膩若淨坐無事如塞室中燈則解微燭
 明物之明蓋心源清淨一切頓是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法有
 淨此法身者恆少花生莫過有一行德切中時有一人以此物
 應可著精誠不為教三世中能恆恒沙諸佛是所為是知眾
 生滅心自度化不度眾生若能度眾生過三量恆沙
 諸佛何故我不為佛只是精誠不為教口說得心不能得終不究
 逐業度能化性猶如天下有日月水中有火人中有仁性亦若
 仁性燈亦名涅槃鏡是故大涅槃鏡明於日月內外圓淨無邊
 無際猶如鍊金質火盡金性不壞眾生凡相滅法身不壞
 亦如涅槃亦如波浪滅水性不壞壞眾生凡相滅法身不
 壞中禪有切身中自證法盡日併尚未堪食既食鳥能快飽
 故去其前塞翻合法據你堅草嚴信去聲如負窮人重衣數
 但實自無二錢多朋亦如是又讀者難看惡須併而是不捨
 還同文字學則何異煎流水以求不煮沸湯而竟雨是故諸佛

說或說於不說諸法實相中無說無不說解斯舉一千德法
 華後云非實非虛非如非異大師之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
 理竟不殊本迷摩尼清光輝密能自覺是真珠並明智慧
 等此真法法法皆如如此二見諸法華中詞法華佐斯觀身
 仁不共別何自更竟彼無條又云吾本教心時載一層從初教
 中五直至三更不覺由過於願以求元上道 華嚴後第七卷
 說東方入心受西方三昧起於眼根中心受於色海中三昧起亦
 現色法不思議一切天人莫能知其色法中心受於眼起定念
 不執觀緣無生自性說空深藏三三所有乃至耳身身身意
 亦復如是東方入心受於柱身三昧起柱身入心受 於九
 身身三昧起老身身入心受於善女人三昧起善女人入心受於善男
 子三昧起善男子入心受於比丘尼身三昧起比丘尼身入心受於比丘
 身三昧起比丘身入心受於學無三三昧起無三身入心受於結鬘
 身三昧起結鬘身入心受於髮身三昧起髮身入心受於一切利
 凡三昧起一切毛孔入心受一毛端頭三昧起一毛端入心受一切毛端三
 昧起一切毛端入心受一微塵中三昧起一微塵中入心受一切微塵三
 昧起大海水入心受於大風火三昧起一身能任無量身以無量任
 一身能解解一千從万物皆然也 第四隨朝舒州思空山祭
 禪師承可禪師後其祭禪師因知姓位不測所生快續高僧傳
 曰可後祭禪師思空山蒲點淨坐不出又記必不傳說法唯

僧道信奉事泰十二年寫器佛燈、成龍象印通信了、見
此後表信信日法華經之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履
直應通言信之所不違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信以字
法言後勞施送也 大師云信者實也終歲為身與余合立
化生凡回由言化送以手奉樹枝奇點真靈信於現公山中見
有層巒許去傳日惟一實字樹曠味可相之繁雜信與於將
同凡唯云而道合身涯也密乎無際妙乎之窮源於無始熱
於無終解或以茲齊費深淨於此俱顯該空有而開深指
由以通則為化全不降於理則等後不憚於速漸信之此
明理之問難故信是降之後信非物造後思 始之信所
以明則信於不言則善思融於相之道折昂與動而不察也
異而不問為水之為波瀾全、為器數、為器辨故無器而不
全波為水用亦無波而異水也觀元身於此起信思於此性
猶實成、是殊似信量、息境以此異而相入紅紫而、人味
地不滯其自他事莫堪其非心降塵舍大千之法創那想三、
時懷斯言、少信借中向以除慧是音眼之能信或或識以知
云此明妙靈法起帝細法界一息一知亦而不同所以整看相、
實起而依真、理既融相、心息導以復細融思信儀像、想入
彼此之異在法也、云一息一知法界身性、數點也似知大千信
層層信靈而不空三、長久入便界、以能者目可同視於全信

之外了無所攝入身於后壁之中未嘗有淨是以罪人得理為用
右理不可數則此三心此身解則通元身由信據善眼、息
知齊能知知猴者釋而信據地入簡而改由步曠海以我、
車此以惠燭信之猴者據喻或則心地入簡而信、自孔信廣信之
地行性由入簡而信三昧心亦復如是 金光明經云信之身
而三信雖三名而無三持也 華嚴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
佛讚其信神神在故禪門字內亦有善信法一在在則入
安心要方便法內亦有信根難看說我法此要依信如信諸心
弟又依文殊說般若行三昧即念心是信要念是凡
文殊說般若行三昧即念心是信要念是凡
一和對信法界是右一行三昧法界不違不壞不思議並
無相者身善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廣空閑捨諸凡意不
相親繫心一專持名字隨心方便不端身心而能於一信念、
相親只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法何以故念一信法
至量至道亦与元量法信信三三不思議信法等、
乘一如成乘信覺者具三三善功信三三善辨才知入一行三
昧者盡知恒以信法界三三夫知相夫身心方寸於下之
帝在道場說為善、動皆是善、授善首觀信云一切善報法
皆從要相善善功德信者信、實念實相是若弟一信伴
除三善心善信心信觀信念信心相續信、
信念大信信、云三善念者是若念信何善若三善念者

念心名念所念難心念到者仁難仁念到者心念仁是
念心求心只是求仁所以若何識之所謂仁三句曰曰
知此道只是老當憶念仁若然不起則法然三句等
不二不入此位中憶念心謝更不須微而看此等心是如
真實法性之身亦名心法亦名仁性亦名法性亦名實性
名淨土亦名菩提念到三昧本覺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
無量皆同一體亦名觀而觀之念如老等心要令清淨
常現於前一切法緣不離于凡何一切法事皆是如第一法
身故是一心中法信煩惱自然除滅於一塵中具三句世
界亦名世界集一毛端於其本事以故不相妨礙花嚴位云
有一信卷在彼塵中見三千大千世界事殊舉安心不一其
其中善巧出自方寸轉為法生疑者疑為一團如來法身若
好者何似漢有相好之身現世說法信曰如來法性之身
清淨圓滿一切類悉於由現而法性身之心起信如顯現
慈在如實一切信悉於中現現如三不信現信之信之如
未現世說法者眾生妄思故今行者若信心法道淨則如
如來常不說法是乃為具足之問一者一真相也是以法界
生根者之念量三句以下說法三句若說法三句量說法三句
及義亦名三句量義無量義若從一法生具一法者則真相
又真相不相若者寒相別法然清淨是也斯之誠言則如

證 此時高覺法心初迷上流法隨其來去皆令
以到思微者猶如草木三句到知三句以在一切智妙
善惟一相法心 此何者是禪淨信日不為持咒可持者良
好禪用心者位於心則沉沒久位於觀心則散亂法華信云
仙曰性大乘如其所得法中惠力莊嚴以此虛無空之信得
性解法相淨明淨信日不念心不觀心不覺心不計心
念不思惟念不觀行念不散亂直任運亦不念去亦不念住獨
一清淨覺竟直自明淨或可一信首心信淨明淨心相明現
或可一年心更明淨或可三五年心更明淨或可自人為現界
性解或可水不須說淨解解道界生信解如寶珠法水
濁珠隱水清珠顯為法三寶破和合信法物極信法
貪真真制以乘覺不悟心性今來常清淨故為無名
那性不用者如此差別今略出根依不為人所看善清淨
別華嚴信云善覺身相猶如虛空依如之在於信因解時信因
皆亦思如因信不依信解信云有善過身善覺身量如
虛空人之有善光顯信如真日又云身量善過故名大涅槃又
云大般涅槃其性廣博故知字者有四信人有行有解有
證上之三字行有解有證中上人有行有解有證中下有
行有解有證下下人中間臨時任善為觀行信日真須信運
又日用西方不信日善知忘忘來不生不滅究竟清淨是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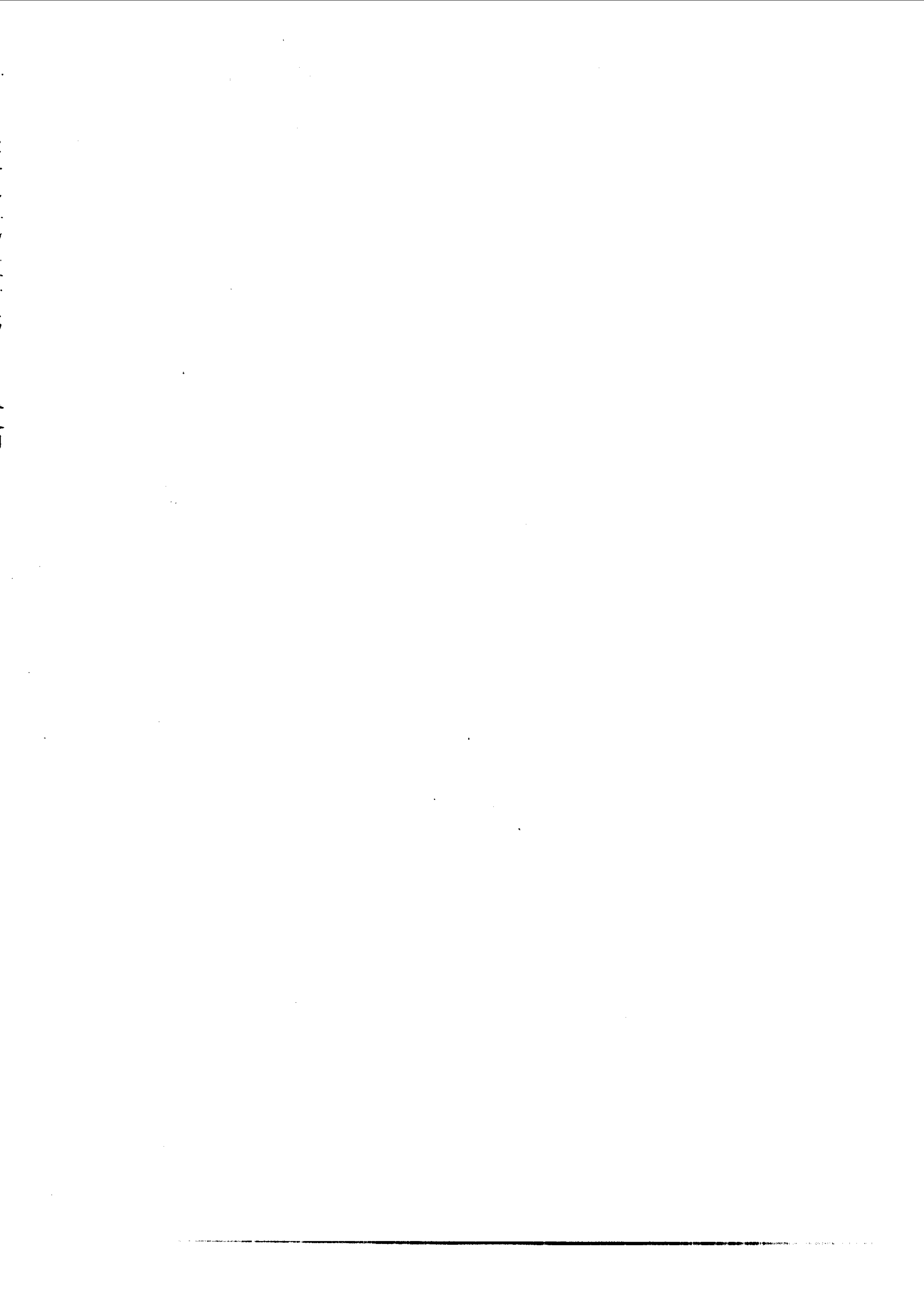
同上更不須問中者華嚴經云三身是一念三身
量方量量方一法為錢根眾生今問西方不為利根人說也深
行甚謹入生九化之度眾生而于彼見若見眾生有生執我
修度眾生是一所度不名甚謹度眾生如度空度空何曾有
來去全別任之滅度無量眾生皆三身眾生得滅度者所
秘地甚謹初證一切空後證得一切不空即是三身利智是
已、凡是空非色滅空已證是空所甚謹指空室為證新
空之之直見空者此是見空非真空也指道得真空者、
見空與不空二者皆見也若須解色空義空用心者要須心
路明淨修解法相了、分明並後以善為人師且須須內外相
理行不相為法須新絕文字語言者為性道獨一淨者自
證道果也 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為相名阿利教
道守常生不識根緣利純似如有異品者、中、極為甚哉、
大福或思心路如明淨淨使淨以此人大懷佛法自能化用
人有如此同異蓋是相自可未為德心真德心者自識心明久
法法眼目開善利產之與修或有人計身空善心性亦滅
此是於見人與外道同非仁弟子或有人計心是有不滅此是出見
人亦與外道同合明仁弟子亦不計心性是有滅此是度眾生不起
愛見空者智慧愚者未等常任禪定神死不三身見眾生
未信是究竟竟不生不滅後、現形若有見聞多知一切未

當取指未曾身而身通於法界 又古時名教祥師曰
孝道之法必須蘇行坦快克忍之根原及法非用見現、明
三藏並法即事、可成、蘇、千從一進、萬感、失、是、電、老、
千里此非虛言、三身量壽位之諸佛法身入一切眾生心想是心
化化高知仙鬼是心、外更三身別心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者
知心體、性清淨體與自同二者知心用、生法實起任恒安方
感、如三者常覺不覺覺心在前覺法、三相四者若觀
身空、殊、外、道、同、入、身、於、法、界、之、中、未、嘗、有、礙、五、者、空、不
動、動、靜、之、常、性、能、令、主、者、明、見、性、早、入、定、門
諸般觀法皆有多他傳、此、師、說、獨、舉、守、一、不、動、光、終、身、看、觀、身
為、奉、人、此、身、是、四、大、五、陰、之、所、合、終、歸、無、常、不、得、自、在、難、去、壞、滅、是、有
是、空、非、摩、訶、之、是、身、如、浮、雲、洞、中、雲、滅、亦、常、觀、自、身、空、淨、如、聚
可見不淨、淨、後、量、中、生、果、竟、無、虛、所、不、動、而、應、物、復、他、三、窮、空
中生六根、亦、空、深、以、對、其、塵、境、了、知、是、淨、約、如、眼、見、物、時、眼、中
若有物、如、鏡、照、自、像、了、無、不、明、空、中、現、形、茶、籠、中、無、一、物、而、知
人、由、不、來、入、鏡、中、鏡、亦、不、往、入、人、面、如、此、委、曲、知、鏡、之、與、面、從、本、已
未、出、不、入、不、來、不、去、是、如、未、去、義、如、此、細、細、到、眼、中、與、鏡、中、本
本、常、空、深、鏡、照、眼、照、同、是、故、持、此、身、身、皆、根、身、其、義、亦、以、照
知、眼、本、來、空、凡、一、所、見、色、為、須、知、是、他、已、身、則、皆、時、是、他、身、身
聞、香、時、知、是、他、香、舌、別、味、時、知、是、他、味、意、對、法、時、知、是、他、法、身、及

願得如是地觀如此觀亦不足為觀室寐見已知是不受之
 中是空之品之相之品之住此見解脫門下者得解脫法根
 例如此後重言說常念之根室寐亦不聞見道教修之是時
 由寤寐過之齊當知如來說法以室寐為常學念之根室寐
 恒如中教時喜言所見聞皆是身外事身中事空淨
 室不淨者以此淨眼之住意者一物無則直教時常精常不切
 真心欲散散意手運攝末以挽擊馬足欲飛還至永終日
 者下已低照心自之律守修之攝心是道場此是攝心法
 華行去後無數劫未除睡常攝心以此功流能生諸禪定
 實教修之五根者心為其主則五根之各事不辦此是也
 前一說說五事並是大乘心理皆依修之所陳非是理外其
 義說此是空滿蓋亦是究竟義趣過廣聞地真趣華佳
 道同者宜修行不須修慧感入空對初大後次中不非次中
 大約法中明次中一毛吹破毛任白毛次中白毛之一不次後前對
 前若之於指不令前之指喻之智道念之信心之相續無斷
 間念正念不斷正念現前又修之以知息前對之解脫門者
 板於勿令法地又如鑽火未盡而息難故得火之難可得又如家
 有如意珠所處無不得息然而道失憶念無忘時又如毒
 芥入肉早欲痛於如此受若痛之止之醫忘時念之常存心
 具狀當如此法秘莫不傳轉非其人非是階法不傳但恐前人

不信酒且諸法亦必負博人不得種次說慎之
 法海雖多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已止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
 是為得仙意 若初學世禪時於一種最真親身心四大五法
 眼耳鼻舌身意及貪嗔癡在善言善思善忘若親身凡善
 及重一切法以應當觀空後在未來空寂不生不滅平等
 無二從奉之表善所有究竟心持憐從奉以未清淨解脫不
 問盡教行住坐臥常以此觀身知自身猶如水中月如鏡中像
 如熱時炎如空若響若言是有有求之求之不可見若言是
 空了恒在眼前諸佛法界皆示如是身自身後元量劫來
 畢竟未曾生後今之生事畢竟之人死若能常住如此觀者
 即是真審慎慎于劫劫重業以自消滅唯除疑惑不能
 生信此之不能悟入善生死信依此行者無不得入無生白理
 順次若心依異境覺起時早觀起處畢竟不起此心依生時
 不從何方來去之無所至常觀業依覺觀業滅思想觀念
 亂心不起身隨虛住身淨信心更無緣慮身隨至深空亦
 淨隨息息煩惱懼果故不造新者為厭脫者心隨煩惱烟
 孔息沉息息且自散通於之空實令其淨信心自安淨唯淨
 利於教顯證不淨懈怠努力 初學世禪者心獨上一
 先端身正坐寬衣解帶放身鬆體自按摩七八觀念心厥
 中並兼善量身法淨法清虛恬淨身心通地安安心神則

竊、冥、兼、思、清、冷、徐、緩、心、神、道、清、利、心、地、明、淨、觀、察、不、明、因
本、空、淨、身、心、法、寂、滅、如、其、寂、滅、則、駐、心、顯、矣、法、顯、之、則、志、亦
恒、在、茲、處、靈、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仁、性、見、仁、性、者、永、離、生、死
名、是、人、是、故、佛、摩、訶、之、語、茲、是、得、本、心、信、其、言、也、悟、仁、性、者
名、并、人、之、名、悟、通、人、之、名、識、理、人、之、名、得、以、人、是、故、經、云、一、句、深、神
歷、劫、不、朽、劫、序、者、前、方、便、也、故、知、彼、道、有、方、便、此、駐、心、之、所、會
凡、指、身、之、法、光、心、之、定、志、使、心、境、寂、淨、靜、想、去、寐、心、不



禪林寶訓 卷第一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道德

明教嵩和尚曰。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在。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幽厲昔也。今以其道德。

勉學

明教曰。之以夜。自然。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九峯集上出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

未利

慎惡

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鬪諍。不願死。凶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况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集

(三)

明教曰。凡人其為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啖中有戈矛。堂與中有帟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為害也。不亦甚乎。西湖 明教曰。大覺禪和尚住育王。日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

斥疏

〔四〕

知人

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以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台其子還之。公歎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福以薦。以者。予目觀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為佛弟子。不識廉恥。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西湖廣記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

〔五〕

全節

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九峯集仁祖皇祐初。遣銀瑤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息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為。况其他邪。先

〔六〕

誠待

拈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是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藏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寶行圓通訥和尚。辟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廬山野錄

防害

〔七〕

預備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八〕而取諸豫也。事豫為之則易。卒為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集九卷

學記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應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集九卷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

妙道

〔九〕

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皇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

感物

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

○禪林寶訓卷一

六

察察莫之返。良可歎也。

答待師孫

大覺曰。夫為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

慮險

思義

帛如糞土。則四眾尊而歸之矣。與九山訓和尚書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為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為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于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念羅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

() 程林贊訓卷一

七

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歎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輩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峯集

恭儉

推誠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灸燈掃地。皆躬為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

() 程林贊訓卷一

八

拔萃

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坦然菴集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

虛乙

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錄廣

〔一〇〕

力行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春。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岳侍者 先祖威公曰。富貴者傷身。一物耳。一念滯則則有損。是法語 下多學字。其印依違姑息。靡所不至。志耳。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

○禪林寶訓卷一

九

積漸

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 座書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

儉才

〔一一〕

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剝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刺。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與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

○禪林寶訓卷一

十

擇賢

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畔。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 緣和尚書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

合宜

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尔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閒暇無

○禪林實訓卷一

十一

誠飾

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迹皈依。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汗。丹雘。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證悟

梵行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謀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執不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清白。為人

○禪林實訓卷一

十二

大事

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尔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林。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適中

養育

求賢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邪。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

○禪林寶訓卷一

廿三

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二事坦然集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援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歲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未觀援

風化

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援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書國悟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禪林寶訓卷一

廿四

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道。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斯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

蒂回

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

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

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

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為一寺之主。事無巨細。

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眾所係。汝猶罔知其

○禪林寶訓卷一

五

密行

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目識果。若師

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

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

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

源遠而流長也。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

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為猥屑。不可教者。

立法

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耿龍學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色荒。

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眾。不以得喪二

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谷靈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眾貴在豐盈。處

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

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

○禪林寶訓卷一

六

推誠。則眾心自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

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

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

者。何啻萬倍哉。與佛鑒書見塔侍者日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

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

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祖之利物

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

契道

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邪纔有絲毫顧慮萌於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
卷集
切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

○禪林寶訓卷一

七

警悟

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為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狀行
白雲謂切輔曰昔翠巖真點曾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鑿善侍者見而咲曰師兄

達道

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邪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切
輔書

○禪林寶訓卷一

六

言行

白雲謂無為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指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為經行則為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
廣錄

洞然

進業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萌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為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

○禪林實錄卷一

十九

先見

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為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實錄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

梁開

晦曰。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運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真括人矣。湛堂記開晦堂心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

○禪林實錄卷一

廿

大業

曰。晦堂師兄道學為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為強。以未見未聞為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靈源拾遺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咨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

勸請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瀉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為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為聲色所動。賢不肖襍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

○禪林實訓卷一

舉賢

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為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

自得

為然。先聖亦曾戒之。大滿秀雙嶺化感錄面三人也通卷碑記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遂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啖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江集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為然。

○東木實訓卷一

定量

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江集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邪。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邪。張卷

達物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

為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尚書

恭孝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

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景溫

書拾遺錄

退已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闕

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至。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尔在此習善知識。量度邪。先師稽首

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誠蓄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頰。已而呵曰。自家閨

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券無乃太

通情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眾。得眾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為世之福田。盖理道所由生也。故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

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

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

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則曰損。夫乾為天。坤為地。天在下而地

勞乎林間錄

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

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

人上者。能約已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

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

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

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

存心

豈容易乎。先聖喻人為舟。情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與黃蔡勝書

○華林寶訓卷一

十五

慎獨

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章江集

利化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荆公書

積行

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眾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岩真書

○華林寶訓卷一

十六

規訓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辟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小。吾亦與之俱。因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始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果進

訓對惟歛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体常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早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開記

誠邪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

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為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通卷錄記

歸一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其道矣。壁記

依類

寶峯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

因果

提公案。猶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為高深邪。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尔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汗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為苦也。壁記

移風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為。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蒼莖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汙正宗。為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頷之。

稽古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敏行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以成其功。備其化。况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

○華木實訓卷一

十九

果熟

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拈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為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為常。或謂用心大過。拈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為妄習所牽。况夢幻不真。安得為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真淨文和尚久叅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

政事

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真淨謝而

退順語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踈拙。無應世才。速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

○禪林實訓卷一

廿

自警

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為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為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為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不受賊。不擾民。豈不外事邪。山堂叅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視之。頰感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李商老日涉記

戒回

真淨曰。未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還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記錄

倣效

真淨曰。以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

朴素

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禘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法。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縑。曰。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野史。舒王到公未時。宗師封之。五七

建志

報恩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歎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為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亾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兼濟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况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為盡之。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疑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

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凶。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一事癩可贊苑集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矜情。此皆不達權。

適化

弘道

交友

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簾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趙州後語禪師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忌。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

故微

送賢

無也。寶錄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驚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為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寶錄 真如慕折禪師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

羽繁

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兩病。况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採矣。答魯直書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

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
 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指標致可尚。但未
 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
 嚴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指曰。諸大士
 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
 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日涉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

參學

道寬 蔣山 元翠 雅真 嚴真

遊。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
 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資峯 記開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
 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目問今日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
 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
 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尔不入城郭。不
 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 記

死心 悟新 離珠

博古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憇。僅能
 背諷。乃止。晦堂曰。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
 者。收功速。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飢
 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絲華若惡臭。蓋其誠心
 自然。非特爾也。贊流 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
 密不甚失事。回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
 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

中道

抹。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
 庶幾為臨衆行事之法也。靈源惟清禪師 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
 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
 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
 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
 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筆 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於積薪之

和光

慎思

長靈 守卓 祥師

荀子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為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抹之。終莫能濟矣。帖筆
靈源謂佛鑒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

積德

會得。此可為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辨。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感者。實霄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錄者日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

慎思

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帖筆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台。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臨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造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攸漸。禍害之基源也。帖筆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安危之際。切於思安。浚於求

塞源

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帖筆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

達安

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帖

任重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錄

勉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歎曰。蘭棹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丹。古今才

誠繫

智喪身。謫誦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

方便

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脩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

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况自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楠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駕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達賢

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為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為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之好惡。故好者不狎。惡者不謀。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為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

○單本家訓卷一

攝化

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邪。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括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

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懽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惟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

○禪林寶訓卷一

四三

美道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蘓州看范希文。曰。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察送錢。同日為衆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侵蚤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蘓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思賢

文正公謂琅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
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
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
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
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
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
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
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

○律林寶訓卷一

四二

恭道

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蘓秀好風俗。今觀
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况其識者邪。琅
琊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
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
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
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

琅琊
錄

益物

謙光

矣贊
集疵

靈源曰。先括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
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
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已躬而已。惟行
者。必等心死。擔以損已。益他為任。若心不
等。擔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宜
祇畏

○律林寶訓卷一

四二

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
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
謙光道物。不啻飢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
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莊重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
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人之所謹。况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
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

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息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開記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佛果克勤禪師

圓悟勤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

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己。欲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

新惠

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灰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弥著。斯謂小人是也。

類例

治化

以聞義能從。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此文主海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鷲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類例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

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慎終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為智。衆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

慎初

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抹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與佛智書

稽古

稽古

剛正

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雙林石列下元布衣此庵出雲門菴集景九律師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叔曰。黃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謀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

黃蘗 性勝 禪師

圓悟謂佛鑒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為也。蟾和尚日錄佛鑑勸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舉昂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昂為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

利濟

高上

集好

無好

節儉用

之猶恐弗從。誼肯自來邪。公固邀之。昂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於司空山。公願謂佛鑑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坊作者曾公名元禮。昂首座智高禪師。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日詢佛燈守詢錄。禪師。佛鑒謂昂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

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捨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

嘆惜

守分

慮深

矣。誼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却之。日錄。

佛鑒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歎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願義有可為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嘗謂疑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衣。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數侍者即白雲師僧。生詳。佛鑒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應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刺告則慮深。遂能轉禍。

為福轉物為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欺人以為智。強人之不運。而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下者。人高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與秀榮書

○福林寶訓卷一

凝事

佛鑒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回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為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龍牙寺智才禪師
佛鑒曰。凡為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媠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

公正

嚴肅

克私

者疑而不信矣。山堂
佛鑒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為人無嗜好。作事無僥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龍學 佛眼清遠禪師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眾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

○福林寶訓卷一

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于後矣。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真。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

紫已

頓證

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

勉怒

防害

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能開達記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眾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堦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擇本

中止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採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洲高庵善信禪師集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真牧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叅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為善知識也遂求掛搭雲居錄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真牧集

塵鏡

戒奢

範模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曰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與朕龍學書 下出真教集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為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謾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是為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風興。多缺。忝會禮法。或縱貪饗。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

道業

福田

手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邪。龍昌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且菴 此事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

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抹。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為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為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山空 小 恭

名遠

潛龍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菴為燕休
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晚月光影能幾
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
必有諸已然。後可樂邪。未幾即棧杖過天台。
後終于華頂峯。真收 佛印了元禪師

觀感

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
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
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閉則淤泥。疏濬則川
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
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
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
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
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

防害

防心

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 連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
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
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
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闢之禍。先聖知於
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喻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
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

石頭 希遷 道一

眉皆可以為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元 心書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
不如意事。回思法眼叅地。歲明教見神鼎時。
便不見有煩惱也。記 地藏瑤珠禪師 法眼文益禪師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
眾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
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
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予

脩身

生為事無愧于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送容
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為急務和乃脩
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
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于江
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
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為
不少佛鑒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

禪林寶訓卷二

七

老病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
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惰心起
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
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
常住者本為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
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
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
者為之所得利養聚為招提以安廣眾遂輒

辱致

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
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
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為誰置當推
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
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
一一致問一一辨置仍勸請諸比丘遮相恭
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眾
之措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

禪林寶訓卷二

七

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眾僧之物掩為已
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
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
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
天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
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
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

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于佞人。實茲邪欺偽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為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裒。可不哀歎。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為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為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牀。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

○禪林叢書卷一

六一

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林坐不迎。希豁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

著明

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淨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偽。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為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叢林出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棟之者。返以為王蠻子

○禪林叢書卷一

六一

園極
五之
禪師

無私

也。今觀踈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為毒藥也。叢林出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

教

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邪。空上座邪。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為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聞人。所見所知。皆闕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為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

禪林寶訓卷一

六二

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遂耳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闍老子殿前一本。赦

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于人。際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眾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露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但刮眾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剝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

禪林寶訓卷一

六三

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闍老子與計算哉。
錄漫

禪林寶訓卷第一

音切

蟲	節	葦	禪	澆	鳩	緝	壁
子切	子結	七入	補移	公亮	除禁	後字	婢亦
訾	邸	翻	倨	鵬	猥	礪	謙
子切	都音	諧單	九魚	於縛	於隄	力制	口恬
語	糝	滌	感	頰	奔	窪	伎
子辭	音	如屬	子六	音	呼韻	烏華	巨奇
詰	縑	舵	膜	璫	簾	詰	蛭
除列	古廉	口前	子前	大計	其舉	溪吉	陌庚

扼 於華切 腕 烏段切 確 力公切 砥 音庶 覲 鳥致切 覲 庚俱切 駑 乃呼切 紿 徒怪切

丙 辟景切 媿 思列切 昵 女栗切 隄 下亨切 防 扶方切 隳 許規切 饗 他刀切 闕 鳥割切

跬 美規切 篲 詳惠切 澆 公亮切 漓 呂支切 闕 冒員切 琰 弋冉切 刮 古稍切 剡 於九切

） 臣人 臣人 臣人

瞋恚非特壞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它也。典王十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恚為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實為身

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脩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眾。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見獨居士者即

雪堂曰。高菴臨眾必曰。眾中須知有識者。予曰。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瀉山道。舉措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在眾不沉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眾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

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眾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應菴華和上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衲子中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
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有人剛狠
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為不
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錄廣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
為書記。白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真
牧為維那。華姪為副寺。用姪為監寺。皆是有
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曰

天祥林贊詞卷二

四

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
可以此為得邪。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
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
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
失。用姪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
海內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
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事逸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

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資
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
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冽。龍驤雲起。昔
江西馬祖。曰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
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
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
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
林功勳。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

天祥林贊詞卷二

五

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
山也。言畢潛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
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
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
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
巖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
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
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
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
以大。為土木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
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
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記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

天祥林寶訓卷二

六

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取
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
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
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
歎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
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
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
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

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

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

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

口。無峻阻。不暴怒。至于去就之際。極為介潔。

嘗曰。古人學道。于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

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

天祥林寶訓卷二

六

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

作匹似間耳。實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

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

彌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

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讐。

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趁

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

賤賣佛法。欺罔解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恥。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聽首座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

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

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

垂範後乎。源靈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

怠慢。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

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

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錄廣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

心憤憤。口排排。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

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

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

也。錄廣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

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

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

必壞叢林。而汙瀆法門也。實錄下出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

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

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

行。恐見欺于鄉黨。况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

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

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

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

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于空

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

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

則終莫能濟矣。日與辨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蕪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

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

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

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

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

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于人。故如此。西山記開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于

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

為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于天性。皆不

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于熒熒。壞山之

水。漏于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

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

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

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

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

人。殆乎危矣。不可抹也。與韓子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

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

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

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

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

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

之途漸隘。任眾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

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

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

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大陽平侍者。道

學為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

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為一方主人。尤宜祇畏。與一書 記書

卓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眾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踈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踈之。苟見識庸常。眾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

六禪林實訓卷二

三

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疎山 石刹
卓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

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廣錄

卓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說。不可得而惑矣。蓋眾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疎山 實錄

六禪林實訓卷二

三

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清泉 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書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嚙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為隱山之野人。清泉 才菴 主記開
山堂曰。蛇虺非鴟鵂之讎。鴟鵂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

主值出生飯州云。鷓子見人為甚飛去。主因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為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虺為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

六禪林寶訓卷二

而

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

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為美也。與趙越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曰。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飢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所

六禪林寶訓卷二

五

懼乎。公領之。曰。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慶斷矣。真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開記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己為是。以他為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重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未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沙記

天祥林寶訓卷二

十六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亾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宗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可菴集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容相歐。於口切播也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曰。言若縱地。容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

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弒知事者。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為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篔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為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可菴集

天祥林寶訓卷二

十七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紜。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于輕信。小人詭言惑亂。聰明遂為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為高上之士也。智林集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

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羨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邪。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眾。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為。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邪。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於權貴之門。又何須舉。與竹卷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為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諱當者。眾人必憾然嗟歎。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卷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應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糲。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侵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救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坐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

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欲。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蘇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為鄙朴。獎翫浮為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普若面墻。此殆不可救也。蘇林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藉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

初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眾。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為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于眾。孰利于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為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象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卷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拈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

利。不藉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

慮不辨。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東包行脚。還於應世。領徒為法。忘軀不啻如飢渴者。造次顛沛。不遑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乎。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

禪林實訓卷二

三

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

可卷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為當。記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

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為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為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之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

可卷

禪林實訓卷二

三

萬菴頰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日夜叅持論諸方。及漕洞宗。自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安。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智識邪。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馬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

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
首座詣眾察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
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沉下板。緘默不言。
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為者。不止於是。
尔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琅琊谷泉大愚結伴
叅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
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
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眾寂然。翌

日相繼而去。

廬山智林集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
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
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
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
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
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
異時之福邪。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
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
者。雖有讐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
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

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
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
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

以佐佑。推獎宿德。踈遠小人。節儉脩於身。德

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

存之。便佞者踈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

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
廬山智林集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天豈
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

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
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謫辱。雖堯舜不可
逃。況其他乎。喜與妙書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
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
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
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
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號

天德林寶訓卷二

三

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
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
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
傷風敗教。為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
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
冰凌上行。劔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
吾無辭焉。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經要。審問大眾

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
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

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
死事大。對眾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
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
請陞於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
公案。冷對眾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

天德林寶訓卷二

三

聖為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訓唱。令法久住。
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邪。禮以謙為主。宜深
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
日。令侍者取履長老。今日特為某官陞座。此
一節尤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
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回叅次。略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

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蕪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安為取笑識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為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曰此安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

少林實訓卷一

三六

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眾。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為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閒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訓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

無味。如煮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為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為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為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子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少林實訓卷一

三九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菴曰。叢林所至。和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脩。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為證。資貪瞋癡。殺盜淫為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

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 生書

萬菴節儉。以小叅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于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邪。真教 集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為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叅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為得也。記 附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 語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屐。

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減裂。辯嘆曰。人生以適意為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獐似席。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飢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月窟集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飢。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腹。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已臨眾。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為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

屑慮。佛智曰。見之。呵曰。奈何。嘉道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月窟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街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而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街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安想乎。與斯居士法語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

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頭。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錄實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瘦叅。謂至道徑捷。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

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遽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己任。不設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曰。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琅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眾人憚之。惟慈明志在于道。曉夕不殆。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國今去。吾道東矣。湖西

開記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曰。罷夜叅。有異比丘謂汾

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

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湖西

記聞及僧傳

授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資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齊。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煖。

傳予陋質。炷香請賞。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取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然巖居士資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

叢林之盛乎。與梅山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真切。言不真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尔昨來台對宸庭。誠為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為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拈謙柔敬。

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為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

囑子書

水菴少個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曾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獲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

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眾

告終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情。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文室。眾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眾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

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以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

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渡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

彼既為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罷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

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舟和尚書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涖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

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德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嗟。故不為也。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髻。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尔參禪不達理。若是真

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

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能石刺

月堂曰。達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於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道。眉州丹稜

人。佛鑒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太師記聞

心聞。貢和尚曰。衲子曰。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拍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

雖一割。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錄語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叅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

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對世之光明。叢林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環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况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逆微而至者。功有積

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

既病。况其他乎。與竹菴書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它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龍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

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為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驚。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

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

者矣與張子語書
下出廣錄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叅雪堂於薦福有相者

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眾中光上座頭顱方

正廣穎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為帝王師孝

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

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聞記

拙菴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

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為帝王師詎可以智愚

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拙菴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

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

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

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

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

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

林主也集幻菴

拙菴曰率身臨眾要以智遣安除情須先覺

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

矣畫監
寺書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

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

槌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鑒前高菴出堂厲

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

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齏菜

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

丈告退佛鑒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患熱病乃

尔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

眾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柱石宗門

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

後為佛眼之嗣

拙菴曰大凡與官負論道酬酢須是刻去知

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興化普菴書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為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赦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踈。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鎖鑰。難與爭鋒。但虞傷關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為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

子相與毗賢。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菴集

拙菴曰。未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魏老書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尔。幻菴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飢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

美衣豐食。願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越趨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為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見靈隱石刻

密菴

密菴

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供。豫為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為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為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眾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為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梁鬻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它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為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驗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密菴

密菴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為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集

密菴

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聞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眾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興善慈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安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為不羣。以沮議為出眾。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為林下人也。興水

菴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為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隋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持牒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眾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未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未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譟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興尤侍即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襍。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與或菴書

或菴體和尚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天祥林實訓卷二

此菴唱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撥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象慕其為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恣亂眾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

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克第一座。天台野錄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席丘。姑蘓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它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席丘記聞

席丘記聞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

天祥林實訓卷二

聖

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為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為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向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

語錄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席丘。瞎堂曰。遮箇山蠻杜柳子。放拍盲禪。治你。

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
 物得能憎。領眾匪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芭蒂
 柄。拍旨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
 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曹公書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
 住持人棄廢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
 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
 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
 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
 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或菴曰。夫為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
 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
 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
 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
 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
 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判虛空。狀行
 瞎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
 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
 汲深。鷓鴣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
 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頽悟
 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
 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
 百地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
 為同參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
 世臨眾。要在法令為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席立記
 瞎堂曰。學道之古。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

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蓋一心為根本萬物為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己心正己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

與顏詩即書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筓山僅二十載羹藜飯糗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還詢之一家寒疾僅以兩口貧無餘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人感歎不已侍郎李公年格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筓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宣撫諸路達於九江郡守林公達虛圓通法

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契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曰茲大振懶菴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

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為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

大而不狹。其志遠與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飢寒。殆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為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迹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與李侍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弟佚老子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

禪林寶訓卷十

三

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為巖上去。我亦為膏車。便欲展鉢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猶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為主。三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

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四我年七十五。木末挂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長久。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為衲子歸。似響谷空谷。願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為我

代明燭。七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晏坐巖上。我方為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

海大機久已亾。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一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林。佛法將何恃。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為高。心應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為尔。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三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

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尔。師豈有心哉。景星 后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于千巖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輜光匿跡於負春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

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高待者 記聞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

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給事書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誣誤。救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美。住鄱陽筦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楫楸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曰。拄杖草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玘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象法表

禪林寶訓卷二

習。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着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禪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耳。

寒山寺
石剎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眾。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

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曰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帖筆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曰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為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

禪林寶訓卷二

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為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

史載之。不為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為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它人。則又聽之以為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為讒者。巧便闢構。迎合蒙蔽。使其瞢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

六神林實訓卷二

言

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席。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踈懶。不喜諂附。安悅於人。遂多為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為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

不明邪。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集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為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為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是別有行

六神林實訓卷二

言

門。令渠趣向。為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坊。蟬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

切切尔意猶恐有所未至。目述偈以自警云。
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
譚僧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生難得好思
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嗟貪他一粒米。等閒
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
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
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

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
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
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
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
訾。說說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
愚即狂。甚可歎息也。心地法門

音切
禪林寶訓卷第二

泐余穿切 庶無禹切 煨烏回切 燼詳進切 潛所班切 倦巨眷切 決子福切 倨九魚切

慘倉感切 怛丁割切 詬胡遼切 憤扶粉切 悱孚匪切 鸛其惠切 頷戶感切

鹽古典切 憾且的切 尠息淺切 拗烏狡切 倔巨勿切 搏渠本切 沁扶云切 鴿徐禁切

糲力葛切 蕞音藥切 苴七問切 穫胡郭切 惴之腫切 睽苦圭切 獯古邁切 澧力郎切

瞠丑庚切 鏌靡各切 鄒以遮切 磊力罪切 頤以之切 攬居縛切 趨七私切 趨七余切

語止苦切 塿力狗切 饅之延切 楮古息切 榘當骨切 諧莊禁切 愬蘇故切 詭女交切

善書寫刻甚夥。要之為明代善本。荒之得此

珍重。民國癸未春白雲精舍益公題記

重刊禪林寶訓後序

萬物盈乎天地間者。愛之則為寶矣。否則塵
埃焉。蓋各有所適也。故聖賢愛道德為寶。君
子愛墳典為寶。小人愛資帛為寶。道德為寶
者。百世之師法也。墳典為寶者。千載之流芳
也。資帛為寶者。萬年之遺臭也。據最靈而為
愛之情同矣。擇其所以寶之理。特異耳。可不
慎乎。

太宗文皇帝改元陞先師幻居和尚主鍾山第一禪林。余得掌墳典，獲禪林寶訓於羣籍中。乃東吳善禪師集明教嵩以下諸祖嘉言善行也。余愛而寶之，已易四十餘寒暑矣。雖未盡依厥訓，至不被境風之所以搖動者，誠藉此書之力為多也。奈字小不便老眼，思與年相若者共重倩繕寫，頗大。鋟梓以廣其傳。輒序于後，庶叢林衲子始終愛而寶之，誦其言踐其行，入乎道德之奧域也。無難矣。抑知奔競之風，惡能使其搖動哉。宜曰寶訓，豈虛云。皆

大明正統八年歲次癸亥八月上澣金臺永寧住山吳興大海序

華亭比丘自正同徒屬等捐資刻
王泚民書 吳興沈潤願邦用刻
萬曆庚子仲冬泚心澄照寺謹識

〔一〕

世卷每段之上
均標題二字不
知出自誰手豈
是讀書用心
者乎也
卷中間有注
釋以爲一事未
可牽源印記
或抄門中書字
語者而一耶

〔二〕

不平不伏所以
亂生於國
家治身身乎
釋然至先勢
之急乎

〔三〕

世義道喪無
形之惡蓋有
不勝言之惡
言者

〔四〕

橫厚之風
使人向往

〔五〕

中正不倚動
靜于處不
動是爲器
資之權者矣
作者所不備也

〔六〕

古名以六教
皆可似座
右銘

〔七〕

今之盛規矩
以破國廷民者
多矣又不止
於林而也
故語生安
有味而理存
焉

〔八〕

此中豫則至
不豫則之
旨

〔九〕

通篇平情
論不爲
佛名之言也

〔一〇〕

蘇文忠公自序所
夏業怡一奪其
權而三三以三
重犯憂懷光
故至惡則誤德
以再亂其心幸生
於世失而之福也
於世邪其邪邪
害口失而一果
耳可不思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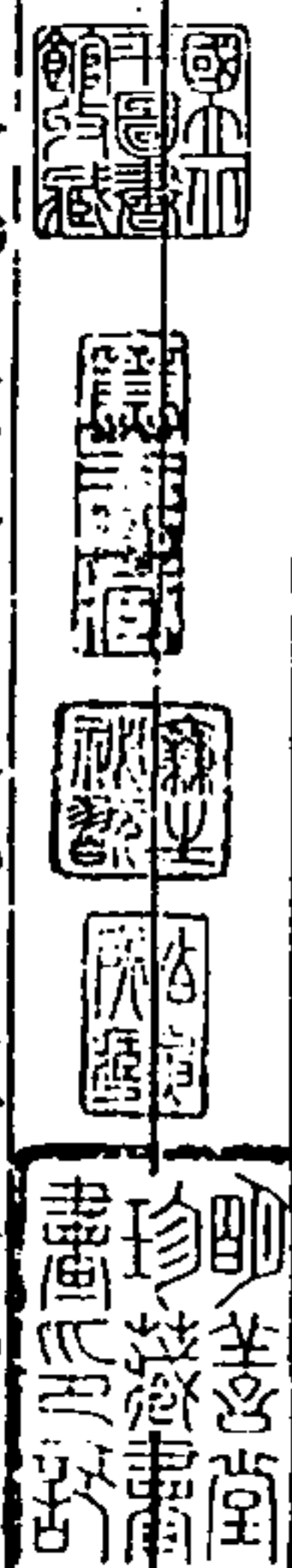
〔一一〕

豈但任持爲
人領袖者不
當如是乎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蔭護助裏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

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

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的使臣每根底百姓

每根底衆和尚每根底

宣諭的

聖旨

成吉思皇帝

月關台皇帝

薩禪皇帝

完者篤皇帝

曲律皇帝

普顏篤皇帝

格堅皇帝

忽都篤皇帝

札牙篤皇帝

亦輦真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

休當告

天祝壽者麼道說有來如今依着在先

勅修百丈清規 緣起

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

天與

咱每祝壽者麼道

札牙篤皇帝教起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依着清規體例行

者麼道會行

聖旨有來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在先立來的清規

體例近年以來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

有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長老重

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爲頭揀選有本

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減來的

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着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

定體行者麼道執把的

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鋪馬祇應

休拿者稅糧休納者但屬寺家水土園林人口頭疋

碾磨店鋪解典庫浴堂竹園山塲河泊船隻等不揀

是誰休奪要者休倚氣力者這般

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更這的每有

聖旨麼道做沒體例勾當呵他每更不怕那

聖旨

元統三年猪兒年七月十八日上都有時

分寫來

皇帝聖旨裏

帝師阿哥兒監藏班藏卜法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

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

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

來使臣每根底本地面官人每根底百姓每根底衆

和尚每根底

省諭的

法旨

札牙篤皇帝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教依着百丈清規體例

行了

聖旨有來這清規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五百年前立來的如

今

上位加與弘宗妙行師號更為各寺裏近年將那清規增減不

一教百丈山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龍翔寺笑隱長

老校正歸一定體行的執把

聖旨與了也

皇帝為教門的上頭教依着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

者麼道是要天下衆和尚每得濟的一般您衆和尚

每體着

皇帝聖心興隆

三寶好生遵守清規修行辦道專與

上位祈

福祝

壽報答

聖恩弘揚

佛法者不揀是誰休別了者見了

法旨別了的人每不怕那甚麼

法旨

鼠兒年四月十一日大都大寺裏有時分

寫來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據僧子仲狀告係江西道龍興路百丈山

大智壽聖禪寺知事僧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本寺

住持德輝長老欽受

御寶

聖旨節該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在先立來的清規

體例近年以來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

有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長老重

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為頭揀選有本

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減來的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着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執把的

聖旨與了也欽此除欽遵外緣係各省開讀事理欽錄

聖旨全文連前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統三年五月初七日阿

察赤怯薛第二日三吉坦

納鉢裏有時分對脫別台平章闊兒吉思平章阿魯灰院使

舉里學士等不蘭奚大司徒根底撒迪中丞傳奉

聖旨江西龍興路裏有的百丈大智覺照禪師在先立來的清

規體例近年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了有如今

清規

教百丈寺裏住持德輝長老重新教大龍翔集

慶寺笑隱長老為頭揀選有本事人尚好生校正

歸一與定體執把行的

聖旨更百丈大智覺照禪師根底加與弘宗妙行師號宣政院

行文書與詞頭

宣命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詞頭

宣命具呈

中書省照詳外據

聖旨移付蒙古房就行翰林院欽依

頒降外今據冕告當院除外欽錄

聖旨全文在前合行咨請照驗編行合屬欽依施行准此除外

欽錄全文在前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割

付者

右割付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德輝長老准此

蒙古字一行

至元二年 月 日

清規

六

前堂首座	後堂首座	知客	知浴	聖鉢侍者	湯藥侍者	東序知事	維那	副寺	列職雜務	都監寺	直歲	寮元	延壽堂主	化主	磨主	炭頭	諸莊監收	請立僧首座	請名德首座	兩序進退	掛鉢時請知事	侍者進退	寮舍交割什物	方丈特為新舊兩序湯	堂司特為新舊侍者湯茶	庫司特為新舊兩序湯礮	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新首座特為後堂大眾茶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	兩序交代茶	入寮出寮茶	兩序出班上香	頭首就僧堂點茶	大衆章第七	沙彌得度	新戒參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壇受戒	護戒	辨道具	三衣	坐具	拂子	偏衫	數珠	淨瓶	直檝	濾水囊	鉢	錫杖	裝包	大相看	謝掛搭	拋香相看	謝掛搭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	庫司頭	附見	坐禪儀	坐禪	大坐參	請益	赴齋粥	赴茶湯	普請	日用軌範	龜鏡文	病僧念誦	亡僧	抄割衣鉢	請佛事	茶毗	唱衣	大夜念誦	版帳式	入塔	節臘章第八	夏前出草單	新掛搭人點入寮茶	出圖帳	衆寮結解特為衆湯	楞嚴會	楞嚴散	戒臘牌	方丈小座湯	四節土地堂念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衆

結制禮儀

四節秉拂

方丈四節特為首座大衆茶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衆

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衆茶

旦望巡堂茶

方丈點行堂茶

庫司頭首點行堂茶

月分須知

法器章第九

鐘

僧堂鐘

版

木魚

椎

磬

鏡鼓

鼓

茶鼓

齋鼓

音請鼓

附著

百丈祖師塔銘

百丈山天下師表閣記

占清規序

崇寧清規序

咸淳清規序

至大清規序

日用寒暄文

勅脩百丈清規目錄畢

勅修百丈清規卷上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訢奉 勅校正

祝釐章第一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聖人之教不以世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

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安厥居而期以悉力于道

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乎至善發揮妙用以

超乎至神導民於無為之化躋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

君斯吾徒所當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節不忘而

存夫軌度焉

聖節

欽遇

聖節必先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僧行不給假示敬也

啓建之先一日堂司備榜張于三門之右及上殿經單儀見俱

用黃紙書之輪差僧簿依戒次各書雙字名維那先五日袖紙

帶堂司行者詣書記寮通報書記出接維那觸禮一拜稟云

聖節煩製疏語如書記缺則書狀詩書記製車具草先呈住持

者代之俱缺則用現成疏語見後書記製車具草先呈住持

親送堂司觸禮一拜答先禮也維那用黃紙書疏帶行僕捧盤

袱爐燭香合上方丈請住持僉疏炷香觸禮一拜稟云節謹

尚命 僉訖行者就覆住持來早殿上啓建諷經仍報諸寮掛諷
經牌燒香侍者覆住持來早上堂至五更住持行香回再覆粥
罷上堂令客頭掛上堂牌維那於僧堂早粥過食推後再鳴椎
一下云大白大衆寶殿開鐘 天壽聖節謹白復鳴椎一下住持
前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出外堂下間至上問歸內堂中
間問訊而出粥後少停待大殿排香燭茶湯鑊手爐俱辦堂
司行者報方丈客頭先覆住持次覆侍者鳴方丈板三下鳴鼓
堂司行者預鳴衆寮前板三下集衆坐堂如尋常坐禪向內坐
鼓鳴則轉身向外坐頭首先集堂外候鼓鳴即入堂首座後入
就坐西堂動舊蒙堂諸寮並外堂坐住持於鼓初鳴出寢堂坐

侍者問訊東立行者問訊西立轉鼓侍者往法座左側立候衆
集頭首下床聖僧前問訊領衆出堂至法座前列一行問訊歸
西序立大衆應列于後若不候頭首至先自立定非法也其行
堂亦於鼓鳴時鳴板三下衆頭領衆行者列庫堂前相對排立
候轉鼓知事出則問訊隨其後待西序歸位畢亦列一行座前
問訊上首居後都寺引歸東序立定衆行者列知事後稍離遠
立待侍者入請住持出行者問訊住持至法座前行者趨近知
事後立冬月則衆去帽問訊住持和南登座侍者隨上法座以
香合蓋盛香捧上住持拈香祝壽畢侍者接香以左手挿爐中
右手拈從香一炷畧問訊下座歸班待住持歛衣跌坐侍者先

末班引過座下列一行問訊燒香侍者引班歸位次首座領班
出列座前問訊大衆同問訊知事轉班列座前問訊行者隨問
訊西堂東堂出座下問訊侍者登座左手香轉身提坐具問
訊衆諸法退立座側問答罷陳白事意云某月某日某寺某
月某日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日輪僧上殿披閱金
文今辰開啓住持臣僧某陛下此座舉揚聖諦第一義所集洪
聖齋萬安者說法竟白云殿啓建天壽聖節謹白此日座下雖
有官員亦不得敘謝蓋尊者也鳴大鐘及僧堂前鐘集衆列殿
上向佛排立住持上茶湯上首知事迺上燒香侍者就佛座前
下茶湯畢住持歸位立定行者鳴鑊維那轉身爐前揖住持上
香燒香侍者捧香合次東堂西堂出班上香如有大方諸山住
持偶至者令侍者

請於兩序次兩序對出向佛問訊上香畢兩兩相朝轉身歸位
大衆同展三拜兩序分班對立住持就跪知客跪進手爐侍者
跪進香合維那白佛宣疏畢知客跪接爐住持收坐具維那舉
楞嚴呪回向云願諸佛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佛云云衆散每
日堂司行者將輪差僧簿須預先一日請住持頭首衆僧各書
雙字名僉押量衆多少依戒具寫差單排定日分周而復始仍
列經目對揭殿內柱上至日各務嚴肅鳴大鐘上殿當次僧負
須具威儀香合禮佛歸位看經庫司嚴設香燭備點心維那燒
香點湯照拂至晚鳴大鐘下殿堂司行者直殿行者常加伺候
毋令怠慢如官員入山拈香鳴鐘集衆諷無量壽呪舉藥師彌

畢回向云某處某官入山拜手拈香僧眾誦經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云云節內遇三日
 佛殿念誦至日齋罷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諸寮掛念誦牌報眾
 參前巡廊鳴板集眾向佛排立住持至鳴大板三下次鳴大鐘燒
 香歸位維那出班念誦云皇風永扇帝道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向云上末念誦所集洪因瑞為祝延鳴僧堂前鐘三下大眾問訊而散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云云
 或住持赴郡縣都道場所歸時鳴鐘集眾門迎詣方丈問訊
 聖節啟散古規所載堂僧堂司給由暫到客司給由隨身照證
 蓋往時僧道歲一供帳納免丁錢官給由為憑故遊方道具度
 牒之外有每歲免丁由有何處坐夏由有啟散聖節以備徵詰
 各亦畏慎今雖不用存其事以見古也

黃榜式經單式

某州某府某寺
 某月某日欽遇
 天壽聖節木寺預於今月某日恭就
 大佛寶殿啟建
 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日輪僧上殿披
 關真詮宣持密號阿莘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歲
 佛日洞明
 龍天昭格
 某年某月 日都監寺臣僧某謹言
 住持 臣僧某
 今具經文而于后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頂華嚴經
 大方廣妙法蓮華經
 大方廣圓覺經
 大方廣涅槃經
 大乘金光明經
 大乘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大仁王護國經
 右具如前
 今月 日綱維臣僧 某 具

單式

今具逐日輪僧上殿名負于后 用白紙書
 某日 住持臣僧 某甲首座 某甲書記
 某甲稱呼 某甲知客 某甲兩堂
 某甲上座 某甲都寺
 右具如前
 今月 日堂司 某 具

疏語越右伏以 覆燾無私乾坤孰測其高厚 照臨有赫日
 月莫喻其光華知 贊仰之徒勞欲 補報而無極惟託鈞陶
 之內義重 四恩故竭 忠愛之心虔恭 三祝 斗樞電繞
 龍象筵開帝網百億山河咸歸 聖量華藏三千世界益衍
 不圖少盡消埃匪懈朝夕欽願 夔龍登用 景星耀而泰階
 平 麟鳳呈祥 聖人作而萬物觀謹疏 讚優鉢羅花瑞世
 同佛降生 闍浮提樹連陰與天齊壽故 毓風成之睿

質克 承丕顯之 聖謨 大哉乾至哉乾 體乾居正 會
 其極歸其極 建極立中爰以 吾道之大同有禪 聖時之
 至治山林鐘鼓樂 化日之舒長草木昆蟲被 膏澤之溥漑
 祥開震風 頌祝華封欽願 垂拱無為為天地位而萬物育
 鈞陶有象陰陽理而四時平 壽考萬年 本文百世

景命好日月旦月望初八廿三四齋日隔宿堂司行者報眾掛
 諷經牌次早鐘絕後鳴僧堂前鐘集眾登殿維那舉楞嚴呪唱
 藥師彌莫佛畢回向云其日令辰某州某寺住持僧某
 萬行首楞嚴神呪稱揚聖號所萃洪因瑞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佛仁王菩薩云云

旦望藏殿祝讚

旦望古來轉歲祝壽今則必先侵晨登殿 御座前祝讚於禮

為恭或粥罷陞座罷鳴鐘集眾往藏殿維那舉云波羅密多

當默念住持領眾合掌繞藏行道三匝多眾則一匝立定維那

舉大悲呪回向云光電照中有華藏海功越造化道絕名三

議海難盡讚揚某州某寺住持傳法臣僧某月某日謹集

聖壽萬歲安金剛無量壽佛仁王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齋粥二時下堂僧眾必須登殿維那舉無量壽呪三遍回向云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安金剛無量壽佛云云

千秋節

至期堂司行者隔宿報眾掛諷經牌次早鳴僧堂鐘集眾登殿

維那舉楞嚴呪畢白佛四齋回向云某道某路某寺某月某日

謹集合山僧眾恭赴寶殿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稱揚

聖號所萃良因敬祝 皇太子睿筭千秋殿下伏願日重輪月

重輝照臨海宇山如蟠河如帶

善月 正五九為善月預先一日維那令堂司行者覆住持報庫司掛

善月牌于殿門前具經單輪差僧簿每日鳴大鐘登殿看經祝

贊終月而畢 始由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各寺建祈禱道

場不得殺生命取藏經中有毗沙門天王每歲巡按四大部
洲正五九月治南瞻部洲故禁屠宰而唐之藩鎮每上任必
搗士卒不下數萬人須大烹宰故以正五九不上官為禁殺
也而俗以為忌者非

祝釐章終 報恩章第二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繼嗣也

聖朝崇佛 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化儀既終復歸佛

位在 京官寺於是設 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設奠展禮

如生而致夫羹墻之思洪惟 聖化所被與佛之教流于無垠

而吾徒沐恩波濡 聖澤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報效焉

國忌 上賓日屆期隔宿庫司報堂司令行者覆住持兩序報眾掛諷

經牌就法座上安 御座用黃紙馮 聖蹄牌位嚴設香花燈

燭几筵供養至期鳴僧堂鐘集眾候住持至上香上茶湯維那

舉楞嚴呪諷誦畢回向云某州某寺住持傳法臣僧某月某

僧眾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稱揚聖蹟所萃良因敬祝 皇太子睿筭千秋殿下伏願日重輪月

重輝照臨海宇山如蟠河如帶 快樂十方 三世云云 祈禱

凡有祈禱須如法嚴治壇場鋪陳供養住持專心加謹僧眾各務整肅知事內外提督應辦大小寮舍巡警齋潔或有官負粘香恭勤迎送預期庫司稟覆住持先付意旨維那知會堂司行者報眾掛祈禱牌齋粥二時鳴鐘集眾誦經或看藏經或四大部經或三日五日七日隨時而行如祈晴祈雨則輪僧十員廿員或三五十員分作幾引接續誦經每引誦大悲咒消灾咒大雲咒各三七遍謂之不斷輪終日誦誦必期感應方可滿散懺謝其疏意各列于后

祈晴 切見淫雨為戾物用不成百川橫流民無寧處蓋眾生共業所感惟上天覆燾無私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晴道場每

日命僧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求晴霽速賜感彰伏願掃頑雲於四野陰沴潛消麗果日於中天容光必照俾五行各順其序而萬彙悉遂其生

祈雨 切見亢陽為灾百物就槁匪上天之降罰由下民之多愆惟諸佛開慈悲之門而神呪有祈禳之應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雨道場每日命僧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求雨澤速賜感通伏願拯生靈於塗炭厥維艱哉起雲龍于山川俾霽霓矣庶茲多稼亦乃有秋

祈雪 切見時冬恒温恐生物之疵癘維天降雪淨下土之積氛庸致瓣香之誠願集六花之瑞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雪道

場每日命僧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求雨雪速賜感通伏願同雲千里潤澤八荒六府三事用修草木咸若二氣五行順序神人以和

遣蝗 切見飛蝗蔽天惟凶荒之可慮遺孽入地恐滋蔓之難圖匪假神功之驅除雖極人力而罔措由是謹發誠心啓建遣蝗道場每日命僧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驅遣蟲蝗速賜消殄伏願滌之風雨掃種類以無遺投之江河隨業感而自化民安其業物遂其生

日蝕 此日而食占五紀之或非畏天之威虞六沴之將作故徇民情而救護盡依佛力以禱禳由是謹發誠心命僧誦經呪用伸救護所冀日精速賜還光伏願五色開而黃道明照臨下土羣陰消而陽德盛昭回于天

月蝕 月耀陰精而主夜所賴照臨天示咎徵于下民於焉薄食既戒既懼以禱以禳由是謹發誠心命僧誦經呪用伸救護所冀月華速賜還明伏願妖蠶滅跡清光現大地山河顧免長生萬象納廣寒宮殿

報恩章終

報本章第三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世而莫知其終佛與眾生均有是性悟之而登妙覺迷之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六

輪熾然常轉故 始喻初日之先照而 未示拈花之正傳
圓極真常則空有俱亡聖凡夢幻 埏埴萬化則今古一瞬天
地豪芒願末裔之何知誦 遺言而有惕伏願色空明暗咸宣
微妙法音蠢動含靈共證 智慧德相經各赴羣機 法華
之屬累授記 力制後學 遺教之扶律談常矧 拈花得旨
付法正傳而落葉歸根畢吾能事固於化者終於盡順世無常
寓諸幻而返諸真是名寂滅然 神珠恒照於濁垢而 寶月
不避於汙流 大定無方 常住恒河沙劫 圓機普應 示
現千百億身顧世相之難忘臨 諱日而增慕伏願 闢末流
之邪見 回季運之澆漓定慧兼修長如 正法住世 天魔

率化 皆為外護宗綱

佛生中印土姓刹帝利氏瞿曇梵語瞿曇華言甘蔗其始祖
王仙為獵人射死血入地生甘蔗二本日多開一生男彌甘蔗
王一生女善賢妃生子作轉輪王以日炙又名日種傳七百
世至淨飯王佛以累劫功行滿足從兜率天降神王宮摩耶
夫人腹胎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四月八日生名薩婆悉
達七日母喪賴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至二十五歲踰城
往跋伽仙林中取劍斷髮脫身寶衣從獵師質袈裟為比丘
復此度恒河至伽闍山靜坐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以續
精氣復自念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外道則言自餓是涅槃

因乃浴于尼連河受牧女乳糜釋提桓因以吉祥草敷坐加
跌于上魔王領兵欲加迫害百計不能少撓作禮悔罪而去
二月八日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得無上道成最正覺世相傳
八日或謂周正建子或別有據時年三十歲矣於摩竭提國阿蘭若菩提
場中演說華嚴小機未入如聾如瘖於三七日觀樹思惟寧
入涅槃梵天帝釋殷勤三請乃詣鹿苑以三乘教轉大法輪
先為憍陳如等五人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教歷十二年
時佛四十二歲至方等會上淘汰弟子漸已開泰於是彈偏
擊小數大褒圓說維摩楞伽楞嚴般若大乘等經又三十年
時佛七十二歲說法華經以諸弟子皆可任重授記作佛方

暢本懷又八年為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時佛七十九歲佛先
往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戀慕鑄金為像聞佛下降金像
來迎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五百比丘尼舍利弗目犍連七萬
阿羅漢等不忍見佛涅槃同時入滅菩薩四眾天人八部鳥
獸諸王悉集獨受純陀最後之供為諸比丘說無常苦空復
言無上正法悉已付屬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
如來又以阿難在娑羅林外為魔所燒乃勅文殊云阿難吾
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聞法具足如水注器欲令受持是涅
槃經文殊奉旨召阿難歸佛言有梵志須跋陀羅年百二十
未捨憍慢汝可告之如來中夜當般涅槃即與同至聞佛說

法得阿羅漢乃告大眾自我得道度橋陳如最後度須跋陀
羅吾事究竟二月十五日中夜復伸告誠汝等比丘於我滅
後當尊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如我住世無異也於七寶床
右脇而臥寂然無聲便般涅槃阿那律升切利天告摩耶夫
人自天而下世尊起為說法開慰復語阿難當知為後世不
孝眾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於母時迦葉與五百弟子自耆闍
崛山奔至悲哽作禮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天人各持香薪至
茶毗所化火自焚七日乃盡眾收舍利滿八金壺阿闍世王
與八國王及帝釋諸天龍王共爭舍利大臣優波吉諫止宜
共分之即分為三一諸天一龍王一分八王而闍王得八萬

四千數以紫金函盛於五恒河中作塔藏之

帝師涅槃

至日法座上敬安牌位如法鋪設嚴備香花燈燭茶果珍羞供
養維那請製疏念疏佛涅槃同隔宿令堂司行者報眾掛諷經牌正
日鳴鐘集眾向座鴈立候住持至上香上湯上食下颺上茶禮
拜畢拈香有法語維那揖班上香大眾普同禮拜住持跪爐宣
疏舉呪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
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上
酌慈願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云云
疏語 天啓 有元篤生 輔治之 大聖 道尊無上實為
宣文之 法王密贊 化基陰翊 王度 吐辭為經 舉

足為法 位居 千佛之中 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尊極
一人之上 維茲 聖忌益仰 恩光伏願 重駕願輪 贊四
海同文之治化 眷言像季 振千古正法之宗綱
帝師拔合斯八法誦惠幢賢吉祥土波國人也己亥歲四月十三日
降生父曰峻南紺藏初土波有國師禪恒羅吉達得正知見具大
威神累葉相傳道行殊勝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斯
加哇即師之伯父也師天資素高復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微妙
章句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年十有五歲在癸丑
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灼知真命有歸馳騎徑詣王府
上與中闈東宮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禮閱六載庚申

世祖聿登大寶建元中統遂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
統領天下釋教始令僧俗分司四年辭 帝西歸未朞月越召
來還至元七年庚午有 旨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不日而成
深愜 聖意即詔頒行朝省郡縣悉皆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
號 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旋又西歸十一年 上復專使
召至尋又力辭還山 上堅留之不可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入滅 上聞不勝震悼追懷連建大窣堵波于京師寶藏真身
舍利輪奐金碧古今無傳見翰林等奉 勅所撰碑後升號 皇天之
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
大寶法王 西天佛子 大元帝師

報本章終

尊祖章第四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於愛然形有時而化愛有時而盡惟性之靈然不昧者不恃生而存不借亡而亡故佛教人必明性而後之學者復膠於文言不得其指歸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達磨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之妙不求文字不資語默而得於聲歎聲色之外則吾徒之傳祖道嗣祖位者如火之薪水之器無古今之間毫髮之異不猶重於形生之始乎後百丈大智禪師又作清規以居吾徒而禪林於是乎始海會端公謂宜祀達磨於中百丈

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見於祖堂綱紀序云

達磨忌

先期堂司率眾財營供養請製疏僉疏佛涅槃同隔宿如法鋪設法堂座上掛真中間嚴設祭筵爐瓶香几上間設禪椅拂子施架法衣設拂子下間設椅子經案爐瓶香燭經卷堂司行者報眾掛誦經牌當晚誦經并覆來日半齋各具威儀散忌誦經參前鳴僧堂鐘集眾候住持至鳴鼓獻持為湯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上湯退身三拜再進前問訊揖湯復位二拜收坐具鳴鼓三下行者鳴手磬維那出班念誦云於餘波道大難名愧禪於未商仰憑大衆念誦云於餘波道大難名愧回向云善提達磨圓竟大師大和

尚上一酌慈應十方畢鳴僧堂鐘三下眾散或請就坐藥石昏鐘鳴再鳴僧堂鐘集眾住持上香維那舉楞嚴呪畢回向云淨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仰真慈悲俯垂照鑒今月初五日伏值初禪菩提達磨圓覺大師大和尚示寂之辰率比丘眾營備香饌以伸供養誦大佛頂經行首楞嚴神呪所集殊勳上酌慈應伏願羣機有賴攝揚少室之家風妙智無窮成就大乘之根切云次參頭領眾行者排列喝參禮拜諷經人僕排列參拜次日早住持上香禮拜上湯上粥座下側坐陪食粥罷住持上香上茶維那舉大悲呪畢回向祖善提達磨圓竟大師十旃尚上酌慈應半齋鳴僧堂鐘集眾向祖排立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進爐前上湯上食請客侍者供進俟燒香侍者就祖位側捧置几上退就位三拜仍進前燒香下颺畢三拜收坐

具鳴鼓講特為茶如湯畢住持拈香有法語行者鳴鼓維那出班揖住持上香侍者捧香合次東堂西堂兩序出班上香大眾同展三拜維那白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宣疏住持跪爐次舉楞嚴呪畢回向覺大師大和尚上酌慈應十方三世次行者諷經疏語 大哉正傳 紹覺皇之宗裔廓然無聖 破義學之膏肓百川到海迥絕異流 杲日麗天罄無側影 指人心而成佛成佛同心 契妙道以忘言忘言見道有 大功於世教宜 廣振於宗風 現濁世優曇華實為鼻祖 取神州大乘器盡入彀中適逢 瘞履之辰爰效采蘋之薦伏願 信衣表 佛祖之重 力任千鈞 一花開 天地之春芳

聯萬世

祖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
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
辯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
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名菩提達磨師乃告
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
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
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梁普通八年丁未
歲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遣使
詔迎十月一日至金陵與帝語不契是月十九日渡江北十

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
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至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端居而逝其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唐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百丈忌

先期堂司率眾財營供養至日隔宿如法鋪設法堂座上掛真
嚴設中間祭筵上下間几案供具當晚諷經正日散忌特為茶
湯拈香宣疏出班上香大眾展拜並同建但無念誦初夜回向
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仰冀慈悲俯垂照
示鑒正月十日伏值百丈大智禪師弘宗妙行禪師大和尚
撈嚴神呪所集殊勳上酌慈應伏願異花再現重開竟苑之春

惠曰長明水燭皆備
夜十方三世一切云云

疏語 一三為 天下法 中矩中規 萬世知 師道尊

有綱有紀以儆叢林禮樂之盛見 法筵龍象之多 華梵同

文 富擬名渠天祿 絳律相濟 嚴如金科玉條 有布武

堂上之儀非綿蕞野分之禮 即此用離此用 語脫重玄

出於機入於機 理窮眾妙宜配 禪祖以陪祀蓋遵 諱日

而營齋伏願 帝釋精進勝幢 制諸魔外 濟北陰涼大

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馬祖闡化江

西法席之感若大珠南泉歸宗號法龍象而師為上首暨祖

示寂泐渾師繼之以眾委湊無所容欲辭去道過新吳隄上

車輪峰下有甘貞將暢願施地延居已而眾復至遂建寺為

大拓提馬元和六年正月十七日師歸寂杉林不薪而燎靈

溪方春而涸四眾悲慘葬于大雄峰先是有異人司馬頭陀

者為擇葬地曰傍連三峰未窮其妙法王居之天下師表而

世以為信然云唐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宋大觀元年加謚覺照塔曰慧聚

大元元統三年加謚弘宗妙行禪師

開山歷代祖忌

開山忌及道行崇重功被山門者隔宿鋪設法堂上禮儀百文

或無疏庫司備供養若歷代忌不具疏不獻特為茶湯屆期堂
司預報庫司備供養請牌位就法座西首鋪設粥羅集眾住持
兩序一行排立維那出揖班上香畢歸位同辰三拜侍者班尾

拜至大規云有處就祖堂也舉大悲呪回向云旋復之波大府定
前融今古去來之相仰真佛垂照鑒山門今月某日伏值
此丘宗祖誦大悲神呪所集禪師示寂之夜營備珍羞以仰供養
淨眾室光明之種靈根再集回少林花木之春云云或有鄉
人或江湖舉呪回向云和尚增崇功德奉為某號大
觀則舉楞嚴呪回向同前

先德唯激揚宗乘發明自己開示後學知有授受以報恩也

如巴陵三轉語為雲門作忌先輩深有意焉然尊師重道禮
不可廢先期住持出已財送庫司辦祭設供隔宿就法堂如法
排辦堂司行者報眾掛諷經牌當晚諷楞嚴呪鄉人法眷舉大
悲呪次行者諷經回向並同次早住持上粥粥罷大眾諷大悲
呪鄉人法眷舉呪半齋散忌諷經住持上食講特為茶拈香
歸位衣鉢侍者行則時儀非禮也齋畢就座點茶燒香侍者
行禮若藉特為伴真場真相伴喫湯排位列座右住持對
相半鳴鼓三下退座如有三五人西堂則分作兩座第一座謝
堂喫湯侍者行禮第二座兩序動搖如有法眷尊長同門兄弟皆

當請之小師師孫不可同席坐定住持
起上香上湯畢侍者燒香行禮畢

尊祖章終

住持章第五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
受或岩居穴處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寢盛
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姓皆嚮風問道有徒實蕃非崇其位
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
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眾設兩序以分其
職而制度粲然矣至於作務猶與眾均其勞常曰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烏有庾廩之富與僕之安哉故始由眾所推既而命之官

而猶辭聘不赴者後則貴鬻豪奪視若奇貨然苟非其人一
寺廢蕩又遺黨於後至數十年蔓不可圖而徃徃傳其冥報之
慘有不忍聞者可不戒且懼乎

住持日用

上堂 凡旦望侍者隔宿稟住持云來晨祝 聖上堂次早再
稟分付客頭行者掛上堂牌報眾粥罷不鳴下堂鐘三下俟鋪
法座畢堂司行者覆首座鳴眾察前板大眾坐堂方文行者覆
住持次覆侍者鳴鼓兩心領僧行至座前問訊分班對立侍者
請住持出登座拈香祝同詳具祝 趺坐開發學者激揚此道若
有客併叙謝多則具目了恐有遺忘侍者提起或有諸山住持

名德西堂座右設位官對座設位則知禮尊法五參上堂兩序
至座下徑歸班立住持登座不拈香餘如若尊宿相訪特為上
堂或引座舉揚施主請陞座不拘時也

古之學者蓋為決疑故有問答初不滯於語言近日號名禪
客多昧因果增長惡習以為戲劇譁然喧笑甚失觀瞻况舉
揚宗乘端祝 聖壽若有官客及名德相過少致叙陳而今
時衲子例責過褒叙謝殊乖法式如說山門事務則方丈會
茶議論毋談雜事使眾厭聽

晚參 凡集眾開示皆謂之參古人匡徒使之朝夕咨扣無時
而不激揚此道故每晚必參則在晡時至今叢林坐參猶旦望

五參陞座將聽法時大眾坐堂也詳見禮若住持至晚不參則
堂司行者稟命住持覆首座鳴僧堂鐘三下謂放參鐘也如住
持入院或官負檀越入山或受人特請或為亡者開示或四節
臘則移於昏鐘鳴而謂之小參可以叙世禮曰家教者是也然
亦不鳴放參鐘謂猶有參也

小參 小參初無定所看眾多少或就寢堂或就法堂至日午
後侍者覆住持云令客頭行者報眾掛小參牌當晚不鳴
放參鐘昏鐘鳴時行者覆住持鳴鼓一通眾集兩序歸位住持
登座與五參提綱叙謝委曲詳盡然後舉古結座如四節說請
頭首秉拂及講免禮儀詳略使眾通知下座客頭行者鳴請云

方丈和尚請西堂兩班單寮者庫司預備湯果送上方丈

昔汾陽昭禪師住汾州太子院以并汾地苦寒故罷夜參有
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
訖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
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楚圓即慈明也後
住石霜節罷常山行時揚岐會公為監寺關其出搥鼓集眾
慈明遽還怒數曰暮而升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
晚參何為非規繩乎慈明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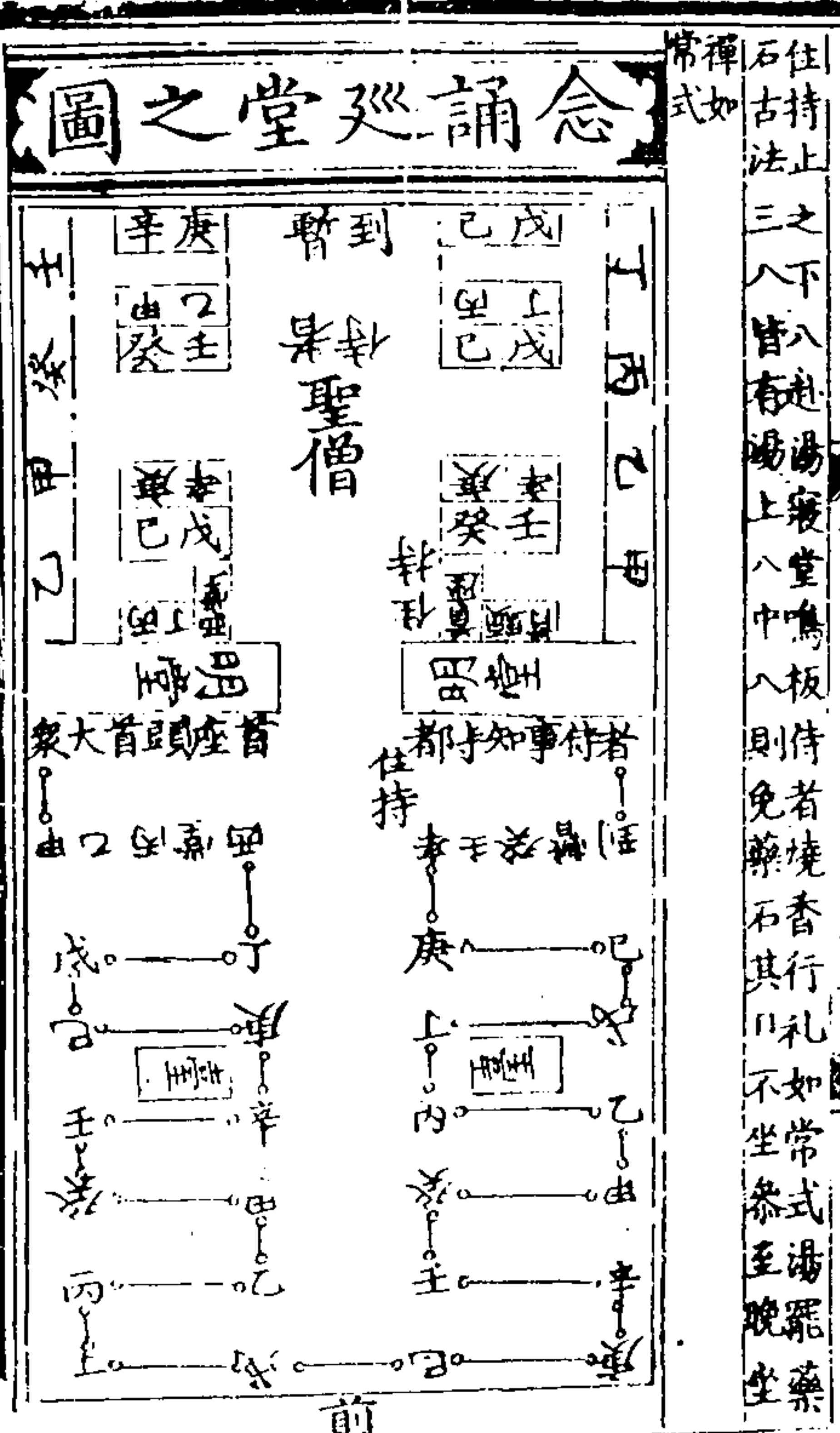
告香 每夏前告香新歸堂者推參頭一人維那和會定同眾
詣侍司稟云新掛搭兄弟欲求和尚告香普說敢煩侍者咨稟

答云容為儀覆如住持允從即報堂司出告香圖試見量眾多
少列作幾行分東西兩邊面向法座而立依戒排列預集眾習
儀堂司行者率眾錢買香大小三片及紙作圖之費付參頭收
至日侍者令客頭於寢堂或法堂鋪設墨恩椅子須用香几三
隻燭臺三對當椅前一字間列外設小拜席堂司行者預逐一
報眾掛告香牌侍者預出小榜貼法堂柱上云本堂晚和商慈
侍同某謹白 至日粥罷諸寮各鳴板三下眾集依圖位立各備
小香合坐具參頭同維那侍者入請住持出參頭歸位同眾問
訊進前云請和尚住持就座副參遞大香一片與參頭同眾問
訊挿香各大展三拜收坐具復同問訊參頭進椅側問訊稟云

前炷香同侍者三拜入據室坐侍者問訊班左立行者問訊班
 右立頭首領眾達磨前各炷香三拜聯接而至室前後至者依
 次炷香展拜接排而立次第相趨不許挽先亂序侍者燒香問
 訊出外揖首座入入先左足仍以左手香進前問訊至禪椅
 右側立聽舉話或下語或不下語隨意過禪椅左問訊退步觸
 禮一拜舉左足出揖次人入一出入相向問訊聯接不絕若
 首座是大方西堂或名德入燒香住持當下座揖讓送出遇陞
 堂白眾特免此亦近代循襲之儀若古德當機佛只後堂領眾
 暫到皆當入室侍者居眾後入室畢炷香大展三拜行者挿香
 三拜住持復出達磨前炷香大展三拜而退

念誦 古規初三十三廿三初八十八廿八今止行初八十八
 廿八堂司依戒次寫圖後見至日僧堂前灑掃午後堂司行者
 報眾掛念誦牌至叅前檢點僧堂及諸殿堂香燭完備覆住持
 兩序先鳴方丈板照堂板次巡廊鳴板住持出緩鳴大板三下
 眾集依圖立定暫到於侍者下有立侍者隨住持到祖堂土地
 堂大殿燒香禮拜鳴大鐘兩序預集堂外大板鳴方歸圖位住
 持入堂供頭鳴堂前鐘七下聖僧前燒香侍者捧香合書狀侍
 者徑歸位請客侍者即往西序問訊請湯巡過次請東序就歸
 位住持出堂外中立燒香侍者隨出歸位維那先離位至門首
 向住持立合掌念誦上八中八云皇風水扇帝道遐昌併日增

鐘一聲念畢疊一聲下八云大白大元大重紀至元元年已得二千二
 百八十四載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竹樂衆等當
 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如藍土地護法護人十
 緣念清淨法身十歸云云畢歸位住持入堂前堂首座入次名
 德西堂挿入歸聖僧板頭立頭首領眾三人一引聖僧前問訊
 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順左肩轉依圖位立暫到侍者隨
 眾入只巡半堂至聖僧後侍者向後門立暫到侍者立次知
 事入堂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出暫到接
 侍者後隨出堂司行者往首座前覆云緣從聖僧後轉出堂供
 頭鳴堂前鐘三下眾普同和南各出全單而散住持出兩序隨



巡察 古規住持巡察僧堂前掛巡察牌報眾各寮設位備香
茶湯伺候住持至鳴板集眾於門外排立問訊隨住持入寮察
至燒香同眾問訊而坐住持詢問老病點檢寮舍缺乏叙話而
起眾當展坐具謝臨訪免則問訊相送或旦望巡行則不惟
以四節報禮為巡察餘日不講能復古者當行之

僧祇云世尊以五事故五日一按行僧房一恐弟子着有為
事二恐著俗論三恐著睡眠四為看病僧五令年少比丘觀
佛威儀生歡喜故

肅眾 大藏經內載宋翰林學士楊億推原百丈立規之意略
曰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

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
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遣逐偏門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
制有四益一不污清眾生恭敬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
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于外護宗綱故然百丈創規折衷佛
律五篇七聚弘範三界梵壇擯治自恣舉過以肅其眾國朝累
聖戒飭僧徒嚴遵佛制除名重罪例屬有司外若僧人自相
干犯當以清規律之若鬪諍犯分若汚行縱逸若侵漁常住若
私竊錢物宜從家訓毋揚外醜蓋悉稱釋氏准俗同親恪守祖
規隨事懲戒重則集眾擯輕則罰錢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如
關係錢物則責狀追陪惟平惟允使自悔艾古規繩頌云并盜罰

淨酒色汚僧倫速速又云犯重焚衣鉢應當集眾人大惠禪師
住育王時榜示堂司僧爭無明決非好僧有理無理並皆出院
或議有理而亦擯疑若未當蓋僧當忍辱若執有理而爭者
即是無明故同擯之息諍於未萌也

訓童行 凡旦望五參上堂罷參頭行者令喝食行者報各局
務行堂前掛牌報眾昏鐘鳴行堂前鳴板三下集眾行者先佛
殿次祖堂僧堂前前堂寮方上寢堂排立參頭入方丈請住
持出就坐參頭進前插香退身歸位緩聲喝云眾低聲同云
齊禮三拜屏息拱聽規誨畢又三拜參頭喝云眾齊低聲
和問訊而退如住持他緣則喝食行者喝云眾齊低聲

次長聲喝云眾齊問訊退

為行者魯說 參頭預詣侍司插香禮拜稟侍者咨覆住持如
允所請參頭即鳴行堂前板集眾排立寢堂參頭隨侍者入請
住持出據坐參頭同眾問訊進前插香退身歸位緩聲喝云眾
眾低聲和畢同禮九拜參頭進云伏冀慈悲開示因緣轉身問
訊而退次日行堂掛普說牌報眾設座香几燭臺參頭報眾請
兩序立班副參頭眾門迎兩序入堂參頭堂主詣侍司同請住
持下行堂眾迎入據坐侍者問訊側立兩序問訊畢侍者燒香
請法參頭領眾鴈立插香喝參三拜退分東西序後鴈立拱聽
開示畢參頭領眾如前排立三拜即出門外右立揖送住持兩

序然後隨至寢堂插大香一片九拜而退次詣侍司插香三拜
參頭副參同住兩序前一拜謝

受法衣 專使送法衣至先相看知客通意同上侍司煩通覆

方丈或即相接或在來早侍者預令客頭報請兩序至專使插

香如常禮相看謝茶畢再插香兩展三禮免則觸禮詞云和某

法衣表信以拌袂托呈法衣信物然後入座兩序先伴茶罷獻

湯湯罷兩序同送安下侍者引巡察別日上堂法座左邊設住

持位專使大展三拜捧衣迺上住持換衣有法語披衣陞座或

嗣法師已迂化法堂右間設靈几下座致祭諷經如遺書至之

禮見後

迎待尊宿 尊宿相訪須預掛接尊宿牌鳴鐘集眾門迎彼若

尚簡則潛入寺住持必於寢堂具香燭相接仍令鳴僧堂鐘客

頭報首座領眾插香問訊畢眾退兩序勤舊就陪坐燒香喫茶

罷侍者方插香禮拜帶侍者行者人僕轎從恭拜方丈執局

及參頭領眾行者人僕轎番以次恭拜侍者復燒香點湯湯罷

兩序勤舊同送客位客頭令備轎住持同引巡察報禮侍者隨

侍若以下諸山則侍者引巡察請客侍者具狀詣客位插香拜

請特為湯稟云特為湯稟云特為湯稟云特為湯稟云

畢客頭覆云請和尚湯罷寢堂釘掛帳幕排照牌設特為先伴

位鳴鼓行禮揖坐揖香勸湯湯罷藥石並同常特為禮客頭詣

客位請云今方文請和尚仍請兩序先伴侍者覆來早上堂致謝

次早請湯侍者燒香行者問訊僕從聲啞住持相陪喫粥粥罷

請茶侍者再稟上堂座右設位半齋點心如大尊宿則首座眾

頭首稟住持勸請為眾開示法要住持先到客位陳意若允首

座具狀兩序大眾同詣客位插香拜請次請住持引座報眾掛

牌法座前左右排位至時鳴鼓住持同下法堂位前立住持先

引座與常上堂同下座兩序詣尊宿前問訊尊宿往往住持前

問訊歸中普問訊登座侍者兩序出班問訊住持問訊說法畢

下座住持前問訊普與大眾問訊住持兩序大眾隨詣客位插

香拜謝請客侍者具狀請特為管待山門置食備觀方丈備貼

觀行禮與常特為同若諸山平交斟酌中禮可也若法眷尊長

至先講諸山相見禮送客位請居中座住持插香禮拜講法眷

禮方丈內坐當讓中位迎送如前禮獻湯躬行禮客力辭侍者

行禮若嗣法辦事法袂相訪當躬至方丈住持即令鳴僧堂鐘

集眾人事先請住持中坐行弟子法眷禮次講諸山禮接送同

前但特為湯管待不具狀請客侍者炷香陳請又看年臘高低

臨時通變湯請管待請階

當寺住持此丘某 右某輔以今晚就寢堂點湯特為

當寺住持此丘某 右某輔以未日就寢堂點湯特為

當寺住持此丘某 右某輔以未日就寢堂點湯特為

可漏子 狀請 某慶堂頭和尚禪師 具位 謹封

施主請陞座齋僧 施主到門知客接見引上方丈獻茶湯送安下處若官貴大施主當鳴鐘集眾門迎送安下處定施主却請知事商議同上方丈炷香拜請陞座至日鋪設法座座前設施主位掛上堂牌報眾鳴鼓集眾知客同施主上方丈請住持須備手爐燈幡鏡鉢如儀迎至座前登座跌坐施主座前設拜知客揖引入位聽法但受禮坐下座拜謝若齋僧須與知事議定齋料用費維那具僧行數目觀資隨數均俵僧堂內設施主位與住持分手齋畢知事陪施主僧堂前少立待首座領眾出堂致謝次住持知事到客位謝或有寄錢齋僧住持責付知事

須當盡數營辦供觀慎勿互用當思因果歷然

人天寶鑑云湖南雲蓋山智禪師夜坐文室忽聞焦灼氣枷鎖聲即而視之延有荷火枷者火猶起滅不停枷尾倚於門聞智驚問曰汝為誰苦至斯極耶荷枷者對曰前住當山守顯也不合互將檀越供僧物造僧堂故受此苦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顯曰望為估直僧堂填設僧供可免爾智以己貲如其言為償之一夕夢顯謝曰賴師力獲免地獄苦生人天三生後復得為僧今門闢燒痕猶存然顯公以供僧物作僧堂皆僧受用尚受互用之報若此今叢林撥無因果非唯互用甚至竊常住為己有者宜何如哉

受嗣法人煎點 若法嗣到寺煎點令帶行知事到庫司會計

營辦合用錢物送納隔宿先到侍司咨稟通覆請方丈插香展拜免則觸禮請云未晨就雲堂聊具非供伏望慈悲特無降重令客頭請兩序單寮諸寮掛前點牌至日僧堂住持位嚴設敷陳及卓袱襯幣之具火板鳴大眾赴堂前點人隨住持入堂揖坐轉身聖僧前燒香叉手住持前問訊轉聖僧後出住持引手揖煎點人坐位居知客板頭行者喝云請大眾行食偏煎點人起燒香下颺問訊住持及行眾颺厨司方鳴齋板就行飯訖眾收鉢退住持卓煎點人燒香住持前問訊從聖僧後出爐前問訊鳴鐘行茶偏住住持前勸茶復從聖僧後出進住持前展坐具云此日薄

特辱降下情 不勝感激之至 二展寒溫觸禮三拜送住持出煎點人復歸堂

燒香上下問訊以謝光伴復中問訊鳴鐘收盞次詣方丈謝降重住持隨到客位致謝若諸山煎點候齋辦請住持同赴堂揖住持坐住持當免行禮揖煎點人歸位待行食偏起燒香住持前問訊下颺俵眾人颺燒光伴香歸位伴食茶禮講否隨宜斟酌嗣法師遺書至 專使持書到寺凡儀詳見方丈開書兩序先慰住持法堂中間設祭座前拈香有法語舉哀三拜上湯復三拜進食下颺鳴鼓講持為禮三拜上茶鳴鼓三下退座收坐具維那舉撈嚴呪回向與法同兩序四寮江湖鄉人法眷小師辦事皆有祭住持居靈几之左如有諸山及座下西堂法眷與師為行輩者上祭則

住持同專使恭拜 祭畢諷大悲呪回向云上來諷經功德奉為
以下則不恭拜 崇品位十方三 世一切佛云云 首座領眾慰住持云法門不幸令師和尚過化
堪忍力 行此道

請新任持

發專使 凡十方寺院住持虛席必聞于所司伺公命下庫司
會兩序勤舊茶議發專使修書頭首知事勤舊製疏山門湖
茶湯榜署名使請書記為之如缺書記擇能文字者分為之用 素寫榜所請專使或上首知事或勤舊或西堂首座或以次頭
首充之若非知事充專使亦須以下知事一人同去掌財議事
具須知一冊該寫本寺應有田產物業及迎接儀從一切畢備

山門管待專使 一行人從至起程日詣諸寮相別鳴僧堂鐘集
眾門送三門下釘掛帳設向裏設位講茶湯禮請兩序勤舊光
伴如上首知事去則下首知事行禮如頭首勤舊去則上首知
事行禮揖坐燒香揖香歸位相伴喫茶再起燒香揖香歸位相
伴喫湯收蓋專使起謝上轎當代住持受請 專使到彼寺先
見知客同到庫司接送安下次見頭首及諸寮詣侍司詳稟來
歷侍者通覆住持候可否如允請然後令鋪設卓袱安疏帖報
兩序至入請住持出專使問訊請跌住持中玄專使挿香大展
三拜進前云某蒙山門使令攀原辱嚴得 又三拜詞云叩謹時
共惟新命堂頭大和 復三拜收坐具住持各各一拜詞云叩謹命
尚尊候起居萬福

有玷宗風且屢專使呈疏帖書問住持接置几上開書疏看過
侍者揖坐專使於住持對面坐西堂 喫茶畢同兩序送客位堂
司行者鳴僧堂鐘大眾詣方丈作賀庫司備香首座知事各挿
香初展詞云法門多幸伏蒙慈德勸再展云 即日時令謹時
堂上大和尚 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詞云自投疎謬偶膺此
晚特為湯藥石至夜湯果皆請兩序勤舊光伴庫司排辦
受請陞座 受請已次日陞座侍者分付行者預於法座下右
邊排列疏帖設位專使預稟維那請宣疏帖人侍者覆住持鳴
鼓如常上堂式住持出至位立進香卓專使燒香呈疏帖每呈

一疏則專使燒香迺上住持逐一拈各有法語宣畢專使仍炷
香兩展三拜或觸禮或免在住持意退卓住持登座提綱叙謝
結座
專使特為新命煎點 專使先與新命議定齋醮輕重合宜兩
序勤舊鄉人法眷辦事貼醮齋料等費專使親送納庫司置
辦至日專使詣方丈挿香拜請初展云今辰午刻就雲堂特為
情不勝戰 再展云叩謹時共惟新命堂 觸禮三拜住持
答一拜兩序單寮係方丈客頭同專使行者一一詣寮稟請掛
煎點牌報眾於僧堂內鋪設主席西堂板頭排專使位茶湯榜
張于堂外兩側至齋時專使僧堂前伺候住持入堂問訊歸位

揖坐歸中間訊揖眾坐聖僧前燒香次上下間次堂外燒香仍歸堂內住持前上下間及外堂問訊仍歸中間訊行食偏燒香下住持觀次行大眾觀畢歸位伴齋俟折水出鳴鼓專使再起燒香行禮同前行茶偏瓶出如前問訊收住持盞專使行禮初展云某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二展叙寒溫觸禮三拜送住持出再歸堂燒香大展三拜巡堂一匝并堂外復歸內堂中間問訊收盞鳴鼓三下退座專使隨上方文致謝次詣庫司謝辦齋再詣方丈請住持至晚藥石至夜湯果皆請兩序勤舊光伴山門管待新命并專使 庫司會議管待供觀如儀上首知事隔日詣新命前插香拜請次詣客位稟請專使令庫司客頭請

兩序勤舊光伴帶觀當如禮不可輕蔑詞語行禮並與特為禮同寢堂中敷住持高座專使附位于右兩序如常列左右勤舊對面位侍者知事下位速接僕從管待外當支犒勞所至住持多因遷赴他山僧行懷其宿憤動致唇吻傳之官負士庶因人無知而使一寺蒙其惡名老成耆宿外護隣峰當戒戢之然為住持者凡事留遺愛可也新命辭眾上堂茶湯 至起離日專使詣諸寮別新命上堂致謝兩序勤舊大眾下座鳴鼓三下向法座立普與大眾觸禮三拜後西廊出鳴大鐘諸法器大眾門送行僕門外排立山門首預釘掛帳設中敷高座向內首座向外攝居主位西堂勤舊分

手光伴東西兩序兩邊朝坐上首知事行禮揖坐揖香歸位點茶收盞再起燒香揖香歸位點湯湯罷起謝上轎兩序勤舊備轎遠送住持當力免之鳴大鐘住持轎遠方止西堂頭首受請專使到寺先見知客同到侍司引見方丈挿香展拜相看茶罷送客位次詣諸寮人事畢稟侍者同詣方丈咨稟云某寺今請住持報兩序勤舊同往受請人寮中敷陳疏帖書問專使挿香行禮與請當代同如不允眾為勸請受請後住持請新命及兩序勤舊茶送新命歸客位次第受賀巡寮人事晚請新命專使特為湯藥石湯果兩序光伴受請人陞座名德西堂前堂專使當隔宿懷香詣方丈觸禮三拜詞云新命和尚來日為次日粥

罷法座右邊排列椅卓卓上安疏帖座右亦設住持椅子鳴鼓集眾住持出陞座與五叅禮同令請客侍者請新命跌坐褒美新命為法而出勸請舉揚慰眾渴仰舉話有無不拘松源為掩庵為松源引座皆不奉話石橋為簡下座住持歸座右向外而立專使同知客侍者往新命前問訊畢新命出住持前問訊次與兩序大眾問訊若新命是嗣法弟子住持付法衣有法語披衣了進前請住持跌坐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詞云早蒙陶鑄未請既勤難逃公命下情無任惶懼之至又三拜進詞云本師大和尚尊時共惟堂上又三拜收坐具進前問訊住持答云斯道所寄一絲九鼎保任去歸座右立專使度疏帖各有法語若非法嗣即出座前與住持問

訊次與兩序大眾問訊徑歸座右拈衣拈疏帖有法語專使先稟維那請宣疏帖人宣畢指座有法語登座垂語問答提綱叙謝結座下座到住持前兩展三禮初展詞云切膺請命有玷宗不勝感住持答云之喜慶人天之請榮增佛口再展云謹時共惟候起居多福觸禮三拜或講或免隨住持意次與兩序大眾問訊知客侍者引巡察致謝如嗣法者下座先至住持前大展三拜退與大眾問訊然後巡謝同前如以次頭首西堂臨時又在住持斟酌講行

專使特為受請人煎點 專使詣新命前議定方丈引座觀資眾觀宣疏帖人及兩序勤舊江湖鄉人法眷等貼觀至日粥罷

專使懷香詣方丈觸禮拜請云今晨午刻就雲堂備蔬針特為復詣新命前拜請同前禮方丈客頭同專使行者請諸寮各掛煎點牌於僧堂內住持對面設新命位堂外知客板頭設專使位其茶湯榜張于堂外兩傍至齋時覆新命到僧堂前俟住持同入堂問訊專使隨入堂先拈住持歸位次捐新命歸位燒香行禮並同前下食行觀茶畢先收新命蓋專使進前兩展三禮送新命出後門專使入住持前兩展三禮送住持出前門復歸堂炷香大展三拜巡堂一匝并外堂歸中問訊收盞鳴鼓三下退座當晚湯果藥石光伴同前

山門管待受請人并專使 就寢堂敷設住持主位新命對面

中位左設專使位兩序勤舊光伴左右位下觀行禮同前受請人辭眾陞座茶湯 受請人令侍者同專使預詣方丈稟借法座上堂辭眾座不敷設左設住持位鳴鼓集眾住持出歸位受請人徑往往住持前問訊次與大眾和南陞座舉揚畢下座先辭住持觸禮三拜次向法座立辭眾普同觸禮三拜門首向裏中設特位講茶湯兩序勤舊光伴上首知事行禮與當代同鳴大鐘送以次西堂頭首則無辭眾上堂臨行先同專使上方丈插香觸禮三拜稟辭次巡察辭別山門首茶湯禮同前

入院

古人腰包頂笠到山門首下笠入門炷香有法語就僧堂前解

包屏處濯足取衣披搭入堂炷香聖僧前大展三拜參隨人同拜掛搭已到佛殿拈香有法語大展三拜次土地堂祖堂炷香各有法語入方丈據室有法語次第開堂祝

聖今時新命到來當看安下處近遠近則首座領眾往迎遠則兩序勤舊而已專使預當計稟住持必先發批免眾遠迎若安下處近當辦湯果兩序勤舊光伴擇日入院庫司二排辦隔宿掛接住持牌報眾至時鳴大鐘諸法器大眾門迎由遠至近兩行排立行儀立大眾外新命到門炷香舉法語至佛殿炷香舉法語大展三拜鳴僧堂鐘大眾先歸鉢位立定新命入堂炷香參隨人同展三拜維那當面問訊引巡堂一匝參隨人先出兩序

送新命歸鉢位觸禮三拜次至土地堂祖堂炷香各有法語入
方丈據室侍者進前炷香問訊側立候舉法語畢行者進卓筆
硯知事具狀後見備祥祇捧呈寺印新命看封付知事開封新
命視篆訖就狀上先念押次題日子使印於上知事收狀衣鉢
侍者收印退卓住持起身知事全班進列上首插香兩展三禮
初展詞云茲蒙和尚光耀法筵再展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
俛起居觸禮三拜諸山及頭首勤舊進前插香受香不草賀畢客
頭行者喝云舊就座獻勝勤湯罷請官客諸山點心若前代住
持別遷未赴或退居東堂未據室前講交代禮新命受草賀了
鳴僧堂鐘領眾躬送前代歸寮對觸禮一拜次首座大眾作賀

行僕皆當參拜

呈寺 當寺庫司此丘 某甲

印狀 右護中納 新命堂頭大和尚伏候 慈旨 年月日具位狀

山門請新命齋 上首知事候據室後人事稍畢備祥祇爐燭

具狀後見懷香詣方丈請齋兩展三禮初展云午刻就雲堂備

情不勝戰汗之至再展叙寒溫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知事呈

狀方丈客頭收庫司客頭鋪設僧堂內住持位行禮與持為管

待同

齋 當寺庫司此丘 某甲 取午刻就雲堂備

狀 可漏子狀請 新命云云尊座前 某甲 謹封

開堂祝壽 古之開堂朝命下或差官敦請或部使者或郡縣
遣幣禮請就某寺或本寺官給錢料設齋開堂各官自有請疏
及茶湯等榜見諸名公文集近來開堂多是各寺自備至時入
院侍者分付行者鋪設法座報眾掛上堂牌具寫官負諸山名
目預呈住持於座左設位鋪卓祇爐燭排列疏帖預先和會維
那宣公文首座宣山門疏以次頭首或諸山江湖名勝宣其餘
疏及預請諸山一人白椎座前對面排官負位侍者覆方丈鳴
鼓眾集侍者同專使入請住持出鏡鼓幡花挑燈迎引至法堂
位前立如受請時未拈衣當舉法語披衣畢專使進前插香行
禮初展云即日伏蒙和尚光耀法筵再展叙寒溫觸禮三拜住

持答一拜先呈公文舉法語畢接付維那宣白次山門諸山江

湖疏一一遞上有法語分送宣讀若見任官請開堂有疏親自

捧遞有法語宣畢指法座有法語登座拈香祝

聖次拈帝師省院臺憲郡縣文武官僚香侍者逐一度香惟法

嗣香住持懷中拈出自揀爐中歛衣跌坐侍者燒香下座問訊

兩序出班問訊畢侍者再登座燒香問訊禮與旦望上堂同諸

山住持送入院者亦出問訊住持當令侍者請官負坐諸山上

首出白椎鳴椎一下云法建龍象眾住持垂語問答提綱叙謝

官負諸山云此日開堂專使兩序勤舊略提過詳在小

叅時叙陳結座白椎入復鳴椎一下白云法王法如是下座先

受官負作賀畢知事接送客位客頭行者即進爐燭一字排列
座前專使捧香兩展三禮畢堂司行者喝云諸山次喝云西
展禮喝云知事兩展三禮又喝云首座大勤舊蒙堂前資諸
寮齊捧香同大眾兩展三禮畢莊庫菴塔法眷鄉人暫到展賀
畢據座侍者小師捧香大展三拜次執局行者捧香禮拜次參
頭領眾行者捧香禮拜次直廳轎眷莊甲作頭老郎人僕參拜
畢住持即往客位致謝官負諸山次第巡寮諸寮當陳香几爐
燭坐位各具威儀於寮外伺住持至寮主先於門前下首立迎
入請跌坐捧香住持答香略叙寒溫致謝送出蒙堂前資眾寮
皆列門外下首同迎同送

山門特為新命茶湯 茶湯榜預張僧堂前上下間庫司仍具
請狀式見備梓紙爐燭諸方丈捧香拜請免則觸禮票云齋退
堂點茶特為伏 稟訖呈狀隨令客頭請兩序勤舊大眾光伴掛
點茶牌報眾僧堂內鋪設住持位 近時有齋時則長板鳴知事
茶然特為住持陳賀古規亦無 齋退鳴鼓集眾知事揖住持入
堂歸位揖坐燒香一炷住持前揖香後聖僧後轉歸中問訊立
行茶遍瓶出住持前揖茶退身聖僧後右出炷香展三拜起
引全班至住持前兩展三禮送出復歸堂燒香上下間問訊收
盃退座湯與茶禮同但無送住持出堂湯罷就座藥石

狀 當寺庫司比丘 某塔取今晨齋 就雲堂
點縣用伸陳 賀之儀伏望 尊慈特垂 降重

式 可漏了同齋狀式 年月日具 位 狀

當晚小參 齋罷侍者覆住持云今晚令客頭報眾掛小參牌
具寫專使兩序勤舊蒙堂前資諸寮莊庫菴塔暫到入院侍者
禪客參隨或有相送官客諸山留宿者逐一條列預用呈稟昏
鐘鳴侍者覆方丈鳴板後鳴鼓一通眾集兩序歸位立定住持
出登座垂語問答提綱畢叙謝行者秉燭侍者呈目子庶得詳
盡下座客頭行者喝云舊蒙堂侍者禪客即今就寢堂歇湯知
事送官客歸客位湯果

為建寺檀越陞座 知事須隔宿覆住持次早侍者令客頭掛
上堂牌報眾庫司差人嚴設祠堂供養粥罷特為上堂陳白事
意畢說法下座集眾詣祠堂炷香點茶湯上供維那舉經回向
管侍專使 知事預稟住持議專使宣疏帖人觀資輕重方丈
備貼觀須令合節至日寢堂釘掛鋪設位次請兩序勤舊光伴
設特為位請客侍者躬請其餘人則方丈客頭稟請禮與常特
為同
留請兩序 兩序伺管侍專使畢約請方丈咨稟告退住持未
可遽從侍者令客頭行者備湯具梓紙爐燭住持帶侍者詣庫
司諸寮勉留客頭先報迎住持入分手坐侍者燒香點湯盡禮
勸留若職過滿亦須寬耐候住持稍暇再稟辭退
報謝出入 凡官負檀越諸山相送入院者禮應報謝郡縣官

府亦合參見如居山林遠出令行者傳語庫司首座維那知會
出久則知事探伺歸期令堂司掛接和尚牌報眾鳴鐘門迎住
持先令傳語免之即往佛殿土地堂燒香首座領眾至方丈問
訊眾退留兩序勤舊獻湯而散侍者方丈執局行者持香禮拜
次參頭領眾行者禮拜畢住持須巡察報禮若在城附郭朝莫
出入無時不必講行或密回方丈兩序勤舊皆當詣方丈問起
居無準和尚住徑山日化緣多出入每齋粥時徑歸僧堂伴眾
食畢方丈客頭候聖僧侍者鳴下堂推大眾將下地喝云大眾
方丈和尚巡堂住持燒香巡堂一匝出堂又喝云和尚傳語大兩序勤
舊亦當詣方丈問訊

交割砧基什物 入院後須會兩序勤舊茶詳細詢問山門事
務砧基契書什物逐一對交割計算財穀簿書分明關防作
幣務在詳審

受兩序勤舊煎點 至日首座知事勤舊詣方丈插香拜請住
持次請侍者小師鋪設住持寢堂中位兩序勤舊位如常坐侍
者帶行小師問訊住持畢兩序勤舊末坐至時首座請住持出
揖坐行禮若免只燒香進前問訊下颺首座知事勤舊為首三
人問訊歸位坐食畢首座起身燒香如免禮則就坐喫茶諸山
道舊及辦事法眷小師等請寢堂煎點禮同但煎點人設位高
下臨時斟酌

退院

住持如年老有疾或心力疲倦或緣不順自宜知退常住錢物
須要簿書分明方丈什物點對交割具單目一樣兩本住持兩
序勤舊僉押用寺記印住持庫司各收一本為照公請一人看
守方丈至退日上堂叙謝辭眾下座撾鼓三下而退若留本寺
居東堂相繼住持者須當盡禮温存宋理宗以靈隱寺菜園為
閻妃建寺住山癡絕冲公即日退院躬荷包笠往遊廬山遣使
留之不回高風千古孰能繼之

遷化

示疾覺沈重預請兩序勤舊點對封收衣鉢行李就留方丈差

公謹行僕看守以俟估唱或有標撥俵散物件須要平允毋令
恩怨不均致後爭競若衣鉢微薄務從儉簡遺戒小師不得披
麻慟哭請首座主喪一切佛事並免但舉無常偈云亡僧津送
毋費常住毋勞大眾若住持有功山門寺眾念其遺愛或衣鉢
稍豐當如儀講行喪禮有官負檀越諸山法眷遺書即當遣送
遺囑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謝風燭不傳所有隨身衣鉢檀信施
利非常住物煩兩序抄寫端請 某人主行喪事餘依
眾僧看經行喪毋致繁多侵用常任幸察此
意伏希 悉及 年月 日住山 某
尊宿 勉於微 遊從奈合離之有數繼承推挽遂
護以無 壽斯文拜禱不備 雲山益砂敢祈
世緣之 莫 鄰壁之光夢境元空幸謝
以流輝 宗風而益振伏惟 珍重 佛日

遺囑

尊宿 鄰封

鄰封 世緣之 莫 宗風而益振伏惟 珍重 佛日

式之

法眷

可漏子

叨濫住山有螺 同門之友因痛抱疾將為
罪世之人敬奉手書酬伸 而別光昭先
師之令德道存 吾儒之六行無任傾勤伏
惟珍重

書拜 其人稱呼 某寺比丘 某 謹封

入龕 初示寂侍者即令客頭行者下僧堂報眾鳴椎一下白

云 堂頭和尚傳語大衆 又鳴椎一下次報諸寮堂司行者鳴僧

堂鐘集眾上方丈吊慰罷首座同兩序勤舊商議發計狀試見

報諸山發書請人主喪須諸山名德隣封老成或法眷尊長或

只本寺首座如有遺命遵行舉請小師侍者親隨人安排洗浴

著衣淨髮入龕遺偈貼龕左維那領小師炷香請首座入龕佛

事安排寢堂置龕爐燭几筵供養至時鳴僧堂鐘集眾舉佛

事已維那出念誦云 切以冥機妙密 示化迹於人天 至性圓明

光收萬頃之波光 矣悲心式副十方之感 瞻顏無地 披志有歸

是集真徒讚揚聖 彌為如上緣念 清淨法身 毘盧遮那 佛云

舉大悲呪回向云 無上念誦 觀經功德 莊嚴十方三世 云 再舉楞

嚴呪回向云 增進功德 奉為堂頭和尚 當夜集眾念誦云 白大

頭和尚已歸 願眾清淨法身 毘盧遮那 云 回向同前二時上

粥飯三時上茶湯大衆諷經見職維那回向同前近時風俗薄

惡僧輩求充莊庫執事不得或盜竊常住住持依公擯罰惡徒

不責已過惟懷憤恨一聞遷化若快其志惡言罵詈甚至推擊

棺龕搶奪衣物逞其凶橫主喪者宿諸山檀越官貴士庶參學

交遊當為外護人誰無死况是座下參徒犯者必擯逐懲治主

喪執事若能預申戒飭早令俊格化惡於未萌尤全外觀之美

狀 某寺喪司比丘 某 右某山門不幸 堂頭和尚

今月某日遽爾歸真謹以訃聞謹狀 年 月 日 某寺喪司比丘

請主喪 主喪人至鳴大鐘集眾門迎至龕前炷香首座大衆

問訊眾散兩序勤舊送客位插香展禮主喪人居主位首座分

手坐定躬起燒香復位獻茶小師即列前插香大展三拜方丈

執局及眾頭領眾行者相次插香禮拜後方丈僕從參拜罷獻

湯送兩序出庫司備點心兩序先伴次第巡察凡主喪者須老

成名德如圓悟為開福寧和尚主喪接月菴果公以嗣其法可

為標格

請喪司職事 主喪人巡察罷兩序勤舊小師隨到客位呈衣

鉢簿遺墨等物會眾議請喪司職事 書記維那知并一切佛事

資次以次議請除舉哀小參二佛事係主喪人為之分孝服輕

後如無布絹隨宜折錢俵之主喪人須與首座計會所遺衣鉢

多少默作三分一分准喪司孝服諷經燈燭之費一分歸常住

陪貼供養一分俵大眾看經并佛事板帳等用主喪人須存公

正不可徇私帶行僧行不得干預執役每日諷經俵觀奠茶湯

不拘兩序勤舊各請一人掌財庶絕浮議聖僧侍者把帳喪司

公差庫子客頭茶頭一行人管辦事請見職維那同議見職知

客接外客喪司合千人僕排單揭示

孝服 侍者小師麻布 兩序麻布 主喪及法眷尊長生絹 勤舊

辦事鄉人法眷諸山生絹 檀越生絹 方丈行者麻布

眾行者中 方丈人僕作頭麻布 甲幹莊客諸僕麻布

佛事 入龕 移龕 鎖龕 法堂掛真 舉哀 奠茶湯

對靈小叅 奠茶湯 起龕 山門首真亭掛真

奠茶湯 秉炬 安骨 提衣 起骨 入塔

入祖堂 全身入塔 撒土 如衣針豐厚每日奠茶湯添轉龕轉骨等佛事

移龕 入龕三日拵龕鋪設法堂上間掛幃幃設床座拋架動

用器具陳列如事生之禮中間法座上掛真安位牌廣列祭筵

用生絹幃幃以備上祭下間置龕用麻布幃幃前列几案爐瓶

素花香燭不絕二時上茶湯粥飯供養諷經仍備挑燈鏡鉸花

幡鳴僧堂鐘集眾請移龕佛事罷移龕下法堂請鎖龕佛事

掛真舉哀奠茶湯 移龕就法堂鎖龕已請掛真佛事畢如有

親書遺言侍者捧呈主喪人及首座大眾云堂頭和尚臨終遺

主喪人躬接遞與首座以所書香爐上熏授維那讀過喪司行

者貼法堂中間上手幃上主喪白云堂頭和尚舉佛事罷舉

哀三聲大眾同哭小師列幃下哀泣舉奠茶湯佛事小師列真

前禮拜歸幃下主喪炷香禮真兩序勤舊大眾以次炷香禮真

小師真左恭拜主喪人幃下吊慰小師隨禮主喪人三拜次慰

兩序大眾云法門不幸堂頭和尚遺化 首座答云尚類和尚

兩序大眾慰小師云山門不幸和尚真 小師夜守龕幃喪司

列排祭次後見 貼法堂下間幃上凡祭文皆喪司書記為之每日

或兩次三次上祭無拘蓋檀越諸山來有先後隨時若法眷門

人上祭到門知客接已即報喪司隨送孝服然後上祭所有賻

儀用餘當歸常住補稿諸山人從支費喪司集兩序勤舊將抄

答衣鉢議從遺屬留送外估定新舊短長價直高下庶免唱衣

臨時紛紜

對靈小叅奠茶湯念誦致祭 喪司維那同小師懷香詣客位

拜請主喪人大夜對靈小叅預設座候昏鐘鳴鼓集眾兩序

座下問訊如常 主喪人用帶行侍者燒香無則聖僧侍者代之

小叅下座小師羅拜致謝首座領眾龕前上香立定請奠茶湯

佛事畢山門維那念誦云白大眾堂頭和尚入般涅槃是日已

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眾清淨法身毘盧

悼誦持萬德洪名奉為增崇品位仰憑大眾念清淨法身毘盧

逝那佛 舉大悲呪畢回向云上來念誦功德願力再現

花掉慈航於生死波接羣迷於菩提岸再勞大眾念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云云畢山門知客舉楞嚴呪

上末誦經功德奉為新示寂堂頭和尚大次第一上祭末舉大

悲呪回向前行僕叅拜諷經畢喪司行者喝云請首座大眾 眾散

小師方丈行僕終夜守靈

祭次 知事 頭首 主喪 西堂 勤舊 蒙堂

江湖 前資 老宿 眾寮 辦事 舊侍者 鄉人

法眷 諸菴塔 小師 師孫 方文行者 六局行
者 行堂 方文人僕 轎番 老郎 莊甲 火客
脩造局 諸色作頭

出喪掛真真茶湯 庫司喪司相関提調喪儀香亭真亭幢幡
唄樂龕前傘椅湯爐挑燈竹篋主文拂子香合法衣等物小師
隨龕後鳴大鐘諸法器送喪起龕念誦云金棺自舉遠物尸之
毘之盛禮仰憑大衆林念洪名用表攀遠上資竟路念清淨
法身毘盧遮那佛云若全身入塔則云赴難提之盛禮喪
司維那進燒香引小師拜請起龕佛事龕至山門首請真亭掛
真真茶湯俱有佛事兩序大衆門列俟龕出已山門維那向內
合掌中立舉往生呪或四聖誦大衆齊念主喪領衆兩兩分出

左右俵散雪柳齊步並行毋得挨肩交語各懷悲感都寺押喪
喪司維那知客聖僧侍者俵行喪觀

茶毗 喪至涅槃臺喪司維那俟都寺上香茶了進前燒香引
小師拜請秉炬佛事山門維那念誦云是日則有新示寂靈
常靈極遠於拘尸性火自焚於此仰憑大衆資助覺靈
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念衆和畢上來稱揚
聖號未贊化儀體格先宗峻機不容於佛祖用開後孝悲心
攝於人天收幻化之百骸入火光之三昧茶頌三奠香蕪一爐
和南聖衆舉大悲呪回向云尚茶毗之次增崇品位十方三世
一切山門知客舉楞嚴呪回向前次鄉人舉經大衆同諷畢
首座領衆歸寺赴齋小師鄉人法眷守化妝骨齋罷鳴僧堂鐘
集衆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掛真供養諷經

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十日半月大衆諷經靈骨入塔則
止

全身入塔 龕至塔所都寺上香茶畢喪司維那進燒香引小
師拜請入塔佛事畢山門維那念誦云切以雙趺示相紹靈鷲
林之垂範全機隱顯威法始終仰憑大衆資助覺靈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念畢上來稱揚十念資助
通中說無我無人之法茶傾三奠香蕪一爐頂戴奉行和南聖衆
其舉經諷誦次第並與涅槃臺同但回向則云心塔候掩壙一
切畢備然後請撤土佛事迎真回寢堂供養主喪炷香禮真次
諸山兩序大衆小師禮真畢小師揮香大展三拜謝主喪次兩
序大衆謝主喪詞云示寂極荷主盟後事 主喪答云扶荷無

主喪同喪司一行人巡察致謝次小師巡察拜謝山門維那
送見職侍者侍真侍者歸衆察察每日三時上茶湯集衆諷經俟
迎牌位入祖堂則止或待新住持至方入祖堂有佛事

唱衣 至期僧堂前或法堂上下間設大衆坐位中間向裏橫
安長卓置筆硯大磬其上鳴僧堂鐘集衆首座與主喪分手兩
序大衆次第而坐喪司維那知客聖僧侍者向主喪位坐維那
念誦云留衣表信乃列祖之垂規以法破堅菓先達之遺範今
茲卽開籠出衣鉢依彌排席上請提衣佛事畢維那鳴磬一下
白云夫唱衣之法蓋稟常規新舊短長自 若法衣多添留遺囑
次第呈衣維那拈唱喪司合千人貴在公心主行維那定價打

磬行者瞻顧前後喝定名字知客寫名上單侍者依名發標唱
衣畢結定鈔數主喪僉單交鈔取衣不得徇私減價主喪力主
其事今多作闌拈甚息喧爭其法用小片紙以千字文次第書
字號每一號作三段寫於上仍用印記關防量眾多少與喪司
合千人封定至期呈過主喪兩序首座開封知客分俵堂司行
者捧盤隨侍者侍者剪取其半置盤內畢以盤置首座側安水
盆於下抖勻維那拈衣唱價訖首座臨時呼一童行信手拈盤
中半闌遞與首座開看字號分曉說與堂司行者喝某字號眾
人各開所執半闌字號同者即應如不願唱此號衣物則不應
三唱不應首座以半闌投水盆中再令撮起半闌復唱起應者

堂司行者往收半號到首座處對同報與維那稱云某物唱與
某人鳴磬一下知客上單侍者發標供頭行者遞與唱得人衣
物仍舊入籠次第唱畢維那鳴磬一下回向云功德奉為示寂
堂頭和尚增崇品眾散各自照價持標取衣三日後不取者依
價出賣造單帳唱衣古法見大衆章

單式 堂頭和尚示寂謹具衣物估唱鈔數收文于后

- 一收鈔若干 係某件唱到
- 一收鈔若干 係某項收到
- 一收鈔若干 係某項用度
- 一收鈔若干 係某項支使 逐一列寫

已上共收鈔若干

共支鈔若干

除支外見管鈔若干 准齋七進修僧行經費用

右具如前

年月日喪司行者 某具

呈 把帳執事人兩序典喪各書名僉押

靈骨入塔 至期隔宿准備儀從正日鳴鐘眾集都寺上香畢
請起骨佛事送至塔所請入塔佛事其舉經誦誦回向並與全
身入塔語同迎真歸寢堂供養及謝主喪人等禮並同
下遺書 喪事畢主喪請侍者辦事人充專使分路馳送諸山

法眷檀越官負遺書唯尊宿相見下語須擇能事人充專使至
彼寺首到客司相見知客引見侍司預備梓袱盛書物侍者詣
方丈通覆住持當即相接公請兩序同開書專使進前問訊云
講和尚 若住持垂語須下語插香展禮住持免則觸禮如常相
看燒香喫茶罷待兩序至專使起爐前謝茶再插大香一片展
禮稟云 某遺書遺物令某馳送即呈書物住持云 法門衰落兩
序進問訊首座分手就坐專使住持對面退一位坐茶罷起身
住持白云 尚歸蘇不勝哀感行者備書剪托書物侍者度書與
住持接就爐上熏付侍者送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
者揖專使上住持對面位坐 西堂權懺向侍者燒香點湯送專

使歸安下處先住持問訊次侍者兩序問訊知客引巡察先庫
司次頭首察單察蒙堂四寮侍者稟請特為湯湯罷樂石至晚
湯果大方遺書至兩序光伴以次兩序上首維那侍者光伴請
書記作祭文方丈祭文或住持自作江湖法眷辦事皆當備香
致祭侍者一一提點次早方丈請茶法堂下間設靈几排祭侍
者覆上堂行者報眾掛上堂牌座下備卓袱盛書物座左排住
持位鳴鼓眾集住持出法座下位前立鼓絕進香卓知客引專
使住持前行禮掃香初展云下情不勝惶恐之至再展云即日
謹時共惟堂頭和觸禮三拜呈遺書住持接書爐上熏付侍者
尚導候起居多福迺維那宣讀專使問訊住持畢歸知客班後立住持陞座下座

諸靈凡前炷香點湯上祭點茶展拜專使座右還拜維那出班
揖住持燒香侍者捧香合兩序上香畢住持兩序展拜維那宣
祭文住持復展拜專使各拜舉楞嚴呪回向云上未諷經功德
增崇品位十方三卅云兩序四寮江湖辦事鄉人皆致祭專使各拜以下
法眷小師辦事專使不各拜舉大悲呪回向專使出靈前兩
展三禮謝住持免則觸禮次巡察致謝然後山門管待專使請
兩序光伴若前住持本寺一併入祖堂諷經了即便迎牌到祖
堂住持拈香安牌有法語安已專使即拜謝住持若當代入祖
堂寢堂安骨諷經三日待新任住持入祖堂或無遺書遺物與當
代住持其徒自為入祖堂者初到寺見侍者引見住持掃香展

拜相看燒香喫茶起身稟事畢送安下處次到頭首庫司單寮
蒙堂諸處相看擬日辦供俵觀法堂致祭諷經牌入祖堂住持
有法語禮與前同

管待主喪及喪司執事人 山門當備供觀高下一一如儀仍
請兩序勤舊光伴首座攝居主席就方丈坐排照牌都寺行禮
與常特為同茶畢鳴鐘集眾門送主喪人

議舉住持
兩序勤舊就庫司會茶議請補處住持仍請江湖名勝大眾公
同選舉須擇宗眼明白德劭年高行止廉潔堪服眾望者又當
合諸山輿論然後列名余狀保申所司請之若住持得人法道

尊重寺門有光為勤舊知事者不可以鄉人法眷阿黨傳會不
擇才德惟從賄賂致有樹黨徇私互相攙奪寺院廢蕩職此之
由切宜慎之切宜慎之

明教大師曰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
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
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
其具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
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
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
失茫然以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

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
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
吾何望也
住持章終

百上

五十六

勅脩百丈清規卷下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訢奉 勅校正

兩序章第六

兩序之設為衆辦事而因以提綱唱道黼黻宗猷至若司帑庾
歷庶務世出世法無不閑習然後據位稱師臨衆馭物則全體
備用所謂成己而成人者也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
資崇卑為謙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鬪強弱異勢至不相容
者有矣惟主者申祖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
其職人無間言可也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 表率禁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鑿後昆坐禪領
衆謹守條章齋粥精粗勉諭執事僧行失儀依規示罰老病亡
歿垂恤送終凡衆之事皆得舉行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也雖大
方尊宿若住持能以禮致之亦請充此職謂之退位為人如文
殊為七佛師猶助釋迦揚化為衆上首吾宗睦州於黃檗雲門
於靈樹光昭前烈詒訓後來名位之重可輕任耶
祖庭事苑云首座即古之上座梵語悉替那此云上座一耆
年二貴族三先受戒及證道果今禪門所謂首座者必擇其
已事已辦衆所服從德業兼修者充之

後堂首座 位居後板輔贊宗風軌則莊端為眾模範蓋以眾

多故分前後齋粥二時過堂及坐禪則後門出入如缺前堂住

持別日上堂白眾請轉前板揮單唱食其坐禪坐眾只眾寮前

第三下板即入堂不必鳴首座寮前板餘行事悉與前堂同

書記 即古規之書狀也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問祈禱詞

語悉屬之蓋古之名宿多奉朝廷徵召及名山大刹凡奉

聖旨勅黃住持者即具謝表示察有遺表或所賜所問俱奉表

進而住持專柄大法無事文字取元戎幕府署記室參軍之名

於禪林特請書記以職之猶存書狀列於侍者使司方丈私下

書問曰內記云而名之著者自黃龍南公始又東山演祖以是

職命佛眼遠公欲以名激之使兼通外典助其法海波瀾而先

大慧亦嘗充之凡居斯職者宜以三大老為則可也

知藏 職掌經藏兼通義學凡看經者初入經堂先白堂主同

到藏司相看送歸按位對觸禮一拜此古規也今各僧看經多

就眾寮而藏殿無設几案者然充其名當盡其職函帙目錄常

加點對缺者補完蒸潤者焙拭殘斷者粘綴若大眾披閱則藏

主置簿照堂司所排經單列名逐函交付看畢照簿交收入藏

庶無散失推原吾宗既曰教外別傳猶命僧專司其藏者何也

以佛之所言所行為教律而僧有不遵佛之言行乎特吾之所

證所得不溺於文字而超乎言之表以見夫自性之妙焉又

祖之意欲吾徒徧探諸部與外之百氏期以折衝外侮應變無

窮所謂不即不離者是也後以眾多列東西藏

知客 職典賓客凡官負檀越尊宿諸方名德之士相過者香

茶迎待隨令行者通報方丈然後引上相見仍照管安下去處

如以次人客只就客司相款或欲詣方丈庫司諸寮相訪令行

者引往其旦過寮床帳什物燈油柴炭常令齊整新到須加溫

存維那在假則攝其行事僧堂前檢點行益客僧粥飯遇亡僧

同侍者把帳暫到死主其喪雪竇在大陽禪月在石霜皆典此

職毋忽

知浴 凡遇開浴齋前掛開浴牌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

汗鋪設浴室掛手中出面盆拖鞋腳布來頭差行者直浴齋罷

浴頭覆維那首座住持畢鳴鼓三下浴聖桶內皆着少湯燒香

禮拜想請聖浴次第巡廊鳴板三下徧鳴鼓第一通僧眾入浴

第二通末頭首入浴第三通行者入浴此時住持方入以屏風

遮隔而浴第四通人力入浴監作行者知事居末浴就彈壓之

併點視令息竈中火及炭煤水洒乾淨有餘柴搬於遠處其入

浴資次當判揭浴室外今時謂住持殿頭首後浴知事殿行者

則不用設屏障不入小室後浴非也如住持有故欲回頭首先浴

添水三聲則如施主設浴則課經回向能妙觸宣明成佛子住

則功不浪施矣

知殿 掌諸殿堂香燈時時拂拭塵埃嚴潔几案或遇風起須息爐內香火及結起幡脚防願使勿近燈燭施主香錢不得互用佛誕日浴佛煎湯供大眾四齋日開殿門以便往來瞻禮

侍者講客書狀侍者之職最為近密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朝夕親炙參扣期法道底于大成而禮節常宜恭謹慶喜之侍瞿曇香林之侍雲門佛祖重寄其可忽諸

凡住持上堂小參普說開室念誦放參節臘持為通覆相看掛搭燒香行禮記錄法語燒香侍者職之 凡住持往復書問製作文字先具草呈如闕書記山門一應文翰書狀侍者職之 凡住持應接賓客管待專宿節臘持為具狀行禮請客侍者職之

之或維那知客俱不赴眾或在假其行事三侍者皆當攝之或書狀不當干涉餘事無據若住持久出則歸眾行立暫出則不離班位

衣鉢侍者班不立先輩多以叢林老成之士為之蓋能納忠救過羅致人才內外庶事通變圓融庶幾上下雍肅如密菴有如侍者而得松源世其家東叟得昇首座而家法益嚴今諸方往往任後生晚輩甚至敗德悞事可不慎歟

湯藥侍者班不立朝暮供奉方丈湯藥左右應接佐助衣鉢侍者撫恤近事行僕或暫缺侍者客至通覆燒香或缺人回向皆宜攝行須擇年壯謹愿者充之

聖僧侍者不立班在眾後行道堂外粥飯貴有道心齋粥二時上供鳴下堂椎

朝夕交點被位中夜剔燈同維那交收亡僧唱衣錢住持遷化把帳頭首秉拂則為燒香或代鳴椎念佛職滿在本山當預侍者名退耕斷橋二老在眾時常充此職以能結眾緣而勵志于道也

東序知事

都監寺 古規惟設監院後因寺廣眾多添都寺以總庶務早暮勤事香火應接官負施主會計簿書出納錢穀常令歲計有餘尊主愛眾凡事必會議稟住持方行訓誨行僕不妄鞭撻設當懲戒擯罰亦須稟議量情示警毋縱威暴激變起訟差設莊庫職務必須公平毋用私黨致怨上下昔叢林盛時多請西堂

首座書記以充此職而都監寺亦充首座書記否則必臘高歷事廉能公謹素為眾服者充之既無取於公而道福殊勝上下美留雖連年不易或數請再充又何傷焉故所在單寮勤舊不滿五六人副寺以下非歷三次不歸前資監寺非三次不歸蒙堂都寺非三次不得居單寮再請出充者公界封鑰元房以避嫌疑齋粥二時必赴堂則行僕行益自然整肅如楊岐之輔慈明石窻之輔宏智可為法則

僧史曰知事三綱者若網罟之巨繩提之則百目正矣梵語摩摩帝此云寺主即今之監寺也又大集經云僧物難掌我聽二種人掌三寶物一阿羅漢二須陀洹更復二種一能持

淨戒識知業報者二畏後世罪有諸慙愧者

維那 綱維衆僧曲盡調攝堂僧掛搭辨度牒真偽衆有爭競遺失爲辨析和會戒臘資次床曆圖帳凡僧事內外無不掌之舉唱回向以聲音爲佛事病僧亡僧尤當究心每日二時赴堂堂前鐘鳴離位入堂聖僧前左手香退兩步半問訊合掌而入推邊立先看逐日回向神示名位鐘鼓絕鳴推一下衆展鉢已再鳴推一下合掌默回向當日神示左手按砧舉云仰憑大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右手鳴推高不過五寸聲絕方下推急緩合度俟首座唱食至第三句將畢轉身退至立僧板頭立俟行食編進前鳴推一下合掌至聖僧前問訊出堂歸鉢位若施主

齋僧行觀徧食推後從聖僧後轉左邊朝首座問訊復鳴推一下而下出爲請施財也或有他緣或暫假出入將戒臘簿假簿堂司須知簿親送過客司令攝之

寄歸傳云維那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羯磨陀那刪去三字從略此云悅衆也又十誦律云以僧房中無人知時打捷捷推推又無人塗治掃洒講堂食處無人相續鋪床衆亂時無人彈壓等佛令立維那又聲論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也

副寺 古規曰庫頭今諸寺稱櫃頭北方稱財帛其實皆此一職蓋副貳都監寺分勞也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上

曆收管支用令庫子每日具收支若干命定飛單呈方丈謂之日單或十日一次結筭謂之旬單一月一結一年通結有無見管謂之日黃總簿外有米麵五味各簿皆當考筭凡常住財物雖毫末並是十方衆僧有分如非寺門外護官負檀越賓客迎送慶吊合行人事並不可假名支破侵漁其上下庫子須擇有心力能書筭守已廉謹者爲之病僧合用供給之物即時應付如倉庫踈漏雀鼠侵耗米麥蒸潤一切物色頓放守護有不如法者並須及時照管處置

典座 職掌大衆齋粥一切供養務在精潔物料調和檢束局務護惜常住不得暴殄訓衆行者循守規矩行益普請不得怠

慢撫恤園夫栽種及時均俵同利二時就厨下粥飯食不異衆粥飯上桶先望僧堂焚香設拜然後發過堂

直歲 職掌一切作務凡殿堂寮舍之損漏者常加整葺動用什物常閱其數役作人力稽其工程黜其游惰毋縱浮食蠹財害公田園莊舍碾磨碓坊頭疋舟車火燭盜賊巡護防警差撥使令賞罰惟當並宜公勤勞逸必均如大修造則添人同掌之

列職雜務

寮元 掌衆寮之經文什物茶湯柴炭請給供需洒掃沆濯淨髮梳巾之類每日粥罷令茶頭行者門外候衆至鳴板三下大衆歸寮寮長分手寮主副寮對面左右位副寮出燒香歸位茶

頭喝云不大衆和南遇旦望點湯鳴板集衆燒香行湯如常禮
寮主副寮 凡安衆處寮元照戒次自下而上請充之寫定名
字預貼牌上十日一替佐寮元辦事旦暮僧衆歸堂巡視經案
或有遺忘什物者眼同收拾付還及交點本寮什物提調香燈
茶湯毋容外人止宿及寄賣物件猶預定望寮一名使以次挨
補副寮若寮主遇滿從維那請交代副寮遇滿從寮元請交代
延壽堂主 看視病僧湯藥油燭炭火粥食五味常備供須公
界倘缺若自己豐裕結緣應付或勸化施主措辦床席衣被狼
籍穢汚爲其洗浣毋生憎嫌八福田中直病爲第一也
淨頭 掃地裝香換壽洗厠燒湯添水須是及時稍有狼籍隨

即淨治手巾淨桶點檢添換凡供此職皆是自發道心將交替時
堂司預出小榜云下大淨頭缺人如願結緣者收榜白堂司然
後覆住持請充之

化主 凡安衆處常住租入有限必藉化主勸化檀越隨力施
與添助供衆其或恒產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厭也
園主 不憚勤苦以身率先栽種菜蔬及時灌溉供給堂厨毋
使缺乏

磨主 兼主碓坊米麵供衆極有關係須擇有道心人諳曉春
磨等事者充之
水頭 五更燒湯供大衆盥手巾面盆燈燭牙藥毋令缺少

冬月烘焙手巾須早起鋪排勿致臨時動衆念

炭頭 預備柴炭以禦寒事或化施主或出公界須令足用

莊主 視田界至修理莊舍提督農務撫安莊佃些少事故隨
時消弭事關大體申寺定奪近時叢林凋弊百出而莊中尤甚
略舉其三諸方通害初爭莊職安能徧及構怨住持上下不睦
一也一充其職離寺相遠靡所不爲致爭起訟供衆錢糧盡皆
耗費復積逋負以累于後因而紀綱不振莊佃生侮租課不還
其弊二也縱使老成能事充之而州縣應酬吏胥管幹鄉都職
役鄰里富豪皆合追陪既啓其端稍有不及便生釁隙雖不明
支而巧立除破公私無益故莊中之費或半於寺其弊三也只

如大家業產巨富不聞分遺子弟徧居莊所蓋耕種有佃提督
則有甲幹收租之時自有監收僧行此外縱有輸納修圩俵糧
等項只臨時分委勤舊知事限期使辦事畢旋歸非唯省費有
補常住而消禍未萌公私收濟今諸方之廢如逃亡家住持勤
舊能恤念寺門欲擄費救弊汰除濫冗請自此始其初例有當
重難而應充莊職者別議酬補之

諸莊監收 古規初無莊主監收近代方立此名此名一立其
弊百出爲住持私任匪人者有之因利徇者有之爲勤舊執
事人連年佔充者有之托勢求充者有之樹黨分充者有之角
力爭充者有之盡公害私不可枚舉雖欲匡救未如之何倘得

廉正勤舊輔佐住持公選區用或對眾闡括充之充此職者當克已為念奉眾為心毋苛取佃戶毋虧損常住則自他俱利矣

請立僧首座

其事嚴重不可輕舉如大方西堂名德首座行解素為眾所推服者委曲陳情如有允意特為上堂言此間多眾宜得當人相與建立法幢開大爐鞴山中幸有某人知見高明慧命所寄少刻下座同兩序大眾拜請為眾開室伏望慈悲特垂開允下座方丈行者以梓枳盛入室普說二牌即於座下同大眾拜請詞云伏望慈悲特賜開允受請人隨請方丈炷香觸禮拜謝詞云拙既蒙見幸不敢有違答云佛法寄重謝已堂司行者鳴僧堂

鐘大眾同送歸寮住持對觸禮一拜送出次與大眾問訊維那詣寮議請侍者一人掛普說牌預鋪設照堂禪椅拂子主文爐燭鳴鼓一通眾集立定立僧歸位維那出班燒香同大眾再下拜伸請立僧跌座兩序問訊住持問訊立僧普說竟維那同大眾再下拜伸謝立僧即懷香詣方丈致謝兩展三禮詞云使令包頭承當慈悲仍往庫司諸寮舍問訊方丈備草飯請特為湯藥石至晚湯果兩序光伴立僧侍者預席次日住持請僧堂特為茶請客侍者具茶榜試見請寮掃香拜請禮與特為新首座同立僧當特為首座大眾茶與前堂特為後堂大眾禮同別日方丈管侍請兩序光伴

請名德首座

住持須預稟露如有允意方丈先請茶兩序光伴即鳴鼓陞座更不報眾住持委曲致懇下座與大眾同伸拜請鳴鐘送歸寮茶湯管侍禮與前同進退不混兩序無交代也

榜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特為新命首座聊旌陳蹟之儀仍請諸知事大眾同垂光伴

兩序進退

頭首務擇才德相當者為之而近之庸流責以飲食延接為事使守貧抱道之士愈甘退藏禁林何由歆艷住持當革其弊可也知事古規只列監院維那典座直歲庫頭五員而已職滿鳴

推白眾告退歸堂隨眾初無單寮榻位故策林鼎盛近來諸方大小勤奮動至百數僕役倍之而僧堂闕無一人泰定間脫歡丞相領行宣政院分上中下三等寺院額定歲請知事員數正為此也宜遵行之凡職事將滿預詣方丈稟退如擇進退日定住持令行者報兩序知當晚昏鐘鳴舊知事一班詣方丈揮香告票觸禮一拜納庫記鑰匙而退就中或有再留者住持隨送庫司侍者燒香點湯勉留次早五更鐘鳴頭首一班懷香詣方丈觸禮一拜告退或有留者亦同前禮點湯留之住持以擇定人名日子并西堂勤舊令客頭行者請粥罷會茶其舊知事一班候僧堂行粥徧從後門入上首鳴椎一下云昨蒙堂頭和

尚慈旨令歸庫司今來心力再鳴椎一下從聖僧左出住持前兩
 展三禮初展云其等昨蒙甄錄自愧匪才下情無任惓惓之至再展叙寒温畢觸禮三拜
 退身從聖僧右出聖僧前大展三拜轉身從首座板起巡堂一
 匝中間問訊而退粥罷行者守請新人至寢堂獻茶畢住持躬
 起燒香一炷歸位白云前兩序告退此務不可缺人拜請其人住持
 出就爐前立侍者揖請新人至住持前對觸禮一拜新事同
 進前兩展三禮初展云其等昨入禁林諸事生疎過再展云時令
 禮致詞同前轉位獻湯咸謂規指坐揖香揖湯至今諸方行之或湯
 罷謝禮或展或免供頭鳴僧堂鐘大衆歸鉢位立定住持入堂

先送前堂首座以次頭首隨歸鉢位各觸禮一拜次送後堂對
 觸禮一拜新事一班預立於西堂板頭住持歸位維那住
 持前問訊側立如維那已退則知住持付目子與之當面問訊
 從聖僧後轉鳴椎一下云白大衆前知事告退此務不可缺人適
 充其職復鳴椎一下侍者即揖請新事一班至住持前觸禮
 一拜維那白云請知事又鳴椎一下知事一班兩展三禮致詞並
 知事轉聖僧後右出聖僧前排立大展三拜維那引巡堂一匝
 歸中間問訊橫退過西堂板頭立堂司行者喝云新大衆普同
 觸禮一拜畢又喝云謝大衆普同觸禮一拜畢又喝云送大衆
 供頭行者鳴僧堂鐘住持送入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

與舊人交代互轉身對觸禮一拜送舊人出侍者先賀次頭首
 領衆賀畢行者喝云大衆送新再鳴鐘送賀畢喝云大衆送新
 又鳴鐘送賀畢逐一喝云座兩班勸舊送新後堂首送賀交代禮
 並同前又各喝云座大衆送舊首亦鳴鐘送賀畢各喝云座兩班勸
 次舊頭首知事禮亦如前送住持出寮主先相接交互轉身對
 觸禮一拜不送出然後受賀俱畢新舊人各懷香即詣方丈拜
 謝新人香係庫司備謝畢新舊人同巡察方丈請半齋點心齋
 時草飯仍請西堂勤舊光伴列職雜務待請兩序了別日請堂
 司告退次第擇人交替

掛鉢時請知事

有慶住持不先和會默擇人定預分付堂司行者於僧堂早粥
 罷掛鉢時喝云請大衆少立維那入聖僧前燒香巡堂一匝至住
 持前問訊側立住持付目子請人名目子接訖當面問訊從聖僧
 後轉鳴椎一下云白大衆適奉堂頭和尚逐一白訖侍者揖請
 新人至住持前受職與前禮同回方丈會茶請頭首禮並同前
 侍者進退
 請兩序畢舊侍者隨住持上方丈咨稟云其等又侍和尚今欲告
 插香大展三拜而退住持批下堂司請新侍者維那令行者照
 批請仍請寮元勸請同就堂司茶揖入燒香點茶畢起身再燒
 香白云適奉堂頭和尚慈旨令逐一白訖揖受請人進前普觸

禮一拜轉位維那行禮揖坐揖香歸位坐獻湯畢引上方丈住
持出維那進前稟云道奉慈旨令請某人充住持據坐新侍者
捧香大展三拜畢維那送歸寮對觸禮一拜侍者送出却與舊
人交代頭首禮同威導規載亦有住持自送侍者歸寮侍者當
躬送入寮對觸禮一拜維那方丈行者直廳轎番拜賀堂司行者
引新舊侍者同巡察畢新侍者再上方丈炷香拜謝舊侍者早
晚伺同新侍者方丈問訊三日後住持批下堂司送歸眾寮與
維那交互對觸禮一拜送維那出次與寮元問訊畢仍上方丈
炷香拜謝聖僧侍者係維那擇人和會充職後引上方丈禮拜
隨例茶湯點心管待

寮舍交割什物

寮舍什物常住置辦不易往往職事人視為傳舍臨進退時鄉
人各自搬移蕩然一空使新入寮者茫無所措未免具數到庫
司需索不至因此上下唇吻不安設若應副重費常住庫司當
置總簿具寫諸寮什物住持知事定仍分置小簿付諸寮兩
相對同新舊相必交割損者公界修補缺者本寮賠償將進退
數目前副寺帶行者賚簿到各寮預先點對分曉責在本寮人
僕毋得走失違者賠償或有增添數目隨即對同附簿庶可稽
考也

方丈持為新舊兩序湯

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梓袱爐燭詣新舊前堂首座處炷香
觸禮一拜稟云就寢堂特為獻湯次新舊都寺前炷香無拜詞
語同前以次新舊兩序令客頭請并請勤舊光伴釘掛寢堂鋪
設坐位光伴分手新頭首一出新事二出舊頭首三出舊知
事四出餘勤舊預光伴者列主伴兩邊西序居左東序居右燒
香侍者預排照牌至時鳴鼓客集同請客侍者行禮小座湯至
晚湯果次日粥罷請新舊人茶庫司亦請茶然不及赴方丈
茶罷却往致謝半齋庫司點心仍提調送舊人粥飯三日

寮堂司特為新舊侍者茶湯

獻湯堂司設位排照牌請寮元光伴鳴寮前板接入揖坐孔與庫
當在方丈持為湯之先庶不相妨行禮候方丈持為新首座茶
罷則堂司亦請新舊侍者特為茶次日當專致謝

庫司特為新舊兩序湯藥石

草飯罷令客頭行者備盤袱爐燭上首知事詣新舊首座舊都
寺處炷香詞云特為獻湯伏望降重客頭隨後請云湯罷就
請新舊大小職事仍請西堂勤舊光伴設位排照牌位分四出
新頭首一出舊頭首二出舊知事三出莊庫四出新知事亦依
班排位獨維那就座光伴勤舊如方丈排位候方丈湯罷庫司
鳴板各依照牌立定都寺巡座揖坐畢燒香揖香依坐位出頭

巡問訊歸中燒光伴香歸位坐進湯湯罷起身出詣鑪前謝湯畢抽衣就坐藥石

因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維那於兩序進退三日後未開靜時分付堂司行者引入力挑燈請舊首座都寺就堂司獻湯維那接入炷香喫湯畢白云職既滿山門位引至僧堂從後門入先送首座次送都寺歸各板頭各觸禮一拜當日掛鉢赴堂

因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住持特為上堂一一標名叙謝畢新舊人就座下拜謝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梓袱爐燭香合詣新舊首座都寺前炷香陳

請云請就寢堂管待客頭請以次新舊人并勤舊光伴寢堂設位排照牌客集報住持出接各入座依照牌立定燒香侍者與請客侍者巡揖坐畢燒香進卓侍者一班列住持前問訊入位行湯下食畢至行飯時燒香侍者離位燒香下賜鉢畢退卓鳴鼓講茶禮與特為鳴鼓三下退座新舊人兩展三禮拜謝

因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管待了次早燒香侍者覆住持令客頭行者備梓袱爐燭香合請客侍者寫茶榜式見前名詣首座寮炷香觸禮一拜稟云頭和點茶伏望降重客頭報眾掛點茶牌仍請知事大眾光伴排照牌侍者行禮頭不安香几無巡堂請茶禮畢先收首座

住持蓋首座直趨住持前行禮初展云此日持蒙煎點禮意過再展叙寒溫畢觸禮三拜首座從聖僧後右出堂前住持相送復位執蓋侍者燒光伴香畢收蓋鳴鼓三下退座首座仍於法堂下間候住持謝茶

因新首座特為後堂大眾茶

方丈特為茶了次早新首座懷香詣方丈拜請云齋退特為後堂大眾茶了伏望降重具狀後見備盤袱爐燭詣後堂首座寮炷香拜請云今晨齋退就雲堂點呈納狀訖受特為人令本寮茶頭遞付供頭貼僧堂前下間封皮粘狀前次令堂司行者報眾掛點茶牌長板鳴僧堂內巡請茶與常特為禮並

狀

前堂首座比丘 某 右某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一中特為 後堂首座大眾仍請 某 某謹封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

茶湯禮畢住持齋罷往諸頭首寮點茶從容溫存點檢缺乏隨令庫司措辦

因兩序交代茶

伺方丈特為新首座茶畢次第新職事具威儀懷香躬詣各受代人處插香對觸禮一拜請云齋退拜屈尊隨令茶頭請兩序各一人東西序勤舊各一人光伴同列頭首中請肩下一人光伴如維那上居東序請茶時肩下副寺一人對寮中向內設

特為位主席分手位左右光伴人位齋退鳴寮前板接受持為
人次接光伴人入位揖坐燒香揖香燒光伴香入座下茶茶畢受
代人起將元請香插爐中觸禮拜謝而退次日令堂司行者請
交代點心名勝一人光伴前堂首座則請西堂勤舊各一人光
伴若庫司一班請西堂勤舊頭首光伴庫司釘掛向裏設特為
位左右排光伴位頭首與主席分手同序隨班位次日點心坐位
同前西序止於知客東序止於維那凡侍者交代茶與點心當
請維那光伴禮設位行近時點心因而請客請鄉曲非禮也

入寮出寮茶

入蒙堂者白寮主掛點茶牌牌左小紙貼云某拜請合寮尊齋
罷備香燭普同問訊揖寮主居主位點茶人居賓位略坐起身
燒香問訊復坐點茶收盞寮主起爐前相謝 自蒙堂出充頭
首者點交代茶畢別日令茶頭報寮主掛點茶牌齋退鳴寮中
小板點茶人門外右立揖衆入爐前問訊寮主主位點茶人分
手位略坐起身燒香問訊復坐獻茶了寮主與衆起身爐前致
謝送點茶人出 自衆寮出充頭首者令茶頭預報寮主掛點
茶牌齋退鳴板先到衆寮門外右立揖衆入位立定問訊揖坐
進中間上下問燒香復中間上下問訊仍中央問訊寮元揖
點茶人對面位坐行茶畢寮元出爐前致謝送出 入衆寮者
點茶寮禮與出寮寮同但寮元寮長分賓主位自不可入位坐

頭首就僧堂茶

伺點出寮茶畢具茶榜後見令茶頭貼僧堂前下間具威儀請
方丈請茶諸寮掛點茶牌報請預令供頭燒湯出盞庫司備茶
燭齋畢就坐點茶頭首入堂炷香行茶與旦望
榜其寮合漱不致坐邀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一
式鄉曲道舊禪師江湖名勝禪師合堂尊衆禪師
兩序出班上香

凡出班上香行香鳴鈸維那出爐前向外偏立揖住持上香辭
儀法師忘無借香問訊有立班西堂當先上香或謂首
儀已出世當先上香者非蓋必與都寺同出班故也

兩序章終

大眾章第七

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廩而
炊楮山而爨亦其西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者果何
為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
覺則群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肖己為然故人人待其
徒猶待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
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愚甘委其
質以廣吾居輟其殮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為
哉果何為哉

沙彌得度

允行者初受度牒以袈裟托呈本師兩序各處插香禮三拜選日設旛剃頭按律選處設座於露地香水洒之周匝七尺四角須設花多便於坐也先稟維那和會戒師并作梵閣梨引請閣梨選日既定則隔宿剃頭頂心留髮名曰周羅梵語周羅此云小結也戒師座几與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燭手鑪戒尺設作梵閣梨座几于聖僧右與戒師對几上安磬聖僧案前置袈裟直撥度牒於上自行堂鳴鈸引剃頭人出土地堂祖堂佛殿各處炷香禮三拜序立僧堂前鳴鐘集眾頭首住持俱入室訖戒師二閣梨始入堂大展三拜各歸位大眾齊坐定引請閣梨至戒師前大

展三拜胡跪合掌戒師問云僧集答云和合戒師云何所作為答云頭受戒戒師云可引請收坐具起鳴手聲引剃頭人入堂聖僧前三拜次戒師前三拜了就跪作梵閣梨鳴大磬作梵神仙五通人作者於此為被轉愧者攝諸不慙愧如來五戒半月半月說以說戒利凡諸佛云何梵願於此經竟到彼岸作梵訖復白云為剃頭受戒者說戒師起座大眾俱立戒師秉爐白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光明雲雲遍法界供養十方無量佛十方無量法十方無量僧見聞普熏證寂滅一切眾生亦如是即將今晨剃頭受戒開啓功德先願皇帝萬歲臣統千秋天下太平法輪常轉伽藍土地增益威光

護法護人無諸難事十方施主福慧莊嚴合道場人身心安樂師長父母道業超隆剃頭沙彌修行無障三途八難咸脫苦輪九有四生俱登覺岸仰憑大眾念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云十號畢大眾復坐引請秉爐教沙彌云我請師言向汝合自陳汝若不能復唱念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請大德為剃頭受戒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剃頭受戒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剃頭受戒 慈愍故 剃頭人禮一拜再稱慈愍故禮二拜三稱慈愍故禮三拜就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沙彌聽戒師云心源湛寂法海淵深迷之者未劫沈淪悟之者當處解脫欲傳妙道無越出家放曠喻如虛空清淨同於皎月修行緣具道果非

遙始從剋念之功畢證無為之地所以大覺世尊捨金輪之寶位子夜踰城脫珎御之龍衣青山斷髮容鵲巢於頂上掛蛛網於眉間修寂滅而證真常斷塵勞而成正覺三世諸佛不說在家成道歷代祖師阿誰行深度人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染世緣方成法器故得天魔拱手外道歸心上酬四重之恩下濟羣生之苦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是報恩者出家之後禮越堂不拜君王不拜父母汝今可離此座想念國王水土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專精拜辭後不拜也沙彌就禮一拜引請鳴手聲引出堂外望北三拜謝恩復三拜謝父母恩即更僧衣引入聖僧前三拜轉戒師前一拜胡跪合

掌戒師用淨瓶灌頂以指滴水於頂上執刀剃頭仍舉偈眾同誦云善哉大丈夫能了世無常三誦訖沙彌退禮一拜引請領沙彌至本師前胡跪合掌本師執刀云最後一人乃能斷之周羅唯為消除去答云何有垂示法語仍舉落髮偈云髮形守志節割度一切人三舉大眾同聲和沙彌就禮三拜仍胡跪合掌本師持袈裟亦有垂示法語付袈裟置沙彌頂上復舉偈云大哉解相福田衣披奉如三舉眾亦同聲和畢沙彌披袈裟禮本師三拜禮聖僧三拜禮戒師三拜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法如大海漸入漸深汝既出家當先受三皈五戒方得近事大僧次受沙彌十戒乃可同僧利養事在專誠不得慢易我今為汝召請

三寶證明佛事兼爐云 一心奉請 無邊佛寶 海藏經文 十地三賢 五果四向 同垂感降 共作證明 三請訖乃云善男子欲求皈依先當懺滌愆瑕如人浣衣然後加色汝今至誠隨我懺悔舉云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三舉從身口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眾三和沙彌三拜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法既淨治身口意業今當皈依佛法僧寶乃舉唱云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佛無上尊 皈依法離欲尊 皈依僧眾中尊 皈依佛竟 皈依法竟 皈依僧竟 如來至真等正覺 是我大師 我今皈依 從今以往 稱佛為師 更不皈依邪魔外道 慈愍故沙彌隨聲念眾皆和誦三遍如慈愍故次則再

三疊之三則每誦一遍沙彌隨禮一拜二遍三拜三遍三拜就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汝既捨邪歸正戒已周圓若欲識相護持應受五戒

不殺生 不偷盜 不婬欲 不妄語 不飲酒

是五戒相汝能持不答云能持

上來五支淨戒一一不得犯汝能持不答云能持是事如是持沙彌三拜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五戒為入道之初因出三途之元首次受沙彌十戒形備法儀此稱勤策依師而住受利同僧是為應法沙彌應當頂受

不殺生 不偷盜 不婬欲 不妄語 不飲酒

是沙彌戒相汝能持不答云能持

不坐臥高廣大床 不花鬘瓔珞香油塗身

不歌舞作倡故往觀聽

不捉金銀錢寶

不非時食

上來十支淨戒一一不得犯汝能持不答云能持是事如是持沙弥三拜胡跪合掌善男子汝今受戒之後當須頂戴奉持不得違犯所持戒律供養三寶勤種福田於和尚阿闍梨一如法教於上中下座心常恭敬精進行道報父母恩衣取蔽形不以文彩食取支命不得嗜味花香脂粉無以近身好色邪聲一無視聽徐言持正勿宣人短倘有爭者兩說和合男女有別草木無傷非賢不友非聖不宗法服應器常與人俱非時不食非法

不言精勤思義温故知新坐則禪思起則諷誦開三惡道開涅槃門於比丘法中增長正業善提心而不退般若智以長明廣化衆生祈成正覺用心如此真佛弟子沙弥禮三拜胡跪合掌戒師起身秉爐回向云上來剃頭受戒功德奉祝護法天龍伽藍真宰各展威靈安僧護法堂頭和尚常為苦海之津梁執事高人永作法門之柱石合堂清衆同乘般若之舟剃頭沙弥共至菩提之岸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戒師仍就坐作梵闍梨鳴磬云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花不着水心清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

佛得菩提 道心常不退

皈依 法薩婆若 得大總持門

僧息諍論 同入和合海

上來剃頭受戒功德無限殊勝良因散周沙界和南聖衆引請闍梨候作梵闍梨舉處世界如虛空時即鳴手磬引沙彌禮戒師三拜轉身禮聖僧三拜畢問訊出堂外下手立戒師二闍梨聖僧前大展三拜而出堂司行者鳴堂前鐘三下住持出堂大眾下床首座領衆隨詣方丈禮賀如衆多住持當就法堂上受賀客頭行者仍預排列香燭爐瓶墨恩椅子伺候先戒師二闍梨行禮初展云蒙差授戒勉強承人事荒疎有淹尊重下情不勝惶恐之至住持答云

沙弥剃頭再展叙寒温畢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次首座大眾進前挿香或展或觸禮或免次侍者小師挿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沙弥得度幸蒙同惟仰對又三拜進叙寒温退三拜收坐具次沙弥挿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某等叨圓頂相塵勞永離愛網下情不勝欣躍之至又三拜進叙禮沙弥一一請察禮謝抵就沙弥察三拜收坐具住持巡察報禮沙弥一一請察禮謝抵就沙弥察安下俟他時登壇受戒謝戒詞云某等獲登戒品盡願備云宿承佛記僧戒圓成堅忍受持力扶宗教於彼稽首禮無上尊

新戒叅堂

得度受沙弥戒已覆住持於何日叅堂次稟首座維那至期早

粥遍食推後新戒參頭領眾入堂聖僧前列問訊插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其等獲廟僧倫等附清衆此又三拜進云日即時令謹時恭惟堂頭本師大和尚首座尊衆大禪師尊儀起君多福退三拜收坐具轉身住持前列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至外堂復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然後歸堂插單隨眾禪誦

登壇受戒

三世諸佛皆曰出家成道歷代祖師傳佛心印盡是沙門蓋以嚴淨毗尼方能弘範三界然則參禪問道戒律為先若不離過防非何以成佛作祖受戒之法應備三衣鉢具并新淨衣物如無新者浣滌令淨入壇受戒一心專注慎勿異緣像佛形儀具佛

戒律得佛受用此非小事豈可輕心若借借衣鉢雖登壇受戒並不得戒若不曾受一生為無戒之人濫廁空門虛消信施既受聲聞戒應受菩薩戒此入法之漸也

護戒

受戒之後常應守護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如小乘四分律云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居一百眾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並須讀誦通利善知持犯開遮但依金口聖言莫擅隨於庸輩如不應食謂酒葷腥也慈非蒜薤園菜不非時食如非粥餅二並宜服禁財色之禍甚於毒蛇尤當遠離慈念眾生猶如赤子語言真

實心口相應讀誦大乘資發行願尸羅清淨佛法現前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故經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辦道具

將入叢林先辦道具中阿含經云所蓄物可資身者即是增長善法之具菩薩戒經云資生順道之具

三衣 蓋法衣有三也一僧伽黎即大二鬱多羅僧即七三安

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也若呼又三品大衣上品二十五條二

中品十九條十七條十五條

下品十三條十一條九條

田衣緣起僧祇律云佛住帝釋石窟前見稻田畦畔分明語阿難云過去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增輝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

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身法慧命也

坐具 梵云尼師壇此云隨坐衣根本毗奈耶云尼師但唐

言坐具五分律云為護身護衣護僧床褥故蓄坐具僧祇云律

應量作長佛二磔手廣一磔手半佛一磔手長二尺四寸此合

偏衫 古僧衣律制只有僧祇支此云覆膊衣此長覆左膊及

右腋蓋顯三衣故即天竺之儀也竺道祖魏錄云魏宮人見僧

袒一肘不以為善乃作偏袒縫於僧祇支上相從因名偏衫今

脊接領者是

蓋認遺制也

裙 西域記云泥縛些羅此桑唐言裙諸律舊譯或云涅槃僧

或云泥洹僧或譯為內衣或云圍衣圍音無即貯米圍器似

直裰 相傳前輩見僧有偏衫而無裙有裙而無偏衫遂合二衣為直裰然普化索木直裰大陽傳革履布裰古亦有矣

鉢 梵云鉢多羅此云應量器今略云鉢又呼云鉢孟即華梵兼名佛本行集經云北天竺有二商主一名帝利富婆二名跋利迦奉世尊麩酪密揣世尊思惟往昔諸佛悉皆受持鉢器我今當以何器受商主食時四天王疾共持四金鉢奉上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蓄此彼四天王更將四銀鉢玻璃鉢瑪瑙鉢赤珠鉢瑪瑙鉢奉悉皆不受持北方毗沙門天王告三天王言我念往昔青色諸天將四石器來奉我等可用受食時別有一天子名毗盧遮那白言仁等慎勿於此石器受食

但供養如塔當有如來號釋迦牟尼出世宜將此四石鉢奉彼如來時四天王共將四石鉢奉佛世尊念四天王以信淨心奉我四鉢若我於一人邊受餘各有恨我今總受四鉢持作一鉢次第相重安置左手右手按下合成一鉢外有四唇而說偈言我昔功德諸果滿以發哀愍清淨心是故今四大天王清淨牢固施我鉢

錫杖 梵云際棄羅此云錫杖錫杖經云佛告比丘應受持錫杖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執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迦葉白佛何名錫杖佛言錫者輕也依倚是杖除煩惱出三界故錫明也得智明故錫醒也醒悟苦空三界結寃故

錫䟽也謂持者與五欲䟽斷故二股六環是迦葉佛製四股十二環是釋迦佛製

主杖 十誦律云佛聽蓄杖其積用鐵為堅牢故斯蓋行李之善助也又毘奈耶云佛聽蓄主杖有二因緣一為老瘦無力二為病苦嬰身故

拂子 律云比丘患草虫聽作拂子僧祇云佛聽作線拂列毘拂芒拂樹皮拂若猫牛尾馬尾并金銀裝柄者皆不可執數珠 牟尼曼陀羅經云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系念修業之具也木椶子經云昔有國王名波流黎白佛言我國邊小我常不安法藏深廣不得遍行願示法要佛言若欲滅煩惱當貫木

椶子一百八箇常自隨身志心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子如是漸次乃過至千萬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捨命得生炎摩天若滿百萬遍當除百八結業獲常樂果王言我當奉行

淨瓶 梵語拈維迦此云餅常貯水隨身以用淨手寄歸傳云軍遲有二若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
漚水囊 增輝記云為器雖小其功甚大為護生命故中華僧鮮有受持准律標示根本百一羯磨云水羅有五種一方羅用三尺或二尺隨時大小作綳須細密不透二法瓶除陽三軍遲虫者若用綳綳薄紗紵布者無護生之意三法瓶除陽三軍遲以綳繫口以繩懸四酌水羅五衣角羅但取密綳一方際手或沉於水待滿引出

繫瓶口或安鉢
謂世云瀝羅難安多眾宗積崇寧元年於洪濟院厨前井邊安
大水檻上近檻唇別安小檻穿角傍出下安瀝羅傾水之時全
無逆溢亦五大眾沾足浴院後架做此僧行東司亦皆瀝水出
家之本道也後住長蘆諸井瀝水二十餘處常住若不瀝水罪
歸主執之人晉異勉而行之

戒刀 僧史略云戒刀皆是道具表斷一切惡故

裝包

古者戴笠笠內安經文茶具之類衣被束前後包插祠部筒戒
刀今則頂包裝包之法用青布袱二條先以一條收拾衣被之

屬仍用油單裹於外復用一條重包於外四角結定用小鎖鎖
之仍繫包鈎於上度牒有袋懸前裝裝以帕子縛定入腰包
繫於前下裳鞋襪有袋繫於後右手携主杖途中雲水相逢彼
此叉手朝揖而過如遊山到處將及門下包捧入旦過安歇處
解包取鞋襪濯足更衣搭袈裟與知客相看

遊方參請

稟辭師長慕有道尊宿處依棲求掛搭准律云比丘有法有食
應住無法有古規首到客司相看次往堂司掛搭送單位經案
食處不應住定然後到侍司通覆詣方丈禮拜今時遊方掛搭初到旦過推
熟於叢林能事者一人為參頭領眾至客司具威儀列門首右

白云暫到知客即接入詞云即日恭惟知賓尊長禪師尊候起
居多福久敘道譽復奉瞻際下情

旦過知客尋往回禮參頭接入普同問訊知客詞云諸位尊長
禪師尊候起居多福適承降重至答云何勤降重參頭自送出門
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若欲禮拜住持則放參後詣侍司相看如前禮起身稟云特來
禮拜和尙敢

侍者通覆侍者揖再坐詳詢來由或鄉人法眷辦事分明侍
者云且回安下處即上方丈咨覆如允次早鐘鳴侍者令客頭

報相看如未暇侍者挑燈詣安下處報禮善言安慰相看之禮

粥罷參頭領眾詣寢堂候住持出侍者接入參頭進前云請和尙
轉身左手插香退身同眾初展云尊候下情不勝喜躍之至

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觸禮三拜如入室弟子法眷則
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

云慈應別插香行禮就座侍者燒香喫茶住持問鄉里名諱及
夏在何處各須實答不可多語起身灑前謝云特此拜謝

送出參頭云和尙隨至侍司致謝云特此拜謝歸旦過外下手
排立候住持回禮同問訊接入詞云特此拜謝歸旦過外下手

侍者入同眾問訊云請刻恭惟高侍禪師通体起居多福禮合
情不勝感激之至住持云幸望款常眾送出參頭轉上手接

侍者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今遊方者多不入旦過到處輒尋
報謝稽遲下情多愧

鄉曲頭首寮舍安泊古禮漸至無聞住持遇名勝相看就送客

位回禮上座相看就法堂下間迎同住持回禮免煩降重而五

山大方則不回禮半齋請點心當晚持為湯披衣赴住持接入

展三禮抽衣就坐藥石如住持不暇請頭首代相陪時當自起

燒香住持自伴湯乃盡禮也次日粥罷請茶參頭領眾排立寢

堂前候住持至即趨前問訊云經宿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

感激入座侍者燒香喫茶起至爐前兩展三禮謝茶初展云

重承煎點特此拜謝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禮

三拜住持送出兩三步如求掛搭參頭領眾回身進住持前稟云

某等生理事大無常迅速久聞稟訖不伺允否即普觸禮一拜

云掛搭和尚當先掛搭參頭其餘不拘早晚不擇處所各知進退

伺候住持求住方丈近事人母得呵禁如允仍觸禮一拜就求

帖子到侍司附名云適奉方丈慈旨侍者次第發榜頭下堂司

維那令行者請新到喫茶畢出度牒上床曆詳具大掛候送歸

堂或有故出入須守堂儀半月方可請假古云請假遊山者常

將半月期過期重掛搭依舊守堂儀如迫師長父母疾病喪死

者不在此限

凡寢堂中必設參椅示尊師道也新到相着住持當居中位

令其掃香展禮側坐受茶於禮無損今北方猶行之所時新

學沙弥才方入眾便與大方宿德分坐抗禮視為故常循習

成弊至於獵等犯分以啓外侮師道蕩然能尊師則尊法尊

法則叢林紀綱振矣若西域諸師其徒奉之猶君父之尊惟

恐不及可為法也

大相看

大方多眾又尊宿嚴重無汎常數見之禮新到須候人多各預

詣侍司附名作一起相着侍者稟定或九月初或冬前年節眾

推辦事名勝或熟於叢林者為參頭至日領眾至寢堂排立侍

者請住持出參頭進云請和尚住持垂語參頭下語已退步同

眾問訊掃香展禮次謝侍者次早赴方丈茶求掛搭候發榜賦

後下堂司送歸堂並與前同住持併在謝掛搭時回禮

榜式奉 方丈慈旨掛搭 今月 日侍司 某 某甲上座

大掛搭歸堂

堂司承侍司報榜即令行者請新到茶各懷度牒參頭預備小

香合准歸堂時用領眾詣堂司對觸禮一拜叙寒温入座受茶

畢起稟云某等適奉方丈慈旨維那答云多幸喜得參頭與

眾各取度牒遞付維那仍對觸禮一拜逐一上床曆訖付還只

留參頭度牒行者唱云歸堂掛搭參頭領眾前門右手入堂至

聖僧前排立參頭燒香同眾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自上堂至下

堂仍如前排立問訊從班尾先移步退聖僧板頭立維那入堂

燒香上間立堂司行者用盤挾托度牒維那付還參頭同眾對

觸禮一拜參頭送維那出齋後前門參頭不出門限維那發諸

寮報榜後見行者引至眾寮鳴內板三下寮主相接入門對觸

禮一拜叙寒温畢分手坐獻空盞使起身於香爐前問訊謝畢

云某等適奉維那慈旨令歸寮主云茲來多幸且喜同守寂寥即各觸禮一

拜新掛搭人轉東邊寮主轉西邊又觸禮一拜寮主引掛搭人

排列朝觀音問訊引巡寮一匝復朝觀音問訊而退不須送出

行者引見寮元對觸禮一拜云多福慈蒙方丈慈旨令某等依

情不勝感激之至次詣諸頭首寮庫司各觸禮一拜叙寒温

畢送出今多不相接止傳語或謂止首座處有拜皆非法蓋謝

掛搭時兩序回禮通有各拜也

榜掛搭一僧某甲上座某州人氏某戒某甲上座某甲上座某甲上座

式報侍司曰申尊住持也前堂首座侍司寮寮必具戒次州名

小掛搭歸堂方丈許掛搭侍司發榜下堂司請茶上床曆畢

送入眾寮維那居上間對觸禮一拜轉下間又對觸禮一拜掛

搭人詞云茲者多幸重辱温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答云幸乞寬履衆頭送維那出

眾寮外右立堂司行者鳴寮內小板三下寮主相接禮並同前

西堂首座掛搭如大方名德欲作任計語次露意住持度有

單寮可處及行坐位次上下安順則留之次日赴茶畢稟云某為

事大特來依樓即觸禮一拜或別日或即時會兩序勤舊係住持躬起

燒香復位立白云某處西堂首座不棄來此同守寂寥煩兩序勤舊同送歸寮受送人即進前

云特來依樓住持同兩序勤舊送歸寮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

受送人居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揖兩序勤舊入問訊畢即

懷香詣方丈拜謝堂司行者引詣兩序勤舊處回禮方丈別日

特為管待講茶禮日望請茶並與勤舊列

諸方名勝掛搭凡欲求掛搭次日赴茶罷稟云某等為生死

積伏望普觸禮一拜住持如允則會首座知事維那茶畢住持

躬起燒香白送意如前受送人進云某等重蒙收錄答云山門禮

隨職名高下送蒙堂前資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與寮主問訊

詞云宿生多幸且喜同居受送人轉主位揖侍者入問訊

送出與兩序問訊畢即懷香詣方丈拜謝榻位堂司行者引至

庫司諸頭首寮回禮或方丈發榜頭煩首座請送則首座令堂

司行者請知事一人維那侍者及受送人同至寮首座燒香獻

茶白住持發批山門相送之意送入門時首座居主位代住持

觸禮一拜受送人歸主位首座轉居客位與知事維那同問訊

餘禮並同前

法眷辦事掛搭不拘時訪侍者說來歷通覆主持插香展禮

若以下法眷會執侍者住持皆當受禮隨職名高下送同前

拋香相看

新到或迫緣故來不及時或止掛搭不得通覆不拘處所繞迎

見住持即拋香于前云暫到禮觸禮一拜隨自收香伺求掛搭

如住持許容則侍司發榜下堂司禮同前若圖帳已定則詣堂

司稟漆名入圖或人多列戒次後

謝掛搭

古規掛搭歸堂者即時謝掛搭後以冬節歲節夏前三次謝掛搭自佛照和尚由育王赴徑山權孤雲為入院侍者時佛照以禮繁併在夏前近時衲子到處坐席未溫移單東西多致不謝掛搭既曰經冬過夏折中當在冬前夏前兩期報謝侍者先期取堂司戒臘簿檢看新掛搭戒臘在上者一人為參頭一人為副參舊以諸方侍者為參頭往往以寺門高下爭競不安原夫侍帳及寮寮戒臘牌不以名字分高下一遵佛制也况諸圖二免爭競三得眾和同居惟住持力主行之 參頭當具小圖習儀三人一引每引一人為小參頭須詳記詞語進退折旋合

度免致臨時參差堂司行者具名數率香錢寫小榜云新歸堂率錢若干買香謝掛搭堂司行者 某取覆貼眾寮前收香錢足交侍者納方丈就

稟擬定何日謝掛搭出榜報眾云新歸堂兄弟來日游罷請侍司 某報 至日就寢堂或法堂設住持位排列香几鑪瓶燭

臺侍者付大香一片與參頭交副參收領眾依圖位排立參頭

隨同侍者請住持出歸位立參頭同眾齊問訊畢參頭進住持

前稟云請和尚退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復位

齊問訊畢副參袖中取香捧進參頭接藏懷中小問訊又手進

爐前左手挿香仍從空處過復位齊問訊本引三人一展坐具

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參頭進前云某等宿生慶幸獲遂依

仍如前退身香几右手轉歸位問訊再展坐具住持復如前約

免收坐具再進前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專候起居多福仍如前轉歸位問

訊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第一引問訊過左邊接班尾次第三

人趨上詞禮並同參頭立於侍者下有伺各各禮畢副參趨到

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眾齊問訊而退副參領眾先行參頭居

末至眾寮門外下手立副參引眾從右邊入寮內下間旋轉量

眾多寡不拘行數副參趨向前接聯參頭有次伺住持至與眾

俱迎問訊轉入寮內眾當前後相顧成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

至爐前對觸禮一拜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和尚專候起居多福某

不勝感眾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手立副參仍引眾旋轉居上

間出聯參頭肩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復依左右茲參頭

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禮一拜詞云即刻恭惟座元

尊候多福某等復依附迺參頭送兩序出復歸上間立副參

引眾自觀音後轉出爐前仍頌班尾俱立定對參頭觸禮一拜

詞云某等適聞甚勞其儀亦當預習當日侵早方丈客頭堂司

行者各寫回禮榜貼眾寮前方丈榜貼上問兩序榜貼下間賦

後榜堂頭和尚游罷回禮今月 日客頭行者 某 承准

式頭首知事游罷回禮今月 日堂司行者 某 拜覆

四方丈持為新掛搭茶庫司頭

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見至日侵晨洗面時備卓

子筆現列照堂請各於名下書云某甲謹拜如掛搭諸方名勝亦依戒寫入茶狀內隔日方文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者令客頭依戒列名寫特為牌或作四出六出首座光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面位若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衆頭與光伴對面位蓋受送者先謝榻位此同赴茶耳至日齋罷鳴鼓集衆侍者揖入住持相接問訊次與光伴人問訊各依照牌歸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頭行禮巡揖坐揖香揖茶燒光伴香鳴鼓退座並與四節小座湯禮同受持爲人引衆排立謝茶初展云某等此日重蒙前點持此再展云即日時恭惟堂頭和尚退身觸禮三拜而退次日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尊候起居多福

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寮前請僉名書云某甲謹依庫堂排位首座光伴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禮又次日首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伴鳴照堂板全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巡問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法三日講行今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鼓頭首知事空住持一位互爲主伴位次行禮並同位必當齊位轉身問訊

茶前掛搭 某甲座列名 堂頭和尚今晨馬送就寢
特爲伏希 雲集 今月 日付司某拜請

狀庫司頭首則云 新掛搭 某甲座列名 右某等今
晨齋退就庫司點茶一中 特爲伏望 衆慈同垂

式降重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拜請
頭首當列名止於知客就照堂餘同前

坐禪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歸堂向裏坐次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緩鳴板第三聲副寮閉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首座聖僧前燒香巡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丈板三聲住持入堂燒香巡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久之僧衆方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肩起止急緩免見成連單位空缺或有留被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未隨衆留袈裟在被位於外放逸者皆當檢舉懲罰頭首大衆並從出入板往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入堂司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僧後右出撐簾下牌輕撼作聲住持頭首出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迎接祈禱普請看誦送亡及衆寮淨髮洗衣則不坐禪亦不坐衆寮後坐禪如常住持首座仍巡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周而復始住山照依被位資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開櫃插單下鉢抽被者皆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參鐘鳴時交付聖僧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過近時直堂成羣相陪分俵果核聚談戲笑習以爲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

坐禪儀

夫學般若菩薩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眾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捨諸緣休息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閒靜處敷坐物結跏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拇指相拄正身端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脣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習定高僧坐常開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旨矣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萬年一念非斷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

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慧力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方便護持定力諸修行中禪定為最若不妄禪靜慮三界流轉觸境茫然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得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閒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况乃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坐參

齋罷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眾寮前各掛坐參牌將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眾寮前板先一聲大眾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座入不鳴首座寮前板若大坐參時却鳴三下却覆住持鳴方丈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披袈裟非法也堂司行者候晚粥熟覆首座云轉聖僧後右出下牌鳴堂前鐘三下眾就位普同和南住持頭首次第出堂眾下床各出半單前輩住持頭首亦同歸眾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參住持以求開示故率眾齊集坐待鼓鳴而往參之名曰坐參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參之說

大坐參

今時叢林有多眾處猶持講晚參以存古意謂之大坐參與常坐參同但首座入堂不燒香便歸位待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座寮前板三下大眾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從後門出復轉從前門入聖僧前燒香如常巡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前鐘方丈客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領眾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座侍者兩序東西堂各出班問訊開示畢眾散歸寮藥石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首座前問訊云堂頭和尚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訊長聲喝云緘鳴堂前鐘三下大眾下地普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持出頭首出眾各出全單歸眾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免使後學知之每日如有緣故不坐參時供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

與大眾同至晚衆寮前鳴板三下衆出寮歸堂昏鐘鳴如居城
鼓頭首入堂首座待鐘鳴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候
定鐘鳴住持出堂次頭首出如坐再請禪住持後門入歸位不
巡堂頭首隨衆或抽解者即歸被位更深住持出聞首座開枕
響衆方偃息在道兄弟不以此拘次早三下板鳴衆起聖僧侍
者牽堂內手中轆轤驚酣眠者起洗面衆歸堂已首座入燒香
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鼓鳴住持出鐘鳴首座出以次頭
首與大眾暫從後門出換衣換頭袖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
再入堂巡被位鐘絕開靜板鳴衆方摺被惟首座被係供頭摺
衆各隨意出堂禮念亦兼修也

請蓋

凡欲請蓋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甲上座今晚欲詣方丈請
蓋如允所請定鐘後詣侍司候方丈秉燭焚香侍者引入住持
前問訊掃香大展九拜收坐具進云其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肅恭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掃香大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
觸禮次詣侍司致謝

赴齋粥

早晨聞開靜板後齋時候巡火板鳴先歸鉢位入堂時聖僧前
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歛左邊衣袖腋
下壓定復以左手歛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撥鞋入床

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竦身上床近裏一尺許正坐敷裝裝蓋
膝上不得露內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日都監寺維那直歲侍
者等位在外堂上間知客知浴知殺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
間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待堂前鳴鐘即入
堂大眾齋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住持大鐘鳴時先入
堂坐至堂前鐘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遇五旦望講行一次新
入衆者不知所自先輩嘗議下床問訊者謂諸寮與大眾普同
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衆處必當日早晨下床問訊為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為茶湯禮數動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
赴先看照牌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遑如有病患內迫不及赴
者托同赴人白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衆處有必合資衆力而辦者庫
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衆掛
普請牌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其時或聞木魚或聞鼓聲各
持絆膊搭左臂上趨普請處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
赴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

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
深錐痛割循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禁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
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成現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
要免頭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敢言究已明心了生達死世
間法即是出世間法行脚人可貽未行脚人庶幾不負出家身
心抑亦同報佛祖恩德謹列于后

入眾之法睡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鐘未鳴輕輕擡身先
起將梳子安脚下未要拘恐驚隣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
扇風令人動念覺困來將被推脚後取手中轉身下地巾搭左
手念偈云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眾生自回互輕手揭簾出後架

不得拖鞋咳嗽作聲古云揭簾須垂後手輕手取盆洗面湯不
宜多右手蘸齒藥指左邊左手蘸指右邊不可再蘸恐牙宣口

氣過人漱口須低頭吐水以手引下直腰吐水恐濺隣桶不得
洗頭有四件自他不利一汚桶二賊中不得鼻內作聲不得噴水

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以唾涕汚面桶古云五更洗面本為修行

拭面不得爭扯手中不得以巾拭頭用畢須攤掛或焙火上在
上堂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半坐定若

換直椹須將新者覆上抽去舊椹不得露白不得扇風若欲燒
香禮拜宜於鐘鳴時將袈裟藏袖內出後門外披平常亦離被

位披袈裟合掌頂戴想念偈云善哉解脫服無相福田我今願

捐袈裟先摺搭手處後解環不得以口銜袈裟不得以領勾袈

裝摺了亦當問訊而去如殿堂禮拜不得占中央妨住持人未
不得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過須行後面空處五更鐘

鳴想念偈云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住持并首座坐
堂時不得從前門出入開小靜方摺被拘梳子摺被之法先尋

兩角以手理伸向前先摺一半次摺身前一半不得橫口隣單
亦不得抖擻作聲不得以被扇風或歸眾寮喫湯藥或茶堂經

行次第歸鉢位以上有順轉謂左若前門從南頰入不得行北頰
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魚響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鉢堂外坐

或歸眾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座若已先生

上中下座來須合掌古云不敬上中下座婆聞木魚後長板鳴

下鉢擡身正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有合掌方取鉢一手
解鈎左手提鉢轉身令正蹲身放鉢免將腰背撞入堂前鐘鳴

下床為迎住持入堂大眾普同問訊不得以手左右搖曳下床
時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床不得頓身取

鉢安座前問推聲想念偈云佛法成羅奈入滅拘絺羅展鉢之法
先合掌想念偈云願共一切眾等三輪空寂然後解袈裟展淨巾

覆膝帕摺轉三角奠令出單外先展鉢單仰左手取鉢安單上
以兩手大拇指進取鎖子從小次第展不得敲磕作聲仍護第

四第五指為觸指不得用鉢拭摺令小并匙筋袋近身橫放入

則先匙出則先筋手把處為淨頭向上有鉢刷安第二鎖子縫
中出半寸許盛生飴不得以匙筋出生飴不過七粒太少為慳
食凡受食則用出生或不受食却不可就桶杓內撮飴出生維
那念佛合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高高低低得所不得以手托口
邊古云參差合掌不當兩手交加捧鼻中兩手捧鉢受食想
念偈云若受食時當願眾生或多或少則以右手起止之聞徧
食推看上下有以面相朝揖食不得正面以手搖曳兩邊揖罷
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村已德行全缺應供
五為成道業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
故應受此食次出生想念偈云此食徧十方一切鬼神共喫食之
法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口取鉢放鉢并匙筋不得有聲

不得咳嗽不得擤鼻噴嚏若自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抓頭
恐風屑落隣單鉢中不得以手挑牙不得嚼飴啜羹作聲不得
鉢中央挑飴不得大搏食不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飴食不得
手把散飴食如有菜滓安鉢後屏處不得以風扇隣位如自己
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坐不得以手枕膝上隨量受食不得請
折不得將頭鉢盛濕食不得將羹汁於頭鉢內淘飴喫不得挑
菜頭鉢內和飴喫食時須看上下有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鉢
盂不得吮鉢刷作聲食未至不得坐煩惱古云歎鉢四顧起悲
歎頻搖所發羹包滿洗鉢以頭鉢盛水次第洗鎖子不得頭鉢內
口開單長鉢響諸隣洗匙筋并鎖子仍屈第四第五指不得盪漱作聲不得吐水鉢

中不得先以熟水洗鉢未折鉢水不得先收蓋膝巾不得以膝
巾拭汗不得以餘水瀝地上折水想念偈云我此洗鉢水如天
衆悉令得飽滿喻收鉢以兩手大指迸定次第而入復畢合掌
摩休羅細婆婆訶收鉢以兩手大指迸定次第而入復畢合掌
想念食畢偈云回因轉果不在念一切眾生獲神通察前板鳴
歸寮問訊不歸位為輕侮大眾入門歸位如僧堂之法立定候
寮主燒香畢問訊上下若有茶就座不得垂衣不得聚頭笑語
不得隻手揖人不得包藏茶末古云登床宴坐不得垂衣隻手
取笑傍觀時中隣案茶罷或看經不得長展經面也不得手托
經寮中行不得垂經帶不得出聲不得背靠板頭看經古云出
持誦少聲稱人背須預先出寮莫待打坐禪板若抽脫古例披

五條緋掛也以淨巾搭左手解條繫笏竿上脫五條直綴令齊整
以手中繫定作記認不得笑語不得在外催促右手提水入廁
換鞋不得參差安淨桶在前鳴指三下驚散糞鬼躡身令正不
得努氣作聲不得涕唾不得隔壁共人語話古云戶高只合輕
堪亂作聲入廁用籌分不得以水澆兩邊左手洗淨護大指第
觸淨出時脫履忌舉橫二第三指不得多用籌子古云浴湯少使有者使了以水洗之
安廁邊空處人多則妨眾不宜長久淨桶安舊處以乾手安內
衣入袴以乾手開門左手提桶出不得濕手擊門扇并門頰上
右手挑灰後挑土不得以濕手擊灰土不得吐唾和泥洗手然
後用皂角洗至肘前須一一念呪按大藏經云夫登溷者

不念此呪假使以十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能淨凡登殿堂
 瞻禮並無利益奉勸受持每誦七遍是故鬼神常相拱護入廁
 洗淨佛地淨手佛地淨身佛地去穢
 禪火板未鳴不得先歸寮齋前不得洗衣粥前齋前放參後不
 得開函櫃如有急切白主事人寮中白寮主僧堂白聖僧侍者
 齋罷不得僧堂內聚頭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不得
 上下間行道穿堂直過不得席上穿錢不得牀上垂腳坐床前
 一尺為三淨頭一展鉢二安袈裝三頭所向不得牀上行不得
 跪膝開函櫃不得腳踏床緣下地草履五條遊山不得經行佛

殿法堂古云袈裟不得赤腳着僧鞋不得把手
 共行說世諦是非古云別了不得猖狂急走古云行須緩步習馬勝之威儀
 不得佛殿閑行古云無事不須登殿不得傾瓶湯泡衣竹竿熨斗使了安元處
 漿洗衣服不得袒不得傾瓶湯泡衣竹竿熨斗使了安元處
 洗腳板鳴不得爭奪腳桶有瘡疥則隨後洗或屏處洗之各行
 方便免動眾念莫待打板次第歸堂坐參了各出半單下地講
 大放參首座寮前板鳴即時轉身向外須當及時赴堂板鳴後
 不得入堂亦不得堂外立住持首座出堂開單下床問訊歸寮
 藥石各就案位不得先起威食不得高聲呼索粥飯鹽醋之類

食罷出寮不得出三門不得入小寮不得袒歸僧堂并廊下
 行不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聞鐘聲煩惱輕
 願成佛度眾須先歸單位坐禪不得牀上抓頭不得牀上弄
 數珠作聲不得與鄰單語話鄰單生疎當以善言誘喻不得生
 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首座開枕後困重者就
 寢睡須右脇不得仰卧仰為屍睡覆為淫睡多惡夢以被巾裹
 袈裝安枕前今人多安腳後於理不便如開浴浴具携右手入
 下間門內問訊歸空處揖左右人畢先以五條手巾掛笄竿上
 展浴袂取出浴具放一邊解上衣未卸直襪先脫下面裙裳以
 腳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視袴捲摺安枕內次第脫直襪與五

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鼓響入堂時其所脫衣作一
 覆轉方換拖鞋不得赤腳入浴須於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
 占頭首老宿坐處謂上不得以湯水濺人身上不得桶內泡腳
 不得室內小遺不得架脚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槽上指腳不得
 屏水不得起身被桶澆身上前後有人須當遮護脚布不得離
 身有脚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或洗灸瘡或使疥藥宜
 後入浴不得攙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
 着衣後淨手拭之以披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面壁少坐先
 着上衣并直襪都遮了下地却着下裳解浴裙以脚布摺浴裙
 內恐濕浴袂手巾携左手揖左右出看設浴施主名字隨意課

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圈上然後轉身正坐榻上下有
不得弄香匙火筋不得撥火飛灰不得聚頭說話不得煨點心
等物不得炙鞋焙襦烘衣裳不得攪起直裰露袴口不得吐唾
并彈垢膩於火內如別所集一日事件衆中威儀非敢聞於老
成聊以誘於初學升堂入室小參諷經念誦巡察解結人事裝
包頂笠送亡唱衣應係微細軌則清規既已具載尊宿各有明
文不再備陳徒爲贅語

龜鏡文

慈覺大師贖公述夫兩柱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
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頂

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
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典翰墨故有
書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
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
待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浣濯故有浴室水頭爲衆僧禦寒故
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
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
以行道之緣十方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
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
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

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
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
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
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
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鞘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
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
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味
水因所以報浴室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
頭也付已德行全缺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
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以報淨

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
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
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世之津梁畢證二
嚴之極果若或禁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
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
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羣者不去非維那所
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
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剋衆僧非庫頭所
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箋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
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

以替眾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眾也打疊不勤
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眾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
以恤眾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水頭所以浣眾也預備
不前眾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眾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
非街坊化主所以供眾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
主所以代眾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眾也禁之
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眾也如其眾僧輕師慢法取性
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卧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
意輕王法不顧禁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
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誓齋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

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
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
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
遺忘召請久坐眾僧非所以報侍者也己方人慢藏誨盜非
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
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眾人非所
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墮壁狼
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
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舍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

真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旃檀林下純是旃檀令斯後五百年
再觀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繫在僧徒僧是福田所應奉
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飭主
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待同袍不得妄自尊
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
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為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
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需毋令缺少世尊二千年
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眾不可憂
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
厭客僧且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奉僧堂前暫尔求齋等心

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恐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
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迤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
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
獅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
佛日長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為龜鏡焉

有病僧念誦
凡有病僧鄉人道舊對病者榻前排列香燭佛像念誦贊佛云
水澄秋月現懸禱福田生惟有佛菩提是真皈依處今晨則為
在病比丘某甲釋多生之冤對嚴累劫之愆尤特運至誠仰投
清衆稱揚聖號蕩滌深殃仰憑尊回向云伏願一心清淨四大輕安
衆念清淨法身履十羅云云

法身野馬再勞尊家如病重為十念阿彌陀佛念時先白贊云
念十方三世云云
阿彌陀佛真金色相好端嚴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弥紺目澄清
四大海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亦無邊四十八種度眾生九
品咸令登彼岸今晨則為在病比丘某甲釋多生之冤對懺畢劫
之愆尤持運至誠仰投清眾稱揚聖德深歎仰慈尊眾念南
無阿彌陀佛一百聲觀世音菩薩十大聲回向云伏願在病比丘某甲諸
難至苦陸清淨大海眾菩薩各十聲回向云伏願在病比丘某甲諸
難逃在生安養當念佛時眾宜攝心清淨不得雜念攀緣
口 抱病僧某右某本貫某州某姓幾歲給到某處度牒
為僧某年到某寺掛搭今來抱病恐風火不定所有
隨身行李合煩公界抄割死後望依某林清規津送
詞 年 月 日抱病僧 某甲口詞

抄割衣鉢 凡有僧病革直病者即白延壽堂主稟維那請封
行李堂司行者覆首座頭首知事侍者同到病人前抄寫口詞
直病者同執事人收拾經櫃函櫃衣物抄割具單見數一一封
鎖外須留裝亡衣服 直經掛絡內外衣裳數珠香合 合用之物
併作一處包留延壽堂主同直病者收掌或病者不能分付維
那首座力當主行無行李者亦須盡禮津送單帳鎖匙封押納
首座處所封行李首座維那知客侍者四寮人力擡歸堂司若
單寮勤舊行李多者封起只留本房庫司差人看守亡僧非生
前預聞住持兩序勤舊及無親書不可擅自遺囑衣物 尚住淨
慈時首座維那為作 如病僧瞑目延壽堂主即報維那令堂
司行者報燒湯覆首座知客侍者庫司差人擡龕浴船安排浴
亡浴畢淨髮拭浴衣被酌量儀浴亡人手中與淨髮人維那提

督着衣入龕置延壽堂中鋪設椅卓位牌牌上書云 新圓某
靈或西堂則書前住某寺某師 備香燈供養現前僧眾諷大悲
咒回向安位夜點長明燈堂司行者預造雲柳幡花直靈行者
每日上粥飯知事三時上茶湯燒香齋粥殿堂諷經罷及放參
罷堂司行者即鳴手磬前引首座領眾至龕前住持燒香畢維
那舉大悲咒回向云 上來觀經功德奉為新圓某某甲 次鄉人
舉呪鄉長出燒香每日三時禮同除公界回向稱雙字名餘只
稱單字名回向同前如遇且望及景命日免諷經未可出喪
請佛事 秉炬必請住持舉佛事其餘鎖龕起龕起骨入塔佛
事維那稟首座商量依資次輪請頭首為之仍用小片白紙寫
帖子云 新圓某某甲上座某州人 秉炬 佛事 堂頭和尚 若
亡者是西堂單寮勤舊衣鉢稍豐則添奠茶湯轉龕轉骨等
佛事輪請單寮西堂首座及本山江湖名勝維那備盤袱爐
燭香一片帶行者詣方丈捧香觸禮一拜稟云 某甲上座國某
和瑞呈納帖子而退請頭首禮同堂司置佛事簿以備稽考
輪請
估衣 維那分付堂司行者請住持兩序侍者就堂司或就照
堂對眾呈過包籠開封出衣物排地上席內逐件提起呈過維
那估直首座折中知客侍者上單排字跡就記價直在下依號
寫標貼衣物上入籠仍隨號依價逐件別寫長標以備唱衣

回向同前但無念鄉人法眷諷經回向亦

唱衣 茶毗後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侍者齋罷僧堂前唱衣

仍報眾掛唱衣牌候齋下堂排辦僧堂前住持首座分手位兩

序對坐入門向裏橫安卓凳桌上仍安筆硯磨剪掛絡合用什

物地上鋪席俱畢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侍者鳴鐘集眾維那

知客侍者同入堂歸位向裏列坐堂司行者供頭唱食眾行者

一行排列向住持兩序問訊轉身向維那知客侍者問訊畢扛

包籠住持兩序前巡呈封記於首座處請鎖匙呈過開取衣物

照字號次第排席上空籠向內側安維那起身鳴磬一下念誦

云序雲散而影不傷殘燭盡而光自滅今茲修用表無常作
云憑大眾奉為某甲上座資助竟需往生淨土念清淨法身

盧遮那十號畢鳴磬一下云夫唱衣之法蓋常規新舊短長
佛云云十號畢鳴磬一下云自宜照願聲漸後不許翻悔謹

白再鳴磬一下拈度牒於亡僧名字上橫剪破云亡僧本名度
牒一道對眾

頌鳴磬一下付與行者捧呈兩序維那解袈裟安磬中却換掛

絡堂司行者依次第拈衣物呈過遞與維那提起云某號某物

一唱若干如估一貫則從一伯唱起堂司行者接聲唱眾中應

聲次第唱到一貫維那即鳴磬一下云打聽餘號並同或同聲

應同價者行者唱住云破再唱起鳴磬為度堂司行者問定某

人名字知客寫名上單侍者照名發標付貼供行者遞與唱得

人供頭行者仍收衣物入籠一一唱畢鳴磬一下回向云上來
念誦功德奉為國寂某甲上座莊嚴近來為息喧亂多作闍拈

報地再勞尊眾念十方三世云

法規往衣物過三日不取者照價出賣造板帳

增輝記云佛制分衣意令在者見其亡物分與眾僧作是思

惟彼既如斯我還若此因其對治息貪求故今不省察翻於

唱衣時爭價喧呼愚之甚也

入塔 茶毗後執事人鄉曲法眷同收骨以綿裹袱包函貯封

定迎歸延壽堂去新字上三時諷經第三日午後出板帳於僧堂

前令眾通知如不合或式及有侵欺許以札覆上下覆實改正
身率先服眾可也出板帳畢堂司行者預報眾掛送灰牌至期

鳴鐘集請起骨佛事送至塔所請入塔佛事入畢知事封塔維

那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風經功德奉為國寂某甲上座
入塔之次莊嚴報地十方云知客平

舉楞嚴呪鄉人諷經回向並同

板帳式

今具估唱亡僧某甲稱呼衣鉢鈔收支下項

一收鈔壹千貫文係板帳支行開具內壹拾伍貫文回籠

支鈔玖拾壹貫文係板帳支行開具內壹拾伍貫文回籠

三貫文回發參貫文設粥壹貫文金龍前燈油

拾貫文筆紙造單壹貫文淨髮貳貫伍伯文移籠搵

伍伯文燒浴湯貳貫文浴亡壹貫文直靈上粥飯

伍伯文庫司客頭伍伯文釘掛祭筵伍伯文管計出梳梯

伍伯文庫子出給伍伯文監厨造食伍伯文茶頭上

伍伯文造祭

伍伯文 行恭頭差撥 貳貫文 堂司行者 伍伯文 監作差撥人力

伍伯文 方丈聽叫 拾貫文 行堂誦經 壹貫文 貼堂司行者鳴

貳貫文 四寮茶頭 壹拾伍貫文 昇龕 壹貫文 打鼓

參貫文 鼓樂 參貫文 扛香卓挑 伍伯文 儀雲柳崇枝

壹貫文 化亡 參貫文 方丈一行 壹貫文 四寮人力扛香卓

伍伯文 貼堂司行 伍伯文 堂司行者 伍伯文 貼供頭進唱

伍伯文 供頭收衣 伍伯文 操關 伍伯文 收骨

壹貫文 擡灰函 壹貫文 直塔 共支行

支鈔貳伯柒拾貫文 係板帳支行外三七抽分歸常住計上件

支鈔壹伯叁拾伍貫文 開具內貳拾貫乘烟壹拾貫

肆拾貫 起骨入塔 貳拾貫 項佛事 叁拾貫 維那山頭佛事

壹拾伍貫 項佛事 共支行

支鈔壹拾伍貫文 首座主喪都寺押喪維那主各伍貫文計

支鈔玖貫文 知客率經侍者沐香合各三貫聖僧侍者收

支鈔壹拾伍貫文 方丈兩序堂司行者抄劄估衣造單

支鈔貳拾貫文 方丈兩序倉庫方丈二分計上件支行

支鈔肆伯肆拾肆貫伍伯文 係使眾經錢觀音大士聖僧方丈雙

除支外見管鈔伍伯文 收堂司公用

右具如前

年月日堂司行者 某 具

把帳 侍者 某押

直歲 知客 某押

典座 知浴

副寺 藏主

維那 藏主

副寺 書記

監寺 首座

都寺 首座 某押 兩序並同

住持

押

板帳之設蓋古者凡立成式必書諸板示不可移易也故禁
林亡僧有板帳焉凡僧亡以其所有衣物對眾估唱懲貪積
也估唱得錢必照板帳支用外其錢作三七抽分歸常住
抽參拾貫不滿餘則均俵僧眾經資一伯則佛事壹貫方丈
倍之以壹千貫為率條列于前約其成式多則增而上之少
則降而殺之臨時又量眾隨宜以斟酌之或勤舊有田地米
當盡歸常住仍量唱衣錢多寡多則排日
俵贖銀經看經添羹茶湯轉龕骨等佛事

節臘章第八

大眾章終

僧不序齒而序臘以別俗也西域三時以一時為安居出入有禁
止凡禪誦行坐依受戒先後為次而制以九旬策勲于道以三旬
營資身之具使內外均養身心俱安也尅期進修不捨寸陰護惜
生命行無慈忍旨哉聖訓萬世永遵而五竺地廣暑寒霖潦氣
候之弗齊故結制有以四月五月十二月然皆始以十六日所謂兩
安居者因地隨時惟適之安或曰坐夏或曰坐臘戒臘之義始此
如言驗蠟人冰以坐臘之人驗其行猶冰潔或謂埋蠟人於地
以驗所修之成虧者類淫巫俚語庸非相傳之訛耶且吾所修
證聖不能窺豈外物可測其進退哉今禪林結制以四月望解以
七月望者若先一日講行禮儀而期內得專志於道故略錄之

亦隨方毗尼或議不如法而不知其得法外意也中土以冬為一
陽之始歲為四序之端物時維新人情胥慶禮貴同俗化在隨
宜故以結解冬年為四大節周旋規矩聳觀龍象之筵主賓唱
酬兼開獅子之吼禮文秩秩猗歟盛哉

夏前出草單

叢林以三月初一日出草單總方丈止掛搭堂司依戒臘牌寫僧
數令行者先呈首座次呈住持兩序掛僧堂前備卓子列筆硯
于下凡三日皆齋後出或有差誤請自改正蓋防初上床曆一
時恐有錯亂又衆多或致漏落將寫圖帳故先具草單各當自
看本名戒次高下近來好爭作鬧者往往恃強挾私爭較名字

是非互相塗抹喧譁撓眾犯者合擯果有冒名越戒者惟當詳
稟維那首座覆住持處置

草單式

戒次朱書
名字墨書

清衆戒臘
威音王戒

陳如尊者
堂頭和尚

至元幾戒
某甲上座

大德幾戒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右具如前恐有差誤請自改正伏幸
衆悉 今月 日 堂司 某 具

新掛搭人點入寮茶

新掛搭人入寮後照例納陪寮錢若干候寮元輪排當在何日

掛點茶牌報衆書云今晨齋退某甲上座某甲上座須各備小
香合具威儀預列衆寮前右邊立候衆下堂茶頭即鳴寮前板

衆至揖迎歸位立定點茶人列一行問訊揖坐坐畢分進中爐
上下問爐前燒香人多不過九人則三三進前退步轉身須相

照顧詳緩列一行問訊仍分進爐前問訊退仍一行列問訊而
立謂之揖香鳴寮內小板二下行茶遍穿寮入仍如前進前問

訊復退作一行問訊謂之揖茶鳴小板一下收盞衆起立定寮
元出爐前對點茶人代衆謝茶衆人就位同時合掌謝畢寮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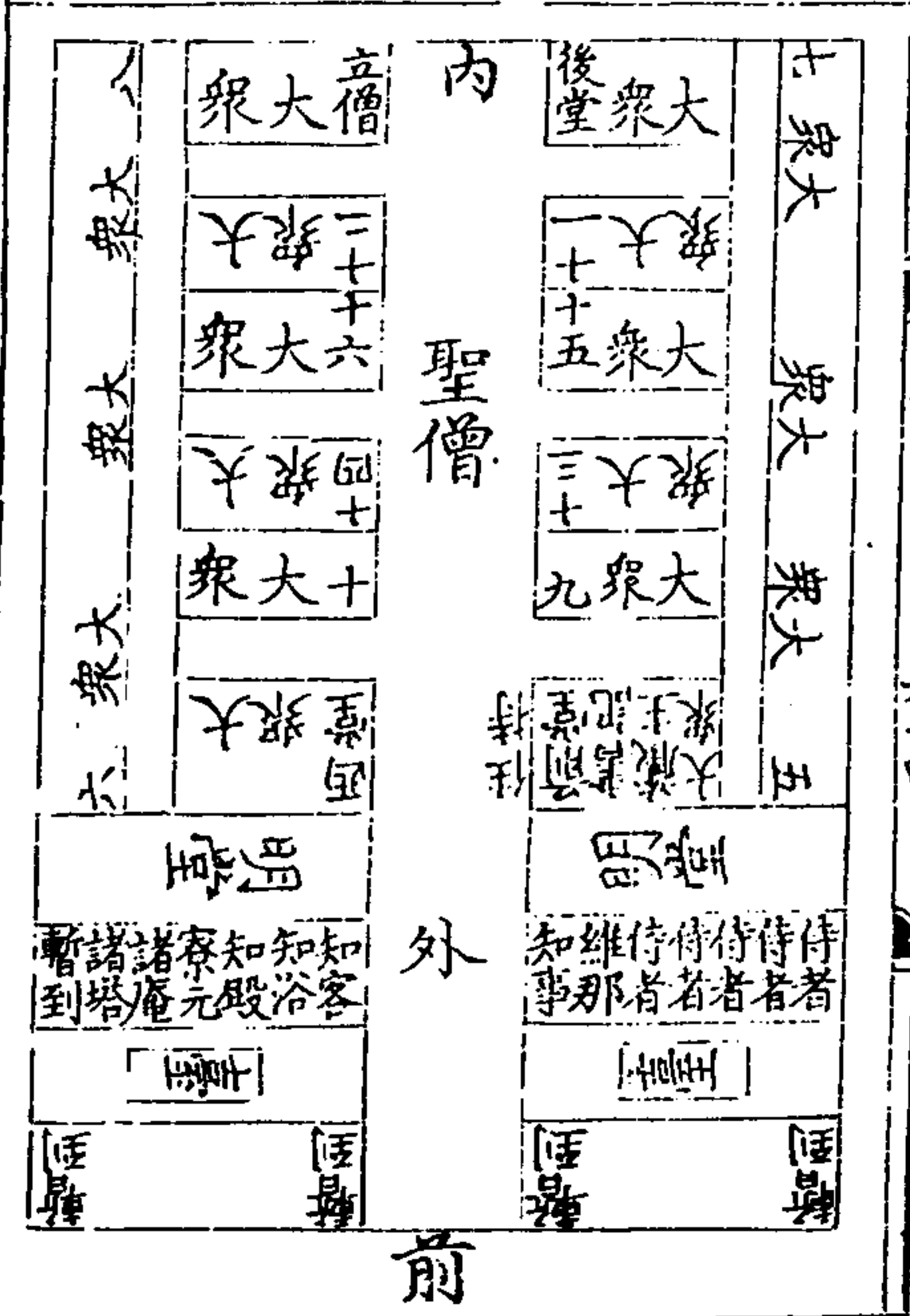
復位點茶人復一行列問訊再各分進鑪前問訊謂之謝衆臨
仍退作一行問訊鳴寮前板三下大眾和南而散寮元隨令

茶頭請點茶人獻茶候點入寮茶畢寮元逐日依戒具名點戒臘茶行禮並同前

出圖帳

草單已定堂司依戒臘寫榜嚴圖念誦巡堂圖被位圖鉢位圖互見後 戒臘牌惟鉢位圖當分十六板大小不拘除單寮西堂首座勤舊排板頭外其餘並依戒臘舊以送蒙堂者排副鉢後因爭競不排悉依戒次具單本呈首座次呈住持看定方寫諸圖正本再呈惟鉢位圖遍呈單寮浴佛日並鋪大殿前被鉢位圖又當預出書小榜報眾云 粥罷排被鉢位伏幸 貼僧堂前後門

六十板首鉢位之圖



眾寮結解特為眾湯 附建散楞嚴

四月初待眾詣方丈謝掛搭罷堂司圖帳已定寮元依戒排經櫃圖茶湯問訊圖清眾戒臘牌入寮資次牌淨髮牌夏中行茶湯瓶蓋圖隨書結緣圖成大眾和南時俱出於穿堂十二日午後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諸寮掛諷經牌報眾寮元洒掃眾寮預具狀觀貼寮前下間請合寮尊眾特為湯鋪設照牌觀音前設供養上下間排香爐燭臺預前湯寮元親送方丈令茶頭分送諸寮俱畢鳴寮內小板先講小座湯亦設照牌特為寮主副寮榜嚴頭行瓶蓋人請寮長光伴揖坐燒香揖香歸位坐行湯畢方鳴寮前板寮長大眾入座請維那侍者光伴與寮元分手

位寮長對面位大眾依戒四案位寮主副寮分案行禮皆巡問訊入座揖坐燒香揖香鳴寮內板二下行湯遍揖湯又鳴板一下收盞畢寮長進爐前謝湯畢鳴寮前板三下退座兩序入寮首座都寺各燒香歸班位立寮元於門外右立伺迎住持入燒香立定寮元於西序班末後立出燒香禮拜榜嚴頭舉呪回向畢寮元送住持出七月十二日禮同

狀 守寮比丘 其 右某寮取今晚就寮煎湯一中特為合寮尊眾聊旌 某制之儀伏望 眾慈同垂 光降謹狀 今月 日守寮比丘 某 狀 可漏子狀請 合寮尊眾禪師 守寮比丘某謹狀

榜嚴會

四月十三日啓建堂司預照大眾戒臘寫圖後浴佛日諸圖帳俱

同出鋪殿前請書記製疏語維那先期擇有音聲者為榜嚴頭引詣方丈庫司問訊皆請點心維那光伴至期寓普回向偈

偈見後乃真 殿內左右柱上有處見成刻牌則掛牌堂司行

者隔宿報衆云 未晨粥罷各具威儀請就掛諸寮諷經牌次日

粥罷候殿上排辦畢覆兩序次覆住持自衆寮前鳴板起巡廊

鳴遍鳴方丈板住持出鳴庫堂前大板三下鳴大鐘僧堂鐘殿

鐘住持至佛前燒香上茶湯畢歸位行者鳴鈸維那揖住持兩

序出班燒香大衆無拜此舊規所載近時有謂大衆同展三拜

原夫大衆拜與住持跪並與聖節佛誕禮同不知何所祖述

禮以示辨重榜嚴會乃析安居於札可殺不若從舊為

白佛宣疏畢榜嚴頭鳴榜嚴衆和畢仍作梵音唱念經首序引

畢方舉呪畢喝摩訶衆和畢維那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回

無上佛果菩提四恩德報三有齊資法 每日粥罷少歇伺衆更

界有情同圓種智十方三世一切云云 每日粥罷少歇伺衆更

衣堂司行者覆兩序次覆住持然後巡廊鳴板各三下徧住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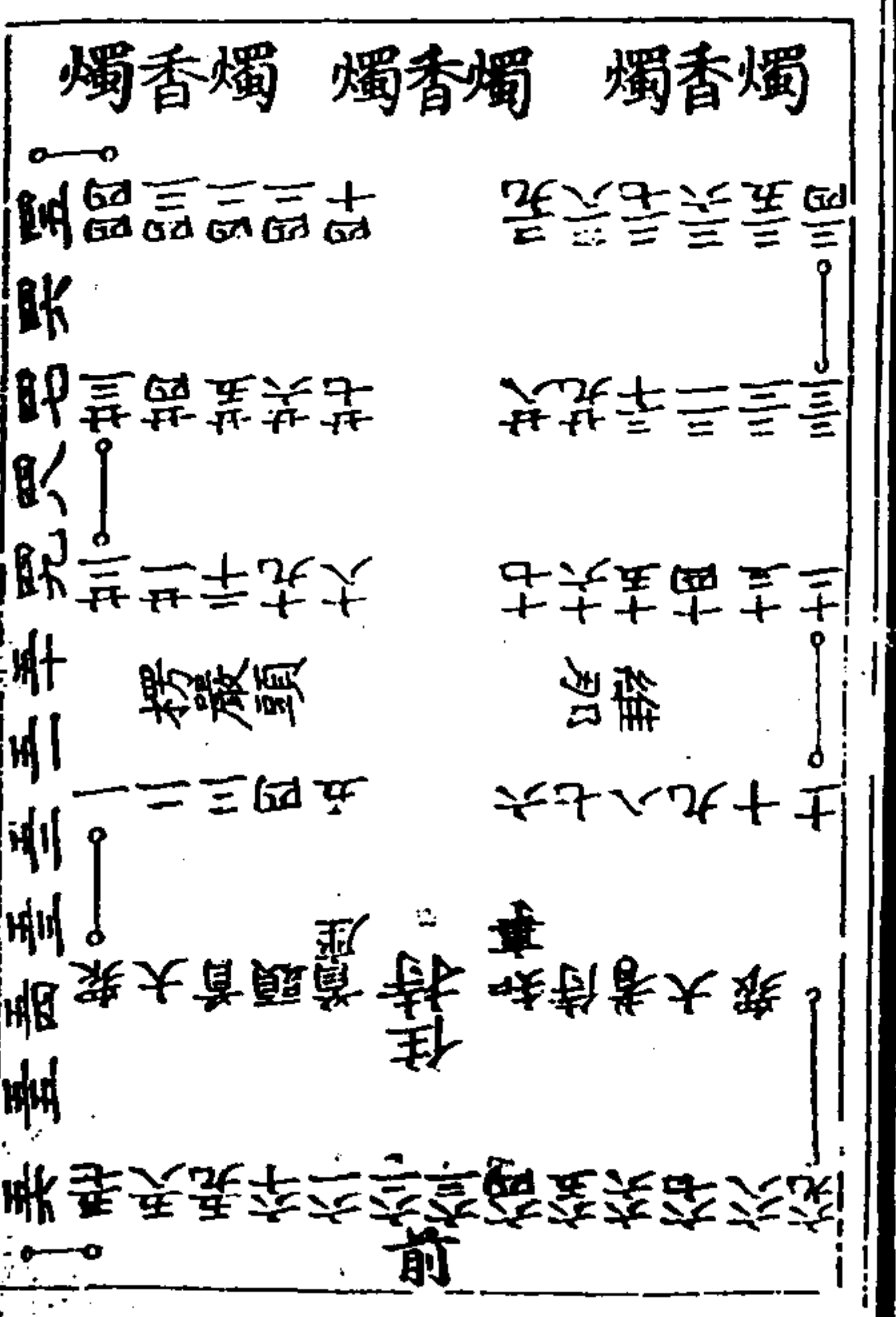
出則鳴大板三下不出則不鳴鳴僧堂鐘殿鐘不鳴大鐘集衆

諷呪畢榜嚴頭舉普回向偈大衆同聲念如遇旦均則祝

聖壽係維那回向至七月十三日滿散禮同但榜嚴頭唱念呪

尾之末章維那回向而散

榜嚴勝會之圖



普 回 向 偈

上來現前比丘衆 誦誦榜嚴秘密呪

三塗八難俱離苦 土地伽藍諸聖造

國界安寧兵革銷 四恩三有盡沾恩

一衆無備希勝進 風調雨順民康樂

山門鎮靜絕非慶 檀信皈依增福惠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善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密

疏語魁金由淬礪之精其鋒莫挫鏡假鍊磨之瑩則照不昏故

先聖顯抑揚之機 為衆生破微細之惑摩登慶喜 妙協

冥權 世尊文殊特彰化軌 闡一代教觀則有觀有教 示

密因修證而無證無修 明吉其見而息諸塵空花無蒂 居正

定以制羣動止水不波願末裔之何知誦 遺言而自警伏願

促恒河沙劫為一念無間長期會十方刹土以同居咸成正

覺

散瞻此林園宛爾 祇桓精舍 現前海眾儼然 一會靈
山 括大千於微塵 融三際於當念 屬休夏之自恣 無犯
無持總萬象以交參 孰凡孰聖 人人妙覺 刹刹毗盧 示現千
百億身 超越五十七位 以指喻指之非 指指亦俱亡 似空藏
空而合空 空寧可餉 為憐幼穉 特獎愚蒙 遵 遺教以
受持 賴 安居之無障 伏願奢摩 寂靜具足 諸塵勞門 大
用繁興 等入首楞嚴定

戒臘牌

堂司侍司眾寮預依戒臘寫造至十四日午後堂司牌列僧堂

前上間侍司牌列法堂下間眾寮牌列寮內各備香凡爐燭供
養大眾各炷香展拜畢仍各收牌掛起

四方丈小座湯

四節講行按古有三座湯第一座分二出特為東堂西堂請首
座光伴第二座分四出頭首一出知事二出西序勤舊三出東
序勤舊四出西堂光伴第三座位多分六出本山辦事諸方辦
事隨職高下分坐職同者次之首座光伴侍司預備草圖呈方
丈議定至日依名書照牌午後備卓袱作一二三座陳列寢堂
下間東西堂前堂首座都寺係請客侍者各請察觸禮拜請云
堂頭和尚請今晚餘頭首辦事名勝方丈客頭行者請云和尚
就寢堂特為獻湯餘頭首辦事名勝方丈客頭行者請云和尚

參前請就寢堂釘掛排位秉燭裝香畢客頭行者覆侍者次
覆方丈鳴鼓初座客集侍者揖引至住持前問訊依照牌入位
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往特為人前巡問訊揖坐已復位
並立燒香侍者進前燒香仍歸位與請客侍者同時轉身分巡
問訊揖香候鳴板二下行湯遍仍巡揖湯畢燒香侍者進燒光
伴香鳴板一下收盞鳴鼓三下退座三座行禮並同叢林以茶
湯為盛禮近來多因爭位次高下遂寢不講住持當力行之江
湖老成當力從史之庶將來知所矜式云

小座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四節土地堂念誦

凡遇節先一日午後土地堂嚴設供養排香燭臺凡爐瓶堂司
行者報眾掛念誦牌巡廊鳴板與三八同眾集相對薦立住持
先祖堂次大殿炷香三拜鳴大板三下鳴大鐘住持至首大衆
為迎住持侍者隨燒香歸位行者鳴鈸維那出揖班上香畢念
誦回向 見後

四節

切以薰風扇野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乃釋子護生
之日恭蒙大眾肅請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合堂真宰
所祈加護得遂安居仰憑大眾念云
切以金風扇野白帝司方當覺皇解制之辰是法歲周圓
之日九旬無難一眾咸安誦持萬德洪名仰吞合堂真宰
仰憑大眾念云

念 切以時時亞成節節書雲當一陽來復之辰乃萬葉發生
之始恭哀大眾肅詣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合堂真宰
仰憑大衆念云云
誦 切以化工密運歲曆云周咸忻四序之安將啓三陽之慶
恭哀大眾肅詣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合堂真宰仰憑
大衆念云云
回 上未念誦功德回向當山土地 列位 護伽藍神合堂
真宰所真神功叶贊發揮有利之勳梵苑起隆永錫無私
之慶再勞尊衆念十方三世一切云云四節五同

四庫司四節特爲首座大眾湯

念誦罷就僧堂講禮都寺預於齋退具湯榜觀即令客頭行者
備梓紘爐燭詣前堂首座前插香觸禮一拜稟云持爲首座大
衆特垂光降 以榜呈納首座隨令本寮茶頭遞付供頭貼僧
堂前下間庫司客頭隨覆云就座藥石都寺懷香詣方丈觸禮

一拜請云 今晚就雲堂特爲首座大眾衆 仍分付客頭請勤舊
湯伏望和尚慈悲特垂降重

蒙堂諸寮各掛點湯牌逐一請已僧堂前列照牌設首座與住
持對面位上下間安大眾位差行者專直特爲人念誦畢即鳴
齋鼓一通大眾歸鉢位頭首一班齊歸前板都寺隨入揖首座
離位却揖以次頭首進板首隨送首座歸位從聖僧後右出堂
外迎住持入堂供頭緩鳴堂前鐘七下送住持入位仍往首座
前揖坐仍如前出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外堂上下間歸堂中
立問訊衆坐進前燒香次上下間外堂歸香合安元處即往特
爲人前問訊右出住持前問訊仍巡問訊一匝及外堂歸堂中
問訊側立鳴堂前鐘二下先進持爲人與住持湯次行大眾湯

遍瓶 出住持爲人前問訊右出聖僧前大展三拜仍巡堂一匝
出外堂 巡畢引全班入住持前行禮初展云此日粗湯特冰慈
感發 至再展云頭和尙尊候起居多福退觸禮三拜畢轉身引從
聖僧後轉右出堂前排立首座隨出對觸禮一拜謝湯復從上
間入持爲位都寺復歸中燒香 爲藥 而退堂司行者喝云請大
衆行者進住持特爲人卓大眾展鉢頭首不下鉢行藥石食畢
鳴鼓三下退座方丈預出免人事榜云某節並就來日法堂上
衆悉 住山某 咨白 貼僧堂上間不鳴放衆鐘榜詣各處團拜
四節並同 惟冬節湯罷行糞果方行藥石
湯 庫司今晚就雲堂特爲首座大眾衆 仍分付客頭請勤舊
湯伏望和尚慈悲特垂降重

榜

衆慈同垂 光降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敬白

結制禮儀

至日五更兩序大小勤舊江湖辦事鄉曲法眷小師皆當詣方
丈持香展禮若見僧堂前出免人事榜則不必往侍者覆方丈
令行者報衆掛上堂牌粥罷住持說法畢詳白行禮始末云下座
西堂人等觸禮一拜次與知事人等觸禮三拜次與首座大眾人
等觸禮三拜次與僧堂前上間後座領大眾歸僧堂下間與首座
三拜次與僧堂前上間後座領大眾歸僧堂下間與首座領大眾
燒香次與僧堂前上間後座領大眾歸僧堂下間與首座領大眾
拜次與僧堂前上間後座領大眾歸僧堂下間與首座領大眾
鳴堂一匝歸位行者喝云堂頭和尙與大眾入堂燒香次與僧
唱云大衆普同作禮 下座行者即進香燭臺几爐瓶作一字排
爾禮三拜次第巡寮

列畢西堂進前人事次知事進插香初展云此際安居獲奉持
願無再展云頭和尚尊嚴起居多福退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
次首座領眾捧香勤舊諸寮皆隨後次第插香展禮致詞眾退
住持跌坐侍者小師捧香展拜次來頭領眾行者插香禮拜次
作頭領老郎諸直廳轎番人僕等恭拜首座領眾詣庫司人事
觸禮三拜後堂首座領眾歸僧堂前下間立定前堂首座居上
間堂司行者喝云大衆與首座對觸禮三拜畢依念誦圖立首座
領眾巡入堂內歸位立侍者暫到巡半堂侍者於聖僧龕後立
暫到向侍者立定首座離位進聖僧前燒香大展三拜巡堂一
匝復位喝云首座對觸禮三拜畢知事入燒香展拜巡堂畢

排立聖僧板頭喝云謝大衆對觸禮三拜畢不出堂住持入堂
燒香展拜巡堂歸位小師輩必當迴避從後門喝云與大衆和
普觸禮三拜喝云大衆普觸禮三拜持入堂則不曾答得知
事禮蓋無不答者近希史和尚一山和尚皆如此講行識者是之知事退身出堂外侍者暫到
隨後出大衆就坐侍者歸中問訊揖坐進中鑪上下間至外堂
燒香香合安元處退身當中問訊上下間外堂問訊了歸中立
鳴鐘二下行茶徧瓶出復如前問訊中立鳴鐘一下收盞鳴鐘
三下出堂眾散住持次第巡察各寮嚴設坐椅香几於門外候
住持從東廊第一寮巡起至各寮香几前寮主同眾插香云此
返沐降重會香云適辱此致謝送住持數步復側立香几之右合

掌問訊待眾行盡就隨其末次第巡過各寮人隨後接巡至法
堂上住持於香几內中立大衆三人一引問訊而過巡至本寮
香几之側各各依次合掌立定一一巡徧而散四節並同

四節秉拂

住持小參時白云來晨齋退煩都寺維那侍者費牌次日齋
退燒香侍者即令客頭行者携主杖牌拂人僕捧梓袱爐燭約
都寺維那同詣各頭首寮炷香觸禮一拜稟云方丈和尚謹
拂此拜請今一一請已首座約同受請頭首帶行者將牌拂
主丈隨詣方丈稟辭住持當力勸勉送出首座轉身就稟云轉
既嚴不容辭却教借法座伏望慈悲古次就燒香侍者處借

法鼓秉拂人令茶頭行者請聖僧侍者禪客燒香獻茶畢云
今晚秉拂轉煩侍復令行者僧堂前掛秉拂牌方丈請秉拂人
者燒香禪客問訊復令行者僧堂前掛秉拂牌方丈請秉拂人
藥石免赴當送往堂司行者排辦法座左手數墨愚設住持位
昏鐘鳴時行者覆秉拂人次覆住持鳴鼓一通眾集小參禮同
住持出徑歸位立定都寺維那侍者同往秉拂人前問訊秉拂
人住持前問訊次知事前問訊巡至班末次至同班前問訊
亦巡至班末即舉手與大衆普同問訊登座坐定秉拂侍者同
方丈侍者出座下問訊兩序西堂次第問訊住持問訊秉拂人
當起身仍就座云侍者請堂頭秉拂侍者至住持前問訊轉身
登座燒香提坐具問訊叉手側立秉拂人索語問答了提綱叙

謝方丈及兩序勸舊諸寮大眾畢舉方丈小參公案或拈或頌畢下座住持前問訊復元位以次秉拂人並如前禮秉拂罷方丈客頭唱請湯果如小參時秉拂人即懷香同詣方丈拜謝就坐湯果次日方丈請茶如都寺辦齋併請茶半齋點心別日上堂叙謝管待或請立班西堂在第二夜秉拂住持小參時先委曲勸請舉揚隨意拈頌公案迤相激揚此道近時叙謝循襲繁贅使人厭聽取諸識者蓋秉拂以法為施苟徇時儀但總標名或畧提過足矣

方丈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至日粥罷請客侍者寫茶榜觀備梓杖鑪燭詣寮炷香觸禮請

云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雲

者請以次頭首諸寮及請知事光伴掛點茶牌長板鳴請客侍者入堂聖僧前燒香一炷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至中間訊而退謂之巡堂請茶堂前排特為照牌首座與住持對面上首知事與住持分手位維那次之以次知事與受特為人分手位鳴鼓集眾燒香侍者行禮並與庫司特首座至住持前謝茶兩展三禮初展云茲者特蒙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退觸禮三拜住持每一展則約止之至觸禮則各一拜首座轉身從聖僧後右出住持畧送復位侍者燒光伴香鳴鐘收盞鳴鼓退座亦同前首座先往法堂候住持拜謝免則問訊

榜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一中特為首座大眾聯旌其節之儀仍請諸知事同垂光伴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湯請茶報眾掛牌長板鳴入堂請茶與侍者同齋退排照牌設位鳴鼓集眾揖坐揖香揖茶巡堂問訊住持前行禮致詞並同湯禮

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

遇節之第三日首座具茶狀觀詣後堂首座寮及詣方丈請茶講行禮儀次第並與庫司特為茶同但添設知事位次

茶

前堂首座此血果右某茶取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一中特為後堂首座大眾聯旌其節之儀

狀

仍請諸知事同垂光伴今月日具位某狀可漏子狀請後堂首座大眾具位謹封

旦望巡堂茶

住持上堂說法竟白云下座巡大眾至僧堂前依念誦圖立次第巡入堂內暫到與侍者隨眾巡至聖僧龕後暫到向龕與侍者對面而立大眾巡徧立定鳴堂前鐘七下住持入堂燒香巡堂一匝歸位知事入堂排列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暫到及侍者隨知事後出燒香侍者就居中間訊揖坐俟眾坐定進前燒香及上下堂外堂先下間次上間香合安元處爐前逐一問訊揖香畢歸元位鳴鐘二下行茶瓶出復如前問訊揖茶而退鳴鐘一下收盞鳴鐘三下住持出

堂首座大眾次第而出或迫他緣或住持暫不赴眾則粥罷就座喫茶侍者行禮同前

方丈點行堂茶

節臘僧堂茶罷侍者同客頭至行堂點茶客頭預報參頭掛點茶牌報眾燒湯出盞請典座光伴方丈預送茶侍者至庫司典座接入參頭堂主領眾行者門迎侍者居士位代住持也典座右位侍者出中燒香一炷復位以手揖眾坐喫茶畢典座送出參頭堂主門送即請方丈謝茶

庫司頭首點行堂茶

庫司候方丈點茶罷知事詣行堂點茶知事居士位典座分手

百下

七十六

行禮與方丈侍者同送出門喝云參頭大眾請庫司客頭報云知事傳語頭首候點僧堂茶見兩罷令堂司行者報參頭掛牌免謝茶

報眾請典座光伴行禮與庫司同出門

報眾請典座光伴行禮與庫司同出門

分須知

正月 初一日有處四孟月大眾行道諷經祈保次具門狀官

負檀越諸山賀歲十七日 百丈忌

二月 初一日僧堂內閉爐或山寺高寒毋拘十五日 佛涅槃

三月 初一日堂司出草單清明日祖堂諸祖塔諸檀越祠庫

司預報洒掃嚴備供養集眾諷經此月出榜禁約山林茶笋

四月 初一日鎖旦過初四五間告香普說初八日 佛誕浴

佛庫司預造黑針方丈請大眾夏前點心十三日建楞嚴會十五日結制候天氣僧堂內下暖簾上涼簾

五月 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內燒香點首蒲茶住持上堂次第建青苗會堂司預出諸寮看誦經單直歲點檢諸處整漏疏浚溝渠方丈詣諸寮諸庵塔各作一日點茶温存僧堂內掛帳

六月 初一日隆暑首座免鳴坐禪板入伏堂司提調晒薦炭頭或庫司打炭團

七月 初旬堂司預出孟蘭盆會諸寮看誦經單預率眾財辦斛食供養十三日散楞嚴會十五日解制當晚設孟蘭盆會諷經施食

八月 初一日開旦過知客預晒寮內薦蓆此月脩補本色衲子未遽起單僧堂收帳

九月 初一日首座復鳴坐禪板堂司提調糊僧堂窓下涼簾上暖簾重陽日早晨知事燒香點茶奠茶住持上堂許方米相看

十月 初一日開爐方丈大相看初五日 達磨忌

十一月 二十二日 帝師忌冬至庫司預辦糴果此月或進退職事或在歲節方丈請大眾冬前點心

十二月 初八日 佛成道庫司預造紅糟歲終結呈諸色簿書節臘章終

百下

七十七

法器章第九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樽之飲不若五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凡聖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瞽瞍焉於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衆演之為三藏修之為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犍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鐘磬鐃鼓椎板螺唄焚林至今倣其制而用之于以警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若夫大定常應大用常寂聞非有聞覺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為化日自永雍雍乎仁壽之域清泰之都

矣

鐘

大鐘焚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緩揚聲欲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緊鳴鐘行者想念偈云此鐘聲起法界鐵圍圍通一切衆生成正覺仍稱觀世音菩薩名號隨號扣擊其利甚大遇聖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人定時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負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司主之 僧堂鐘凡集衆則擊之遇住持每赴衆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望巡堂喫茶下床時各三下

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則不鳴堂前念誦時念佛一聲輕鳴一下末疊一下堂司主之 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衆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

感通傳云拘留孫佛於乾竺修多羅院造青石鐘於日出時有諸化佛與日俱出密說顯演十二部經聞法證聖不可勝數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又金陵志云民有暴死入冥司見有五木縲械者告之曰吾南唐先主也以宋齊丘之誤殺和州降者致此每聞鐘聲暫息吾苦仗汝歸白嗣君為吾造鐘民還具聞後主因造大鐘於清涼寺鐫曰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

版

大版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木魚後三下疊疊擊之謂之長版念誦楞嚴會徹戒火燭各鳴三下報更則隨更次第擊之方丈庫司首座寮及諸寮各有小版開靜時皆長擊之報衆時各鳴三下衆寮內外各有版外版每日大衆問訊時三下坐禪坐參時各三下候衆歸堂次第鳴之點茶湯時長擊之內版掛搭歸寮時三下茶湯行盞二下收盞一下退座三下小座湯長擊之

木魚

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普請僧衆長擊一通普請行者二通相傳云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警昏惰也

白椎

齋粥二時僧堂內開鉢念佛唱食遍食施財白衆皆鳴之維那主之下堂時聖僧侍者鳴之知事告退時請知事時亦鳴之住持入院開堂將說法時諸山上首鳴之謂之白椎也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使下座

磬

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時大衆看誦經呪時直殿者鳴之唱衣時維那鳴之行者披剃時作梵閣黎鳴之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隨身過衆誦誦鳴之爲起止之節

鏡鈸

凡維那揖住持兩序出班上香時藏殿祝贊轉輪時行者鳴之遇迎引送亡時行者披剃大衆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時皆鳴之

鼓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衆普說入室並擊之擊鼓之法上堂時三通先輕敲鼓緣三下然後重手徐徐擊之使其緊慢相參輕重通相應音聲和暢起復連環隱隱轟轟若春雷之震擊第一通延聲長擊少歇轉第二通連聲稍促更不歇聲就轉第三通通一向連聲擊之候住持登座畢方歇聲雙推連打三下小衆一通普說五下入室三下皆當緩擊 茶鼓長擊一通侍司主之 齋鼓三通如上堂時但節會稍促而已 普請鼓長擊一通更鼓早晚平擊三通餘隨更次擊庫司主之 浴鼓四通

次第候衆擊其詳見知浴主之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住若新住持入院諸法器一齊俱鳴

金光明經云信相菩薩夜夢金鼓其狀殊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光中得見十方諸佛衆寶樹下坐琉璃座百千眷屬圍繞而爲說法一人似婆羅門以抱擊鼓出大音聲其聲演說懺悔偈頌信相菩薩從夢寤已至於佛所以其夢中所見金鼓及懺悔偈向如來說又楞嚴經云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撞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法器章終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并序

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陳詡撰

守信州司戶參軍負外置同正負武翊黃書

星躔斗次山形驚立桑門上首曰懷海禪師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谷遷贊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遇惡遷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慧者方得之自雞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一和上 詔證為大寂禪師大寂傳大師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

原王氏福州長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羶自去將誕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夫宿植德本曷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衡山法朝律師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必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淨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既師大寂盡得心印言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卑善不近名故先師碑文獨晦其稱號行同於眾故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怨親兩忘故棄遺舊里賢愚一貫故普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浪用此教旨作人

表式前佛所說斯為頓門大寂之徒多諸龍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郡國唯大師好尚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其有徧探講肆歷抵禪闕滯着未祛空有猶閔靡不絨藏萬里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冰斷由是齊魯燕代荆吳閩蜀望影星奔聆聲颺至當其饑渴快得安隱超然懸解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法後以眾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煙四絕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蒲塞游暢甘貞請施家山願為鄉導庵廬環遶供施仍積眾又踰於石門然以

地靈境遠頗有終焉之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十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窆于西峯據婆沙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涸流杉燎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于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迺相發揮不墜付囑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叙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纂成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闕奉以為師法焉初閩越靈藹律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響風發問大師寓書以釋之今與語

本並流于後學訓從事于江西府備嘗大師之法味故
不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未得頓
門皆為暗室祖師戾止方傳秘密如彼重昏忽懸白日
其 唯此大士弘紹正宗雖修妙行不住真空無假方
便豈俟磨礱恬然返本萬境圓通 其二 百千人衆盡祛
病熱彼皆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示滅此土灰
燼他方水月 其三 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暗寺塔
猶存藹藹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是報師恩 其四 元
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碑側大衆同記五事至今猶存可為鑒戒并錄于左

大師遷化後未請院主日衆議釐革山門久遠事宜都
五件一塔院常請一大僧及令一沙彌洒掃 一地界
內不得置尼臺尼墳塔及容俗人居止 一應有依
止及童行出家悉令依院主一人僧衆並不得各受
一臺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一住山徒衆不得
內外私置錢穀 欲清其流在澄其本後來紹續永願
遵崇 立碑日大衆同記
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磨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
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
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
時林壑深阻巖徑峭絕樵蘇之跡所不通有司馬頭陀
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
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鈐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
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
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妥禪師遺
像榜其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詔開山大訢領其
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願其書

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
衷輝與訢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
知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
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
上得召見有 旨令輝撰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
說者共考定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號褒
顯而風厲焉輝奉
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論于潛曰願叙
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
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

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避唯以一事去聖逾遠
局為專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磨不階方便直
示心源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末誕勝真離馳騁
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
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磨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
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磨之傳派別為五而出
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旨雖各名其家至於安
處徒眾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
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
於今輝遭值

聖時蒙被

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
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
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
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修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
元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
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二月也承直郎國子博士黃潛記翰
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書翰

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
經筵事張起巖篆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趙世安光祿
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易釋董阿同立石

古清規序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述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元真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耶或曰瑜珈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別立禪居凡

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即為化主即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屬受當代為尊也所寢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椀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

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眾生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况今像未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規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

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大智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自此老始清規大要徧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集詳備焉億幸叨睿旨刪定傳燈成書圖進因為序引皆景德改元歲次甲辰良月吉日書

崇寧清規序

夫禪門事例雖無兩樣毘尼衲子家風別是一般規範若也途中受用自然格外清高如其觸向面墻實謂減人瞻敬是以僉謀開士遍撫諸方凡有補於見聞悉備陳於綱目意少林消息已是剜肉成瘡百丈規繩可謂

新條特地而况叢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然而莊嚴保社建立法幢佛事門中闕一不可亦猶菩薩三聚聲聞七篇豈立法之貴繁蓋隨機而設教初機後學異善恭詳上德高流幸垂證據崇寧二年八月十五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贖序

咸淳清規序

叢林規範百丈大智禪師已詳但時代遷遠後人有從簡便遂至循習雖諸方或有不同然亦未嘗違其大節也余處衆時往往見芻蕘抄錄叢林日用清規互有虧

卷百下

九十一

闕後因暇日悉假諸本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親手繕寫頗爲詳備目曰叢林校定清規總要釐爲上下卷庶便觀覽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禮經禮者從宜因時損益此書之所以繼大智而作也是皆前輩宿德先後共相講究紀錄愚不敢私以所聞所見而增減之如前所謂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爾耳觀者幸勿病諸咸淳十年甲戌歲結制前二日右湖北丘惟勉書于寄玩軒

至大清規序

禮於世爲大經而人情之節文也必革損益以趨時故

古今之人情得綱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經在且吾聖人以波羅提木叉爲壽命而百丈清規由是而出此固叢林禮法之大經也然自唐抵今殆五百載風俗屢變人情不同則必革損益之說可得已哉近者大川笑翁二祖唱道南北山日用軌則盛於當代至元戊寅依石林和尚於南屏猶得見其遺風餘烈及友雲明西堂出所藏抄本究心訪問編集成帙始此書之作或以爲僧受戒首之或以住持入院首之壬午依覺菴先師於承天朝夕扣問因得以祝

卷百下

九十二

未敢以傳學者丙戌夏留雪竇千峰院西堂論其詳丁亥春溪西澤和尚正其舛得於見聞稔矣而尚以未身行之爲媿壬辰夏首衆雙徑小座湯有位次高下之事諸方往往廢而不舉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後堂四出藏主維那知客侍者隨職爲位請於雲峯伯父力行焉訖事無敢謙者元貞乙未備負永嘉天寧大德庚子補番陽永福乙巳主廬山東林皆行之無易庶幾人情爲折中然視古之清規不幾於繁縟乎蓋由樽土鼓不可作於笙鏞間知之秋汗樽杯飲不可施於攝象駢羅之日目曰禪林備用清規備而不用之謂也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至大辛亥秋廬山東林式成書
勅脩百丈清規叙

天曆至順間

文宗皇帝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寺成以十方僧
居之有

旨行百丈清規元統三年乙亥秋七月
今上皇帝申

前朝之命若曰近年叢林清規往往增損不一於是特
勅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重輯其為書仍勅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大訢選有學業沙門共校正之期

於歸一使遵行為常法德輝等奉

命唯謹書將成屬玄為叙玄嘗聞諸師曰天地間無一

事無禮樂安其所居之位為禮樂其日用之常為樂程
明道先生一日過定寺偶見齋堂儀喟然嘆曰三代禮

樂盡在是矣豈非清規綱紀之力乎曰服行之熟故能
然乎循其當然之則而自然之妙行乎其中斯則不知

者以為事理之艱而知之者則以為安樂法門固在是
也然使是書庵然雜而不倫則有序而和之意久而微

矣故校讎之功有益於是書甚大而
兩朝嘉惠學人之旨相為無窮焉宋清規行楊文公億

為叙本末條目具詳茲不重出云至元二年丙子春三
月上澣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國
子祭酒廬陵歐陽玄叙

百丈清規行于世尚矣繇唐迄今歷代公革不同禮
因時而損益有不免焉往往諸本雜出罔知適從學

者惑之異時一山萬禪師致書先雲翁約先師共刪
脩刊正以立一代典章無何三翁先後皆化去區區

竊欲繼其志而未能也後偶承乏百丈會行省為祖
師請加謚未報遂詣

關以聞御史中丞撒迪公引見

聖上得面奏清規所以然因被

旨重編令咲隱校正仍賜

璽書頒行受

命以來旁求初本不及見惟宋崇寧真定贖公成淳

金華勉公逮

國朝至大中東林咸公所集者為可採於是會粹參同
而詮次之繁者芟訛者正缺者補互有得失者兩存

之間以小註折衷一不以已見妄有去取也稍集咲
隱凡定為九章章冠以小序明夫一章之大意釐為

二卷使閱而行者條而不紊庶幾吾祖垂法之遺意

得以遵承而輝懼夫學識荒陋何能上副

宸衷作新軌範不過因人成事幸畢先志期學者無惑而已若曰立一代典章非愚所敢知也或曰子汲汲於是書若有意於宗教方今

國家通制昭布森列奉行猶或未至而欲清規之行乎迂哉曰語之然亦未嘗廢其書顧柄法者力行之何如耳佛祖制律創規相須為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內弘道雖千百羣居同堂合席齊一寢食翕然成倫不混世儀不撓國憲陰翊王度通制之行尼於彼達於此又何迂或者謝而退故併識于茲以告吾徒益

自勉焉宋楊文公作古規序與夫三公所集自序悉附著云至元後戊寅春三月東陽比丘德輝謹書



高僧傳 序

高僧傳 并序

梁嘉祥沙門釋慧皎撰

通四

原夫至道沖漠假路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
 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
 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
 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
 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
 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
 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
 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
 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廼教滿三千形遍六
 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
 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
 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
 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
 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

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

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悅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秘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

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時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志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通四

二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按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按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

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草心歌誦
法言則幽顯舍慶樹典福善則遺像可傳凡
此八科並以軌述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
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羨眾聖之
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
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詳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事同後儀若聞施前
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徧
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
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

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
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
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
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
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
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

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
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
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
逆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
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
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荅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平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被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

至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竟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通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

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

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三

梅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鷄忽謂伴曰鷄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傳異之聲

通四

五

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獸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

改梵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選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對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遇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

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

推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縮千尺并雜

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明數契蝶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縮物辨別而去舟侶屢帆蝶復出身登山西望

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知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

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警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譽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

通四

七

咸贊而思焉余訪尋眾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廢多端或由傳者訛謬致成乖角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恒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

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陽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却亭廟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

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麟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楊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

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誓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

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迺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

通四

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實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

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雒陽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虛靖温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

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怒勸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鈎深別有精要於是賈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與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上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鎡者亦以嘉平之未來至

洛陽譯出郁陀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

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識譯出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識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吳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未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

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

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與立園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

明夢神号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

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

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砧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

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乎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且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

通四

十三

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

為樂俄介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微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求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辨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丈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任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克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

通四

十三

泥洹頌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

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手堅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今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黠超然遠詣車
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
案皓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寺
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
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結
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祠為上
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
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
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
難家所事之火欬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
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

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
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
受學三藏妙善四合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
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賈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
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

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
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
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
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利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
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

通四

十四

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
操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
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
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
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
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

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
遂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公路
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
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
寫譯勞不告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
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深漱後有採薪者截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求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今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立致後立

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遭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

通四

十五

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叅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時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

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九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後慈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

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故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乘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虚心敬重侍以

師友之敬每至開晨靖夜輕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群雄交爭于戈方始志欲潛遁龐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感先有州人

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沂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上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勵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雠輔遣

遇四

十六

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

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瞑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愁康論云帛祖豐

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

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開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互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
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
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
千餘言然後引衣寢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或人時人呼爲
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

閻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
高朗風神超邁直介對之使卓出於物晉永
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與廷尉
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
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
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
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
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
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盜
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度周顛爲僕射
領還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顛遇害蜜往
省其孤對坐作胡明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

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
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
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
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
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
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
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
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
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
少見高坐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
事於密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

通四

十六

為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大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雋以神

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迺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賈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持善數經

聞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偽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賈逵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

通四

十九

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曇摩難提此云法喜亮佐勒人韶年雜俗聰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聞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法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實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

有四合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去請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舍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

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國有一粟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

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遺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郊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通四

二十一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屬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緘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雋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怡怡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舍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万言屬慕容之難戒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

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改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勲妙典廣集經藏虚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

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生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

通四

九一

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數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屬賓沙門僧伽羅又執梵本提婆

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方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步外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

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數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合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

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介遘疾卒于長安遠
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賓人少而好學年十
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
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入禪遊心七覺
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

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
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
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
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
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
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

通四

六二

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
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
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
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
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
興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

天竺沙門曇摩屈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
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
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
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
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
其有味靖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

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
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
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
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
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

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
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
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
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
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
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無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且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万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忱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麵各三斗蘇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彼種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申明傳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

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荅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

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惹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悵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羨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闢真丹傳之東土唯尔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志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朦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

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文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少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拈空示曰此是

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及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別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二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

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
戲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
善開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
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
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
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
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
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
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
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
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
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

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
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
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關外耕
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葺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
晃相繼而反尋皆殲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

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
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
公慕容暉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焉合慕容
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既而慕容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
慕容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
書監張資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
賜甚重什知义誑詐告資曰义不能爲蓋徒
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

而文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元成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嵩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纂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駭什之言也什停涼精年呂光父子既不引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間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引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道逸園葱變為苙以為美瑞

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上仍請入西明閣及道遙園譯出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智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遠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卅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

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
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
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
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
彌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
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
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
万里必集盛業又大千今式仰龍光釋道生
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處
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
疑義多端乃封以詰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
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
辭體商略同異去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官
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
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
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
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
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

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評喻皆
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
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
章無所刪改辞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
情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
性仁厚况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勸姚主
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
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
受之自尔已來不任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
羅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
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
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
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
傳出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

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遺造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去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

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弗若多羅此去功德華鬪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偽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近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遽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墨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遺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鬪賓人其諷十誦胡本有羅什法師通才

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
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
仁者貴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
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
必請無所怯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
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
津源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惠深德厚人
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
人所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教請乃與什
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
恨文煩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
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
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
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義此云無垢眼屬賓人沉靖有志力
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
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
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

經藏義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
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
什以師禮敬待義亦以達遇欣然及羅什棄
世義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
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
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
義要改名善誦義後齊往石澗開爲六十一
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
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
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折文求理
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
弘義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
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
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摩羅語慧觀才錄都
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
義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
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義爲人眼青時
人亦号爲青眼律師

佛施耶舍此云覺明屬賈人婆羅門種世事
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
父遂手脚攣痺不能行止乃問於座師對曰
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
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
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
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
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
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
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
乘經數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
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
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
向立之歲猶爲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
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
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過
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
十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

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
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
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
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
符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王急求救於沙
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
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
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
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
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
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
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
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
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
洗足住息明且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
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通以妾媵

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比譯出經歲什曰夫弘宣法教宜合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教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法碎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爲人赤疑善解毗婆沙時人号曰赤疑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

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老籍藥方可五万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親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瞻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去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去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去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弥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

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去躔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親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家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胤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光光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遊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

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成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介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介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尔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

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習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乎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正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識

真之衆咸共嘆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長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吝令乃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頓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遂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

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約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千瑱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爲譯近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脩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十卷並究其旨曰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
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能毘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習業旣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莖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莖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

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
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
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
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辭往
屬賓賚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
茲頃之復進到姑威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
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
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
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
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
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
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
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
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
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
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宜出經藏深
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

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
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
薩戒本等六十餘万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
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
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威譯之後又遣
使于填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卷以僞
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
三日三秦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去此
經梵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所
出者止一万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
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即以術
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
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
見鬼者去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
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
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
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

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殺遜大怒謂華佛無應即欲遣片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懺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

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若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告害識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劔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懺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郭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

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
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響
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早戒臘
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
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
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
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但渠安
陽侯者為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
西引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
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之
盛業少時常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
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
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
諸國号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
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得
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
出禪要轉為晉文及偽魏吞併西涼乃南奔
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勢常遊止塔寺以居

士自卑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楊尹孟顛
見而善之深加賓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
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
日出為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父
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縱
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
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
道場惠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
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船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
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
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
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
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
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通

高僧傳卷第三

通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淨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曇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

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殺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

葉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并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鬼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羸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磧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

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真過之顯欲詣者閻嶺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

通六

二

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

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極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

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盃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

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

通六

三

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悚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

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擅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介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

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龜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疑疑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

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有百餘方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

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燬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志身之誓遂以宋末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資播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

通六

四

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

壁皆有故牝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牝先拔下牝右手攀上牝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蜀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綠河西八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賢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

通六 五
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佛馱什此云覺壽劉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慄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翻譯時
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
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
內開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
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
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頃魏
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
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
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
納衣宴坐蔬食未歲每以本城丘墟志欲博
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
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
深器異彼詣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
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
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
傳法中止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
頂之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
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
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
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
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

通六

六

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
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
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
者既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
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
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
等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
為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
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
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
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

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遊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

通六

七

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頁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

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判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微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

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步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填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話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書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

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
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
雲還都惣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
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
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利利種累世爲王

通六

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
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
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傷遠深有遠度仁愛
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
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
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

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
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
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
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
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
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

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号曰三藏法師至
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
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
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因請跋摩不納乃辭師
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
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
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閻婆國初未至一日
閻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
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
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
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
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精篤頃之隣兵犯
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
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
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
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
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踏摩爲
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

通六

九

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王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福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

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資粟以元嘉元年

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顙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

云業行風所吹逸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巖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者閭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稚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

泥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

通六

十

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弥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

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
沉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
引見勞問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
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
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
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

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已苦躬
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
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
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
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
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
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
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
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
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
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
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瞻往

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
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
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
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
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業波羅譯出雜心至

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
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
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
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奇
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
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
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
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
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
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
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
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

通六

十一

之

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眾咸崇以聖禮
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
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
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
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
羅云我然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
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
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
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
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
外國法開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
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氤氳麗空是時天景
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
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
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壇未及諮稟奄
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弥深乃令衆僧譯
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隆脹虫爛壤
見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蟻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燃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鈎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後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脩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介炎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燃劍	斯由渴愛轉	受盡般涅槃
通六		十三
昔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燃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眞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眞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眞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舍
從是各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成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颺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眞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鑑天竺人也	少而棄俗清	
後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行道誦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通六

十四

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

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墨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王生而連眉故世号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

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開

通六

十五

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

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泌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脫繇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治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表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下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邑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

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願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

通六

十六

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

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
 聞諸國備曠風化從于閩西南行二千里始
 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
 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聞
 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
 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
 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
 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
 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
 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晝然猛香華供養
 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
 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
 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
 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
 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
 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
 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
 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

通六。

十七

宗舉族弘法王所飲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
 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
 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
 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
 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
 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
 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
 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
 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
 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
 聞難以例也

量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
 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
 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
 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
 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

門僧合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舍即
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
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顓承風欽敬
資給豐厚顓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
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
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

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
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
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
蘇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為
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
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
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
人間冥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十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
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通六

十八

論天文書算暨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
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
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
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為人
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
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
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
宣莫能訕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
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
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
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
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
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
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素聞宋太祖遣
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
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

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
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帶造門於
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眾僧共請
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舍經
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

道六

十九

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
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
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
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
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
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
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
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
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
人白服持劔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
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劔易
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

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且起語義皆通備領
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
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
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
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
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
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
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
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
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
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
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
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
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
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塵戾
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為
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

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

通六

二十

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譙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

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

通六

廿一

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

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宋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熟於諷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為一命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

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九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万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磨頭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

通六

廿二

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
一蓋動覆恒國真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
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
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
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
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

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
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
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
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
也爰至安清支謙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
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

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聃承遠竺佛念釋
寶雲竺叔蘭無羅又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
用此土宮商節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
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
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鑿奧遠歷遊中土備悉

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
一時有生融影寂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辭
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
為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
城漸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法

門有緣必親自像運東遷在茲為盛其佛賢
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
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舍五部捷度婆沙
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
之逼佛賢有損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
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

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
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遠避故羅
漢雖諸漏已盡尚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
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
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

欲也暖濕而辟惡也
 反往也稠疊上直留反
 願也反許也炳然上音炳
 也反志音志也
 從上音戶字無形之象
 忽上音戶字無形之象
 戾上許近反下惡也
 也禹中上音愚也
 婆敷下音窟隆上音窟隆
 璋二字音圭也
 攸所由也
 鄧縣上音鄧縣
 莫反莫反巫祝上音無
 莫渝下音也
 萃也
 身
 恭恪反下敬也
 欲上音欲
 莫渝下音也
 萃也
 身
 料理上音料理
 節竹上音節竹
 南譙下音南譙
 豐
 料理上音料理
 節竹上音節竹
 南譙下音南譙
 豐

通六

高僧傳卷第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嚴撰

通七

義解一

晉洛陽朱士行一

淮陽支孝龍一

豫章山康僧淵三

高色竺法雅四

中山康法朗五

燉煌竺法乘六

剡東岬山竺道潛七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山于法蘭九

剡白山于法開十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穎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

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

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

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嘆曰此經

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

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

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

檀此言法鏡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眾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罪言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貴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舍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吾於梵漢之語又有無譯又比丘西域道士晉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薪

盡火滅屍猶能全東成驚異乃咒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穎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膺響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

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

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辭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荅後於豫章

通七

三

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毅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

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迺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

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

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立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為之讚

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問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廩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盤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疑

通七
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鑿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

上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志身為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

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仲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願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承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矜翳翳閉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

五百晉末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
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
友而敬焉建武太宰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
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
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
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

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
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愆勲徵
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
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
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
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
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
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
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
崇導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
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岫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道遺

使求買岫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栖之處
潛荅云欲來輒給豈聞巢中買山而隱適後
與高麗道人書云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
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
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
耐塵俗考室山澤脩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岫

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詠
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
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
宰相之榮襲淡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勲匪懈
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
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
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
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
大之體同焉時岫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
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
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
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

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
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
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
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
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
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讚不

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
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
濛甚重之日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
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
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

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
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
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
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間而善之曰此乃九
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
劉恢殷浩許詢郝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

攻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
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
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
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
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
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

通七

七

與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
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
之事始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
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
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
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
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
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道觀其風力既至
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
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
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
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

學時或有憤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飲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

無為寥朗三蔽融冶六痼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朦論眈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冥坐山門遊心禪苑木

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辨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焉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羅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眾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

聽者咸謂審得道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道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鮮鉢

通七

之王何也却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慈中散女曰聲勢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塵塵論辯恐慙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却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

書告辭曰道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拒無位

之節履元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具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姓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負丘而不裡得一以求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况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享之宇常無為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

通七

九

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萊蔬長阜漱流清壑繼續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軌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

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踉蹌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故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倏倏感若斯之嘆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裏粮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道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襍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尔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殺

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鷓
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
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借還塢中或問
其意荅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
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任春秋五十

有三即寔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
遁善草隸郊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
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
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
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
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

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
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
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
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

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
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
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
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

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何名流四
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
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
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
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
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嵒岬居于石城山足

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
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
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
闕若一聞國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
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

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
虎兇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
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
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
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

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者婆妙
通鑿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
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
宰羊欲為滌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
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
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

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
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
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
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乎郡
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
有樞辨故孫綽為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

藻斑如在场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計
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
陰支道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
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
通感既至那正值道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
道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

故東山彦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
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懋德慙慙覲錢
綽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
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鑿術經懷答曰
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
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
綽為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
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
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
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

通七

十一

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遂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都超圖寫其形支道為著銘讚曰

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王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遠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遠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遠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一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洲上後還刻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住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

通七

十三

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嘆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岫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數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眾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

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崗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變飾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

柘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尔異人性度温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茗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茗華母亡頃之茗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

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然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

流七

十四

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万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

高僧傳卷第五

通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

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賣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

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聞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費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嘆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

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介儻也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于淺澤大陽竺法濟井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任受都寺徒衆

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
三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
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舟閔之亂
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
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
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

通六

二

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
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
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
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
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

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甕可容一
斛安便乎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
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
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窠容伯升也既達襄陽
後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
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

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
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
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
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
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
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摭集名目表其時人

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
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在西將軍桓朗子鎮江
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
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
也大富長者並和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
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千斤擬爲承露盤安

通六

三

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
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
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
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
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
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

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闈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蜂蟬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升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兩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

時人以爲名谷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弥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爲時賢所重

通八

四

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

致之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在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

釋命氏後復增一阿舍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

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為

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通五
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眾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

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成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

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

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實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

通八

元

憲章修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

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今夕大眾數十人

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

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
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
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萇怒曰
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
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
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

通八

七

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
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
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
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
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
言乃乘使者馬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
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
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
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
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
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
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持可得

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
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
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
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
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
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

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
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
兼倍飛聲汗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
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
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
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
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
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
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
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
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

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偽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裳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

通八

八

專嘗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偽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馳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

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

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

通九

九

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沔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荊州遣使要過供

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温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問與温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

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各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開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為坐者皆

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群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素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為陶處晉

與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

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襲奄介喪逝痛貫于懷可贖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讚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怵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

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邨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

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
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
叢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
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
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拈逍遙何容
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
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
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
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
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
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
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
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
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漢澤研精辯析洞盡
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懃懇
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荊州刺
史藉輔具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

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
相係道俗奔波來者不數是日後分無疾而
化春秋六十因華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
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上京師瓦官寺
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

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
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
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互相推歷敷乃著
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
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
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

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
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
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
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
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

通八

十一

可悲

釋曇翼姓姚菴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

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惣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旣蕩復還

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滌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于尔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

通六

十二

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泐

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木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闕寶輝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北時人聞者方

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毅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

通八

十三

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脩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

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勸速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聞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正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沛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二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

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眾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通八

十五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万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上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悅遂奄介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蘆畔以供色

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睿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栖風立操卓介殊群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尸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

要還止於偕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俾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板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

通八

十五

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却起謝慶緒並結交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早曠况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

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于長于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顏愷之爲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真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入處方悟其神出邛邛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

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微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楊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道

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

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

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通八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十六

波若經豁然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摠攝網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調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纒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開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籍

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鑿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弥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弱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

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沒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成以有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

通九

二

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遠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如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攝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觀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

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盡工淡彩圖
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
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
落影離形迴暉層巖疑映虛亭在陰不昧處
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
而冥其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

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
爽感微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真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叢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
三光掩暉万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
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
玄覽孰窮其極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
通九

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
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與開襟
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髯神容依
飾欽遇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
介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真記宵想神

遊華命一對長謝百憂其又昔潯陽陶侃經
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
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
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往夏
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珍
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

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
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謠曰
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遇可
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
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

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
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
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遇集彭城劉遺民豫章
雷次宗廡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
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
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秋七月
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
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
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
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

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
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
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
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

通九

四

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
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
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
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
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

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
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志兼令於
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
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華籍扶
容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沉
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

臨三塗而頌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
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
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
曾有一沙門持竹如竟欲以奉獻入山信宿
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
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

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
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
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般仲
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要移景不勅既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
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

敬謚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通九古人不受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逆性乘佛理以御心五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偕同爲書生及見循歎

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尼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剡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

洛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有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實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道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咸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珠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反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

通九

六

并天渡之器此既法物即以示懷什答書曰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
 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既粗承風
 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
 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
 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
 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
 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
 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
 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澡罐可
 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
 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
 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
 照虛誑等無費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
 願示其要速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
 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
 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
 若此傳不虛眾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

通九

七

冀有餘暇一一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
 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
 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感相
 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
 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
 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
 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弃
 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
 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
 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
 土者遠之力也外國眾僧咸稱漢地有大乘
 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盧岳
 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
 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
 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
 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開與

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迭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

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

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

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

通九

八

俄而玄欲沙汰衆僧，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

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而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遠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

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

通九

志取即外從而規遠辭旨赳赳未浹有頃玄某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與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

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

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生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

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施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俟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
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
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
懼之深實百千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
情此慨良無以喻詔荅陽中感懷知所患未

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逢兼
常木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
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不
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
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
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

通九

十

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
與足下共於釋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
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
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
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

請飲政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密
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
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
割乃制七日屢哀遣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
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

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
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
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
于寺返迹式瞻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
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
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
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
經遊刃三歲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
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
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

通九

十一

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

答書云誠為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兖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

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擬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投淚惻然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

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弃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

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巖公内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

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遍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擅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旄旆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隄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眾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

通九

十二

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昂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汝等行住坐

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勒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

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駢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拍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介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

通九

十二

聞知歸心者眾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求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介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眾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

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

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末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介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弥陀遠

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馮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

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間安運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

通九

十四

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床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偽秦王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師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

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
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
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
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
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

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來受五戒果曰家
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
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
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外
國七筋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
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通九

十五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法濟弟
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
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
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
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
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

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之今行於
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
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
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祖稱以
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

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
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
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
無差焉亦嘗作木鳥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
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
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臺校尉劉遵
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
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巨極
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
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涿陽人晉河間郎中令

還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初從受業後遊青司英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

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頽緒僧主僧遷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

通九

十六

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碧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奉純儉允怯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與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郵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

講說經律最眾無倦以弘始之未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賣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

聞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

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

通九

十七

與秦僧誦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與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欷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誦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推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

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尔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隋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誼常登樓披翫慙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

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

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與勃住道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評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文辭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守節塵外脩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敏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

通六

十六

契謂賢曰：寂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表成群。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闡，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教。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爲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寂公何如？嵩荅：實鄴衛之松柏，與勃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寂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與大賞悅。即勅給俸，郵吏力人，輦輿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寂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法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寂曰：將非人天交接而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寂講之。什謂寂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

通九

九

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寂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寂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寂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末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寂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措與寂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

常手自畫續以供瞻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遊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

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

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夫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

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誓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秦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万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誓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

通九

六

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代膺佛道至於數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窟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恒著釋教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

序并子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

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脩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藏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

道六

十一

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道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

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來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若無知論才運清

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愆勲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真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澗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

寺教習揮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歲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

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未往翹思彌厲乃著涅

通九

廿二

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未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号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

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

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未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未滅則万累都捐万累都捐故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成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受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篤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

登講座吐納問辯碎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

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

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志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廣一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消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

為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

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淫流

廣一

三

得慧義愷悌進冠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大

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内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

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旣還襲浣衣篤學

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

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獻不著嘗坐之王
密令左右求買雀三十萬畝曰雖非所服既
大王所施聊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
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詔畝以經中諸字
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
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畝以宋元嘉中卒

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
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
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
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
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女安要與同行

廣一

四

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
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
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
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
鑄像帝迺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
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

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
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
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
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
理並足開弊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教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
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過戒浮
俗無傷弘弊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懇懼以闕
薄貼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
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

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顛庾亮王蒙謝尚郗
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
高祖兄弟王元琳以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顛
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
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
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遠皆亞迹

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介若當
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惠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
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
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

有自來矣而蕭墓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處
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兒難分祛取未
易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
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
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
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

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
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
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
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
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

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頗延之著離識
觀及論檢帝命嚴辨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
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
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
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
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

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
為歲首及計數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
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
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
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
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

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
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
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
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
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

廣一

六

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介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

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滴廬山又謚稟惠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筆第一迺著法花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適荆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

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上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欵

廣一

七

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辨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為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

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末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

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弥深宋末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因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号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

徐羨之擅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

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紆紆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容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廣一

八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曠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為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

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為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

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
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詎呵釋教
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
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
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

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
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預參譯後遊歷名邦
備騶風化時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
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
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
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

廣一

九

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觀遺相續後下都止
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
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
徐兗容貞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
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

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
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
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必
集誦法花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
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
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末初中
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
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鶴
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
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
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
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
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
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
弊自有風塵堂內既定坐驢韉於戶外高座
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
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

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
高座無以抗其鋒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
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
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
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
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

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
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
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五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
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

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
宗後過江止京師銷建大講化洽江南吳郡
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
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園造丈
六金像入吳又遣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
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

嫌幣後平昌孟顛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
之率衆翹憇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迺失明
而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
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
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
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

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
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
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
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
文張敷作誄

釋曇鑿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
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群經兼善數論聞
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鑿爲一聞持人
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
順厲行弥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弥陀後弟子
僧濟辭往上明鑿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

廣一
十一
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
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鑿獨留步廊下至
三更沙弥僧願請還房鑿曰汝但眠不須復
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
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辨作

傳并讚讚曰披荔逗芬握瑾表潔渾渾法師
弗緇弗涅焯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
伊實諫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
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
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惠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

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
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
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頗有香氣
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開詣羅什捉杖自
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
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與後得

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觀外國僧波沙那那
賈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
便精往復問什公在開資笈從之既至見什
什問沙弥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

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
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尔答
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與甚異之供事殷厚
姚祚將亡關中危授成迺憩於淮南中寺涅
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
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弥晨成迺著實相

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
時中寺復有曇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
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
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
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

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昂眾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譽術如林時在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

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今織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其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眾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

當得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眾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隲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儻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遠法由是

迺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軔能介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

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釋墨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

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

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

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

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尊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尔時無盡意故知尔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

廣一

十四

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為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輩

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關內既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

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於栢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人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授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退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

得不煩相追群殺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

廣一

十五

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鑿臺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官託生雙樹現滅自尔已來歲逾千載淳源

未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潸然泣淚四眾為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

後舜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荅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

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
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
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
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
識行淡白風霜弥峻卓尔不群確焉難拔近
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闕境之論僉曰非

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
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
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
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為中興
寺主汪迺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
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_{廣一}考臨州大設法祀請_{十六}

汪講說迴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以虧
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
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
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鑿
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
請居武擔寺為僧主昂眾清謹白黑歸依以

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今閣維之劉思
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
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
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
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
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

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閭學兼內外尤善談
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與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
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
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
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

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携與同行
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
法華臺後憩東岬山颯颯磐遊並以弘法為
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
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

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
皆所造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
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
往諫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
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
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

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
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
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
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與郡靈化
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
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
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
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
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
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
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北盛開法

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
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
槃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
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
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
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
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
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
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
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詁見重當時後卒於丹
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

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
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
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
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
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温

廣一 十八

講還邵問温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拚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温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温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

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眾迺悟其神人温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沖

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靈梵表迺創思鎔斷抽寫神華模造昔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觀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克秀發舉眾驚嗟莫

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惠明住何寺荅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責幽應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軋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

廣一 十九

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為人名繼天與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政方疑九服咸泰万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

温後累當講任嘉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万時人為之語曰帝主傾財温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惠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

嵩亦兼明數論末年游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偉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

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食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瓊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眾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袈皆至及孝建之

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既碎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

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弟子少

廣一

二十

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

千人勅亮與斌迺為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

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

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頗建法聚聽眾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嶧嶮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百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歲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勅為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武沙門初

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講堂時人讒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勅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與吏力凡請外鎮皆勅與瑾辟四方獻奉並問

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栖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惟惺瑾嘗謂顒曰陛

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亦為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擅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習懷顒迺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

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暹者亦

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游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懃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

廣一

廿二

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工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

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裘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舉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

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懃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李李赫連綏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

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紹法化

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

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殺亂避地東下游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万里宋

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

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鑿舉降躡百辟陪筵瑤年雖栖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荅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

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辨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控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繼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

也今襟藻文音早創思上初秋反斷音卓正修
然上音所實下飾義反攸闡音由所也下
覲見也歎詞閏涵連音疑魚陵反開宜也
思延也後南反挾衣上胡讎校醜教二音愜
文心也後南反交也元徽下音暉臨淄下地
伏也巢反物交也嶧嶧上音暉臨淄下地
也湛之滅上反宅嶧嶧上音暉臨淄下地

沛國帶上博構登反上士假反下許近
蓄許六反天博構登反上士假反下許近
也餘緩伴反下玄諱謂下許近
右也負袞下蓬也一炎音二戮刑六字
也學字二沒同經下蓬也一炎音二戮刑六字
下音俱外反耽好反寢陷下台反胡苦
也窮問挫鏡上則下其鋒利也
高僧傳卷第七 廣一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廣二

- 釋僧端一
- 釋道慧三
- 釋道盛五
- 釋曇度二
- 釋僧鍾四
- 釋弘充六

- 釋智林七
- 釋玄暢九
- 釋僧慧十一
- 釋法瑗八
- 釋僧遠十

- 釋慧基十三
- 釋慧隆十五
- 釋法安十七
- 釋僧柔十二
- 釋慧次十四
- 釋僧宗十六
- 釋僧印十八

- 釋法度十九
- 釋慧球二十一
- 釋智順二十三
- 釋法通二十五
- 釋曇斐二十七
- 釋智秀二十
- 釋僧盛二十二
- 釋寶亮二十四
- 釋慧集二十六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

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曇毗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舍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

主元宏所重馳名偽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維摩小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

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資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

廣二

次眾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恇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為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

母年老欲存資奉迺移憩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為道捨宅為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為造碑銘時莊嚴復有玄趣僧

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号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復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

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迺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

廣二

三

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谷介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識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與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勅代曇度爲僧主丹楊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

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朝詭往還言無暫屈靜意不獲申愬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

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

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求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表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憩踵藩禹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

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

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異然不覺與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懼

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竊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

爲之發病既病表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

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賚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顒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

瓊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
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
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
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
論兼數術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

關達個儻殊群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
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
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網摠末
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
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
冒險履危學業無息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

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
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
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
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
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
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求絕今

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文也帝勅
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為西
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
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談孝經
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網
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

致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
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
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
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
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
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

通經論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為時匠所
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
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見目
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
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

廣三

六

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閭人馬不能得前有

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必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已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

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尔

遷憩荆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石

廣二

七

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暢風執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

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履贊前冬至此訪承尔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
晒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擅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
一篇以靈恩抱讚曰我我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林休名鬱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俾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
給齊驃騎豫章王疑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
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

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
迎既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
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
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
月十六日即窆于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
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
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
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
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
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
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楊牛

廣二

八

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洲遠年三十一始於青
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
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
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
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
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

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
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般死撫生恩加
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般貴
如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
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
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遠拱疑居

非期宏峻拳跪繫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
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奕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襄
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未弥扇遂
迺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
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
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體万
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
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膏寶
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
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
則者也臣等叅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
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徵有序乘方兼遠矣
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
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
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
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

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
雲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默
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
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主景素謂
栖玄寺是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欲請遠居
之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
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鑿駕臨幸將詣遠房房
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
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
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服膺師禮數往叅候
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
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
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
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
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
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

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食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小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

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寰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

唐二

十

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平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

初勅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号爲秃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啟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慧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弥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

登講席一代名宿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目待人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

廣二

十一

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
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
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
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
入室柔耆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
每至懸輪西次輒頰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

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
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
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真正
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

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
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雋逸機
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
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
顧問允愜即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與駕

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栖志法門厲行精苦學
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
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
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
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波

若勝鬘寺經皆思探玄曠鑒徹幽疑提章比
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
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
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
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鹿故衣鉢協以
東歸還止錢唐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

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
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
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
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
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
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

師遂窮其麗美廣二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為和尚十二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廣二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顯莅刻請基講說廣二顯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懇

勸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為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眾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間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盧江河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軌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眾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與亦沉審有氣局

廣二

十二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各貫徐士迄稟具戒業操弥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相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慈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智僧猛

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疑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開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義問道八百

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曰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

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為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至越儀法得意

便行不以為礙守於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

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徒逃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

廣二

十一

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土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為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各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

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恙
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勅年十
二能誦書詠詩時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士可
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
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
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

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
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
司徒文宣王及張勣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
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
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

廣二

十五

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
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
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
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
華宗旨印偏功構微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

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
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
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
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怒
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
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

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
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
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邪
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
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為栖霞精

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任者
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
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
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
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
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

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束結來緣變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

行道受戒而去嶺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用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既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

廣二

十六

學解優之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過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

山寺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今譽立年便講又餘抗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為談論出京止禪崗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襄京北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婚將剋要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眾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及講進一建輒王侯接駕負素

肩隨為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今聞若與兄僧瑤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

而特善毗曇

廣

十七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卅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

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卅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勳遂大明教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敬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敬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

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靖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又密以半合米雜糞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

廣二

十八

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
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
者遺命露散空地以施垂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寔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
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
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胃族晉亂避地
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
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
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
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
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
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
表繫一見而異之繫後與明書曰類見亮公
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
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
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
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

廣二

十九

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
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
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
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
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
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亦各近
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
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
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
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
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
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
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
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
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
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
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

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叅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

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王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者

年俞篤覲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前云尔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

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

玄爲貴遊所重

其二

共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樓閣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

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正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荅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

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
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
還卧又手當胸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
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
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
有沙彌聖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

嘗頭陀至山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
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
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
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為性慈實
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

招提寺復遍歷眾師融治異說三藏方等並
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
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九碩雖堅疑
並為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
表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
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

年還至烏程遵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
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
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
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
備窮經誥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

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
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
席上之風見重當世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
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
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
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

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與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

三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嘿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

廣二

廿二

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

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千闡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實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冥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嘿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辨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又持杖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

下音亦繪二 廣二 對 韜 土 刀 鑽 研 上 子 官 反 喜 温
 地 名 也 運 也 綜 子 也 宋 韜 土 刀 鑽 研 上 子 官 反 喜 温
 反 下 也 折 也 祠 祀 音 詞 也 一 嶽 山 作 績 高 僧 傳 居 近 巫
 視 音 折 也 祠 祀 音 詞 也 一 嶽 山 作 績 高 僧 傳 居 近 巫
 閣 下 一 舍 酸 祭 也 璿 既 禪 崗 填
 反 下 結 反 一 舍 酸 祭 也 璿 既 禪 崗 填
 勗 勗 詩 玉 憚 從 官 下 祭 也 璿 既 禪 崗 填
 反 功 勗 詩 玉 憚 從 官 下 祭 也 璿 既 禪 崗 填
 恭 恪 反 下 敬 也 各 咽 於 見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誌 記 也 音 至 胃 族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反 七 案 邯 鄲 音 寒 丹 二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珉 玉 次 於 音 問 音 寒 丹 二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悱 憤 上 於 音 問 音 寒 丹 二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人 口 一 再 也 上 於 音 問 音 寒 丹 二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生 口 一 再 也 上 於 音 問 音 寒 丹 二 嗣 也 直 反 洗 漱 瘦 音 昂 吾 江 墓
 委 于 愈 音 預 漫 語 上 莫 戴 幘 中 音 貴 閣 人 上
 反 也 官 愈 音 預 漫 語 上 莫 戴 幘 中 音 貴 閣 人 上
 益 也 愈 音 預 漫 語 上 莫 戴 幘 中 音 貴 閣 人 上
 官 也 愈 音 預 漫 語 上 莫 戴 幘 中 音 貴 閣 人 上
 林 音 愈 音 預 漫 語 上 莫 戴 幘 中 音 貴 閣 人 上
 字 千 闌 二 下 田 殿 也 支 道 下 復 香 也 穀 羊 豕 連
 迴 上 之 連 粹 括 純 上 司 也 反 舖 斧 上 大 音 九 廣 二
 高 僧 傳 卷 第 八 廣 二

高僧傳卷第九

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闡若符契
 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
 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
 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
 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

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廣三

二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漸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丸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坵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

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閉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其襲為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罔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亦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登試勒曰今年葱中有蟲

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慈也勒班告境
內慎無食慈到八月石慈果走勒益加尊重
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
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
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
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
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
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
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
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
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
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祭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勃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

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
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
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介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介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
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登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
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
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
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
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

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適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
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比羗墜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
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

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
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
還自說墜羗園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
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
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
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
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誡虎
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癘爛虎
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
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
虎彎弓拾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
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

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乃止後晉軍
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
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
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
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
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
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
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
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
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
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
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
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
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
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
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與
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末隆福祚方遠虎雖不
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

廣三

六

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

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

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般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

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

廣三

七

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嘗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

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

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

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陞

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囊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

存世莫能基必類父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

廣三

八

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七事虎謂進曰有揚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万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

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戎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平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常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遺驗幽州云介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

廣三

九

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冕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

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

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輟裂肢解投之漳河澄迺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亦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

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

已百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

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

廣三

十

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續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

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

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焚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

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

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毆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

符堅征鄴儁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冢墳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

方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大史奏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林祠中後徙臨漳照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為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荅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

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廣三
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
昔在北間聞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
去來迺遙心敬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
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讚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
曜高步是臻洽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
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
蟬蛻耳迺為贊曰物隳招奇德不孤立遼遠
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
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
竟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
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
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
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
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
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
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
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

廣三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
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
眾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

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眾無以
驗之共發冢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

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為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個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

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專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

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者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摩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揚柳一枝便以揚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

廣二

十四

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癢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

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是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辟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昔會眾人也眾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

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莖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踉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

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數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練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服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暉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家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僧據西平自稱爲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傳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

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與慈國人旣蒙其祐咸

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官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釋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

廣四

四

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塢凭塢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

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況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遺還所在遺布二十四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遇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

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瞋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適何當竟道人云在徐洲江北廣陵白土塢

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

廣四

五

曰吾欲小傳而君恒欲偷人正尔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

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

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

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

徒行入市唯倚一蘆園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顛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開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園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

心李見蘆園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園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棠蘆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鑄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與伯為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資圖而來與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瞑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惟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資蘆園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園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

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顯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獲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窻隙中見佉取寺剝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

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佞吒曰吾東見
蔡狹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
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為歌曰濛濛大
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
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
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

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屬傳殷王伊
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
酸傷略謔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佞吒曰前見
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
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曠

影過電累蹟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慈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游慧定計昭妙真曰眷
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介後月日不
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
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教人所不解度猶

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
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
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
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
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
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廣四

八

度即留二弟傳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
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啜蜜薑為
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
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

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
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
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
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士
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
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

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卅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

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卅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掩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介

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且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窳子時爲黃門侍郎在癘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

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詣
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
詣即為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
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
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
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
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
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老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
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
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
齊詣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眾人言年
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
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
復來也齊詣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
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
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
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
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
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
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
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眾僧唯見始
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
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
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
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耆復克長安
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
教既位居偽輔齋所伏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齋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齋既感
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
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廣四

十一

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餒之

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魯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痼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縉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為驟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

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之日兩肩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立主揚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譴協以勸善至人家

廣四

十二

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形余日耶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托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

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清醪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跣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耶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尸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

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為奴執役勤緊主其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眾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

廣四

十二

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虫鳥商人依其言出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

之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造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齊人少出家為京師枳園寺法措弟子措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

琊王奂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

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今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眾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管理殮葬百姓雲赴瞻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介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律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齊四

十四

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位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眾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舍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

服趨亦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饌食噉不異
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
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
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
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
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

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
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
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
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
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
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云年月

廣

主

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
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
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
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
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儀求酒甚急云今
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

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
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
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
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
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

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
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
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
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
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饗食
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

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
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
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
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閭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
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扇賓二寺求之並

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

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

廣四

十六

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遇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使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

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
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
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
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

廣四

十七

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
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自然
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
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
加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
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
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
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
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

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
兇統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
石叅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實羯亂
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僭兇於後郡國分崩

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
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
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雲子來澤潤蒼生固
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
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託方兆或
死而更生或寤後空極靈迹恠詭莫測其然
但典章不同祛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為謀僭放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深俗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

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刺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神之處至明旦兩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介後薪採通疏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裳頭

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惟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折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刺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胃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

唐五

二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刺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介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

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

廣五

三

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情來曰此乃僕之

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作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

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穢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穢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

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間興寺常習

廣五

四

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燃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万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

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尔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

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荅云樂安縣韋鄉山夕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投之受法竟親錢一万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歌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塚塔焉

廣五

五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

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父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皆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

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

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眾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倖偽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讓構玄高云蓄聚徒眾將為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眾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

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嗽
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出華香以獻三
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
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
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

廣五

六

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
遠識何以信謾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
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
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為懷
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
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
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
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
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
焚會僧印六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為足
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
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

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
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
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
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
為師晃一時被謾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
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廣五

七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
信謾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
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
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
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代
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
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為萬
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
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
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
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万

機摠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秦恐是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

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

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介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

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與不如脫更與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

廣五

八

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寔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日夕未獲受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

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託跋耆果毀

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爲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韶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高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

廣五

九

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嶮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

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烟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與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

在房三日乃欲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擢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

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

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栢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間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廢漢復弘禪法後

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總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

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官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

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顛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請知皆已證得後遇女暢復

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花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嫩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弥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

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任與蜀輅律

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

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持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閣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万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

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輅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湖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

廣五

十二

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

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為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栖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為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糧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商遊始興過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

廣五

十三

道倅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塲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

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咒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曉時當降雨超明且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

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繞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千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

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頰遣三使慰勸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

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根君故輕必以重

廣五

十四

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跋跋陀更傳業東土云高云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焉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

三千宅平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
塵攀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
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
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
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
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燐之

於日月曾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欸夫輟慮方備幽
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鏤山海聚散昇沉
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釋慧猷一

廣五

釋道儼五

釋道房七

釋志道九

釋法琳十一

釋僧祐十三

釋僧業二

十五

釋僧瓌四

釋僧隱六

釋道營八

釋法穎十

釋智稱十二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
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
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
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
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
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
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
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
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
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
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
湊有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
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
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
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
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
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

吳中春秋七十有五葉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嘗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

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摠統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

廣五

十六

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璩璩切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

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業文旨并撰僧居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闍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崩方外隱研

黃五

十七

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
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
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
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
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尔從化春
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

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
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烟直入佛
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
流泣後卒所任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任靈曜寺習禪晚依

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
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
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
虞承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
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

家屬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
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
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
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
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

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
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隸五州道士會
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偽國僧禁獲
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携與
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
時京師互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

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
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
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
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
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薛

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額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印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根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屋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念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尸烟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徵

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檢校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請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

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遘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使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宜請於普弘講律僧眾數百皆執卷承旨稱

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懃以終其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慙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慈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

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怜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

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為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解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遺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

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眾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為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嶧山大像刻縣石佛

廣五

二十

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表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騷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

合那波斯憂波租多此五羅漢次第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荷虛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

廣五

九二

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覺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

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邈多即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

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眾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

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

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
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
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
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徒顯得梵本
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

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
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
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
東國以昔卑摩羅又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
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
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瓌儼隱榮等

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
鑽堀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
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
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
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為
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為平地
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任故神解五法
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
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
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
目便言解及彼離止能儻水翻囊已謂行齊

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
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
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區背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
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
自傷相扇羈羊豈非斯謂

贊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昂奚用剋
乘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
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廿三末

廣五

高僧傳卷第十一
崑吾回迥音豆峒音豆然音豆家音古也音古娛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忘身

廣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忘身第六

晉釋僧群一

宋釋曇稱一

宋釋法進三

宋釋僧富四

宋釋法羽五

宋釋慧紹六

※

宋釋僧瑜七

宋釋慧益八

宋釋僧慶九

齊釋法光十

齊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群僊所宅群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夔出山輒晷如此三四夔弱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傳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群菴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

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群群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蠅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六妻窮悴迺捨戒為

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備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

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斂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

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俄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廣六

二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備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往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燕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閣維之烟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連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賦採薪為爨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延尉寺下帷潛思絕事

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群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談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畫臂至臍群劫更相各責四散

廣六

三

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脩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

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
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
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
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
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

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
子精懃慙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
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
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寺
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
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
衆及費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
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燃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
至積所積已洞燃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
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
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

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
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
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
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
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

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
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
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
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
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晴朗如其無感便當滂

廣六

住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
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
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
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
之迺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
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

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
 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号為雙桐沙門吳郡
 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讚讚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觀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
 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
 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
 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
 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者
 武深加敬異致問懇勸遣太宰江夏王義恭
 詣寺諫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
 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
 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
 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
 不能步下令入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

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廣六
 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五
 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
 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床以吉貝自
 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
 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向何必殞命幸願
 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
 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
 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
 燃帽帽燃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嗒響震幽谷
 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迺盡帝
 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
 官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
 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
 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
 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

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臯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

廣六
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次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貪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憚也餌木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吝而弗為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甕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群止為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殺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彘稱自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

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刻肌買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通時

廣六

七

而動利現万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燃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為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

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万户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

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

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僂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鏘茲所重祈彼寶城芬梧菊蔚紫館浮輕騰烟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尚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釋曇遂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問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弥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何陰白馬寺

廣六

八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

子自尔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

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

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

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

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

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

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

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

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

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

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

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辛

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

善能神呪請雨為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

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為起

冷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

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

廣六

九

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

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

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感歎

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表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

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

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勳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迺悔悟知貪

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誦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号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

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須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弥新頻作數過昔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座或見騎馬人至並以

未及喧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歧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閭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歎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

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薦往廣陵終於彼也

廣六

十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閭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弥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棄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問絕俄見一物如

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旁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祠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

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北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廂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

廣六
十一
敬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登毘常披以銅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

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網摠寺任亦不食糲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

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舍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普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起群劫問之赦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甚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後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摠於永興邑立紹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藏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

可申一年不答云可介至明年滿一周而卒
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
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
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
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

廣六

十二

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
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
無輟人有造者輒為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
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
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

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
觀鷓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
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
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
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
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

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騷製文時有靈根釋
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
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
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
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閭不下

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
顥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
因顥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
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
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
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
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
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
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
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
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

二年微覺不念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疏苦有高節

釋慧弥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震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弥負錫

廣六

十四

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栖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温恭仁讓喜温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志勸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

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輦膠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為眾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為

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曾琳為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

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眾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摠持難得憒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

十五

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專虛哉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

高僧傳卷第十三與福 經師唱導 廣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與福第八 十四人

晉竺慧達一 晉釋慧元二世慧直

晉釋慧力三 宋釋慧受四

宋釋僧慧五 宋釋曇翼六

乙

宋釋僧供七 宋釋僧亮八

宋釋法意九 齊釋慧敬十

齊釋法獻十一 齊釋法獻十二之

梁釋僧護十三 梁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

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願望見此

剎抄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

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堅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跡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尔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何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

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歎佛位像即放
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
尋嘗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
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
勅施此像孔允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
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剝像靈異倍加翹

廣七

二

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未
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
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
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
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
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
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
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
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
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成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
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
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畝漁者必無所獲獲道
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
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
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
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
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殫蔬幽道永絕人途
以太元十四年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
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
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

廣

三

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
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外來遊京師常
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與寧中啓乞陶
甌以為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
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徒潛

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緒等遠令修復至九月帝崩

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

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謚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未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

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通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園也受曰若令誠成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利柱受

將沙弥故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僱人牽上豎立爲利架以一層道俗競集成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

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唐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

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
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
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
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
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

與同志墨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
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若闕之狀乃結草成
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顛嘗春人陳載並
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
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一立碑山寺
旌其遺德會稽孔遠製文翼同遊墨學沙門

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
禱並東岳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教者本
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
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後爲
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

廣七

五

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銘鑄始畢未
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
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請觀世音經
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臂方尺
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

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
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臂前果有焦
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
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
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
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
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有必斃且有蠻人
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
其有各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
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
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

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觔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蜒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

遇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

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夷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任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

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廣七

六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與立塔像助成眾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撲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差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

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
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
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
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眾計修葺寺
宇先聞猛公西遊備囑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廣七

七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
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干闥欲度葱嶺值
棧道斷絕遂於干闥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
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
茲國金鏈鍊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
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
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
為物範耶那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繼沙門
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謝獻以永
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
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

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眾暢亦
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
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
後中興僧鍾於軋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
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
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
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
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尔迄今多
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
自稱名况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

自尔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
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為造碑
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
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
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

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
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
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
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
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

廣七

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
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擊爐發誓願博
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勒千尺之容使
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
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撲頃之護遘疾
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
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慕襲遺
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
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
兩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
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惠未

廖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
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
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感當
時覺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
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尔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
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
寺僧慧暹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廣七

九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
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
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背萬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
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
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目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

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灾崇及僧尼橫延豐矣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蜀群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壑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

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

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觀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并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

助造光跌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臂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

飛鑄消融一鑄便滿甫尔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

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遍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劫以像事委定

林僧於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兩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枯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遇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捷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跌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論曰昔優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度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就自收迹河邊閣

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廣七是十利與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垂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勤銘標揭神異亦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

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髻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

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毅至孝誠感金庾為之生銘丁蘭温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抄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

慧願證於移澄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
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
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
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鑿而不成梁皇一
治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
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

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
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
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
千里豈不動哉豈不助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
依現奇表極顯瑞旂威嚴藏地踊水沉空飛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四

經師第九

- 晉帛法橋一晉支曇鷲二
- 宋釋法平三宋釋僧饒四
- 宋釋道慧五宋釋智宗六
- 齊釋曇遷七齊釋曇智八

齊釋僧辯九齊釋曇遷十

廣七

十二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
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誓首觀音以
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
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

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尔後誦
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
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年中卒於河北即石
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鷲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
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

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爲特稟妙聲善
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
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
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箒之妙後進
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
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齋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抵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

廣七

十三

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有綜善三本起及須

夫擊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

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輒詠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使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低昂睡蛇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聞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

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技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
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
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
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
亦次之

廣七

十四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
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
高亮之聲雅好轉語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
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
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
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
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忍有群鶴下集
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

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
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
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
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
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

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
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
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
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
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
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任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
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
於所任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廣七

十五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

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
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
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
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
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
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

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碑碣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
西荆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
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

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為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為唄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
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權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廣七

十六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
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賜
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麈笛之上或
使本行之音宣於竿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
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受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

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箭亦云祖述陳思而受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有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翫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蹀躞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

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箏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

聲便言擅命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拚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

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
 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昔諸
 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
 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
 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
 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
 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
 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
 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齋公所造
 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
 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
 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
 多所訛備或時沙弥小兒互相傳校時昔成
 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
 末

唱導第十

廣七
 宋釋道照一
 宋釋慧臻三
 宋釋曇光五
 齊釋道儒七
 齊釋法願九
 齊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
 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為
 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
 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
 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
 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
 父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
 奉為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
 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
 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
 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
 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
 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

十八

足騰遠理類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侯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瘡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癩頓盡方悟蛇之與鼠

庚七

九

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弥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任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伎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整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襄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且別觀一萬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眾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子違父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

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歎淑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泣愴良久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整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眾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齊七

二十

出鎮北徐橋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愨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護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

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

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問之王贊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

廣七

二十一

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釋慧董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眾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明六年勅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

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順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專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敬沈

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紺鑲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

任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殺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殺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殺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荅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內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廣七

三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栖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

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鑿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万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東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万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

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月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五官道親彭城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

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爲導首光明三卅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

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掇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與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未

廣七

六四

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烟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絨嘿尔時導師則擊爐慷慨舍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翰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尔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詰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官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纖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謬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

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合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

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詳記彭城劉煥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

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味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都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

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與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忘形徇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蕙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疆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讚

毗尼則禁行清潔志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
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
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
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眾聖
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
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

大意類猶前序未辨時事同後議若問施
前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利之末通稱為論
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
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列秀者今之所取必
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
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
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
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
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
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
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
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

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
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
備讚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雒陽安清

漢雒陽支迦樓讖支佛朔安玄般佛調

魏雒陽曇柯迦羅康僧建曇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魏吳武昌維祇難法立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聶承遠 聶道真

晉長安帛遠帛法粹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佛圖羅刹

晉長安曇摩難提趙政

晉廬山僧伽提婆僧伽羅叉

晉長安竺佛念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譯經中七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晉長安弗若多羅

晉長安曇摩流支

晉壽春石礪寺卑摩羅叉

晉長安佛陀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跋陀羅 安陽侯道普法盛

高僧傳第三卷譯經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宋黃龍釋曇無竭

宋建康龍光寺佛跋什 唐八

宋河西浮陀跋摩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宋六合山釋寶雲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宋京兆釋智猛

宋京師道林寺夏良耶舍 僧伽造多多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僧伽摩低那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叉

晉惟陽支孝龍

晉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揚 文敏度

晉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智 曇相

晉中山康法朗 今詔

晉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晉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濟 竺法遠

晉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度 竺法印

晉剡山于法蘭 支法真 于法遠

晉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康

晉燉煌于道遠

晉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實

八

五

晉始寧山竺法義

晉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晉蒲坂釋法和

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成

晉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晉荊州上明竺僧輔

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遇

晉荊州上明釋曇徽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濟

晉長沙寺釋曇戒

晉太山竺僧朗 文僧敷

晉於潛青山竺法曠

晉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道猷 道實

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凱 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嚴 僧恭

晉廬山釋慧永 僧融

晉廬山釋僧濟

晉新陽釋法安

晉廬山釋曇邑

晉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曇暹 曇統

晉長安大寺釋僧若 弘覺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釋曇影

晉長安釋僧敷 僧楷

晉長安釋道恒 道標

晉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義解四 三十二人 法實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慧林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廣八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敏 法業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僧睿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宋東阿釋慧靜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法和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道海 慧能 慧恭 曇泓 道廣 道光

宋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宋淮南中寺釋曇無成曇罔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含道合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僧莊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碣寺釋僧導僧因 僧音 僧成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昔明 道閻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 慧陸

宋丹陽釋楚敏僧務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僧慶 慧定

宋京師莊嚴寺釋曇斌曇濟 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隆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度 玄運

廣八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任道堅 慧賢 慧敷 慧訓 道明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慧 道慧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 慧整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慧記 道整

齊僞魏釋曇度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玄極 僧達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斌 曇達 僧表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法鮮

齊高昌郡釋智林

齊京師靈報寺釋法瑗法受 智與 法常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惠 慧奉 法令

齊荆州竹林寺釋僧惠曇慎 慧地 慧勸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弘釋 惠然 僧拔

齊山陰法華山釋惠基僧行 惠深 惠未 道旭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僧賢 僧智 僧法 僧慧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僧如 僧祥 僧賢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慧令 僧賢 法身 法真 法仙

齊京師中寺釋法安慧光 敬道 光贊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齊鄆郡嶺山釋法度法照 僧智 惠問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道兼 法整

梁荆州釋惠球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法欣 智敬 法同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高僧傳 序錄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道明 僧成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聖達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梁剡法華臺釋曇斐法藏 明慶

高僧傳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郭中竺佛圖澄道進

晉雁浮山單道開

晉常山竺佛調

晉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狹陀勒

晉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晉襄陽竺法慧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晉長安涉公

晉西平釋曇霍

晉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宋偽魏長安釋曇始

宋高昌釋法朗曾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惠安法僧

齊京師相國寺沙弥釋法匱法指

齊荊州釋僧惠惠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 僧朗

高僧傳第十一卷明釋

習禪 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廣入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九 惠真

晉長安釋慧胤

晉廣漢閭與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玄高慧宗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宋長安太白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寔僧錄法僧 起志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齊錢唐靈隱山釋曇超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吳開居寺釋僧業慧光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莊嚴寺釋僧瓌道遠

宋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宋江陵釋僧隱成具

宋廣漢釋道房

宋京師閉心寺釋道榮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超度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穎若文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功超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 忘身 誦經

忘身 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群

廣八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宋高昌釋法進僧造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宋偽秦蒲坂釋法羽慧始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高僧傳 序錄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齊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遠

晉越城寺釋法相曇基僧注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同

宋廬山釋慧慶

宋臨渭釋普明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履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齊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齊上定林寺釋道嵩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齊京師後崗釋僧夜

梁上定林寺釋慧弥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

與福十四人

晉井州竺慧遠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

晉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齊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晉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鏡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惠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十人

廣八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穎

宋瓦官寺釋慧璩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興福寺釋道儒

齊瓦官寺釋慧重

齊正勝寺釋法願

齊齊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持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縉素傳美鈔槧定

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

書佛澄道進雜開趙舞晉史見拾復恨局當

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

標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

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

景與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備綴遊方之士法

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

揚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

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中體立而

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

濟之責孝秀漆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蔡

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

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為

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

同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繫長量短同

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

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
內瓊笈卷舒王筭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
頃日冠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
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
良愧處道知休弈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

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頌頌首
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誠
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
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淡已來
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與敦厲後生理
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
鈇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眾記
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
斥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榷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目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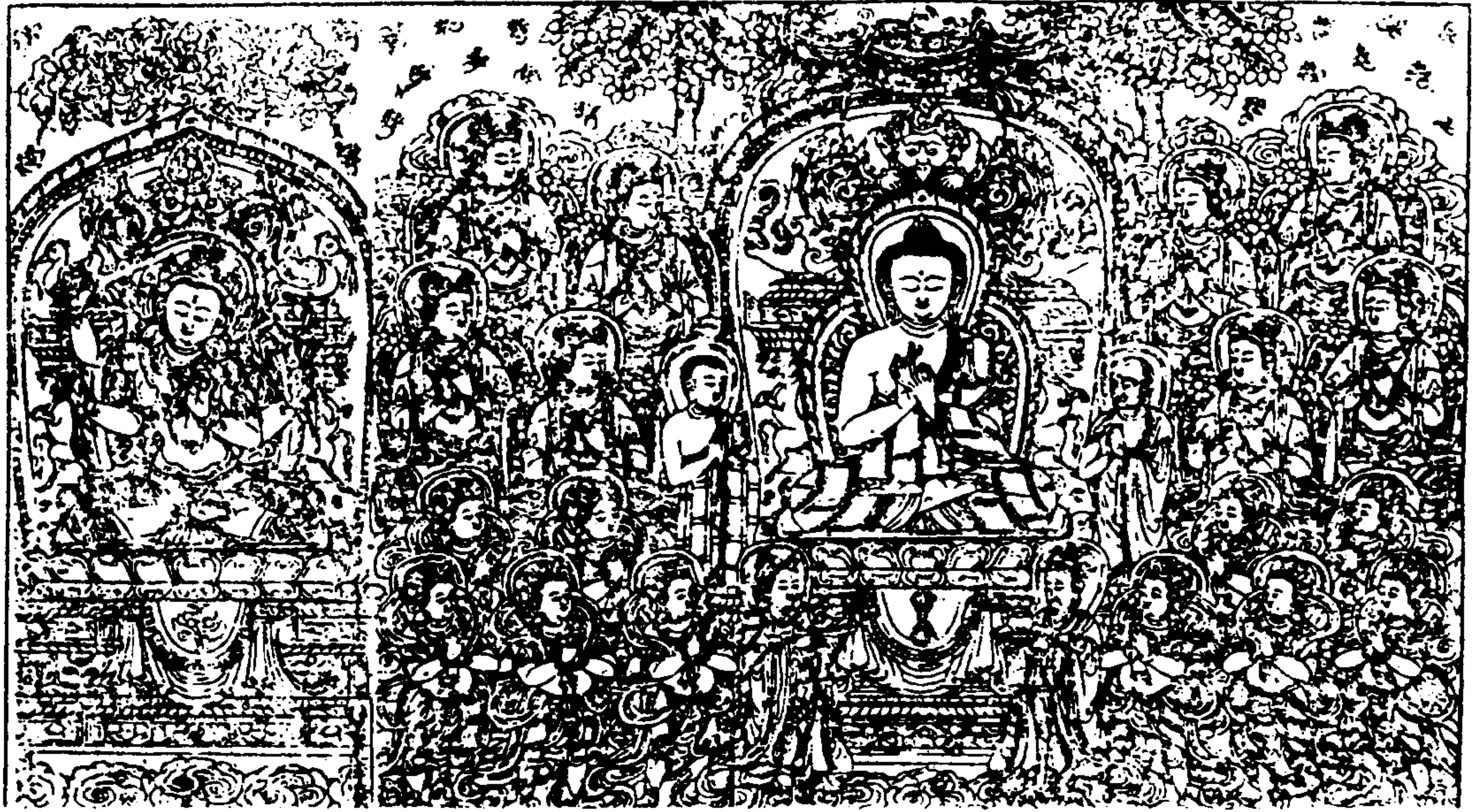
解貫玄儒抽入級藻內外淹劬披覽餘暇脫
助詳閱故忘鄙悞用簡龍門然事高幹野久
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快慍今以所著贊論
十科重以相簡如有訛謬請備斟酌釋慧皎
白

高僧傳錄序卷第十四

廣八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
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
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又撰此高僧傳
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
避侯景難來至淞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為

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
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蹄筌全下七迭徒幼巨壑各下呼懋哉上莫候
矣上首角瑛反以檢悛七全及函多又上去記反反
也反速也汎反上芳紀反下余向又上徇又上身反
也物也雒陽上音識反多反丁可刻反涇山反形上



續高僧傳序

唐釋

道宣撰

內

原夫王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尤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弥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号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骨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拯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

會替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
詳覈可觀華實有據而揖袁吳越叙略魏燕
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累之
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
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
瞻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
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
憑諸名器竝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覓
邀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截舟遽往
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
踈聞見即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
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
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
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繁量重聲華
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
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
偏叙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
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
故使雷預漆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
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

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
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微音郊郭碑碣旌其
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
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岨梁之初
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
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
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
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
弘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
網維於正網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
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
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
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
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迴手抑揚寔遵
不覓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摠
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
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林薄致有
聲誼玄谷神凝紫烟高謝於松喬俯眇於窮
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闕
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勅

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表号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粗識今詞琢磨行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覩嘉猷有論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 附見二十七人

梁揚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

羅傳一 曼陀羅 木道賢 道命

梁揚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

二 梁武帝 梁簡文 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

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

支傳四 常景 李廓 寶意 覺定 法場 法希 楊街之 異顯

智賢 智希 藏稱

陝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

五 高空 德賢 善吉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世 曹毗

智嚴 道尼

梁揚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去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男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云墜道教陵夷婆羅靜索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曰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雲及表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親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

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齊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太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摠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高談令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苦顧惟隻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入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廕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撰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闔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故茲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勅令唱摠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攘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包

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
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
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夫監七年帝以法海浩
汗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鑽衆
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鑽衆經理
義号曰義林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
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兼贊其功繪
綜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軌內教
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
其類通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奧近識難通自
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庠道門
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号曰續
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
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
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
外十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
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
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表四卷雅愜時望
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
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

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
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
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
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
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因極故留心釋典
以八部般若爲心良思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
孽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
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
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
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鐘
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糾紛協日臨睨百丈翠
微峻極沫泉灌注鍾龍遍嶺飲鳳乘空創塔
包巖鑿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遠結構伽藍同
尊園寢經營靡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
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旁置三十六
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遶千有餘僧四事供給
中院正殿有旃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
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輒覺功大及終
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
由神造屢感微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

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歔
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
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
寺京師夾里夾壇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
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
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
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
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
而不能遺我之哀復於中官起至敬殿景
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
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蓋奩篋
舉自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時代易新
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
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
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
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
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
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
贊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

之思弥軼垂拱嚴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
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
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
帝方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
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
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
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
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
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
恒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
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
以國學負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騫
儁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
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
璽書預參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
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
列代僧錄制區別之撰爲部表号曰名僧傳
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
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
須丹青之工是知万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

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伏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拈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因此，拔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讖京師，大僧寺遍方，徒嶺表，永棄荒蕪，遂令鳩集，爲役多闕，晝則伏讖，夜便績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往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薰蕕，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

鑿開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玄統，緘緝僧衆，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鑿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皮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威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準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

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靖加五方五行同石椽金疑成偽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開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摛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舍利復高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

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制瓊奇窮世華美剝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石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窓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工巧綺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呈羅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續以丹青栢栢松異草叢集院墻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且以涿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

詔今刊定律格永成通式景乃商榷今古條貫科歆即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官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明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閭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為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骸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剝柱乃至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覩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至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

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雋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惠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深灌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懼惑世人遂秘不傳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去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

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處各翻訖乃叅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隔與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舍突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

元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菩薩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去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期城郡守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頃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余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紛間起今採摛梓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摠萬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

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
 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
 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
 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
 有波頭摩國律師獲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
 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
 等並沙門智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
 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為大冢宰
 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令
 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
 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
 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
 等筆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彼羅末陀譯云真
 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
 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
 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
 逾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
 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

盛昌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
 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
 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
 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賣經論恭膺帝旨既素
 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
 日達于南海公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
 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
 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
 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潯陵法為
 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
 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
 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太寶三年為侯景請還
 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飢相接法幾頽焉會
 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
 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
 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栖遑靡託建陳武永
 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
 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

壞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
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敷
所翻其有文旨乖覓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
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
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為翻
攝大乘等論首尾兩截覆踈宗旨而飄寓投
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
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
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
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
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
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願延住制旨寺請
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
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惟識論等後穆公薨
沒世子紇重為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
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紇
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
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既登
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

翳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
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
資神早生勝壞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
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
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過躬自誓願致留
三日方紆本情因介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
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
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誠言乖
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
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
時遺訣嚴正勗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
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
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
准等各齎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
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
彼此相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
依心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
為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
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乱感竭運終道
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表或分

譯人時別今摠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
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
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
顯隋唐見曹毗別曆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
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
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
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
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玳瑁誠歸東夏何
以明之見譯歲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
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
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
拒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
厲衣服單踈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
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
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
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
謂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
誠正法實副衆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
目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
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

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吾等
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即
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
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
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
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
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
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
第出沙門僧昉筆受蜀齊受魏禪蕃客任情
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肅
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
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那摠監外
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
跋陀陳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
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
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携負東西
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
業寺譯之沙門智所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
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氈爲檀越
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

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言於揚州城內至敬寺為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善目並見隋世三寶錄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躋轡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勃於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為廣州刺史歐陽頎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鄴并齊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疑玄思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

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聞介無聞會彭城沙門靜高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來如詣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出高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任揚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析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為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嘗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備三

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皎電光非久明遺文空
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墮寒隴向凄清
一隨朝露盡惟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
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
一即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蔭寺南崗自
餘論文真諦續講至感品第三卷因介乖豫
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歲又化諦有菩薩戒
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沉雅有遠度
少講至南中受學攝論詔承諸部皆著功勳
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
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
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羣禱服同
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
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
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
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
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
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
暢者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
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願請宅安居不獲

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
道尼等二十人並擬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
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
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
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歲崩後法
侶凋散末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即長
多聰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
月有跋摩利三歲弟子惠舒者本住中原值
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
涅槃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
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三章玄義後
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爲
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舒因遽
疾不任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當窮
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栖
玄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
文兼論意而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
三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
焚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並燼其年授敷令
任廣循二州僧任經停五載廢闕法事後解

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窺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親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暇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遺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入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

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內二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猶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岨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勅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政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群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

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盲咸將濟之市鄧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澆水津給衆生又於汝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奉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

內二

三

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聖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勅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

為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達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真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睡成具見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喪哀驚道俗紹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即菩薩見實月歲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勤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預徵降事既廣周未遑陳叙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

尼多流支隋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
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摠

持經二部內二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

沙門彥琮製序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

第八

闍那崛多隋言德志北賢豆賢豆本音因陀
羅婆陀那此云
主處謂天者所據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語
由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註釋也而彼國人據
之以此為五方也

捷陀囉國人也隋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

遷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俱凡步
反

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

名跋闍邏婆羅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

垂清範位居宰輔變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

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騷亂便

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

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

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止此乃干闥之

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冥坐

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

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

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藏

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

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

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

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

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主益利頗

周將率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

峻極也至狀怛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

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

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

及于闐等國屬遭夏兩寒雪暫時停住既無

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

時即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

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云沒所餘

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

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

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參京輦漸通

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

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

自屢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爲造四天王寺聽
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羈縻
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即十一面觀
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
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任龍淵寺
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廢運像教不弘五
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勅追入京輦重加
爵祿通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
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閣黎智
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上乃爲突厥所留

未久之間和上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
以比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
有齊僧寶暹道遠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
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
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屬齊亡亦
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賣新經請翻
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
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
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費經先
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

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教
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士制短長
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
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
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
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甚多並同
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
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
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
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多西歸已
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
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
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頗仍未還
京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
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
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
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
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
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
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居士高天奴高和

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
法樂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集僧暉明穆曇
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
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
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
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出日藏分

內二

七

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使
支離部彙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
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坊學雖加
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
於詞旨極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
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
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
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故
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岷
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
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
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
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
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

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
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
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
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

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
生之所憑賴岷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
無厭求法不懈傳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
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摠持通神呪
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
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

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
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旣闕道聲載
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
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
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
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
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
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岷多共西域沙門
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
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

軋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
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

內二

八

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隋言法智父密般若
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
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
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
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
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

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
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
珍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艾多隋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力加國

人也利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
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

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隸
擊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
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團舊云
僧伽藍者說略也艾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
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
佛馱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擊達多

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
乘經論成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
舊名為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為禪那
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為常業笈
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
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為吒迦國王所請從

內二

九

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
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
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
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
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荷
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闢提耆此

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
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
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
名真丹振且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
此神州之摠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
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
國六人為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
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

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
雪山北陰商放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
那大國三寶與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
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
佉羅國波多又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
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
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
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
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念破
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為講如
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
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為彼
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
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
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蘭拏寺講通前
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容遊諸寺其國僧侶
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
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
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費經論權置道
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

專誦觀世音呪夜兩忽降身心充悅尋遠本
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
途達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
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
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
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
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
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
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宜解大弘微旨
此乃舊學類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
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
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
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
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
有踰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
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
惟存傳授所有履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
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勅於
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求
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

四事供承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網云頽却墨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梵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二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

內二

十一

顯暢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於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偽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音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誌之所擬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為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為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

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眾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東經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鄰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于此懺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

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
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衍其不思也則致惑

內二

十二

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
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
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筭計悉不
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攝之際於
斯取失故衆經筭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
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

衆隸經誥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
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彦
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
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
費長房本預繼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
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修
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
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
編甲子下錄年号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
別陳叙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難分
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
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彦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号衣冠
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
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
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
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
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

內二

十三

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
二在巖嵒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
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
劭任趙郡位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
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人晉陽且講且聽
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
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
風猷同爲建齊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
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
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
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官同昇
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待上下而
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
六遭父憂狀辭名問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

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款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曠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繕道書号無上秘要于時預露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号為文外女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為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号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為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

開皇三年隋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數道士自述陳其矯詎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率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摠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為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遣蕭愨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問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執玻梨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苑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

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類仍時文帝御
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
鑪琮為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
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
煬帝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
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

內二

十五

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
文頌為先中天師表梵旨為本琮乃專尋葉
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
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闍闔要周
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并州時漢王
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
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
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
利瘞而藏之又成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
末年又奉勅造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
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纒有
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
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
光色鮮發兩芥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

類更推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博藏銅
銀諸台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
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
合所盛未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

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五色光
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眾色像引石
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
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
首尾十日恒在與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
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

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蓮並舉頭出水
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
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八
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
圓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
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為
別記載諸秘閣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眾經
目錄乃分為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偽隨
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
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

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
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

內二

十六

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
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書京
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
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各義論別集五卷
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
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

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此
因即下勅於洛陰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
供給事隆倍逾闕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
五百六十四甲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
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
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
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
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
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
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
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
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

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
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

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

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閉目閉

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纊屬之

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

內二

十七

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夙

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

雖經物忤憎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

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

講誦相公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

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

又歷觀諸獄備親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

其狀為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

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

錄出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

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

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通用

為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

皆宗焉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

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斤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俾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

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疊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開明舊喚彼方摠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勢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

匹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詰問在令秘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敦梵字亦露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

內二

十

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馮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踈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繼者也羅又支越斷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斷巧由文舊以為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剏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渺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

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曼惟對面之物乃作華曼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為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評論起迷豫兩涅槃之記部黨與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鷁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既乏瀉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况凡聖殊倫東

一、身、口、意、行、住、坐、臥、動、靜、無、不、在、焉。

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懇勤於三復
摩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

內三

千

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
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
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
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
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荃曉三藏義貫兩乘
不苦閻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

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
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

術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開正譯不墜後學
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讀篆隸不昧此文其

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
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

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倚庶來者而能繼法橋
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迫隆於魏室
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
生各解昔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
則語逐洛陽發序赤鳥則言隨建業未應強
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遺本

續高僧傳 卷二

即依真為篤信素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
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
不經勞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
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
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迫契然今地
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

內二

北一

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
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踈近本固守音
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
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
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
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

世儀坐受僧号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
法崇佛為王蓋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恥尋
釋語之趣空觀經業弗與敬仰忽見梵僧倒
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
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
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
書論不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
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

四九七

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曾未
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
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
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

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
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
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
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
讎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

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納一領所
將五僧加料供給重煩慰問勞接殊倫至三
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卷言真要
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
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
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蕃等譯語
沙門慧曠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勅上柱
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

核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
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

由三

二

讀乃上聞奏下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
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東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
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
倖時譽取駝於後故聚名達廣講經論斯未
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群妙通機
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
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
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
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
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涂
患衆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
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拜出本寺賜綾帛
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
艱危遠度蔥河來歸震且經途所亘四万有
餘躬賣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
本志願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
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勅

特襲尋尔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
官下令給二十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閣維
既了沙門玄蕃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
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泰獻功掩抑
蕙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

內三

三

喪法崩歸德斯及伊我東鄙匪各西賢悲夫
釋慧曠俗姓李荆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
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
異倫即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蹟領
牒玄理曾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
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

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
陵寺大興法席群師雲起道俗以蹟嘉績夙
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願惟披導有
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
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荅泠然少長莫不絃
心頌聲載路荆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
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
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

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
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
來展造門庭莫不翫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

也未馱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
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
道闕當年情欣栖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
之高冠嶺因巖構室踈素形心會唐運動興
蒼生攸濟蹟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
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曼建法筵皆
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
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臨貴
賤傾目蹟纒施鈇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
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額而歎曰非惟論辯難
繼抑亦銀鈞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
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蹟以生
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
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
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勅

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贖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為名者無

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四

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

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

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

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

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

果惑累薰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聳

崇山見深滄海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

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

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

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拍珠

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

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嚙然而

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

於閭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起伏位既窮一質

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

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斯論

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主怯退有

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

言為其釋論開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

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萬緒驅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

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既分玄

黃亦判西域漆翰乃有數家考實折微此為

精詣若舍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

滅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俾於造化

宗本息末無為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

為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

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

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群詮喪我惟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故能附杖傳

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

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万以大唐貞觀元年

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

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

符來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

勅住與善勝光即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

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

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

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處在誣紫檢勘云
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
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
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
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
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
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
心神之砥礪越冥險之舟與駭昏識之雷霆
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
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
昧焉此論既興可爲龜鏡庶明達君子詳而
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勅秘書監虞世南作
序見贖之所製嘆嗟無以加焉因奏閣上仍
以序列于卷首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以貞觀
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
于京郊之東列陔立碑頌其芳德大常博士
褚亮爲文自贖之知道儉等崇其辯機時俗
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
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筌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
淨美時爲衆述清轉動神又抽汲什物用寫
藏經尋閱內三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
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
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其
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
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
請書填赴贖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
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詠就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
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
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
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
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摠持詞義
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微究幽微每
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
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号窮小乘之
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
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

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駝
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
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
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
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
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

內三

七

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為主乎明府教義
有序請不墜續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
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
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
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
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
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
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
平而無頭令有醜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
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
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
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
列請為誓疑於是通遂茫然忞忞無對淨曰

先生既能開闢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
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
何以救之令遂赦然令後頗有援救皆應機
偃仆因非履執自尔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
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開室總略舊宗續述
雜心玄文為三十卷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
遠英猷皆參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
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
理為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網
明時屬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穎川庾初孫
請註金剛般若乃為釋文舉義鬱為盛作窮
其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寫
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有恒
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
芳猷為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
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
平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
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躋
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穎川庾初孫早
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

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眩砥途而大息獨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更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普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術鋒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像法之梁棟燮群生之耳目辟峯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闢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為稱首旅維闈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具大小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迺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為三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

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即今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為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為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為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授何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為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持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成世英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

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冕等飲氣而旋合坐
 解頤貴識同美介後專當法匠結眾敷弘標
 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為法友
 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
 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為法又撰法華經
 續述十卷勝曼仁王般若温室孟蘭盆上下
 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
 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
 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
 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
 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為初每以一
 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
 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已接物舒寫
 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
 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
 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
 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
 弘道會群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
 揚雅梵風度引疎鐘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
 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

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顧已濫朋從因茲仰
 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
 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
 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類
 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
 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域從
 此構香閣本岧嶢珠盤仰承露利鳳俯摩霄
 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
 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曰
 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
 滯闔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
 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
 紈篇繁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
 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
 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
 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云由斯聲唱
 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
 製請摘瑕累淨以又之作者嗟非奇擬乃搜
 採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表十卷識者懷
 鈔採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跂為

之序曰釋教之為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
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弘聖旨於
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
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
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
幾外朗昔年對日卅歲參玄摧本森梢干雲

內三

十一

階乎尺木長瀾森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
風明禪枝早茂臨閔川而軫慮瞻定水以怡
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煥矣冰消
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
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
服高義而景從明鏡曼照而不疲鴻鍾待扣

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
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華得伸景慕寥
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
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
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
之暇商確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闍綺
窓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
彭澤之搗微雨遠乎顏謝披藻任沈道文足

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通相祖述鬱為龜
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
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
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

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
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
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
前王邁軌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
揚漢微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為盛余雖
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

質居諸易晚惻人卅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
清鑒採撫詞什私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
刪詩未為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基
而續焉穎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
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群言與法師
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成共贊成生也有
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
文久為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
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
俾郢唱楚謠同管絃而播譽春華秋實與天

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眾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介國家盛集必預

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群官攸

敬皇儲久饗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

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

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

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

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兩花

假遠闢近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

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

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

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

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

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

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

奴道帚志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

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

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

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

醉豈直形體聳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

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默蹤道

士媿述謂人為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

存道黨潛扇煽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

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

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

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

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介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

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護說真為道黨

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

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

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

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懾

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

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為普光寺

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

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

以弘宣為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

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

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

事奉 旨驚惶用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
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沉痾暨犬馬齒隆
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
濫被吹嘘至於提頓網維由來未悟整齊僧
衆素所不閉恩遺曳此庸衰揔彼殷務竊悲
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
性既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
處然恩旨隆渥固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
悚令荅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
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
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尔無爲則言語道斷
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
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
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
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
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
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
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弥勒文殊
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
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

俗緣門稱通德飛鸞東序鳴王上座故得垂
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
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
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
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
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胃懷敷揚
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
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若雞譽於
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
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
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
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
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
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
稱珍恠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十之魚曠
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
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
深悚忤但慧淨學漸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
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草神翰播斯弘誘文麗
辰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揔存亡獎

進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狀聞用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

內三

十五

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利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振衣趨座義延濟濟法侶詵訖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榭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夫虛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葳蕤神變眇矚以今方古閣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微非適今也

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擬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僚寮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庭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教青誦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拔藻紛其駉驛映雲霞而比

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冲乎探蹟非夫
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
內三敏敢述朝聞豈曰替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
十六一音演說各隨類解煥動衆生皆有佛性然
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
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
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
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
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
道淺智不諉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
謗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
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
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
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
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
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
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
二宗既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
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
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

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沉燭
火之伴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
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
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
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
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
內三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
七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
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
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
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
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
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
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
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詎
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
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
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
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

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殺聖賢
固其若此而沉腐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明雄
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敦究幽微貧道藉以
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藹莠如

或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成仰高
風人藏一本絨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為言先
辛候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
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
攜挾昔聞承破邪疑迺致書曰近覽所報辛
中舍折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雕

朱之目鏗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
禪辯圍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
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
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
任無所任兼修之義在焉為無不為齊應之
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覩容乃理異之
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意得意則
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
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爝
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

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
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

內三

十六

之義莫成無繕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
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
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
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
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自忘其短
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
相中假名相說體具會俗豈不然歟辛中舍
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
喪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
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
師博物不群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曰梁棟
既為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
門頻登上帝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
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既聳垂天之
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道之疋王何窠堪並駕
帛祖之方愁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
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
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遣

續高僧傳卷第四

內四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唐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禿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

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即大業年識者以爲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瓊秀講釋經義聯班羣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請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明流口誦目錄略無閑缺觀諸沙弥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

友叅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飢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胷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宗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多難摠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号難加人推精覈昔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奘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

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疎通

鑽仰一方未成探賸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

內四

二

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綱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錄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荆楊等州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比達深所委參勇鎧素襲嘉問縱洽

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邀行解相當夸單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為獨講雜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網猷相續八月領酬無

歎休又驚異絕歎撫常而嗟曰希世若人介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述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英乃一舉十問皆陳幽與坐中祀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

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為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介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會匠剗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

內四

三

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曾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弥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為通引頌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投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英在涼州講

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
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
遊西鄙恒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
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
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
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
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
留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厥命
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
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

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
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奘手傳
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勅殿
中侍郎賈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
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
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遺達奘開前路也
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
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
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奘到於是連
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

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
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踈具諸圖傳其鐵門
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
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
相如鐵故因号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
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因南出斯
門土田温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
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
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
博又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
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
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
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爲小王舍城
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
繁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两
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
及佛掃箒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覩奘
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
城建塔表靈即爰初道成獻鈇長者之本邑
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

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

內四

五

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邇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

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号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計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

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号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與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踏迹衆相皆堅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鬘體蓋如荷葉槃佛眼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倚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焚奉觀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觀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抑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

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十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內四固守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裝被王命觀六親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臘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費大幡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纜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

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即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即昔輪王之苑園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

迹忍仙佛跡半偈避讎拈骨書經割肉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內四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坦又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扶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弥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裝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

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方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診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曹論師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毘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猢猻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

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為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內四}所高者自在為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為母切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做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為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疏伽河即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万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樊於此國學佛使日曹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聲即先薦号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為小國也先有室

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坑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

內四

九

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為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徵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流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獎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焚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赦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

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為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眾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僑償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

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闍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陀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埽室一區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捕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深遠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率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

也空城十餘無人栖住故宮軌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

內

十

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為聖將定年筭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号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

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瑠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為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

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伏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

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隕池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羅大林周而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甌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

內

十一

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坑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痾廝國即常所謂波羅柰也城臨疏伽外道殷盛乃出方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眾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

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皎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巨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比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為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遛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苑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授無憂無憂即頻毗

婆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苑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弥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坐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輒為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又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墻高四丈皆輒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兩奇花充滿

樹院英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

內四

十二

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為英開釋瑜伽師地介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眾鬧但得遙禮雖目觀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觀靈瑞心無疑耶英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英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号焉去菩提

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英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亦時彼國聞英往山七女大小數盈十万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觀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為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婆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其外郭上如埋坭皆甃為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娑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

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
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為
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
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
城北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
東戶既室今仍現在自因西南行六里許南
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
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
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
曷羅閣姑利四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
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
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
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有五院同
一大門周閭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甄壘其最
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甄壘高五丈
許中間水遶極深池漸備有花畜嚴麗可觀
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
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
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為施
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

內四

七

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
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
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曹王
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
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
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
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
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
烏耆巴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
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
學徒博聞該瞻獎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
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日連之
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擊與
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
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
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号
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
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坑之者為賊擊出潛
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
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獎禮讚訖並

內四

十五

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戕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

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笑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負置十人由來闕一以焚風問便處其傳日給上饌二

十盤大人米一升擯擲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墜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

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調付給經論笑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没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

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峰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而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

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嘆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參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剎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習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獎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獎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獎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瓊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

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爲

內四

十八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抽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末爲皂隸諸僧同疑恐有啟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彼既屈已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茶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繼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劫寇也何敵當之裝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

道其部衆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受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歎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纒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万方船三万與奘泝疏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万衆頓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嗚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泰

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樊曰
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
露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
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願謂
門師曰日光既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
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
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
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
不亦可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摠集沙門婆
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
方到尔時四方翁集乃有万數能論義者數
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
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美昇座即標舉論
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
施銀錢三万金錢一万上毳衣一百具仍令
大臣執裝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
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
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
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
王勅所却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

万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裝
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
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
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
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
門象爲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
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
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
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維達奔逸而安穩
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
被咸蒙供待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
僧徒數万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
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
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
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
蔓延高遠約略爲言瞻部一洲山叢斯地何
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崑崙
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羣行即
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
所從皆由斯出尔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

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斷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必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觀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

內四

三

諸胡揔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瞻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鍛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冰嚴崖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巨海南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達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在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他正在

大蔥嶺內瞻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他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何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烏鍛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樊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踈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樊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

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

內四

二十三

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裝既度葱嶺先遣侍人賈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賣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

王給其鞍乘既奉嚴勅駝馬相運至干沙州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介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屆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闐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裝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諱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遶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曠

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裝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爽帝旨從知至酉不覺時

內四

二十三

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裝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爲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瞻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爲言裝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賈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裝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

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乃勅且俾待到方譯主上虚心企仰頻下明勅令奘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沃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奘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偏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曠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

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奘公於論重加陶練內四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曠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廢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問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勅二

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裝乃為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裝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道士蔡晃

內四

二十五

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裝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數言跡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晃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為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裝曰佛教

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為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多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士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為翻之裝曰觀老治身治國之

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裝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裝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備致論

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為笑林遂不譯之裝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裝業尚空踈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維勳愚誠慕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

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睭冲邁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裝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鸞味金壁奇珍

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
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

內四

二十六

俱懸然則驚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難圖與
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凡衆獨荷恩榮
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勃
遂許焉謂駙馬高獲行曰汝前請朕為汝父
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序
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

追獎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

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
披閱逐下

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揚等
九大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
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

群僚讀之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內四

二十七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遠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極含類於三塗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發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鶯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渌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旋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
寮稱慶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
滅之場百物內四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微
義冊觀與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
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
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
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劾
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汚經
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慙
自介朝宰英達成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
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

內四

二九

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
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
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
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
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
啓三藏之秘旨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
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與咸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海萬區分義摠成乎實豈與湯武較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慧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疑
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
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海之
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
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
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
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

問沉隱翻譯相續不棄法機 勅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

內四

三十一

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進入優問禮殊恒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 勅賜物尋得

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

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來摠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笑曰公此之間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瑛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 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跡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

明旦遣給事宣 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

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 勅慈恩翻譯文義

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

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

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

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尅日送寺京寺

內四

三十一

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卿及兩縣

伎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

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

餘里充何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倫焉又賜山

水納妙勝前者并以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

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

內麗日殿翻觀所錄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

毗婆沙等論獎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

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壟

旋殯未還便十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

北維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卽

獎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卽魏孝文所立

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爲國翻譯蒙

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

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墮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速因寢言顯慶三年下 勅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說摠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奘生常以來願生弥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弥勒佛自

般若翻了惟自策勵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內四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拜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奘既死已近官寺山靜處藏之因既卧疾閉目閉目是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摠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摠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弥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弥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顏南謨弥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膝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弥勒前不答曰

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

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逼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茗然白塔

內四

三十三

近燭帝城尋下別 勅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

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奇

辯聞疑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為恒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諮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途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

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弥厲勇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習臆致使梵侶傾心不遺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

士諸僧思承其本契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則契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号智囊護持城壑及觀其肩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人也隨

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契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契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達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堤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

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未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般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委况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徙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業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擬翦莖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

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為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芥藻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况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波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足定澆淳世有裴公獨高聯類往還震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胥古人執本陳勘類開前失既闕今乖未違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內四

年祀規空畫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
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
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
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

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
莊嚴寺法集勅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
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迫阻
有礙北歸因介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
陵王蕭子良求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
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
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斐河東聞喜人
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
道潤江濱末明中為南兖州僧正在職廉潔
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惠命賡

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
志斂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
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

曇擅業元微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
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

內五

二

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
開泰禮教風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
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
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
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
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

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
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
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
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
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表而言謔調笑不
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
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
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
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
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來華建中來都遊觀
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

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
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德校玄釋定
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為標領
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
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
韜光祿阮瞻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

內五

三

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
遊狎皎然獨坐勗勗門徒無管苟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
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
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
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
髮疎率亦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
事經耳不忘曾入栖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
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
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
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
非率尔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荅曰欲廣
其節日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

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
莫與為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參其門者也
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
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
客問未申酬荅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
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鵠詣內侍亟經進
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
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觀施之物構
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
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瑛之兄子也瑛以律行清
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
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
好勤學出都住冷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
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
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
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
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膳隨宜任運罕復經
懷瑯琊王斌守吳每進法集還都謂知己曰
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

生爲業仁逮重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

內五

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爲彼郡僧

四

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出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

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剗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兒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遺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

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遠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

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文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如何我荅曰先悅後拒

內五

五

我不及知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獎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懋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閉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弥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裘尋經每自惆悵而不

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狹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臣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勅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西小帝爲宣武正修福下勅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詣法事坐與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歡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恭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刻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搢採衆師并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

盡其要妙也

釋僧邁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

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

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

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其知名性方稜不撓

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

引之吳平侯蕭昂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

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謂他日因赴法會遷問

謂曰御前夜何所道謂曰卿何忽問此而言

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

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

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謂有慚忒其之

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

矣

釋僧晏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

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

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

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

謹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已任宋吏部

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姓家在何處吳

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栢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曼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

內五

七

從寺給僧足曼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關稟學柔次達亮四公經論夕則合帳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曼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曼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若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曼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

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曼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逸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塵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不逢勅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楚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迂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曼為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曼曰法師經

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內五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八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文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縹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年素望懷新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聞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與櫛縶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郢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

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曉悅勅僧正慧超街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園林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內五供給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九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依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弥盛

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樂極增欣延衰遐遠
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
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
張猶爲迫迮枕檜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

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親施擬立大堂慮未
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
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
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盛
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
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慕榮
勢閉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
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
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儼從到房旻稱疾不
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
愛名德也祇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
先疾連發弥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
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
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
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
牀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

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
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
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
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暫天望於路增劇
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弥留以至大漸良
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
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寔於
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
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
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
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
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
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
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舍靈轉經三契此事
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
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亦後道俗
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
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

旻法師吐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
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
弥勒佛遣化菩薩送菩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
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宜其言旻聞
而昂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
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
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
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
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歷旻
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
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
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
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醃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虫豈有數
量慮有此事敢不敢為也如復求寄王宮官
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弥難盡意近識觀之
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請要請法俗
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
涉譏笑故吾不為也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

青腴自生顧眄風飄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
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
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
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
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
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
聞其名者偽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
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
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
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
為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
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連甚
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珠不及也方將
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
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
年小坐遠聲問難叙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
盤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
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
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間隙遊習

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勸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

空

上

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濶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搆擊縱橫比類紛纒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啓竇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琅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萃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

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况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

道唯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没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散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

空

上

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勅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荅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令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立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觀照有本蘊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殷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獻歎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荅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荅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末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厯疑竅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夾壇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楚皆理明意

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四五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荅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已身外親施之物通塔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鑄金俛旭百和氤氳衆伎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音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介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掖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凡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秘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

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堅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死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逮布寺

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弥深弘演云尔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廿始廊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尔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仍從僧曼以申北面勤苦下惟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鈎深索隱猶晦迹下楚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滿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

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
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

內五

六

薄解衣服之及至南海復伴隨喜七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頗仍累迹理喻精微淺
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
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
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
皆從僧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檀
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父當師匠巧於傳
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
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
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
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
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
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
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
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
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為廢替自責先身執相
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各因誦大品一部用

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
三歲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
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
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備能談授慕心性清
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

內五

七

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
祖瑤之負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
繞吳城一而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皇墜
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
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愛及威儀皆新華先
讓而處下未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

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
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
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
師疾甚不食冬日藏亦從之持師進飲藏還
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
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
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

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數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紀服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

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遠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宅突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

其遊踐主者以負戾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露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聖姥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詳

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
徵應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連梁大
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
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
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
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
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
以介意斯亦拒略万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
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
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
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
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
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
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
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
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
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
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
何在荅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
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

佛法應治之不荅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
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
之何處有不治之說荅曰調達親是其事如
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荅曰
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
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
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
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
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
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
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頌諱而諸法師默然無
見助者豈非意在相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
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己任乃是大士
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
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
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網理
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
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万乘之慈何
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
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

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

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望又勅於慧

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

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

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

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

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

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

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

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

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

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

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

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

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

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

惟別之際能無恨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

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

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

起勅往反頰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

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

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

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

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

遵戒範未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

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進之

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

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

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巍然山立雖神寓

疑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

可謂望嚴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

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

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

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

箕穎藏結心出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

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

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

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

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遽疾至

梁揚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標

梁揚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王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菑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教無怠而外聽諸講內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麈座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皂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

病新林情存拯溺信坎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

內六

二

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善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資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依然滿坐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麈尾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撥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構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覲溫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

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
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
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栖羽族列植
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列
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
十餘年晚以凌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

內六

三

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
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
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郡
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
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

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
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
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
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絜故風鑿貞簡神志
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
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

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
以爲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

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繚纊季父喜畋獵
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
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
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殺生善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
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各約復至常所
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
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
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
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
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剡徧禮塔廟肆意
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
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
親薊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
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摠持爲特進顏延年司
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
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云盡心喪之禮服
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
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
屬時有釋智秀曇緘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

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
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領

內六

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
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刺令斂服道素
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
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
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旣冥賞素誠便有
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

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
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
名勝蔓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
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
妻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
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
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
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
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
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
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

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
階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
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內六

五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
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介災怪永絕
及沈侯罷郡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
禮敬殊隆文章往復相繼暴漏以沈詞藻之
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
來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
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
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
啓勅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
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減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
此類也旣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曾
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
廢益群品皇帝斷彫反璞信無爲道發菩提

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既為萬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迷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沉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閣黎之尊屬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懇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介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裘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万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乳鵝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

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依棲成生慈道故使雷震群於兕虎鳧鷖狎於鷹鷂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緡雲舊壤傳芳園諫山川靈異擅奇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

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舉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播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

內六

七

嚴叅疾荅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殯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十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喚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歛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爲巒未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

焉備觀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觀由斯疾愈欲繼前作願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瞻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規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緇林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凡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

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

內六

入

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應來儀正介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

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卽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且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纒入船裏怙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劫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卽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

終更輪迴三有耳卽以觀經授之曰比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費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爲神鸞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比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号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

內六

九

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闐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葬于汾西秦陵文谷營建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各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号爲有魏玄簡大士云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獸廿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是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

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亦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帙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誦爲本有用龜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間彼多參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僧詔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衿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級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啟玄門而詔

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受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煜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詔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

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橋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

內六

上

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任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

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僻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

傳之實為龜鏡父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鑿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攀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偽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五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樸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

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

內六

十三

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等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

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苻為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未趣恒岳以息淨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剪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邈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介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

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總奇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攬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內六

十三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檢狃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道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

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輒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解數曰爲介漠漠生輦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疾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万而性多怠墮不能克己橫相陵罵超亦盱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之量

未論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典常攤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

內六

十四

滿屋蟬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蕭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輦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饑粥糊口茹菜充飢而未嘗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鈞深致遠

善能謙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

內六

十五

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為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曼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奕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間

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眾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眾所知識陳郡謝諲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餽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雋者以遊學顯名通貫眾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槩寒暑弥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吏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入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國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為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介乎自是專務道學

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

內六

十六

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

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鉤深與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胄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携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芙蓉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文宗遠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微屈重疊乍經乍論

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

律明万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

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

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

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

內六

十七

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

將成忽遽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

親自怡色温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

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

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

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

道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

遺悒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

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網

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

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備

沐恩獎恒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

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

劫永在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

劫永在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

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
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
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
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
聞勅荅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
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
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
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
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
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
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通三
年十二月七日也定于定林寺之舊墓勅給
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
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
寺爲曇真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
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嗽麤澀同學僧
流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
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裘西遊
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

內六

十八

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
業旣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
躁銳無悶勅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
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
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墟皆捐敬
推賞願求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
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
介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
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食悅藏
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
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
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

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
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
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
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志疲
衣裳麤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南

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弘宣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雋

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為

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

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摠持者其在介乎及

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犖

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

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入微獨步貞乃與

建為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親

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擇汝南

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

女人居上毀論日與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

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

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

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

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為追

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

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楚談賞以繼晷

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

邕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恪或清晨嘉

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

渴者遂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

何困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

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

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通雅傳

師業並終于魏士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

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

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

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

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僻警智慮過人但恨

迥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

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

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忙無所推
下曼累諫曉喻返以爲讎因介改塗復從智

內六

二十

藏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
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
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
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誑之曰昔謝氏青箱不
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
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

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
衆數百自重名行少寘知己沙門智訓遊學
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
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
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
介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

通七年也彭門介前後有法文法度法護道
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
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
務興乘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爲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

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
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介乎

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博可期神幽冥長
堪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
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
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冶城寺持操高尚

內六

廿

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
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
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爲注記雖無
大才而弥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
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
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
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
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
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摠州僧正以節儉聞之
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
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
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

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

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爲壽光學士又勅與正觀寺

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蹊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襍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携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昺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

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內六

九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輿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昔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鐘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摠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弥隆

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五
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
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
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
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
身無疹癢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

內六

廿三

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
並共驚之王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
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
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味聲相如常動京
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糾從東而
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頌
之響清亮宛然當尔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
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
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經與諸門人收
其屍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
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
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
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

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
興善殿義集登即銚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
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
懷自慙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

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躋之中
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暮月道風颺舉恂恂
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
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
結皆緘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
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

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
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親腴
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
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
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
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
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
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
終識苦空功由善道况乎福田五世師資兩
葉仁既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

續高僧傳卷第七

內七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陳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陳揚都大禪衆寺釋法勇傳三

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明解

陳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陳鍾山耆閣寺釋安原傳六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僧益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僧瑛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
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
陽王聞而器之引為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
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
學自亦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
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
特加賞接以為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

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
實舉厝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皆疑了義
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摠持諸
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
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
自是來學有隔聽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
其道間以尋繹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
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
時俗織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義詩書号为
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
愛其雋秀欲令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迴
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
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
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
陵踐兵飢相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眄泉石又
冠弁山侶遠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
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
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
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

吳昇平亭賦詩曰

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

內七

二

蕩容情川源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

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

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

遂汎浪巖峯有終焉之志昔修寺宇結衆礪

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界相延

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

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士身

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

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

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冥坐時又引筆

賦詩曰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

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畫鳥聲希石苔時滑

疑虫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擘巖上白雪霏松

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

依依

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

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

優敏可與抗言勅令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

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

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頃受詰命

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意更倍恒度皆推以還

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

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

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沉篤

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于

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貪心之所

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求無厭足至

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

下還結四隣一何可嘆而皇甫謐楊王孫微

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

冥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

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償如無相對則

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

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

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

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自離俗迄

于遷化唯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纈每緣

情觸輿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雋尚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貞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髫齡卓出九童孝敬純備志操

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憇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警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群唱罕弘龍樹

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

內七

四

止觀寺僧詮法師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即彌綸藏部探曠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為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任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擿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捷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坐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澗不絕其間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月二十八日寤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父乃為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

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晉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任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

山七

五

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緇素法衆无物筵席泊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所豎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親充造經像修

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

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惣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爲之銘曰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旣推衡擢自闕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栖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立窆智炬寂滅頽巖遼復遼復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壑播橫宿林切切管清遥遥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沉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

刻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

內七

六

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揚都依止靈曜寺別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刻鏤宣王有美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

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跡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為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

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統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

侃侃如也詮師志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官羽相諧水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博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

內七

七

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定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不緇不涅寔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今濟陽江牧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歸晉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

諮議並高器局崇遵儒素瓊潔清山水峯瀾
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
異相奇挺故能踈秀風彩蘊藉威容少鄙儻
裳便欣毳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通初
見而嗟重深為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
欲禀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颺拔聲實
沸騰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
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
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復嗟賞後於高座
普勸寫之自介門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
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為法主仍與仙公抗衡
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踈通選揚名德
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
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
安寺上黃侯擘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
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
之為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
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
梓之歎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

實題僧正慧令切難照環瓊乃徐拂塵尾從
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
何為若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開舉止雅
音韻實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熏
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紹紳學者必兼文義
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憶飛上
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曼塞駢羅煙隨霧涌
亦有明玉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於寺街衣
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
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誓疑服
膺請業恭息世謨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
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
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
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
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
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為學衆誠
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叛蕩有陳建業武帝
尊法臭味特深數引金言類開玉牒降狎言
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開正弘
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汝若多難仰祈疾

講頻亦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
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
出宮殿雷已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
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
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弥深鬱下絲綸
為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教喻更隆乃顧當

內七

九

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
所依刹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群果含苗
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
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篇禁不煩遮罰
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
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又
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
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
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
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祛前政自營
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壇容膝蕭然率
亦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如法
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
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

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覺不念建初寺
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
揚亦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
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

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
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
為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鍾
山之陽名僧舊墓亦時填達咽陌哀慟相奔
皂素驚嗟郊垆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既
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
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
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
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
翼從未為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
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
行無擇剋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遙奕發義
昭彰或遇就手時逢的匠薄塵象扇灌已冰
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斃及晚僧望益重居
處逾輕惟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歲叅謁黑白
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

空閑縮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馥懺禮方

內七

十

霄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窺子史彫蟲藁隸體物摘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為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勒出都於即大弘法化

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為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

內七

十一

傳法韶遵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并惟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秦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

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顛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詣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安殿下黃司

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日中時右脅而卧神慮澄然崩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寔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叙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滔玄怡心屈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圭

寶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弁聽內七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揚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任天安講華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關化涉勞因以蓮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加即以其月寔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便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

願領五千人爲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聽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剝落便入揚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內七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号之爲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踈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頌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小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末遊北嶽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曾襟又寫意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

重往齊國廣寫所闕齊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饑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葎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邈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關纜扣捷椎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懍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勅給

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梵梵謹攝實高僧焉
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

內七

十四

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
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
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臂
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
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
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

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
霞終後手屈三指拊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
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
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呈滅矣時
以當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
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

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
師戶侃惟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
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
有見鬼者望見幡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
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

冠稱爲望族弱齡遁世求絕妻孥吟嘯丘壑
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
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
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爲心
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
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允禪師允亦定

內七

十五

慧澄明聲流關嶽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
彫純假於禪誦與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
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
雋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
省後齊王績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雅遂勒歸
謁帝勞遣既深處爲夏州三載朝省以名文
翰可觀元非女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
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摠議或以感恩加
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
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
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耶蓋能仁
處世志存巨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旣道亞
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繼涑沉流當塗但靈廓
妙理三業同臻莫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怡解

偏執讚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拙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報雅懷名答云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万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叙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閭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敢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住閭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栖遊世表女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逝之志今遣往迎各達成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

栖玄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餉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絨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

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尔七竅閉尔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

內七

十七

心緩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脩塗永泥莫貴才能是曰僣僣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僑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各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万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遺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理

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搜括羣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弥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而賓大恧謂徒獨曰非爲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

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
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

十七

十八

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
下策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
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
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
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
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
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齋此一心悲慶相循
遂以開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
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
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是
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
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
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
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
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
不繁云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

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
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皆

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

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觀嵩英鑒

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

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

十七

十九

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

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

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交釋紛紜

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揔非所述聊爲一開

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

遊涉于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

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

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

聽毗曇成實頌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

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坐開判經詰

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依接足既學成

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

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導爲宗後又重徵嵩

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

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
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
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類
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為長年僧統仍居

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
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續高僧傳卷第七

內七

廩 疑慎上魚凌反也 綽 昌約 闡 揚反也
荷 笈 上胡可反 笈 負也 尋 細下息 閱 史悅音

也 芝 萊 上音也 英 傑 下渠列反 春 胝 下音也

斤 尺音也 落 泊 下音也 鄧 反以井 葺 修 入上七 寒 裳 上音也

斐 然 上音也 剖 反以井 葺 修 入上七 寒 裳 上音也

愴 反上昌 則 傷感也 沛 郡 上音也 髮 亂 下音也

也 顯 諂 反上笑 緇 素 上音也 僧 俗 反也 充 初 下音也

創 楚 狀 反 扣 音也 聲 懋 下音也 權 衡 下音也

舍 航 戶 剛 反 酒 音也 樽 音也 闡 毗 反也 迺 遁

恒 惠 官 譙 國 遠 也 誅 岑 而 助 蔘 反 山 小 壘 呂 勇 反

菲 尾 上音也 饒 食 下音也 銳 鏤 上音也 遇 銳 羊 歲 反 蔬

咸 萃 下音也 企 丘 望 反 侃 聞 樂 兒 反 和 採 擷 反 下音也

不 緇 下音也 鶴 石 反 雷 厲 力 反 弘 敞 下音也 弘 敞 下音也

解 頤 下音也 穎 穎 而 悅 也 罽 塞 下音也 蘇 昌 則 反 駢 羅 上音也

反 張 讚 上音也 嗅 味 上音也 狎 胡 反 冠 例 反 纂 曆 上音也

下 麻 屋 也 祛 丘 散 也 除 璽 反 也 齒 反 也 齒 反 也 齒 反 也

續高僧傳卷第八

左一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

附見一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齊鄴中釋曇遵傳二

齊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齊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齊井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齊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周長安崇華寺釋惠善傳九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彛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

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詒

無再悟徒侶万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

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
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
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
九栖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
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
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栖心
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
嚴宗匠前修是非術術後徒轍光師而受道
焉耽味虛宗歲絕遷賢既窮筌相學志無新
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
餘速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
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
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
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
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
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
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
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
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
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

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余乃翔逝又於此寺
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

左一

二

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
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
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
有神加打死而後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
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堅義乃曰
堅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

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堅
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搭
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
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
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
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
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
也初範皆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
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
賄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
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為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為一世常資未歲年

事既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
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
惟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
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
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為負外郎二

左一

三

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
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
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
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折義理挺超時匠手無
異筆而變他成已故談述有績而章疏闕焉
初出化行洛下流行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
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
勳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為國都尋轉
為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
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
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為立性褰帷開戶標
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
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

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温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

宗統知雅趣長狀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鏡鏡於心

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眾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慕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

下之摠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為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依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

未依夏臘進止在盜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左一

四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堅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遠行禪境津滄伊洛徧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襟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

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笑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遠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袒有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左一

五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弃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群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露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受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儻但禮佛讚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逸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狀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

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郡又往東都栖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財決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飢凍故一粗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歿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蜀大荒投寄無惜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佑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筭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

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執人威能肅物
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

左一

六

今史負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
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
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既
道光遐燭乃下詔為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
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
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馮諸鷲鳥傷生之
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
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斯即碎蕩邪霧載
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摠擔荷並得
緝諧內外闡揚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
梁哉且而景行既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
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
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
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
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
帝年号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
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

法所傳上谷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
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
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世滅
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十年丙申凡經一千
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
來魏晉相傳左一至今流布上廣谷緣緒文極指
訂今略舉梗概以示所傳末勅住相州定國
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
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
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眾事莊嚴備殫華麗
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觀觀慈尊
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
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
深果宿心喜過心府形羸微篤設坐之袈
裘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
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
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
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峇然眾表百千眾中

孤超頭現衣服率素納補為宗五條祇支由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通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敵能肩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眾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眾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觀禮

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搗前後給濟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具之本傳左一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先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為已任每叅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

五眾愛重故宣帝請為國都綏撫遺法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風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愠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眾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觀其虛已皆服其德義眾益從之後住本鄉常

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贊著績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

左

九

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觀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觀聖迹伏願歸秘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惺惺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屠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颯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勅令還俗

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有行七遍既滿一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叙略網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通通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慈悲以上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揚都栖玄寺微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秦壤任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冢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觀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鑿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象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

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

前象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

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

楊眺問云承見大讀書因何名為老子象曰

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

初為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鑿使

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

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漢年

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

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愆

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

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

堂今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

思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

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

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

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

便有銜義懷德智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

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而志意

頽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

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

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績而衆復尋之致有

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

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床三四

尺許欬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

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

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

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

故寶坊一學曲被劔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

皆省繁易解聽無遺閩州境皂素生難遭想

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

引殘運耳故屢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衆

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

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

欬然能語願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

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

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為喚佛

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闇天舉眾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眾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彙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彙曰此我之微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畝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充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邨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願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墻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

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苦心趙郡王高歡土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瞻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今世人無知汗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投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鬢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髮頰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為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
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
即盡清辯一眾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
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叙鄉邑二親哀
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
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

左一

十三

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
三十餘載不号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
鎧聲稱彌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
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
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
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
耳以爲慙悻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
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
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
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
忌其言令也大集諸眾令其堅義榮曰余學
廣矣輒堅恐致餘詞任眾舉其義門然後標
據眾以其博達矜尚乃令堅八十種好謂必
不能誦持榮曰舉眾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

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
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
授至德末年卒于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
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
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
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
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
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
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
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
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
度日新機鑿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典典而
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持佛
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顧
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
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
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
者學摠玄儒多所該覽間延少年知道風悟
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諶相高未之捐謝薛乃

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誠波浪靜類

左一

十四

涅槃室薛鷲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懸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鬣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懸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

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匿當世實不加而

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又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固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

左一

十五

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慙彩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採巖穴道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摠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救解莫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未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

加助帝大悅正遂構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闢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殺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過於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見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日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日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滅諸習臆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

事剝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勅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左一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十六昔聞堯世今日始達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摠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介後遂多凡前左一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号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爲栖巖寺勅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發蠟燭未及將焚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

自寧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万機之主羣臣毗

左一

七

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纒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為心凡有

資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于時年屬飢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既慕為師父之重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

加敬情不能已其為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又拜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達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憫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若閣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歎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

幡蓋列於柩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

左一

十八

勢摠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行動物情故為七眾心師豈止東形加敬及聞薨背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細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尔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

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理百恒動往矣奈何其為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歟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邁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

左一

十九

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眾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為盧暴不安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梨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為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時以為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濟簡精麈差分軌轍減諍健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拊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貿七年迴洞至理爽拔

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餘沐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携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敬韓魏士庶

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剋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北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令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

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民譽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勅類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

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

左一

千

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

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

左一

右一

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毗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殂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爇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

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滅大

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帖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維也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澆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眾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

年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
再弘桑梓重集親疎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

左一

左二

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
璽書懇懇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勅
召大德六人逮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
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字家
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
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為事

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
不疲因置寺焉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
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
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
趣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遂
條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
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
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二寸鼻
有九圓十三幅裙可為常服登座振吼雷動
蟄驚允愜群望斯為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
勅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
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為之罷朝帝吁嗟曰國

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勳帝
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
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
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
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駭然知必不預及大漸
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

左一

左二

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恠屬之以續方悟氣盡
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為務頻經寒暑遠
入關後鵝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嗚呼眾僧
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即嗚叫
騰躍入遠房內介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鐘
聲不問旦夕履講堅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
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不
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
間況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
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
二旬速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
眾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
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
之時号為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

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
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曉夕用
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
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
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
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刻意尋繹經于半月便
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己證用問
僧稠稠云此心任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
堪為觀行速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
美禪那槃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拘
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為失耳七夏在鄴創講
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
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
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
鬘壽觀温室等並勒為卷部四字成句經目
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
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聚謂教法義
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
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

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
之不盡左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于開
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
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
病疾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于
今未絕本任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
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
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
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
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
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
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
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為此徵耳又自說云
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
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
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
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
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
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

條渠除二音竹 螫上直立反 刊丘寒反 冕

旒大免夫之二音 冠皆曰下 櫛比上反 門反 梳之別 毗

也取義相屬 續下候氣曰沉 反以綿 廊下音 廡下音 稠下音

日馴也音 馴也音 屬續下候氣曰沉 反以綿 廊下音 廡下音 稠下音

反繫桓上音 盤下惠官反 一徇 詞也 反綜 子

反提 斯下音 畿里之內 反上 者千 痾疹 上音 塵

病也 反提 斯下音 畿里之內 反上 者千 痾疹 上音 塵

埃下音 造塑 素下音 績飾 反上 畫也

續高僧傳卷第八

續高僧傳卷第九 左二

唐釋 道宣 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 附見六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隋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隋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隋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瓊洪哲 慧覺惠高

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惠暉傳六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隋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 僧粲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

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

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眾

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眾

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眾

別講徒屬兼多于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
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鑰
鈔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鑰不執
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燕不戴帝
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
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
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
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利鈴方知寺
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
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
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繫
桓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
躡梁益庸公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
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
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
德之年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
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官於西
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
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楊都雲法師講下

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
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
左二
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
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楊都福地亦甚莊嚴
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
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
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
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賁歸益部嗚呼嗟歎爲
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
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
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
謂如食頃但是聖觀凡不能觀凡聖俱觀凡
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
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
辨聲報曰瓦礫灣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
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
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
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
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微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

左一

三

捷賓主綽然眾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眾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評所聞又從福緣寺巨法師將酌遠逸巨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眾若稻麻人多祀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清言為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嘉塵心在閑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場帝承名有勅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墨翼後造五間連甍

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為各答成前呼俞為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詔我為先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眾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叅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夏居上靜處思玄母日自資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即此為報母之勛勞也昔朱粲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子十人椿誥澄慧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
未序曆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

左二

四

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
碑沙門道願即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各聞道
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邊北傳
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
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
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
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
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
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
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眾難之人雖巨眾無能屈者由是
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
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
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
多目之為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
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
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之道

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暇僧食不飲渴漿
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
望沙州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
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
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

左二

五

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
号烏瓊帝尚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
為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
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
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
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

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
奇白世号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
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
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
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
即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
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

庠序視瞻不眴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為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觀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

光先價引衆泝流屆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為務涅槃三論迤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即慧品法繁智高法同慧瓊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弟子慧嵩等樹碑于本住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才思力道壯為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閑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号為前後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衙門不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農而仕暉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

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為

左二

六

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峇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須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誦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

家為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捷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掇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孺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

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輒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

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溢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

左二

七

八日變於鍾山之巖惟暉行業清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楊都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雀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爲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餼悉放竒光觀而恠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既而覺悟歡喜踴躍且早增織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万一凡講成實玄義

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曹製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暉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臣庭列鼓鍾路橫駟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佐之才既挺龍頤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荅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蔬素栖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天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衮冕爲翦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錫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是公

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
八捷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

左二

八

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
陋頻上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徒轍
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
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
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
神思沉鬱詞吐抑揚翦萬古之繁根朗百年

之暗室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
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
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
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
哲公將手大漸仍遣使者召還京室彎几塵
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
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
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
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弼蒙犯霜露
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
華門房儼塵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磚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
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
也至於經像繕修鍾磬鎔範其為法利吁可
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
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窆于
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

左三

九

任傳燈成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
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
屠殺聲相亦切捨胃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
為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
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
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纒讀文詞兼明注解由
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
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
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嘆曰不得七歲出
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
異同深契幽曠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
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疾苦由縈轉
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趙

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郭下即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碎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錄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溢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行弘道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屬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

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左二智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十義蒿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郭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勸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号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志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速有廖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官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

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為稱
旨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
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
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
此也故其所行載不為世情之所同測矣年
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禪慮嚴

左三

十一

阿未盈炎澤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
濟不滯行李便往計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
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
座談說齊安東王樓敬致諸僧次至裕前
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
寶山一寺裕之經始教為施主傾撤金貝其

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
潛形世壤衣以斬縷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
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
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
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各如後列時屬儉
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

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闢得
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

索取卜書對眾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
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
有年大隋運輿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
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劾弘講會
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道法明寄一期影響
千計盈門裕當元席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
官略乃舉為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
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
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
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
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
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
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髮彥皆云裕德覆時
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塔寺靈裕法師
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
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
導齊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
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
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
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

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
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

左三

十一

立國統衆議成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
委何用云云遂表詳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
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頴等意存統重又表
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
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
親附又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遺
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確執
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
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蘇威
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
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綰三百段助
營山寺御自注額可号靈泉資送優洽有逾
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額而言曰往返之
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騁錫重沓稽疑
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
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探彌堅履行
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
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

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
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
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
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
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
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霞

左二

十二

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
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
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誠之可攘之以福
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
邊袁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
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
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
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橙值晉陽事故生
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
萌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
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
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
念至第七日旦爰筆制詩二首

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 明朝卧長棘 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

其二悲永殞曰

命斷辞人路 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後

更會幾何年

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世即殞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

清真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眇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且歸鄴寺為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万代宗轄志存遠大不高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奉顛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葦園顧

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

左二

十四

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辞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葦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閑攸靜所以下座尼眾莫敢而參而性剛威爽服章塵弊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情決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為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金剛性力住持那羅

延屈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
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歛
欬而持操矣其遺跡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
悲敬兼之袈裟為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
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
貯納講授之隙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

左二

十五

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誨
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已
名彼号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
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
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
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
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
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
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
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
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德過身服
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蹠上四指衫袖僅與肘
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

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襜被褥皮革上色錢
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資具斯又
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緇
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
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
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
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
詐爲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爲罪也時人以爲
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
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
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
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
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
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
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
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
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
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
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鄴郊
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

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
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左二

十六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
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
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
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
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
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

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
高行此焉收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
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
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
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
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

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
為神用耳其人欣戴資傳還鄉斯寔殷鑒物
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眾必先端首說戒
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
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
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法事因緣眾僧

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恠斥其言識者告
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
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
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
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
載者裕其一矣

左二

十七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即
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
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
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
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
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
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為本
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
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
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
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
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大觀之盛也自爾
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刻迹人間
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

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
達義德以誘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
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
其開弊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
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
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勅加之殊
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羣
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
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
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波若論藏氣截
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
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
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
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遘疾卒于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
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屍林麓
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
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
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
流宦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

左三

十八

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
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
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
七歲出家為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
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
寸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
都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
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眾便事覆講馮
瓶珠貫驗在于茲緇素嗟伏咸高神略時丹
陽興嚴寺燭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
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既
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
居避喧清談玄論燭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
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
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
既捐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彫琢
門侶無輟於時眾侶百餘一斯俊又成其器
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鄗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論剖

左

十九

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眸容羣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露預既處齊衡功倍勸業日夕相係通昉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賞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割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裘將成乃結爲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

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預席端便盡宵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連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成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叙曰法師碩學鈞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各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彫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

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

左二

二十

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雒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進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

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種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雒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隨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爰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

左二

廿

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未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表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關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鼎伊雒從出滄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爲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

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
召學徒宗猷顧命眾咸指謝於莊允當遺寄
瓊曰莊公學業優與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
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徹

餘宗耳遂不行眾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
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
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
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敬而
推焉帝昔與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
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

嚴寺頻蒙謁見詔抗新叙引處宮閣令其講
授言悟清華玄儒摠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
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叙綱致不存文
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眾焉場帝初
臨以莊留連夙願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莊
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

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
南少流北壤

釋法輪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
通內外詞理鋒捷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

成寶研洞文彩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
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

左二

廿一

葛屨蒲服用卒生年清場在蕃遠聞令德召
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昔詢謀
與俗傳揚函移歲序後入京華住日嚴寺文
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
帝美其清悟為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即在座
上詩叙談帝德官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

賞及晉王之勳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
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勅賜千秋樹
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
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
之隆為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
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嘉仍勅所在傳

送葬于荆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
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絕采篇什皆叙釋
風當即續叙名僧將成卷表未就而卒本遂
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眾有別集八卷行世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高道遊
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獲靡不

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律無有
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微遐邇自
号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
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諸法衆
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勅補爲二十五衆

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

左二

廿三

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
道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
仍於摠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
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
下勅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粲
欲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
等參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
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
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
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
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粲因奉
勅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
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
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

今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
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
久乃沒粲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末又勅
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
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
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
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日積年蒙
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
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像峙于雲
內數万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
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
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
微辯耕妙擬三玄學妙宗師情無推尚每講
莊老粲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揉聲
相即勢沉浮注辯若惡泉起嘖如風卷故王
公大人莫不解頤撫解訝斯權變嘗下勅令
揉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粲聞
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
至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
敢遮揉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

言激刺詞若俳詭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
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

左二

右

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
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
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
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
登座咸承羣難時眾以為榮會也皆參預焉
粲為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
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粲無以嗣往還抗叙四
十餘翻藏猶開拊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
難義聲纒卷粲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
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
瞻坐制劬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
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

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汁物用顯其辯功
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
待之道行既隆最初勅命粲以高位厚味沉
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
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
鸞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

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
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夙有別傳
自光微績

續高僧傳卷第九

左二

襄州上反息高反息弓暉反兄遠龔恭音閬州音峽下峽

反下州名火亟去也反榻音塔言晤下音鑰銘石

二帽簪反下冠參蘇音盜毒二盟手洗音嘶西

音馬跨躡下上苦化反復越也庸音湮滅上音因

除屏攻下反官音慮童稚利反抄撮活下反七圓桶

下音角照街戶音連下三隅角也磔首歷

陋候反濟池水音也積鑽仰語云仰之彌

高鑄之微音暉銳半版反綽然反寬綽諄私

也反美把禘二起音器塵上許也脩葺入下七翹楚上

揚帝向反鑿坏反昨下連薨下音姓

俞下反丑掠牛劫上音略那詔下音字諱許謂

勞上音寇擾下音苦徒反椿反倫詵反所巾憩例

反岑反助參顛反愿恭挺特頂上反他穎拔反承秀領宏

遠上音琢磨卓音虬反梁幽槐棘下上回懷二音
禎明上音貞黃麾反旌也傲誕下音告反規

矩下上俱羽反反庠序上音有度祥行
 下音俱羽反反庠序上音有度祥行
 然位上丘然然峻峙下上雖開反反
 木下音俱羽反反庠序上音有度祥行
 青華上音精牧目袂反於崇寔反被驗翠旌
 精下音寬裳反上仙魚交漢眩目上音將帥上音類反聲下
 改遊上音也庖厨反上步交養餼下上許烏容反反覺
 悟教上音且學嗟洋二音增嫩二音酌焚燼下反徐
 瑜反羊朱曹反直又現反形演印綬下音受音驂駟上音合反七
 吟嘯下音蘇青衿下音金龍頤下音於角反反見脫
 反所絳衣冕下音古本反握錐下上真於角反反見脫
 反茅茨下上疾咨反反鄙反美替裾下上側居反接
 踵下之彎几下上居矣反反塵尾拂也音主基址居上
 其止反房廡下音壘反水竦塔反上息勇切愴初下
 狀反幽曠下助苦由下上頤廉反反暨反其焉荏苒決上
 審反下隸反帝漳溢下音對廉反反暨反其焉荏苒決上
 音染反下隸反帝漳溢下音對廉反反暨反其焉荏苒決上
 音幸反下聞聞下音問聲剛梗反下直也嚴毅下古上
 既反瘳疾愈抽國俸反下房也憚也且反炎源下上
 康反下散反羊茂撤反直列衣以水去聲斬縷下音
 回反頭經反下徒結綴述下音反知舐反神止洛州音上
 名髮彥魚音毛下聲替下音古輻湊下上合音福

續高僧傳 卷九

反評立上音詳覈下開侮人武上音斟酌上音
 較執上音覷錫下先初近反反重沓合反礎音是
 攘之反上而羊邊衰下音羊僅渠鎮橙反丁鄧無措
 故下七念反音預眇睐下音規反下宗轄反選樹菲園音上
 九借倩上音淨反跡下宏規下音合鑄反子全敷款反上音
 由音廝下上音斯呵捶反下之委勵格反上音敷款反上音
 許既隙反立通呵捶反下之委勵格反上音敷款反上音
 內上字蹀反女无肘反知柳脛反胡定氈反之然被褥寓
 下音繒帛上反自激刺七音擊反下穀卵上音角反口緯
 相上音華俊下音昌郝反許各訣決音幣反古陌充州
 錢反以派反匹賣濫觴下音傷淡反爍反子約醉容上
 反遂解頤下反余邗江上音傷淡反爍反子約醉容上
 寧弧下上音鳥還反反琰反以檢尋閱下音房志筌全下反七
 盟漱二音瘦掉音祛反立屋睿思下上羊茂反各踵
 下音之金釜反下音北邙下音會稽下上音會反狎
 反胡甲反晏反力清右交上反戶滔然高上音宮闈下音
 葛履下音菴荏利音績叙管反子機請下音控反祖卧
 蓬勃沒下音蕭相糾下音俱彈言上音褚揉反上三而
 反周撫解下音米反非謔許約反排下音諷勅敵
 反上巨京微績下音眉反下續高僧第九

續高僧傳卷第十

左三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

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疑傳八 靈覺道中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摠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重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僧溫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

覽義門履踈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任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

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表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竒致於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

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
八位詞号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

左三

二

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
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
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介導悟成津弥逢涼
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
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
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捐德音承風迎引

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
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
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
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
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膽勇當時
學侶相延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
天竺三藏厥号親依賞攝舍二論遠化邊服
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
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
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
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摭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
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
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
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侶等二百許僧聞
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
國徐州摠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任前

左三

三

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爲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
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
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
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
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
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封禪岱
宗鑿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
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
場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勅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
荅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
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
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摸其景行微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蒿奉遵

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地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摘詩頌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冷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學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

瀝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中禍服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

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欲結其頽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

左三

四

文皇蒙勅允述綸言辭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摠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繁法師居坐謂曰

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余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任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迭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揚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

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
緝隋末卒於所任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
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
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
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

左三

五

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閩不勝其喜
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
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
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
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
号博瞻甚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

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
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
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
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
求功岳瀆勅閩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
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任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

遠彰於襜褕深厭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
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
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
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

釋通弘具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其門纒踰
弱冠便弘講說莊嚴嚼師新實一宗鷹揚万
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
折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
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
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
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
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
臺臺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
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
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
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慇懃勞問
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
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群品
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

邛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
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

左三

六

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
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
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為菩薩戒師齊王暕以
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
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逃聽清規其來有日
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

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
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食
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
不遙翔鷲之濤風烟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
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
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

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側固求東返王亦弘
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
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
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
息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
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寔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閑澹等
懷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遣方寸
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
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摠持無失講大品涅
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
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

左三

七

方丈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
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
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
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
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成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誰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為
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
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
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
祇勤儀訓肅奉惟建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
辭明帝渚宮問道王行居律行寺聽彭城講
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
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
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
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
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又忘而地恩
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
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
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
攝是焉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
綸再降香蘇屢錫秦苻王帝子之尊建塵斐
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
味道爰降玉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
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纏痾用弭於栖霞
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
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
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
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舊子弟徙而憩之
崖谷氓人卅之心烟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
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
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

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寔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

宣爲文

左三

八

釋智琳姓閻丘氏高平防舉人也祖儼閑居
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
黨處士下詮擅名當卅年在幼學服膺請業
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
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
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飡苦節
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敷公告
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
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
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
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
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
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
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
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
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
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累故征西諮議郟僧

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迨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

左三

九

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

弥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鑿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抄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小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

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弥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以篤形有鑠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任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

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
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

左三

十

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
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
土埭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
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
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
喚皆表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

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
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
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
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
為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
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眾莫不恠
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瑞聞帝
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
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
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瘞
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

皆欽美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
文議封言者眾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
不滿十人又以言今卓絕非造心者所覩故
不為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
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
常開悟眾倍前聞更相擊贊今響弥遠四方

左三

十一

因造日就義遊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
分暢深伏標舉網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
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
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
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
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
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疑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
習經自不忘並貫懷抱所誦眾經數十萬言
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
羣宗遙指恐無後成疑聞之嘆曰俗尚朝聞
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高
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
再無重請初建纒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

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
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亦並驅耶恨功未
後通恐乖僻耳疑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
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
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
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
衆常講亟傳微緒隋文法盛屢與殺會名達
之僧多參勝集唯疑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
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
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
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
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疑當其緒年事衰
頓仍令學士延疑既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
云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勇身起坐撫
掌大慶不久而卒疑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
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
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
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
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資及百千或一時外

食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
傳嗣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
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
攝論由之而長矣

左三

十二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
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備以大
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
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
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
顯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
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
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
由此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任
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
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晚
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
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
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為大論衆主任真寂寺
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
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

沙濤汰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
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
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
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遶白雲狀如
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
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

左三

十三

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
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
色虵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
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
物則軋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
是以陶唐祗躬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
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
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
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
虵形雜彩槃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
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
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

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
音左僕射高頴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
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任春秋
六十餘矣

釋法惣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
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
中初不替發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
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年中
勅召為涅槃眾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
至理無捨炎煥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
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
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
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
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
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眾共飲之惣乃表聞
帝敬謂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
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
時還出遠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
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
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

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提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

左三

十四

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

述之又放大光聊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

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介夕

陰雨佛堂瑪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

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

舍利處出眾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

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嘴

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

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

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

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揔躬臨此瑞喜發

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

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

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任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

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

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

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

如別傳任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漢世

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

內有鍾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

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

左三

十五

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

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

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

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

巖光如樓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

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

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

於穀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

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

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觀又

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

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

搆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

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

故二地之任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岱

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

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任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眾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

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遠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履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喚

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

左三

十六

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闌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任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憂坐無輟講待移之謂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赦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閑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

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撻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為枯竭

左三

七

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祭色如新造眾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為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眾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

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眾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聳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任

釋寶儒幽州人也章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

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

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任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鶴斷為函石本虛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碼碯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父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綽舒閑故為同席諸賢之所嘆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披參聽異聞後任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

其身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荆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

左三

十八

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任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表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鳧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摠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尔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爰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

左三

九

其年劉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摸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

裘下莫侯反 洛下苦廣也 洛下苦廣也 渌下苦廣也 璞下苦廣也 石下苦廣也 吹下苦廣也 戡下苦廣也 定下苦廣也

全下音卓 瀟下音州 光下音光 輦下音輦 掖下音掖 恰下音恰 衷下音衷 衣下音衣 緣下音緣 搽下音搽 褰下音褰

左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左四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 附見五

隋澹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慧感

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智梵傳六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道標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

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籍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

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
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
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
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
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号毗曇孔子學匡天
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是覺散魏等並
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之成名猷
上皆博通玄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
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
既屬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
盛咨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岫
對勅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
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
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頻
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
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
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矜聆明運值隋
國創興佛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
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
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鑣也但時

未至故且歛翻耳湛夙食法味欣其告及以
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
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
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
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負古之下立廢
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
延本經傳譯來久業捷度中脫落四帙諸師
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績其文理會
詞聰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
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
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
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
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浚儀
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
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
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
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
禮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
城安置靈塔別造精舍名爲內城寺引念居
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持加尤禮又

今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頊宣教云寡人備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非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衆還推念焉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

志

三

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填煙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

一方銷鄙恠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吼四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竝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

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輿還望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摠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爲衆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泐流俗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末於

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葺南蕃奉敬諮謁左四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楊越採拔英靈炬既譽洽東歐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任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辯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目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洪愷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矜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蹟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

嗣宗勅不奕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父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齒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左五流心宗匠觀化群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狀踞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窟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絨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澄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

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泐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孿躄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父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柳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禮義於嚙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林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京邑云介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

隨門分枿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辯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左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合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為稱首屬齊曆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任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曠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銷聲不各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術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願其延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

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旣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賈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願惟不競即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細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

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旣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梁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梁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屆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令弘導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旣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爲晉王召入京輦任日嚴寺傳燈事絕終窆其心時叙玄

義頌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

古四

八

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閑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地也舜案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戛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

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

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剃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

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眾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梵住吹虛丹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

古

九

袞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郢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脊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寶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厭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

宏舉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波目餘烈乃剗眼奉養用表慧

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間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任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盃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斂足不行尼寺市廛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習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鹿素摧景未延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為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任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開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今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

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迹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蓋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介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

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鍾聲無故斃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

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

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寶弘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

左四

上

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闢新異振發時心自介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

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徒遂因其俗住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糶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贖情染衣故氈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鬢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爲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不開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前負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愍衆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

左

十一

之立理既平便又削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曼駕禪定營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壟弟子掘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

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炁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炁亡歿夢見兩地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尔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

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攸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

左

十三

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什蜀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宮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華諸僧攝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

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衆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于時正在堂中登座堅義兵衛奄至圍遶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

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羣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湮法教南度江陰栖蓮建業聽採新異鑿飾心神

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極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濟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勅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

樣不須繕造因歲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
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
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
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
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
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

左品

十五

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
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
清朝寄時大集僧眾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
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
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
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

頭空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
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
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
住摠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
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
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
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為言首其威儀之選

為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
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敢
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依初立名

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繁曰侃之

為字人口為信又從川者言信的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
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
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
問其所懷可為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
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為道諒精勤自拔苦節
少倫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鉢將還既
凡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
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眾生然後
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
皇寺道明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
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
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
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眾覆述精辯鋒遊酬
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眾具戒
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
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上泊嘉

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

志

十六

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妙能具對然京

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建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具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什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父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

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各自著者皆來摠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傳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

志

十七

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祭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赅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頌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探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傳并觀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度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昊武皇欣

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更殊
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網維法
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
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
齊王元吉又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任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
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
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
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
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
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
貝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
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号藏跏坐儼思如有
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
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
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秦
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
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於
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閻教禪林豈意湛露晞

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
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

左

十八

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屍不摧臭
跏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
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
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兒像西梵言寔東
華含爵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
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
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
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
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
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
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泐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
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
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
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
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

黷音倨音傲音雄音慙音取音耳音咽音頷音囊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旌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左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左五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

附見七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隋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隋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智傳九 慧威

唐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唐京師大揔持寺釋寶襲傳十一 曇恭

唐京師大揔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唐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慧達 慧

唐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唐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焜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

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道業遐暢風標
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迴當職秉持微
寄隆恭極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
學纔欲問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
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
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
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
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
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甃
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
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
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脰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
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群英既解慧超挺命
令敷述及脰將化遺旨存斯法筵是繼誠當
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推玄
理頗徒違疑雖復談柄屢搗言鋒時礪而碩
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
舊敷弘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卧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
雲布弥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曰也天色
左五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天龍感悼之
二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
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
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
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
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
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
鄴都廣國寺問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
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
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
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
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
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
資率化竭筋力而志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
淨土爲期專精緻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賈盡
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
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

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燦慶所希幸於是模
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
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
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加坐至曉方逝春
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

左五

三

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頽充委階
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
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端相
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
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
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
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
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鑿為巨室而移
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
解衣撤膳躬自指搗弟子慧炳以全身處乃
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瑯琊王脊為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
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

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
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
不羣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
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

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與皇朗法師也
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
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嚮求幽蹟騁
馳衆妙得自曾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為法器
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
葉既而歎曰粉榆豈冲天之舉小道乖遭遠
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
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攝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
方等或有未悟韞檀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
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
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
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
遠近資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
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
兼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

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經學通
內外氣調甚高緇素之間無所推敬每見覺

左五

四

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
人皆如此類隋朝尅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
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
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勅霽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
信有力焉場帝昔居藩屏化妝淮甸欽佇勝

人義踰庑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
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
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
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
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
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
即竟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
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
善久之後止白塔恆事數說大品涅槃華嚴
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敷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
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元屬

掌知藏事命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
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
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
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
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
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
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
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覲其威儀莫不改
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
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颯
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悛然其芝蘭
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
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
皆為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
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何人莫之窺信施相積
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
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
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
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
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

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遠乃與
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詰舍人虞
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
爲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
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
投于外兄而刺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
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
靈迹委根歸業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誓當
瞻敬以齊乳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
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跣躡迴首
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
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
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
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
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
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
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子治也
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
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

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
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

左五

六

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
進敢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
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
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
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謐法
師諮詢道務蕙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
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謫西奔于太白山
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
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
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道者望日參屬
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謫德爲入室之
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謫捨身窮
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
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
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隨
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待
歷摠綱住敦攝彞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
終南山交谷東嶺池号野豬迴出雲端俯臨

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庵
集衆講說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
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
修曠給額爲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與以爲
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於奉
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

左五

七

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
年別至山詔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
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
初判釋蒙啟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
攝行慈濟之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
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弥山則

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
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執掌身先令之
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
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
潛緇服間里嘉之号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
出家淨養威儀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乃河
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

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
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
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裘陪從首
尾食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
遷器宇崇廓增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
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
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荆
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戎舟爲築
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遶山美今之悟
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
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
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
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撻捕扃
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
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
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
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
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

勉翼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在籍

左五

微墜清曠後欲返於幽谷晉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恒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散松下初業神岸温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水王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

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撥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興教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

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具以德王當時下勅令

住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濡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靜燈輝山谷兼以陰雲四塞

左五

九

雨雪俱零莫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真心真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召真爲道場主辯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朋附高流所下之徒性非傾徒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居懷未始迎送備禁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麈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織衣拯濟窮事扶視時所共嘉

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牧道人祖相封於上黨
遵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
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
嚴寺衍法師為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
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
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恠焉又酬抗群
鋒無所躡礙眾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
而立性超物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
周武滅法通變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
開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
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
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此繁興有
海玉法師備華嚴眾四方追結用與此典幹
即於此眾講釋華嚴東夏眾首咸共襲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勅令住
興善為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
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
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悅仰之間乃
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

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

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

左玉

十

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

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

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是兜率

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

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

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

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介覺

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

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

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

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

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

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甘萎烏鳥悲叫及填平

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

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賜賜什物然其善於世

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為獻后述懺帝心

增感獻款連綿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

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場上座僧徒

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場上座僧徒

一盛匡教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
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
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
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弥勒天宮觀至于疾
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
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

左五

十一

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
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
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
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任彼大遂本願矣幹曰
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嚮也
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

大水過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
亦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
誨以義方擢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住勝光寺
衆議業行擢知綱住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
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
鏡不虧聲聞開張衢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
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

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
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
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
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衆又無與競志

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
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
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
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
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
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
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屨令著於宮中
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介後常弘成實
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
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毋置
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鹿管如臂
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
紙但一字耳風力道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
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
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

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
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左五

十二

釋善曹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
機悟為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
所鑽法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
是難日濟一餅纒充延命形極羸悴眾不齒
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
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眾千餘停假講唱於
是扶攀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曹時論訖
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
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為止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眾不識曹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
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
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

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
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曹覆述堅義神
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
而曹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
義密利寶閣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
何對吾改作想更別旨可邪曹曰若待法師

即世方有修定則曹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
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巫有陳異遠亡之
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槃眾主開皇將末蜀
王秀鎮部梁益雋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
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
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

左五

十三

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文帝置塔勅
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與將達感
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
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
遶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
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
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
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
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
方隱又堂內弥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
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眾入同見
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曹應高選
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脣
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

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曹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曹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尔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曾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弥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德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蹟後旋洛下步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隕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

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昏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

左

右

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報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枝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賜錫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商推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釋寶龔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
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
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
初應詔為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謁開皇
七年召入京輦任興善寺龔十八歸依誦經
為業後聽經備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高聞

左

五

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勅補
為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摠集
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
雲霧暗合七日蒙昧龔乃擎爐發誓願將限
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
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龔末又送

于邢州況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
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迨於二日光
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
軀赤光踊起龔欣其所感圍而奉敬至文帝
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
末年卒於任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

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
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勅徵為濟法上座網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
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
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
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
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遠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為
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
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群師具叙有齊之
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
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

毀南奔陳國大隨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
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智應及遠入關從
而來至任大興善弘敷為任開皇十七年勅
立五衆請遷為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
說聲績收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
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
塔上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
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
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
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

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且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

左五

十六

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與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任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

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摠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

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適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于餘堂

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律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卽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

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

左五

十七

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檢狃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纒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

性素蓄習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止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瑒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

自高陽末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與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貞外散騎侍郎瑀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瑀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囑旣蒙遺累即而演之聲駕載隆文素傲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醞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之爲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突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址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黎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旣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旣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突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壘之日鐵錘纒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咲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志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道逸上自由反 瀛州上音 衢術下音 斃下音
 荐餒下上 鋒銳反上 嚼偏上音 耶也反 揣反 隩隅上音
 梓州上音 嗚反 耶也反 揣反 隩隅上音
 音思一 屋關也 反也 自縊下音 寄訓也 昂下
 西也 屋關也 反也 自縊下音 寄訓也 昂下
 立也 鏘鏘也 羊也 行也 自迎也 睇也 弟也 締構也 結也
 也也 續也 管子也 恢也 回也 檢也 仇也 下也 辛也 系也 胡也 律也
 於也 牢醜也 音也 勞也 牛也 下也 辛也 系也 胡也 律也
 也也 譙國也 橋也 反也 婉妙也 反也 紆也 阮也 忤也 逆也 壤也 况也
 也也 欽鋪也 上也 七也 透也 反也 下也 搖曳也 逝也 反也 翻翔也 二也 音也
 也也 哀喚也 鶴也 下也 帝也 反也 臆也 貫也 反也 殲也 滅也 反也 霰也
 也也 轍也 直也 迹也 反也 列也 音也

左五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左六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八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唐安州方等寺釋慧嵩傳二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剛

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慧本

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迥傳八 玄究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仁

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略

唐汴州慧福寺釋功迥傳十一

唐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唐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唐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唐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唐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唐蘇州法流水寺釋慧壁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
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
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
倫通徽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
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
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
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璠二
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
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
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
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
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
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
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
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
絹兩束因曰此爲觀邊耳重問其故曰妄想
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
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
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

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
毛喜探幽洞微時号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

左六

二

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
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
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
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
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類講
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
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
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
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
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崇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
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
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
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
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
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
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

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高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收覽經

左六

三

義弘導居心初跨淩玄網希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遐迹遂得廣流部表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昇法座談攝一指衆侶誼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

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破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壘僧侶因此開明銜煙摠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邨焉無憚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毅雜枯折由生高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

本不實誣者罪之高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既達故鄉荐仍前業重張領牒更叙關鍵神望弥高衆聚弥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高隨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高一位僧伍精勵在先日止一食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著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高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外衆令辦厚供高惟異常推問食所由即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曠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

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
露真而已隋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
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
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
其慮門未曾掩坐卧一床讀經爲業道俗問
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
卷未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詳潛思玄籍
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
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
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
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
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
敬故衆有諸罰詳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
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
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
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
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
又聞香樂競至惜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
群白鶴從西方來繞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
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

克衝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
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
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
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爲氏豈不
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

左六

五

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爲務便往從之未至值
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
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
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
深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
太僕卿宇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
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爲河之南北執節招
撫綸言既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
有誠詰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
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
子街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
爲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
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
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并度僧二七人

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間帝依所請仍延藏住住堂宇廊廟並指為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

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深時惠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

器恢廓愛淶篇章校獵文儒計雖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之世号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曼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

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既爰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泐無忘覺

觀息心之眾雲結林泉並綜涉四舍功流八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

左六

六

之慮於即頓絕人事繁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問飛移兼揉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却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馳慧解宣譽京臯勳業既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襟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

左六

七

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堊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

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是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乂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兒方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鬚髯儀服不群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傳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慈孫道光玄曾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履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蹟研機遺言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

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沖關乃荷帙登峯諮
叅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

左六

綱要順頰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愠色不形而

勞心可驗順遠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

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答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革

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隱括備

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

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

樞要妙鑿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

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

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

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塹者乎因涕

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

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

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

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

法師耳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

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

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

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

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

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

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

左六

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

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驚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

伏願開舍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

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

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

而朋寡鷄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

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泉

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

誇於順順晚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

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

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趁時之

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

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

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
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屬宿囑累斯盡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
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

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隣居無得聞
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
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
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我隨物則
苦而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
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

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
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
析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
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
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
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
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食詎貴鉤餌難嘗
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街才

嚮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
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調揚絃管

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

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
晤駭群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澤
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
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
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

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
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
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殊
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
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

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
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
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
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取鱗而未進慨時
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

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
獨謝時世罔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凄泣曰
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
縈身鄙俗昇沉相異徒為悲矣且忘懷去來
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極惜苟
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為

左六

十一

如此也于時卧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然
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
順曰患身為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
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
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
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

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捫相待遂令避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
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已
沙門傳致廣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
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
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為壽短二親哀之即為
姻媾既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

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
音久值一人皂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
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
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門

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
法為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
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
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
服聽涉之最無與為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
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

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
恒為捧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
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
為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
為證義時以藏威列氣遠容止清肅可為興
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

感寺潤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
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勅賜絹
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
尋又下勅得造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

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
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

左六

十二

胛脚勅令與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
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
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諡葬郊西
殿村起塔圓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為
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迫姓田氏弼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

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
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譽為鴻彩
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
注解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
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
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

兼以朝諛豪傑辯調內外陵轍倫右誇尚矜
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
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或開
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
華壤英俊為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迥法界多
羅一時頌以其堅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

後乃摠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為敷大論訓開三
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為
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
草法流豐壘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
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眾哀慟悲其為

左六

十三

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
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素慳竟野香煙
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
遺遺令也弟子女誓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
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
究為其文銘于塔所究清真抱素志樂林泉
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鏡也未立
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
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
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
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
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
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令逸京

臯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
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監其精爽美其器
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踈八勢
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
賦命懷於前達時淪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
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
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
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弥川阜素列於朝堂
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
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
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
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率
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爲不禮風時
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
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瞻風抗詔之儀可謂
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
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召來葦道場
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
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闢青田有穢

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
正倫下勅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
任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
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
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
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
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
俗來蘇聞所未有既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
悲各增慨弥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
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殛委
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
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
開之下坐恬然奄尔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
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
迹韶穆安觀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壑窟處
之仍施白塔若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
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
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
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

為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群伯吐言爽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得講法
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
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
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
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左六

主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
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
伍父高仕隋為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
門義者博物踈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
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
西門義故遠為吾白即以事聞令素仰高風
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
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
不欲于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
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今述其不逮問其

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續
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
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
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

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
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
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
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
梁法師為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欣及具篇
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讓非而體兒魁
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
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辨義
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割弘攝論海內知名以
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
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眾聚事擁
惟其廢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
寺慧安者個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煉日行四百相同
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
狂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

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歎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

左六

十六

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群部悉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未盡於後唯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唯除

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商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並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

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即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膺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慙諸己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為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為民本名作

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惣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

左六

十七

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眾三百餘人令德風規互相推謝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眾所知識相為引重創為請主岳攜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慙踈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辨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舉綱頓綱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遣眾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

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澗中一心念誦日取

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為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一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以為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

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纒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行寔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取通乎坐眾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

皆有死唯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為善

左六

十八

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為眾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

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術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摠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為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辨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壇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

寺任誠所不安願垂舍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勅復官給葬儀送

左六

九

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摠集帝京唯岳及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紆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欵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老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余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疼痛鍾纏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釋功迥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秦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處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律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觀嘉相門人同美迥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日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

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糶粒未充照
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

左六

九

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
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迥悟又往鄴
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
還休送出寺學門恠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
遍照也後生領袖介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
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
逐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
聲不徒召介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
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
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
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
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蓮
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
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恒隨及鄰
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
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
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
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大尉震之後也苗
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
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
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父母留戀
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
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

左六

五

剃落尋與受具今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
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
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
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
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
子形兒儼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
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
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号
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
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尚汲郡洪該
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
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
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
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

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

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拔群之亮難與言也吾老

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

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

左六

五

龕律部一期摠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微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

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數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

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已法講揚法化

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嘗晝語夜
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
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
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疎
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衆舉爲
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

左六

九三

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
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
常參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
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
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
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
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
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官
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
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
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
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
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

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
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徒滯如彼傳述大
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
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

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
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
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
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素之徒
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
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
伐諸已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
法事相繼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
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
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
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
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違家臣與之別已自加
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繡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
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即
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

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
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左六

右五

為諸眾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
使不絕我等雖居一流然佛遺寄未能發揮
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肯深懷事負每
欲推命竭愚上千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
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
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遊寬致書述懷與諸

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為濟陰守子孫
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
擢第時号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
居護時冲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
知為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哀慟

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
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
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隸時年十五
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
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彦所聽成實縱
橫累給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住

彭城高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
曹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
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
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
慧日高彦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偽鄭既
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

左六

右五

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
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
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召入
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眾穆如
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豫因卒于
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

食解衣贖寒結帶終歲不飾容兒而貴勝所
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
悼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
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
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
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椀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
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

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吊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故展覲慟興牀几頽泣可援沉嗟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復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尔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侍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号哲

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

左六

右六

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之體勢非尔所知若稱勅使欲相威脅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鷁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弥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隣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既明達還返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

